#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p2)

[版权页](#p3)

[序](#p5)

[目录](#p8)

[一、交通事故中的主体问题](#p12)

[1 肇事车辆名为“委托挂牌”实为挂靠经营的认定](#p12)

[2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与实际驾驶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p17)

[3 “系列”出借的机动车肇事，“首借”出借人的过错认定](#p23)

[4 信号灯未按规定进行设置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构成过错的，管理部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p31)

[5 因道路缺陷致交通事故，建设方、养护方、驾驶人需按份担责](#p41)

[6 乘客与驾驶员因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其赔付属于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p50)

[7 本车人员不因主动下车而转化为第三人](#p58)

[8 多车连环撞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p64)

[9 上班途中驾驶公车肇事认定为职务侵权行为的司法判断标准](#p73)

[10 驾驶员酒后驾驶车辆超速、闯红灯致第三人死亡，同饮且同乘人员对死者不承担侵权责任](#p79)

[11 好意同乘情形下可酌定减轻驾驶人责任](#p85)

[12 道路交通限速标识无法辨认，驾驶人超速行驶的处理](#p90)

[13 原车主转让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发生交通事故不承担连带责任](#p96)

[14 交通事故未被交警部门处理，有过错仍应担责](#p102)

[15 闯黄灯车辆与驾驶证被暂扣者所驾车辆发生碰撞，如何认定驾驶者的过错](#p107)

[16 改装车在有缺陷道路上行驶致行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划分](#p112)

[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p120)

[17 与受害人形成事实扶养关系或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可主张死亡赔偿金](#p120)

[18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情况确定](#p126)

[19 胎儿受抚养权的认定与保护](#p132)

[20 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是否考虑受害人的年龄因素](#p138)

[21 完全护理依赖中护理期限的认定](#p144)

[22 二轮电动车非因所有人原因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事故后不适用交强险的赔偿规则](#p150)

[23 侵权责任中外伤参与度的认定](#p158)

[24 交通事故治疗终结赔偿完毕后伤情恶化可再次鉴定并继续请求赔偿](#p163)

[25 计算和调整年赔偿总额时不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p169)

[26 受害人体质状况对认定侵权人赔偿责任的影响](#p182)

[27 与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应否从误工时间中扣除](#p187)

[28 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车辆维修损失及间接损失能否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p193)

[29 交通事故中赔偿车辆重置费用的条件](#p198)

[30 因出交通事故自杀，是否支持死亡赔偿金等费用](#p203)

[31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处理原则](#p210)

[32 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后，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权人再次赔偿](#p216)

[33 “轻松筹”募款是否影响受害人主张侵权损失的赔偿](#p222)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程序](#p228)

[34 “非医保不赔”的举证程度认定](#p228)

[35 交通事故致本车人员损害，事故车辆驾乘关系的举证责任和认定](#p235)

[36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p241)

[37 倒车致追尾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p248)

[38 交通事故致伤后死亡是否存在中断因果关系因素的认定标准](#p253)

[39 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电动车为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判断](#p258)

[40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证明责任分配](#p265)

[41 二次碰撞交通事故次数与责任的认定](#p271)

[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p283)

[42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p283)

[43 肇事车辆未予年检不宜一概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p289)

[44 保险人就驾驶员驶离事故现场属于免责情形未尽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p294)

[45 肇事车辆驶离现场不适用商业保险中离开现场免赔的约定](#p300)

[46 顺风车是否因具有营运性而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p305)

[47 保险公司能否以肇事驾驶员驾驶证记分满12分属无证驾驶为由拒赔商业险](#p312)

[48 保险公司不得以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无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而拒赔商业三者险](#p318)

[49 区分顺风车与营运车的标准与意义](#p325)

[50 投保人在同一保险人处对同一车辆依不同营运性质投保时赔偿范围的认定](#p332)

[51 投保人虚构车辆号牌投保并被刑事立案侦查，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件是否应中止诉讼](#p339)

[52 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并不必然导致保险公司免责](#p345)

[53 非医保免责主张不成立](#p351)

[54 “超标”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后的交强险处理规则](#p357)

[55 电瓶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是否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p362)

[56 保险公司未尽审慎义务提供保险应当承担保险责任](#p369)

[57 保险人在网络投保中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审查标准](#p374)

[58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应履行提示义务](#p381)

[59 保险公司通过概括式格式条款的设定排除对投保人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的裁判规则](#p386)

[60 未缴纳交强险未年检车辆的转让人对交通事故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391)

[61 全损车辆交强险保险费是否为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认定](#p399)

[6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三者的身份应以事故发生时的特定时空状态确定](#p406)

[63 投保人因车辆故障下车查看被撞，本车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交强险责任](#p413)

[中国法院2012～2020年度案例系列](#p4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道路交通纠纷/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3

ISBN 978-7-5216-0917-2

Ⅰ.①中…Ⅱ.①国…②最…Ⅲ.①公路运输-交通运输事故-民事纠纷-

案例-汇编-中国Ⅳ.①D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4122号

策划编辑：李小草（lixiaocao2008@sina.cn）

责任编辑：韩璐玮（hanluwei666@163.com）　　　　　封面设

计：温培英 李宁

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道路交通纠纷

ZHONGGUO FAYUAN 2020 NIANDU ANLI·DAOLU JIAOTONG

JIUFEN

编者/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730毫米×1030毫米　16开　　　　　印张/18.5　字数/246千

版次/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216-0917-2　　　　　　　　定价：62.0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010-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010-66070084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66032926）

序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

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所要实

现的就是让静态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得到良好实施。《中国法院年度案

例》丛书的价值追求，即公开精品案例，研究案例所体现的裁判方法和

价值理念，提炼裁判规则，助推司法标准统一。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是国家法官学院于2012年开始编辑出

版的一套大型年度案例丛书。丛书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具

体承担编辑工作，每年年初定期出版。此前，该中心坚持20余年连续不

辍编辑出版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近90卷，分中文版和英文版在

海内外发行，颇有口碑，享有赞誉。作为一种全新的案例研究产品，

《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旨在加强完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探索

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案例出版物的不足。该丛

书2012～2019年已连续出版8套，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并迅速售

罄。为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发展进程，顺应审判执

行实践的需要，响应读者需求，2014年度新增3个分册即金融纠纷、行

政纠纷、刑事案例，2015年度将刑事案例调整为刑法总则案例、刑法分

则案例2册，2016年度新增知识产权纠纷分册，2017年度新增执行案例

分册，2018年度、2019年度将刑事案例扩充为4个分册。现国家法官学

院及时编撰推出《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系列丛书，共23册。

当前市面上的案例丛书百花齐放，又有裁判文书网，可以查询各级

法院、各类的裁判文书，还有各种专门领域的案例汇编书籍，以及各种

案例指导、案例参考等读物，各具特色。而《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

则以开放务实的态度、简洁明快的风格，试图把案例书籍变得“好读有

用”，故在编辑中坚持以下方法：一是高度提炼案例内容，控制案例篇

幅，每个案例基本在3000字以内；二是突出争议焦点，剔除无效信息，

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有效、有益的信息；三是注重对案件

裁判文书的再加工，大多数案例由案件的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高

度提炼、总结案例的指导价值。

同时，《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还有以下特色：一是信息量大。

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每年从全国各地法院收集到的上一年度

审结的典型案例近万件，使该丛书有广泛的选编基础，可提供给读者新

近发生的全国各地多种类型的代表性案例。二是方便检索。为体现以读

者为本，丛书分卷细化，每卷下还将案例主要根据案由分类编排，每个

案例用一句话概括裁判规则、裁判思路或焦点问题作为主标题，让读者

一目了然，迅速找到目标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始终全力支持《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的出版，

给了作者和编辑们巨大的鼓励。2018年、2019年连续推出数据库增值服

务，2020年继续提供数据库增值服务并充实完善数据内容。购买本书，

扫描前勒口二维码，即可在本年度免费查阅往年同类案例数据库。我们

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完善，做得更好，真正探索

出一条编辑案例书籍、挖掘案例价值的新路，更好地服务于学习、研究

法律的读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

本丛书既可作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司法实务工作人员的办案参

考和司法人员培训推荐教程，也是社会大众学法用法的极佳指导，亦是

教学科研机构案例研究的精品素材。当然，案例作者和编辑在编写过程

中也难以一步到位实现最初的编写愿望，可能会存在各种不足，甚至错



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愿听取建议，并不断改进，不断扩大案例

研究领域，实现中国特色案例研究事业新发展。

从今年起，《中国法院年度案例》改由国家法官学院与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共同编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是中编办批

准设置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与国家法官学院合署

办公，在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下，秉持服务司法审判实践、经济社会发

展、法学教育研究、中外法学交流、法治中国建设的办院宗旨，坚

持“服务、创新、合作、开放、共享”工作原则，依托国家法官学院开展

司法案例的收集、生成、研究、发布和国际交流工作。司法案例研究院

的加入，必将使本套丛书的编辑力量更加壮大，案例质量将进一步提

升。

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负责人

[一、交通事故中的主体问题](#p12)

[1 肇事车辆名为“委托挂牌”实为挂靠经营的认定](#p12)

[2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与实际驾驶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p17)

[任](#p17)

[3 “系列”出借的机动车肇事，“首借”出借人的过错认定](#p23)

[4 信号灯未按规定进行设置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构成过错的，管](#p31)

[理部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p31)

[5 因道路缺陷致交通事故，建设方、养护方、驾驶人需按份担](#p41)

[责](#p41)

[6 乘客与驾驶员因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其赔付属于商业](#p50)

[三者险赔付范围](#p50)

[7 本车人员不因主动下车而转化为第三人](#p58)

[8 多车连环撞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p64)

[9 上班途中驾驶公车肇事认定为职务侵权行为的司法判断标准](#p73)

[10](#p79)

[驾驶员酒后驾驶车辆超速、闯红灯致第三人死亡，同饮且](#p79)

[同乘人员对死者不承担侵权责任](#p79)

[11 好意同乘情形下可酌定减轻驾驶人责任](#p85)

[12 道路交通限速标识无法辨认，驾驶人超速行驶的处理](#p90)

[13](#p96)

[原车主转让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发生交通事故不承担连带](#p96)

[责任](#p96)

[14 交通事故未被交警部门处理，有过错仍应担责](#p102)

[15](#p107)

[闯黄灯车辆与驾驶证被暂扣者所驾车辆发生碰撞，如何认](#p107)

[定驾驶者的过错](#p107)

[16 改装车在有缺陷道路上行驶致行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划分](#p112)

[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p120)

[17](#p120)

[与受害人形成事实扶养关系或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可主张](#p120)

死亡赔偿金

[18](#p126)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情况确](#p126)

[定](#p126)

[19 胎儿受抚养权的认定与保护](#p132)

[20 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是否考虑受害人的年龄因素](#p138)

[21 完全护理依赖中护理期限的认定](#p144)

[22](#p150)

[二轮电动车非因所有人原因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事故后不](#p150)

[适用交强险的赔偿规则](#p150)

[23 侵权责任中外伤参与度的认定](#p158)

[24](#p163)

[交通事故治疗终结赔偿完毕后伤情恶化可再次鉴定并继续](#p163)

[请求赔偿](#p163)

[25 计算和调整年赔偿总额时不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p169)

[26 受害人体质状况对认定侵权人赔偿责任的影响](#p182)

[27 与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应否从误工时间中扣除](#p187)

[28](#p193)

[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车辆维修损失及间接损失能否向非](#p193)

[机动车一方索赔](#p193)

[29 交通事故中赔偿车辆重置费用的条件](#p198)

[30 因出交通事故自杀，是否支持死亡赔偿金等费用](#p203)

[31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处理原则](#p210)

[32](#p216)

[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后，](#p216)

[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权人再次赔偿](#p216)

[33 “轻松筹”募款是否影响受害人主张侵权损失的赔偿](#p222)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程序](#p228)

[34 “非医保不赔”的举证程度认定](#p228)

[35](#p235)

[交通事故致本车人员损害，事故车辆驾乘关系的举证责任](#p235)

[和认定](#p235)

[36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p241)

[37 倒车致追尾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p248)

[38](#p253)

[交通事故致伤后死亡是否存在中断因果关系因素的认定标](#p253)

[准](#p253)

[39 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电动车为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判断](#p258)

[40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证明责任分配](#p265)

[41 二次碰撞交通事故次数与责任的认定](#p271)

[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p283)

[42](#p283)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p283)

[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p283)

[43](#p289)

[肇事车辆未予年检不宜一概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p289)

[围内免责](#p289)

[44](#p294)

[保险人就驾驶员驶离事故现场属于免责情形未尽提示义](#p294)

[务，免责条款不生效](#p294)

[45 肇事车辆驶离现场不适用商业保险中离开现场免赔的约定](#p300)

[46](#p305)

[顺风车是否因具有营运性而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p305)

[加](#p305)

[47](#p312)

[保险公司能否以肇事驾驶员驾驶证记分满12分属无证驾驶](#p312)

[为由拒赔商业险](#p312)

[48 保险公司不得以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无交通运输从业](#p318)

[资格而拒赔商业三者险](#p318)

[49 区分顺风车与营运车的标准与意义](#p325)

[50](#p332)

[投保人在同一保险人处对同一车辆依不同营运性质投保时](#p332)

[赔偿范围的认定](#p332)

[51](#p339)

[投保人虚构车辆号牌投保并被刑事立案侦查，交通事故的](#p339)

[赔偿案件是否应中止诉讼](#p339)

[52](#p345)

[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并](#p345)

[不必然导致保险公司免责](#p345)

[53 非医保免责主张不成立](#p351)

[54 “超标”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后的交强险处理规则](#p357)

[55 电瓶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是否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p362)

[56 保险公司未尽审慎义务提供保险应当承担保险责任](#p369)

[57 保险人在网络投保中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审查标准](#p374)

[58](#p381)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p381)

[同的免责事由应履行提示义务](#p381)

[59](#p386)

[保险公司通过概括式格式条款的设定排除对投保人停运损](#p386)

[失的赔偿责任的裁判规则](#p386)

[60](#p391)

[未缴纳交强险未年检车辆的转让人对交通事故不承担连带](#p391)

[赔偿责任](#p391)

[61 全损车辆交强险保险费是否为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认定](#p399)

[62](#p406)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三者的身份应以事故发生时的特定](#p406)

[时空状态确定](#p406)

[63](#p413)

[投保人因车辆故障下车查看被撞，本车保险公司应否承担](#p413)

[交强险责任](#p413)

一、交通事故中的主体问题

1 肇事车辆名为“委托挂牌” 实为挂靠经营

的认定

——蒙城县永大物流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诉临沂利华运输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348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蒙城县永大物流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诉永大公司）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财险）

被告（被上诉人）：临沂利华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华公

司）、张某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6日，王某驾驶超载的鲁QS5×××号解放牌重型仓栅式货

车沿临淄区辛河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鑫泰石化东门路段，因未分道通行，

撞至前方因故障停在非机动车道内（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杨某金

驾驶的皖S2R×××（皖SK×××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后部，致王某受

伤，皖S2R×××（皖SK×××挂）号所载货物泄露，两车损坏，造成道路

交通事故。王某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经交警认定王某负事故的主

要责任，杨某金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皖S2R×××（皖SK×××挂）号车辆

的实际车主系永大公司。经法院委托鉴定，皖S2R×××（皖SK×××挂）

号车辆损失44604元、维修期间12天停运损失12290元、货物损失108304

元、鉴定费7500元。肇事车辆鲁QS5×××号解放牌重型仓栅式货车实际

车主为张某，车辆登记在利华公司名下，并以利华公司的名义于2016年

5月16日在人保财险投保交强险一份、商业三者险50万，交通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间内。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对停运损失、诉讼费保险公司不予

承担，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附加不计免赔率险

中约定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的应当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金

额，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商业保险条款免赔部分使用加粗、加黑的字

体，利华公司和张某在投保单加粗、加黑的投保人声明处盖章、签字。

永大公司起诉要求人保财险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2000元后，其余损

失按80%的责任比例计款136558.4元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要

求张某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外承担赔偿责任；要求利华公司对张某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实际车主张某和登记车主利华公司是否存在车辆挂靠经营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利华公司提交的委托挂

牌协议虽真实，但利华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车辆挂靠管理为其经

营范围之一，张某分期付款买车与售车单位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利华

公司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货物运输必须办理货物运输经营证，张某个人

作为货车车辆的实际车主，其如果不是登记在利华公司名下并办理了利

华公司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即无权上路行驶运营。售车单位和利华公司

虽有合作关系，分期付款须挂靠利华公司名下，不需要交挂靠费。保险

费由车主交，保险返点给运输公司，所有挂靠的车都是以运输公司的名

义对外宣传。即分期付款的车辆可以挂靠于不同的运输公司名下不用缴

纳车辆挂靠费，运输公司所得收益也就是对车辆保险管理的收益。利华

公司主张代为保留车辆所有权无法律和合同依据。涉案车辆符合车辆挂

靠的形式和实质规定，张某与利华公司之间名为“委托挂牌”，实为挂靠

关系。本案交通事故给永大公司造成的具体损失共计172698元。因永大

公司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该事故给永大公司造

成的损失，应当由人保财险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

财险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按照70%的责任比例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张某

承担70%的赔偿责任，车辆挂靠单位利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永大公司

自行承担30%的责任。人保财险对涉案商业三者险和附加险免责条款履

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发生法律效力。因肇事车辆鲁

QS5×××号解放牌重型仓栅式货车存在超载现象，依据保险合同约定，

应当免除保险公司10%的赔偿责任。停运损失和诉讼费，人保财险免

赔。鉴定费为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和保险理赔必然发生的费用和直接损

失，人保财险应按责任比例予以赔偿。据此，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

法院判决：

一、人保财险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永大公司因此次事故

造成的车辆损失费2000元；

二、人保财险在商业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永大公司因此次事故

造成的车辆损失费42604元、货物损失108304元、鉴定费7500元，以上

共计158408元的70%的90%计款99797.04元；

三、张某赔偿永大公司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停运损失12290元的70%

为8603元、商业三者险10%免赔款为11088.56元（158408元的70%的

10%），以上共计19691.56元；

四、利华公司对上述第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永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人保财险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货运中个人出资购买车辆然后挂靠于具有货物运输经营权的企业名

下进行货物运输经营的情况较为常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以

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于车辆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的，被挂靠人对于挂靠人的赔偿应承担连带责任。通常情形下的

车辆挂靠一般较为容易识别和查明，但本案则出现“委托挂牌”的情形，

即登记车主利华公司主张其与实际车主张某之间只是委托挂牌关系，而

非挂靠经营关系。实际车主张某对此则主张双方之间名为“委托挂牌”但

实为挂靠经营。对此问题不应简单地只从委托挂牌协议这一表面材料认

定，而应结合其他证据深入分析双方是否符合车辆挂靠经营的特征从而

认定双方的实质关系。车辆挂靠经营的主要特征是挂靠人为了满足车辆

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机动车登记于某个具有运输

经营权的企业名下，由该企业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企

业的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这其中从形式上看是挂靠人将自己出资购

买的机动车登记于被挂靠人名下，从实质上看则是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

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这是挂靠的最终目的。

所以，对于车辆是否构成挂靠经营的审查，最终落脚点应在于挂靠

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进行运输经营。只要符合这一本质特征，则双方之间

无论以什么名义描述其关系，都应认定为挂靠经营。本案即是如此。对

于利华公司和张某之间关系性质的争议，法院在认定时并未仅凭该委托

挂牌协议进行表面性判断，而是综合全案证据来分析双方是否符合车辆

挂靠经营的实质特征。从车辆出资看，涉案肇事车辆实际系张某出资购

买；从经营方式看，张某按约定交付相关费用，由利华公司代办法律手

续，其对外经营以利华公司名义进行，但是其自负盈亏；从经营资格

看，张某个人作为实际车主，如果不是登记在利华公司名下并办理利华

公司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其无权上路进行货运经营，更不可能实现其所

谓的自负盈亏；从利华公司的经营范围看，其经营范围包含车辆挂靠管

理。故涉案肇事车辆符合车辆挂靠的形式和实质规定，利华公司依法应

当对张某向永大公司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编写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明潇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刘海红

2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与实际驾驶

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黄某刚诉邵某敏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再2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申请人）：黄某刚

被告（再审申请人）：邵某敏

被告（被申请人）：马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7日7时55分，在北京市海淀区温北路H10097号电杆处，

马某驾驶车辆由南向北行驶过程中，车辆将行人黄某刚撞出，造成黄某

刚受伤，车辆损坏。事故后马某驾车逃逸，后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马某存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轻型

普通货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的违法行为，确定马某负事故全部

责任，黄某刚无责任。马某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间内。

诉讼中，法院调取了此次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卷宗。卷宗中对

邵某敏的询问笔录中，邵某敏表示，马某是其丈夫朱某才的朋友，马某

所驾车辆是自己于2010年买的车，2014年10月卖给了马某，签过买卖车

辆协议，因为当时自己因病住院，故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后来也没有办

过户手续。马某表示所驾车辆是朋友的妻子邵某敏在2014年12月左右卖

给自己的，签订了买卖协议，给的现金，没有银行转账手续，签过合同

后车辆就交给自己使用了。马某所驾车辆系非营运车辆，车辆所有人登

记为邵某敏。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信息查询单上显示该车在2014年12月

25日至2015年12月24日的保单中被保险人为朱某才。

黄永刚起诉至法院，要求马某、邵某敏、保险公司赔偿各项费用。

【案件焦点】

邵某敏是否应承担因马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

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此次事故经认定，马某存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轻型普通货车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事故全

部责任，故马某应对黄某刚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马某所驾车辆在

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黄某

刚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马某所驾车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为邵某

敏，虽邵某敏于交通部门询问中及马某于庭审中均表示马某是车辆的实

际所有人，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马某主张其是车辆实际所有人的

抗辩，不予采信。邵某敏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法

院酌情认定邵某敏对黄某刚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合理损失，承担30%

的赔偿责任，马某对黄某刚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合理损失，承担70%

的赔偿责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限额内赔偿黄某刚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二次手术费

10000元，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110000元，以上共计120000元；

二、马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黄某刚医疗费、营养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二次手术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

定费、财产损失212822.46元（已支付9500元）；

三、邵某敏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黄某刚医疗费、营养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二次手术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

鉴定费、财产损失91209.62元；

四、驳回黄某刚其他诉讼请求。

邵某敏对上述判决不服，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机动车所有权的转让虽不以登记为生效

要件，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机动车转让人没有履行

法律所要求的转移登记义务、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从防止欺诈、充

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机动车转让人应当对于机动车的转让及交

付事实充分举证。本案再审期间，邵某敏向本院提交了《卖车协议书》

以及该协议证明人刘某雷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邵某敏与马某于2014年

9月签订了案涉机动车的买卖协议，故该机动车的所有人在事故发生时

为马某，而非邵某敏。综合分析上述证据，虽然根据合同法，价款条款

的缺失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但本案在仅有机动车转让协议，转让

人、受让人陈述的情况下，邵某敏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涉机动车已

经完成转让，亦不能证明其确实已不支配机动车，以及不享有运行利

益。因此，邵某敏关于其在事故发生之前已将案涉机动车转让，故其不

应承担因马某驾驶案涉机动车发生事故而产生的对于黄某刚的赔偿责任

的主张不能成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41247号民事判决。

【法官后语】

案件审理中，有观点认为，我国并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购买机动

车必须具备驾驶资格，双方达成的卖车协议表明双方作出了进行机动车

所有权交易的意思表示，价格条款的缺失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且事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故发生时系马某驾驶车辆，说明邵某敏已经完成了车辆的交付，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应由机动车的受让人

马某承担交强险范围之外的全部赔偿责任。但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本

案中作为车辆所有人的邵某敏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

力；机动车物权的转让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知，对

于机动车，我国立法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机动车

所有权的转让在交付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关于本案中的机动车是否完成

转让，综合分析当事人签订的《卖车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并不

能充分证明案涉机动车已经完成转让，亦不能证明其确实已不支配机动

车，以及不享有运行利益。由于不能认定在邵某敏与马某之间已经完成

了涉案车辆的转让，因此邵某敏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

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对于确定责任主体相关条文的解

释，在机动车转让人没有履行法律所要求的转移登记义务、办理过户手

续的情况下，从防止欺诈、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应适当提高

转让人对机动车以转让交付来主张免责的证明标准。例如，机动车所有

人如果不能充分举证证明机动车已经转让交付，自己确实已不支配机动

车、也不享有运行利益时，转让人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仍应承担赔偿责

任。因此，本案中仅凭卖车协议及邵某敏、马某陈述无法证明双方之间

形成了车辆买卖的法律关系。故作为事故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在明知马

某无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仍将车辆交付其驾驶，邵某敏应承担一定比例的

赔偿责任。

再次，由于机动车所有权的转移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故在现实生

活中，经常出现机动车交易双方怠于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而在交通事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故发生后，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的不一致容易导致机动车出

让人与受让人相互串通或者相互推诿以逃避责任的情况。因此，在这类

案件的审理中，应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重点突出机动车交易双方对

于交易事实，尤其是机动车是否已经完成交付、出让方是否不再享有机

动车运行利益等关键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

编写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孙锋 尤頔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3 “系列” 出借的机动车肇事，“首借” 出借

人的过错认定

——江某等诉杨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民终2619号民事

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江某、陈某贵、王某凤、陈某

被告（上诉人）：秦某强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

保公司）、杨某、秦某强、桂林市国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安公司）、彭某亮、陈某方、唐某良

【基本案情】

国安公司从事汽车租赁业务，秦某强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某

良因需回湖南，与杨某和彭某亮联系借车事宜。2017年7月4日，无驾驶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资格的彭某亮找到秦某强借车，秦某强同意后，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

况下，彭某亮将秦某强所有的桂C×××××小型轿车开走。次日早上，彭

某亮将该车交由唐某良使用。7月7日下午，唐某良返回桂林，将桂

C×××××小型轿车交给杨某驾驶，杨某行驶到桂林市篦子园接到彭某

亮，16时56分左右，杨某驾车沿桂林市叠彩区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与受

害人陈某全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陈某全受

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彭某亮拨打120电话，救护车到达现

场后，杨某与唐某良护送陈某全到医院抢救，彭某亮留在事故现场处理

报保险等事宜。杨某、彭某亮均无机动车驾驶证，二人商量后找到陈某

方，陈某方与唐某良到达事故现场，彭某亮用陈某方的机动车驾驶证报

了保险，并将陈某方的机动车驾驶证交由交警处理。当晚，杨某、彭某

亮、陈某方等人一起商量由陈某方承认其系发生交通事故小轿车的驾驶

人。后受害人陈某全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过交警部门调查，认定杨某承

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某全不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

任。涉案车辆所有人为秦某强，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

责任保险。案发后，秦某强与彭某亮补签了一份租车合同，出租人为国

安公司，租车人为彭某亮和陈某方，但实际上陈某方并未参与租车行

为。

陈某贵、王某凤夫妻生育二子，即陈某全、陈某涛；江某系陈永全

的妻子，陈某系其二人之子。

【案件焦点】

车辆所有人秦某强对于事故的发生有无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裁判要旨】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关于国安公

司、陈某方的责任问题。本案的租借车辆民事行为中，租借桂C×××××

小型轿车的双方民事主体为秦某强和彭某亮，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彭

某亮向国安公司租借车辆；陈某方包庇他人犯罪，但对本案交通事故的

发生没有过错，且江某等放弃对国安公司、陈某方的主张，明确表示不

要求其承担责任。江某等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2.关于秦某

强的责任问题。秦某强作为桂C×××××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对车辆管理

不善，从事车辆租赁活动中，在未审核清楚彭某亮是否具有驾驶资格的

情形下长期将车辆租借给彭某亮使用，放任彭某亮无证驾驶，为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埋下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

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

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

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秦某

强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

秦某强对江某等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秦某强辩称其作为车辆所

有人和国安公司作为出租人，对杨某的机动车肇事行为造成江某等的损

失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不予采纳。3.关于杨某、彭某亮、唐

某良的责任问题。彭某亮、唐某良在唐某良使用车辆后，未对车辆进行

有效管理，将车交由无机动车驾驶证的杨某，放任杨某驾驶，导致本案

交通事故发生，造成陈某全死亡。杨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护送受害人到医

院抢救后，本应回到事故现场如实向交通警察陈述事故情况，但却虚构

事实，找人顶替责任；杨某明知自己没有机动车驾驶证，仍驾驶车辆，

杨某虽然对交通事故承担全责有异议，但没有证据显示陈某全存在过

错，故对杨某的辩称不予采信；彭某亮提出交通事故与其无关，不应该

承担赔偿责任；唐某良认为交通事故与其无关，车是从杨某手里借到，

二人的辩称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第

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

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二）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的……”彭某亮、唐某良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有重大过错，对杨某侵权

行为造成江某等的损害，应当与杨某一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彭某亮、唐某良、杨某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杨某承担50%的赔偿

责任，彭某亮、唐某良各分别承担20%的赔偿责任。江某等主张人保公

司赔偿不足部分由杨某、秦某强、彭某亮、唐某良共同赔偿并相互承担

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江某等的全部损失为1097095.08元。其中，医疗费损失99579.48

元；其他损失997515.60元（误工费730.10元+丧葬费30120元+死亡赔偿

金5664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536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

4825.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

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

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明确责

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

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江某等医疗费损失99579.48元，交强险医疗

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故人保公司赔偿江某等医疗费损失10000元，

超出部分医疗费损失89579.48元，由秦某强、杨某、彭某亮、唐某良按

责任比例承担；江某等其他损失997515.60元，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内

为110000元，故人保公司赔偿江某等其他损失11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

任赔偿限额部分的其他损失887515.60元，由秦某强、杨某、彭某亮、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唐某良按责任比例承担。江某等的全部损失为977095.08元（医疗费损

失89579.48元+其他损失887515.60元）；杨某承担50%即488547.55元，

秦某强承担10%即97709.51元，彭某亮承担20%即195419.01元，唐某良

承担20%即195419.01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人保公司赔偿江某、陈某贵、王某凤、陈某损失120000元（其

中：医疗费损失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其他损失60000

元）；

二、杨某赔偿江某、陈某贵、王某凤、陈某损失488547.55元；

三、秦某强赔偿江某、陈某贵、王某凤、陈某损失97709.51元；

四、彭某亮、唐某良各赔偿江某、陈某贵、王某凤、陈某损失

195419.01元；

五、驳回江某、陈某贵、王某凤、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秦某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秦某强作为车辆

所有人，对借车人彭某亮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未尽到注意审查义务，并放

任彭某亮驾车离开。彭某亮将车交由唐某良使用后，在唐某良使用完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毕，唐某良让杨某驾车搭乘其去接彭某亮时，彭某亮作为借车人、唐某

良作为车辆使用人亦未尽注意审查义务，导致杨某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

故，秦某强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判根据秦某

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判其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熟人或通过熟人借车的情况。车辆借出后如

果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取决

于其对损害的发生有无过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

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

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

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

的。”本案中，机动车所有人秦某强将车辆出借给不具备驾驶资格的彭

某亮，彭某亮将汽车开走后又转借给他人使用，他人使用的过程中发生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了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事故时的驾驶人并非是无驾驶资格的借车

人彭某亮，那么，机动车所有人秦某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

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依据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主要理由在于，在租赁、借用等基于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意思转移机

动车的占有、使用的情形下，虽然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是机动车

运行的实际控制人，但其在出租、出借时可以对使用人、驾驶人加以选

择，因此，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预见到机动车由他人驾驶可能会产生

危险，在此情况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如机动车

的车况、使用人是否具备必要的驾驶能力等。从危险开启和危险来源的

角度看，如果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则显然在一

定程度上构成危险的来源。具体到本案中，车辆所有人秦某强在将汽车

出借给彭某亮时，未审查其是否具有驾驶资格就同意彭某亮将车辆开

走，彭某亮将车交由唐某良使用后，在唐某良使用完毕，唐某良让杨某

驾车搭乘其去接彭某亮时，彭某亮作为借车人、唐某良作为车辆使用人

亦未尽注意审查义务，导致杨某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秦某强作为车

辆所有人，出借车辆时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将车出借给无驾

驶资格的人，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埋下隐患，这种行为应当禁止。所

以，本案认定秦某强有过错，对发生的事故承担审查不严的责任。秦某

强作为从事汽车租赁业务的专业人员，将车借给无证人员驾驶，就该行

为而言，有严重过错，但是本案是因一系列的出借行为导致的，秦某强

作为“首借”的出借人，其出借对方彭某亮并非事故的肇事者，故其对该

事故的发生，过错程度较轻，本案酌定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因此，机动车所有人在出借车辆时，应给予更高的注意力，确保车

辆车况符合安全行驶的要求，确保车辆处于检验有效期内并依法投保，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并认真、谨慎地对借用人的驾驶资格进行合理地审查，才能避免承担不

必要的赔偿责任。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 郭建华 农玉慧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4 信号灯未按规定进行设置对交通事故的

发生构成过错的，管理部门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李某华等诉陈某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494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

春

被告（被上诉人）：陈某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市高新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交通运输局（以

下简称交通局）

被告：温某华、张某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9日18时44分，张某驾驶川AE2×××“骐达”牌小型轿车搭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乘李某方、李某莉、罗某杰、李某、张某仪沿驿都西路机动车道从龙泉

方向往成都方向行驶至驿都西路喜树街路口，遇直行信号灯为绿灯、左

转信号灯为红灯时从第一车道进入左转弯待转区内等待。18时46分许，

陈某君驾驶川A69×××“东南”牌小型轿车沿驿都西路最右侧机动车道

（公交专用道）从成都方向往龙泉方向行驶至驿都西路喜树街路口，遇

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时从第五车道进入路口直行，与相对方向由张某驾驶

的车辆相撞，致张某、李某方、李某莉、罗某杰、张某仪受伤，两车受

损。事发后李某方被送往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其家属于2017年9月

25日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准备将其接回合江家中，途中李某方死亡。

2017年12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君、张某承担同等责任，李某方、李某莉、罗

某杰、张某仪无责。川A69×××号车系温某华所有，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及不计免赔限额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内。事发后，陈某君垫付张某110.5元，垫付李某方12500元，垫付李某

莉5000元，另垫付了李某检查费1052元（该费用不在本案中处理）。保

险公司未垫付费用。

另，李某方与郑某明系夫妻关系，郑某明于2014年去世。李某方生

前与郑某明生育了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六

子女。

【案件焦点】

信号灯的维护管理部门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需承担责任，应承担

何种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路口为“T”字路

口，龙泉往成都方向为一组竖形三孔圆柱形信号灯、一组竖形三孔箭头

信号灯和一个掉头信号灯组成。成都往龙泉方向为一组竖形三孔圆柱形

信号灯和一个掉头信号灯控制。根据现场天网监控视频，事发时成都往

龙泉方向的直行信号灯为绿灯，龙泉往成都方向的信号灯因视频摄制方

向原因无法直接看清左转箭头信号灯是否为绿灯，但根据天网视频事发

时左转弯往喜树街方向车流行进的速度以及张某事发前一直在左转弯待

转区内等待之后缓慢起步的过程，结合交警队对张某的询问笔录及交警

队作出的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能够确认事发时往喜树街方向的左转箭头

信号灯为绿灯。故对事发时左转信号灯与相对方向直行信号灯绿灯同亮

14秒，予以确认。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第4.3.1规

定，“在设置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方向指示信号灯所指挥的交通

流与其他交通流的通行权不应冲突”。另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

安装规范》第6.1.2规定，事发路口的信号灯设置属于常规情况下的信号

灯设置，根据常规组合2，竖向安装：机动车信号灯中红灯亮，左转方

向指示信号灯的绿灯亮表示：左转方向可通行，直行禁行，右转弯的车

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方向指示信

号灯的绿色发光单元不得与机动车信号灯的绿色发光单元同亮。根据上

述规定，交通局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并未按照规范进行设置，存在方

向指示信号灯所指挥的交通流与机动车信号灯控制的交通流的通行权相

冲突的情况。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全规范》，该标准的

4.3.1，6.1.2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因道路管理维

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

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

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交通局作为交通信号灯的管理部门，未按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全规范》进行设置，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

具有因果关系，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存在过错。张某驾驶川

AE2xxx车超过核定载人数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机动

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规定；

同时张某左转弯未让直行车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

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

通行”的规定。张某辩称方向指示信号灯不同于机动车信号灯，不能将

机动车信号灯扩大解释为交通信号灯，事发路口不存在适用转弯让直行

的条件。本院认为，事发路口机动车在左转时是通过方向信号灯控制，

此处的方向信号灯在指引机动车行驶时与机动车信号灯并无区别，故转

弯让直行仍然适用。故张某对本次交通事故存在过错，对其不承担责任

的意见不予采纳。通过现场视频可以确认陈某君驾驶川A69xxx事发前

在公交专用道内行驶，并从第五车道进入路口直行。其行为违反了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七条“道路划设专用车道的，在专用车道内，只准许

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车辆不得进入专用车道内行驶”的规定，同时也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机动车通过有交通

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一）在划有导向车

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规定，对本次交通事故的

发生也存在过错。温某华虽系川A69xxx号车车主，但无证据证明，温

某华在车辆管理上存在过错，故温某华不承担责任。本次交通事故的发

生虽有交通信号灯“同亮14秒”因素的介入，但主要原因仍是交通参与人

即陈某君、张某未尽到安全驾驶、谨慎驾驶所致。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

错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力大小，应由交通局承担10%、陈某君承担

45%、张某承担45%的责任为宜。川A69xxx号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

强险及不计免赔限额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内。因本次事故致多人受伤，故对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某炎、李某春的损失，交强险部分在本案及（2018）川0112民初1461

号、1464号、1466号案中根据损失大小进行分配，超过交强险的部分，

由交通局承担10%，张某承担45%，剩余45%由陈某君承担。陈某君承

担的部分先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内承担45%，不足部分，由陈某君承

担。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

规定，判决如下：

一、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李某华、李某文、李某、

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188954.66元；

二、张某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

莉、李某炎、李某春111769.26元；

三、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支付陈某君1698.56元；

四、交通局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

某莉、李某炎、李某春24837.62元；

五、驳回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的其他

诉讼请求。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

审认定事故责任比例是否得当的问题。首先，在左转信号灯由红灯转为

绿灯时，张某驾驶车辆获取了左转通行权，但此时相对方向的直行信号

灯一直为绿灯状态，陈某君所驾驶车辆在本道上亦享有直行通行权。但

张某驾驶的转弯车辆拟改变其行车轨迹，进入相对方向车道，必然会阻

断直行车辆的通行，因此转弯车辆在会车时应尽到更多注意义务避让直

行车辆。故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关于本案

中张某驾驶的转弯车辆不应让行直行车辆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其

次，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二项，“机动车前排不得乘坐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后排

搭载学龄前儿童的，按规定使用专用座椅”之规定，机动车搭乘学龄前

儿童时需更为谨慎，而机动车是否超载的衡量标准为驾驶车辆所核定的

搭载人数。在道路行驶中，机动车超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故李某华、

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关于张某驾驶车辆的超载行为

不应作为责任承担依据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

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载明张某所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车辆核定人数，以及违反车辆转

弯不得妨碍直行车辆的规定；陈某君存在驾驶机动车未按所需行进方向

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并认定张某、陈某君在本次事故负同等责

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

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

翻的除外”的规定，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交通

管理职能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调查情况，结合相关鉴定意见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

人的责任。李某华、李某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未提交证

据证明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程序违法或明显依据不足等情

形，不能就此推翻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结论。一审依法审查

并采信事故认定书效力，据此认定由张某、陈某君对事故损失承担同等

责任并无不当。同时，事故发生时事故路口左转信号灯与相对方向直行

信号灯绿灯发光单元同亮14秒。交通局作为交通信号设施维护管理的职

能部门，在交通信号灯周期时间设置上未进行合理设置，导致方向指示

信号灯所指挥的交通流与机动车信号灯控制的交通流的通行权产生冲

突，对本次事故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但从因果关系角度来

看，本次事故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系交通参与者张某、陈某君未安

全谨慎驾驶，未合理避让所导致。故一审参酌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

及事故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力比例，认定事故损失由交通局承担10%的

责任，由陈某君、张某各自承担45%的责任并无不当。故李某华、李某

文、李某、李某莉、李某炎、李某春关于张某不应在本次事故承担责任

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道路交通信号灯作为一种指挥交通运行的重要工具，目前在城市道

路上广泛使用，通常适用于十字、丁字等交叉路口，由道路交通信号控

制机控制，指导车辆和行人安全有序地通行。对于加强道路交通管理、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提高道路使用效率、改善交通状况意义重大。从本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案的裁判可以看出，道路交通信号灯参与交通运行，可能涉及以下法律

问题：

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的赔偿主体不仅限于直接参与方，其他

参与方存在过错的亦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交警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通常考虑的仅是交通事故的直接

参与方，但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时不仅仅是事故双方的行为所致，而是

有第三方行为的参与共同导致。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

如果能够认定第三方的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的，应根据过错或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认定第三方的赔偿责任，即在民事案件中，涉及的赔偿

责任主体不仅仅限于交通的直接参与方，其他参与道路交通管理、服务

或者实施了影响交通行为的第三方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应当

依法认定其为责任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关于主体责任的认定”中，对于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可能涉及的非直接参与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情

形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其中关于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在道路堆放倾倒

物品妨碍通行以及未按规定设计施工等与交通安全休戚相关的情形都有

描述。

2.交通信号设施维护管理的职能部门未按《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

安全规范》进行设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

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有效引导交通的功能，其维护和管理者必须

遵循一定的设置与安装规范，对此，国家、地方或者行业均设有相应的

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等，其中不乏强制性标准，如果未按照

上述标准设置，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则可能存在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本案中，事故发生时事故路口左转信号灯与相对方向直行信号灯绿

灯发光单元同亮14秒。交通局作为交通信号设施维护管理的职能部门，

在交通信号灯周期时间设置上不合理，违反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

安全规范》，该规范的4.3.1、6.1.2条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故其在交通

管理上构成过错。由此导致方向指示信号灯所指挥的交通流与机动车信

号灯控制的交通流的通行权存在冲突，是造成本案交通事故的原因之

一，与本次事故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之

规定，交通局虽不是道路路面的直接管理者，但作为道路设施（交通信

号灯）的维护管理部门，违反上述规定并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3.共同因果关系下，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交通运行参与

者本身的行为所造成，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作用仅是次要辅助原因，因此

交通信号设施维护管理的职能部门仅承担与其过错与原因力相适应的赔

偿责任。

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系交通运行参与者的驾驶行为与交通信号灯的

管理部门未按规定设置信号灯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因共同因果关系承

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

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

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

任”。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本案中，在左转信号灯由红灯转为绿灯时，张某驾驶车辆获取了左

转通行权，但此时相对方向的直行信号灯一直为绿灯状态，陈某君所驾

驶车辆在本道上亦享有直行通行权。通行权的冲突虽然对通行造成了障

碍，但依据转弯让直行的交通通行规则，转弯车辆拟改变其行车轨迹，

进入相对方向车道，必然会阻断直行车辆的直行，因此转弯车辆在会车

时应尽到更多注意义务避让直行车辆，由此则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故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系交通参与者未安全谨慎驾驶，未

合理避让所导致。在通行权冲突的情况下，更能体现出道路交通通行规

则（如转弯让直行）的意义，类似于本案事发时，驾驶人员有遵守交通

规则的义务，客观上也有回避危险的能力，故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虽具有

引导作用，但原则上属于次要原因，因此确定其责任时仅承担与其过错

与原因力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编写人：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赵敏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5 因道路缺陷致交通事故，建设方、养护

方、驾驶人需按份担责

——叶某诉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局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848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叶某

被告（上诉人）：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发集团）、刘某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局（以下简称交通局）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9日19时15分，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叶某坐于副驾驶位，

在北京市通州区通燕高速白庙综合检查站进京口，由东向西行驶时撞缓

冲带隔离墩后仰翻，叶某（32岁，事故发生时怀有身孕）受伤至急性完

全性截瘫并长期住院，因事故进行人流手术，伤残等级一级，完全护理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依赖。事故同时导致车辆及隔离墩损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

负全部责任，叶某无责任”，同时认定，刘某并无违法驾驶行为。首发

集团为涉案道路养护单位，交通局为涉案道路建设单位。

叶某以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起诉，要求交通局与首发公

司对其损失4688134.78元（包括医疗费等11项损失）承担全部连带赔偿

责任，刘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追加为被告，但叶某坚持不追究刘某责

任。庭审过程中，经法院示明，本案案由更改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

事故路段原系由东向西通燕高速，因进京检查站的设立，交通局作

为建设方在通燕高速上设置横向隔离墩，将车流导入检查站。事故路段

无照明设施，原有高速路面标线未清除或更改，右转无右转弯导向箭

头，未设置反光标识或爆闪灯警示灯。涉案道路及检查站竣工投入使用

多年无“竣工验收鉴定书”。经鉴定，事故路段交通工程安全设施不符合

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涉案道路已经投入使用多年，首发集

团作为管理检查养护方，对该涉案路段未向建设单位提出风险提示或整

改方案。

交通局认为检查站系合法建设，并出具了相关规划及合法批示文

件，己方无责，应由刘某承担全部责任。首发集团认为涉案检查站相关

设施、实际施工都由交通局负责，与己方无关，且隔离设施等问题不是

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应由刘某担责。刘某认为己方系合法驾驶，并无

过错，不应担责。

【案件焦点】

1.刘某、交通局、首发集团分别与此次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2.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如均有因果关系，他们的责任如何划分。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

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如在养护过程中导致的道路缺陷，养护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本案事发路段检查站的建设单位为交通局。经鉴定，该事故路段交

通工程安全设施不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且相关设施投

入使用至今，没有国家规定应该办理的竣工验收鉴定书等合法手续。故

建设单位交通局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关于首发集团的责任认定，该路段对于检查站的存在，首发集团应

设置相关标识标线并进行维护，但经鉴定事故现场各类标识标线等均存

在问题，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首发集团应该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

任。但对于叶某要求交通局和首发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

无据，不予支持。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

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

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规则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

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

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民事侵权损

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故虽然刘某是此次事故的司机，且交

通事故认定书上写明刘某为全部责任，叶某无责任。但目前没有证据证

明刘某在行驶过程中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关于首发集团和交通局认为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刘某负全部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但刘某作为司机，即使没有违反交

通规则的行为，也有注意道路情况，安全驾驶的义务，故对于该次事故

仍负有主要责任。在道路安全设施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经综合评判，本

院认为刘某对本次事故负有80%的责任，首发集团及交通局在本次事故

中各承担10%的责任。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首发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叶某医疗费、护理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康复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

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58622.24元；

二、交通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叶某医疗费、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康复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

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58622.24元；

三、驳回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后，叶某、首发集团、刘某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交通局的责任承担。交通局系

涉案路段的建设单位，但涉案路段并未经过竣工验收为合格路段，该路

段南端隔离墩与路面无连接（隔离墩未与路面连接，不属于护栏种类之

一，不符合设计文件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的要求），接近

检查站入口路段未设置减速标线，部分路段车道边缘白实线和车行道分

界线磨损严重，白天和夜间视认性均较差，临近右转弯时，路面设置的

右转弯导向箭头标线磨损严重，视认性较差；道路南侧隔离墩未设置轮

廓标，最终鉴定涉案路段交通工程安全设施不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

规范的要求。再有，涉案路段原有的路面标线并未清除更改，极易引起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误导，右转亦无右转弯导向箭头，夜间既未设置照明设施，亦未设置反

光标识或爆闪警示灯，夜间行车极易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因此，交通局

建设的路段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其作为涉案路段的建设单位对涉案交通

事故的发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首发集团的责任承担。首发集团系高速公路的管理检查养护

方，应对整条高速路段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确保道路安全畅通。现首发

集团对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路段未向建设单位提出任何风险提示或

整改方案，未尽管理养护职责和合理注意义务，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未能保证涉案路段处于良好的技术和安全状态，致使涉案交通事故未能

避免，其作为全程高速公路的管养单位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刘某的责任。刘某夜间行车应当注意道路情况，确保行车安

全，但其在夜间行车未能倍加小心，临近检查站仍未注意到前方设置隔

离墩应当右转而依然直行，未尽到小心注意义务，未能确保安全驾驶，

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作为司机亦应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

任。

综上，交通局与首发集团作为高速公路路段的建设方和管养方，其

本应承担不同于普通公路的加倍的责任和义务，应极力在交通工程安全

设施上避免事故的发生，但其均对此持放任态度，未能消除存在重大安

全缺陷的重大安全隐患，未能尽到应承担的相应义务，最终导致本案交

通事故的发生，其作为高速公路路段的建设提供方和管养方应承担的责

任和过错大于刘某应承担的责任和过错，应当对此承担主要的过错责

任。刘某作为司机在夜间行车未能尽到小心注意义务，未能确保安全驾

驶，应当承担次要的责任。本院确定交通局、首发集团应承担60%的主

要责任，刘某应承担40%的次要责任。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关于交通局与首发集团的内部责任划分比例。交通局系涉案路段的

建设方，其建设提供的路段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缺陷，其亦不能证明将

涉案路段交接给首发集团，其存在的过错系导致涉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

因，故其应承担60%责任中的主要责任即整体责任40%的责任，首发集

团作为涉案路段的管养方，应对整条高速公路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其对

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路段未向建设单位提出任何风险提示或整改方

案，过错责任应小于建设方交通局的过错责任，应就此承担60%责任中

的次要责任即整体责任20%的责任。

关于刘某的赔偿责任问题，因叶某并未要求刘某承担赔偿责任，本

院对此不持异议。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984号民事判

决第三项；

二、变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984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为：首发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叶某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康复费、残疾赔偿金、残疾

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17244.48元；

三、变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984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为：交通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叶某医疗费、护理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康复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

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034488.94元；

四、驳回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法官后语】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多因一果交通事故案件，后果严重，难点在于多

因一果情况下的责任主体认定及责任划分。

本案审理过程中主要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

第一，三方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

本案中待定因果关系的主体共有三方，首先，要确定判断因果关系

主体的先后顺序。司机作为驾驶人，其与事故发生联系最为紧密，故应

首先确定司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其次，道路缺陷导致的交通事故，应

先确定道路本身是否存在缺陷，即建设方是否应该担责。再次，养护方

的责任是建立在道路存在缺陷前提下的，所以养护方与事故的因果关系

应在建设方被确认有因果关系之后。

1.驾驶人刘某。驾驶人责任为过错责任。刘某系事故车辆司机，交

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发生时其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即驾驶符合规

范。但从交通事故相关法律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对被侵权人有效赔偿的

立法精神出发，司机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应具有高度的安全驾驶意识，

能够合理处理道路突发情况。

涉案路段位于北京东进京检查站，由于日常进京车流量极大，车辆

通常需要排队进入，故道路事故率不高，道路缺陷未显现。本次事故发

生在车辆较少的冬夜，驾驶人刘某不熟悉道路特征，导致恶性事故。由

上述事实可知，道路不存在必然发生事故的缺陷情形（如在道路中突然

出现无标识施工坑）。所以应认定刘某在驾驶过程中没有尽到安全驾驶

义务，存在过错，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2.交通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交解释》）第十一条规

定：“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

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

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

条规定实际明确了道路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涉案道路原

为自西向东通燕高速的一部分，后系交通局作为建设方，经过合法审批

设立了隔离墩及检查站。故对于交通局而言，只要涉案路段存在缺陷，

其作为建设方无论是否有过错都必须担责。经鉴定，认定涉案道路存在

设计缺陷及不按图纸施工情况，故无须查证交通局是否有过错，就可以

认定其与本案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而交通局始终没有提供合法竣工

验收文件，应认定交通局有过错，过错的认定加重了交通局应承担的责

任。

3.首发集团。分析《道交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道路的管理维

护者应对事故发生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即其无法证明已经按照法律法规

等尽到安全防护、警示义务，即需要承担责任。本案中已经确定道路存

在明显缺陷，如标识不清晰、夜间无照明或警示灯等情况，首发集团作

为道路养护方应证明己方已经就相关缺陷向建设方提出过相关安全建议

或采取过其他有效措施。但首发集团未能就其“尽责”有效举证，故其与

本次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第二，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出发，三方责任如何认定。

这一案件中，责任主体的认定和责任大小的划分，不仅涉及谁来赔

偿、如何赔偿问题，更涉及判决结果是否具有预防交通事故的作用。高

速公路的驾车危险性原本高于普通路段，交通局作为建设方，首发集团

作为养护管理方，其本应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本案中，明显的道路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缺陷导致了恶性事故，交通局和首发集团如果不承担主要责任，首先不

足以警示相关单位对该问题引起重视，其次，由于本案赔偿数额巨大，

将不利于被侵权人得到有效赔偿。判决交通局和首发集团承担主要责

任，司机承担次要责任，更能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更有

利于高速公路的道路安全。

事实上，在本案处理过程中，涉案检查站路段就已经进行了整改，

不仅设置了路灯，重画标线，增加警示牌，还按照国家标准设置了隔离

带，明显提升了该路段的安全性，说明本案的裁判对防止出现类似事故

发挥了较好的引导作用。

编写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刘析鹭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6 乘客与驾驶员因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的，其赔付属于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

——杨某某诉蔡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民终69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杨某某

被告（被上诉人）：蔡某某、马某某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路桥区支公司

（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5日19时25分许，蔡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路桥

城区一路段临时停车，该车上乘客马某某开车门时与杨某某驾驶的电动

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及杨某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台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直属三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马某某负

更多法律资料分享微信：15678922341

事故主要责任，蔡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杨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

杨某某被送往台州市博爱医院住院治疗。杨某某伤情经台州市博爱医院

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两个十级伤残。肇事客车系蔡某某所有，在人寿

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等险种，事故发生时尚在保险期间

内。投保时，被保险人即蔡某某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签名确认。杨

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蔡某某、马某某赔偿杨某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

失194812.77元；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直接

赔偿责任，其中杨某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受偿。

杨某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共损失人民币162910.57元（含非医保

17845.13元）。

【案件焦点】

1.蔡某某与马某某对杨某某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2.马某某的责任

是否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路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本次交通事故共损失人民币

162910.57元（含非医保17845.13元）。关于蔡某某与马某某对杨某某承

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杨某某遭受损害是蔡某某的临时停车行为和马某某

的开车门行为共同所致。其中，蔡某某的临时停车行为并非其独立行

为，作为驾驶员，在马某某需要开门而临时停车时，必然与蔡某某经过

交流确认。且两人系夫妻关系，临时停车又确实很有可能是由于后排孩

子哭闹（两人在庭审中所述），在此种情形下，相比一般的驾驶员和乘

客，两人的共同意思联络更为明确。蔡某某作为车辆驾驶员，有对车辆

周边安全隐患的注意义务及对乘客的提醒义务。马某某开车门必然负有

对车外情况的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该义务也并非只针对马某某本人，蔡

某某也有注意义务（提醒与制止）。综上，蔡某某、马某某主观上具有

共同的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对杨某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酌情确定马某某负担60%责任，蔡某某负担40%责任，二人对杨某

某的损失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马某某的责任是否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商业三者险的

赔付依据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订立的商业保险合同，而在商业三者险

的合同条款中，关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为：“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

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件，致使第三

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负赔偿

责任。”可见，保险保障的对象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乘客

并不在保障范围。因此，马某某作为乘客，其责任无法被解释为该责任

保险的保险范围。

杨某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共损失162910.57元（含非医保17845.13

元），应当先由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人寿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杨某某120900元。各分项超出部分，由蔡某某

和马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蔡某某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险），故应由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

偿，并不得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限额为由拒绝赔偿。

故人寿保险公司需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杨某某24165.44元。综上，人寿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赔偿杨某某损失145065.44元。

非医保费用17845.13元由蔡某某自行负担，因蔡某某已经为杨某某垫付

医疗费用9756.8元，故蔡某某尚需赔偿杨某某8088.33元。马某某尚需对

杨某某在交强险范围内未能受偿的损失24165.44+8088.33=32253.77元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八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人寿保险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某某

145065.44元，马某某对其中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可获赔款项

24165.44元负连带赔偿责任；

二、蔡某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某某

8088.33元，马某某对该款项负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人寿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

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杨某某

的损失系蔡某某、马某某共同行为所致。一审认定其共同侵权并无不

当。针对因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赔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已作出

规定，故人寿保险公司不得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蔡某某应承担的责任份额

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综上，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和法制的不断健全，保险赔付机制日

益成熟和完善，在各类交通事故中，因开车门对第三人造成损伤的侵权

事件数量和类型有所攀升，相关司法实践关于该问题的法律适用存在较

大的争议，尚无定论。其主要的司法难点和争议点在于：乘客对第三人

应负的赔偿责任是否属于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乘客与驾驶

员之间的责任承担方式应如何。本案亦是如此。现分述如下：

1.蔡某某与马某某对杨某某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1）共同侵权行为要求行为之间有共同过错

学界通说认为，共同侵权包括一般共同侵权和准共同侵权（共同危

险行为），一般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已由主观关联共同走向了客观关联共

同，前者强调意思联络，后者强调行为关联。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要

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只有认定驾驶员与乘客是共同侵权

行为，保险公司才能对乘客造成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认定驾

驶员与乘客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是解决本案争议焦点的基础。

有学者将共同侵权区分为两种类型，分别立足于基于意思而形成的

一体性和基于因果关系而形成的一体性之上，二者从不同的角度为连带

责任提供正当化基础。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与共同故意相并列的共同

过失，共同过失也不足以将各个行为人的行为连接为一个整体；强调

有“意思联络”就只有可能构成共同故意，无法想象有“意思联络”的共同

过失。这里问题出现在“意思联络”上，而共同过失便表现在对共同行为

之风险的可预见而未预见、可避免而未避免之中。

学界还有一种共同过错说，即共同加害行为中的共同过错既包括共

同故意，也包括共同过失。共同过失，是指各个行为人对损害后果都具

有共同的可预见性，但是因疏忽等原因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笔者支持这

种说法，共同侵权行为要求行为人之间有共同故意，这一观点没有争

议，实践中，确实存在基于共同过失而成立的共同侵权。如行为人均表

现为对风险的可预见而未预见，亦表现为可避免而未避免。

（2）蔡某某与马某某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错

共同过错是指，在数个共同行为人之间须有共同致人损害的故意或

者过失。基于上述论证，共同侵权行为不仅是共同故意可以构成，而且

共同过失也可以构成。本案中蔡某某与马某某即属共同过失，但承担的

责任不因为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有所不同。

本案起因系后排孩子哭闹。可知一家人出行时，父母因为孩子的行

为而作出决策时必然会考虑该结果对其全家的共同利益，作为驾驶员的

孩子父亲，为了方便妻子照顾孩子，将车停靠路边，在此种情境下，相

比一般的驾驶员和乘客，夫妻二人的共同意思联络更为明确。

日常中，乘同一车辆出行的同伴各负不同的注意义务，但对安全出

行这一结果或要求车内所有人都负有注意义务。比如不能干扰驾驶员驾

驶，不能做出损坏车辆行为，亦不能借用车辆对第三人造成损伤。本案

中，蔡某某系车辆驾驶员，有对车辆周边安全隐患的注意义务及对乘客

的提醒义务，也更具有道路观察能力，马某某欲开车门，自然有对车外

情况进行观察和避免危险的安全注意义务，但开车门行为虽然是马某某

做出，是否应该开门及何时开门则应当是两人内心对注意义务权衡后的

行为选择。因此，蔡某某与马某某在主观上具有共同过错。

2.马某某的责任不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马某某作为同车乘客，与蔡某某共同侵权的情况下，其赔偿责任是

否应属于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是本案讨论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1）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付范围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责险）是指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

驾驶员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

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

会按照保险合同中的有关规定给予赔偿。三者险非强制性的保险。但是

交强险在对第三者的财产损失和医疗费用部分赔偿较低，机动车所有人

一般购买三者险作为交强险的补充。

在三者险的合同条款中，关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为：“保险期

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

件，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

的损害赔偿责任。”

（2）乘客不在三者险的保障范围

三者险合同中描述保险保障的对象是“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

人”，乘客并不在保障范围。马某某作为乘客，其责任无法被解释为该

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因此，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由蔡某某和马

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蔡某某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三者险（含不

计免赔险），故应由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并不得以连带

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限额为由拒绝赔偿。

（3）保险公司仍应当对马某某的责任部分进行赔付

从以往的惯例来看，保险公司是不对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

的责任份额进行赔付的，只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份额进行赔付。如本案

中，保险公司只对被保险人蔡某某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赔付，而对马某某

的责任部分是不进行赔付的。2018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对上述做法

予以调整，对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责任的部分，保险公司亦应

对其进行赔付，赔付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保险公司并非直

接对马某某的责任部分进行赔付，因为驾驶员与乘客的行为符合共同侵

权行为，应担连带责任，故驾驶员需对乘客的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该部分正好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责任的

部分”。综上，保险公司仍应当对马某某的责任部分进行赔付。

本案中，乘客开车门致第三人损害的结果被一同评价到驾驶员身

上，看上去是加重了驾驶员的责任，实际上是对安全注意义务的公平分

配，该注意义务对驾驶员的要求会比其他乘客要高。相比乘客，客观上

驾驶员对道路的熟悉度更高、对周边的车辆行驶状况要更了解，对驾驶

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对其自身，也对乘客及第三人都是更有利的规

则。本案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较为公平合理地衡平了双方当事人权

益。

编写人：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王选评 林成

7 本车人员不因主动下车而转化为第三人

——黄某珍等诉张某等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3民终19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黄某珍、朱某梅、杨某汉、杨某辉、杨某新（以

下称黄某珍等5人）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市分公司）

被告：张某、罗定市永隆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浮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云浮市分公

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茂名中心支公司（以下简

称华安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7日20时55分，张某驾驶粤WN2×××号重型自卸货车由罗

定市苹塘镇中材水泥厂往罗定市G324线方向行驶，行至罗定市苹塘镇

中材水泥厂门前路段时，与停靠在路边由杨某和驾驶的鄂S31×××号中

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当时杨某和已从驾驶室下来站在车厢尾部。事故

造成上述两车受损，杨某和当场死亡。2017年11月13日，罗定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与杨某和承担事故同

等责任。张某驾驶的粤WN2×××号重型自卸货车属运输公司所有，在云

浮市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投保人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在广州市分公

司为被保险人为该车购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100万（含不计免

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间内。杨某和驾驶的鄂S31×××号中型自

卸货车登记车辆所有人为黎某，在华安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100万，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间内。张某受雇于运输

公司，事故发生时，张某正在为运输公司执行职务，其从业资格证在有

效期间内。事故发生后，张某向原告方垫付了41433元丧葬费。

杨某和与朱某梅系夫妻，共生育三名子女，即长子杨某汉、长女杨

某辉、次子杨某新。黄某珍系杨某和的母亲。

【案件焦点】

1.本案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应如何分担；2.受害人杨某和是否属于其

驾驶车辆的第三者、华安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3.广州市分公

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是否免赔。

【法院裁判要旨】

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受害人杨某和是在自己驾驶的

车辆外遭受张某驾驶的车辆撞击而死，且在本次事故中杨某和与张某承

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张某和杨某和应分别承担本次事故50%的民事赔

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第十六条规定，承保张某驾驶的粤WN2×××号重型自卸

货车交强险的云浮市分公司，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黄某珍等5人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由承保该车商业险的广州市分

公司按合同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交强险适

用的对象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以外

的人，根据实践，本车人员包括驾驶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及乘客四类

人。杨某和在事故发生时虽已从车上下来，但其作为鄂S31×××号中型

自卸货车的驾驶人，对车辆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应当属于“本车人员”；

同时，杨某和作为该车辆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也符合“被保险

人”的形式条件，故杨某和应被排除在交强险的赔付对象之外。杨某和

作为该车辆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属于“被保险人”的范围，其发生

事故时不存在转化为第三者身份问题，不属于赔付对象。故对于原告要

求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

张，不予支持。杨某和作为鄂S31×××号中型自卸货车的驾驶人，在事

故发生时虽已从车上下来，但其不属于转化为“第三者”的情形，且其受

到的损害是张某驾驶的车辆的直接撞击所致而非因其本人所驾驶车辆的

撞击，故承保鄂S31×××号中型自卸货车的华安保险公司无须承担相应

的第三者保险责任。

对于广州市分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是否免赔的问题，张某持有有效

的从业资格证，且证件在有效期间内，故对于广州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

险内免赔的抗辩不予支持。粤WN2×××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投保人上海同

岳租赁有限公司已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中加盖了公章，故应当认定广

州市分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但事故发生时张某驾驶的车辆

属于空车状态，广州市分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车辆擅自改装的行为

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该违法改装的行为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

系，故对于其在商业三者险内主张免赔的抗辩，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原告医疗费等损失共898081.41元，均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项

目，按上述确定的责任，云浮市分公司需赔偿110000元给原告，扣减张

某已垫付的41433元，还需赔偿68567元，广州市分公司需赔偿

394040.71元给原告。

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三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

作出如下判决：

一、云浮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

额内赔偿68567元给黄某珍等5人；

二、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

险范围内赔偿394040.71元给黄某珍等5人；

三、驳回黄某珍等5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黄某珍等5人、广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受害人杨某和是否属于其驾驶车辆的第三

者，原告认为杨某和在事故发生时已从车上下来，应当转化为本车的第

三者。笔者认为，在判断受害人是否属于其驾驶车辆的第三者前，应先

明确交强险所保障的人员范围，即正确区分“本车人员”与“被保险人”的

概念。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四十二条

规定，交强险适用的对象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

法驾驶人）以外的人。根据实践，本车人员包括驾驶人、投保人、被保

险人及乘客四类人，换言之，驾驶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及乘客四类人

是排除在交强险的保障行列的。

进一步分析本案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受害人杨某和在事故发生时虽

已从车上下来，但其作为鄂S31×××号中型自卸货车的驾驶人，对车辆

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应当属于“本车人员”；同时，杨某和作为该车辆投

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也符合“被保险人”的形式条件，根据上述条

文，受害人杨某和作为车辆的驾驶人应被排除在交强险的赔付对象之

外。若将受害人杨某和纳入交强险的赔付对象之列，则会出现对车辆有

控制力的受害人被自己控制的车辆伤害，即自己伤害自己，自己赔付自

己的情况，显然于法不符。

对于本车人员或被保险人转化为第三人的问题，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确实存在类似情况，但认定条件较为严格。对于车上的乘坐人员，由于

该身份是临时的且相对的，有可能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具

体分析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这一特定时间内乘车人的身份，若乘车人

被甩出车外后致死，其死亡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辆而言是在车外而非

车内，与被保险车辆是第三者关系，其死亡亦为该车辆所致，则其身份

由乘车人转化为第三人。对于类似本案中的驾驶人，其作为车辆的实际

控制人，其本人应当承担车辆的风险而非其他任何人，驾驶人身份并不

因其物理位置的临时变化而变化。故杨某和作为其驾驶车辆投保人允许

的合法驾驶人，属于“被保险人”的范围，其发生事故时不具备转化为第

三者身份的条件，其受到的损害是张某驾驶车辆的直接撞击所致，与其

本人所驾驶车辆无关，不属于本车交强险的赔付对象。

编写人：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 曾飞玲

8 多车连环撞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

——马某新、贾某芝诉张某骁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565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马某新、贾某芝

被告（上诉人）：河北国建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玉田服务区

（以下简称玉田服务区）

被告（被上诉人）：张某骁、刘某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张甲、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滦南支公

司、张乙、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孙某、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日5时15分许，张乙驾驶车牌号为辽A43×××车辆行驶至

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20KM+10M处时，与在第二车道的孙某驾驶的车牌

号为吉BTU×××的车辆追尾相撞。随后刘某龙驾驶车牌号为冀FA3×××车

辆行至该处，与张乙车辆尾随相撞，致使张乙车辆又与孙某车辆相撞，

后张乙车辆停于中间车道。5时24分许，张甲驾驶车牌号为冀B3D×××车

辆行至该处，与张乙车辆相撞，后张甲车辆又与同向护栏相剐撞。5时

33分许，马某柏驾驶车牌号为冀RS3×××车行至该处，又与张乙车辆相

撞。5时36分许，张某骁驾驶车牌号为冀BJ2×××车辆行驶至该处，与马

某柏车辆相撞，致使马某柏车辆又与张乙车辆相剐撞，随后张某骁车辆

与同向护栏相剐撞。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冀RS3×××车驾驶员马某柏死

亡、乘车人方某东、韩某丽、方某明（后死亡，已另案起诉）、方某栋

受伤；辽A43×××车驾驶员张乙、乘车人王某、高某兰、张某衿受伤；

吉BTU×××车乘车人赵某兰、薛某、孙某禹受伤；冀FA3×××车乘车人李

某娜受伤；冀BJ2×××车驾驶员张某骁、乘车人何某受伤；车辆及部分

路产受损。事发时高速路下有浓烟飘至高速路面上，能见度低，道路通

行情况正常。

2017年3月10日，河北省高速公路公安交通警察总队唐山支队玉田

大队（以下简称玉田大队）出具冀公交认字﹝2017﹞第00002号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乙、孙某事故中，张乙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

范确保安全驾驶，由张乙承担全部责任，孙某不承担责任；刘某龙、张

乙、孙某事故中，刘某龙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由刘

某龙承担全部责任，张乙、孙某不承担责任；张甲、刘某龙、张乙、孙

某事故中，张甲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刘某龙、张

乙、孙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由张甲承担同等责任，由刘某龙、张乙、孙某共同承担同等责任；马某

柏、张甲、刘某龙、张乙、孙某事故中，马某柏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

范确保安全驾驶，张甲、刘某龙、张乙、孙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

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由马某柏承担同等责任，由张甲、

刘某龙、张乙、孙某共同承担同等责任；张某骁、马某柏、张甲、刘某

龙、张乙、孙某事故中，张某骁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

驶，马某柏、张甲、刘某龙、张乙、孙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

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由张某骁承担同等责任，由马某柏、张

甲、刘某龙、张乙、孙某共同承担同等责任；薛某、孙某禹、赵某兰、

高某兰、王某、张某衿、李某娜、方某明、方某东、韩某丽、方某栋、

何某无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

2017年4月5日，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唐山支队出具

冀公高交唐复字﹝2017﹞第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维持玉

田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经历此次交通事故的在场人员在询问笔录中均表示事发时车辆突然

进入浓烟区，视线受阻后发生车辆撞击情况。玉田服务区门卫王某文在

2017年2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称玉田服务区北区小门外的垃圾场由玉田服

务区管理，当天发生火灾时其在家未上班；玉田服务区负责人唐某元在

同日的询问笔录中称该垃圾场平时由王某文看管。

马某新、贾某芝是马某柏的父母。

【案件焦点】

1.马某柏的死亡后果发生于哪次撞击；2.本次交通事故各方责任如

何认定及划分。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针对焦点一，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

马某柏车辆前部与张乙车辆右侧前部发生碰撞后，其车辆左前部再次与

张某骁车辆左前部及张乙车辆左侧后部发生碰撞。故马某柏车辆确存在

多次撞击，而其死亡应与第4、5次撞击均存在因果关系。

针对焦点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主要是基于每次碰

撞的责任分析，未能考虑到驾驶人以外的因素。而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

原因在于玉田服务区管理的垃圾存放点自燃，后烟雾飘至高速公路致能

见度降低，严重影响到高速公路的安全通行。玉田服务区作为管理者，

未尽到必要的管理及注意义务，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应

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本次事故第4、5次撞击与马某柏的死亡均存在因果关系，因目前无

法区分两次撞击的责任大小，故认定其分别承担同等责任。根据各方当

事人在马某柏死亡后果中的责任程度，酌定由玉田服务区承担60%责

任，孙某承担4.5%责任，张甲承担4.5%责任，刘某龙承担4.5%责任，

张乙承担4.5%责任，张某骁承担10%责任。因马某柏自身亦存在过错，

对此亦应承担12%责任。本次交通事故亦造成方某明死亡及多人受伤，

故酌定马某新、贾某芝的各项合理损失由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使用

40%的赔偿限额，不足部分，由玉田服务区及各责任方按照责任比例进

行赔偿。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

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

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

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规定，判决如

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在车牌号为冀BJ2×××机动车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

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医疗费23.56元、交通费400元、死亡赔偿金（含

被扶养人生活费）22352.80元、丧葬费924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2000元，合计44023.56元；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在车牌号为冀BJ2×××机动车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

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28877.60

元；

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在车牌号为冀FA3×××机动车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

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医疗费23.56元、交通费400元、死亡赔偿金（含

被扶养人生活费）22352.80元、丧葬费924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2000元，合计44023.56元；

四、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在车牌号为冀FA3×××机动车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

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7994.92元；

五、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滦南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医

疗费23.56元、交通费40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

22352.80元、丧葬费924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合计

44023.56元；

六、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滦南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死

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7994.92元；

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医

疗费23.56元、交通费40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

22352.80元、丧葬费924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合计

44023.56元；

八、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死

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7994.92元；

九、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

医疗费23.56元、交通费40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

22352.80元、丧葬费9247.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合计

44023.56元；

十、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市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马某新、贾某芝

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57994.92元；

十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玉田服务区赔偿马某新、贾某

芝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773265.60元；

十二、驳回马某新、贾某芝其他诉讼请求。

玉田服务区持原审答辩意见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

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处理重点主要在于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效力及多车连环撞击责任

的认定。

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

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法院经调查认

为，对于此次交通事故，各车驾驶人均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是事故发

生的一方面原因，对此应承担相应责任；玉田服务区所管理的垃圾存放

点自燃则是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且可以认定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因。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针对的是车辆驾驶人这一主体在每次撞

击中的责任进行分析和判断，有其合理性。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高

速浓烟”这一驾驶人责任以外的因素对于道路的正常通行产生了更为严

重的影响，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未考虑到这一因素，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民事审判如若机械适用事故认定书来认定及分配责任将有失偏颇，

故法院根据事故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行车记录仪等材料进行综合判

断，认定由玉田服务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他驾驶人则根据交通事

故认定书确定的责任比例分担次要责任。

关于多车连环撞击责任的认定问题，本次交通事故中，马谋柏等人

分别驾驶的6辆车共计发生5次撞击，第4、5次撞击与马某柏的死亡均存

在因果关系。目前并无法区分两次撞击的责任大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

损害，能够确认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

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故在此种情况下，法院认定第4、5次撞击因分

别承担同等责任。最终，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在马某柏死亡后果中的责

任程度，酌定由玉田服务区承担60%责任，孙某承担4.5%责任，张某承

担4.5%责任，刘某龙承担4.5%责任，张某承担4.5%责任，张某骁承担

10%责任。因马某柏自身亦存在过错，对此亦应承担12%责任。本次交

通事故亦造成方某明死亡及多人受伤，故法院酌定马某新、贾某芝的各

项合理损失由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使用40%的赔偿限额，不足部分，

由玉田服务区及各责任方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本次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10余人受伤、6车受损及部分路产受损

的严重后果。目前因本次交通事故所引发的其他赔偿案件仍在诉讼过程

中。本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警示教育意义。第一，作为法官，在处理

此类相对比较复杂的交通事故时，应当尽可能调取事故相关材料，最大

程度还原事故原貌，以便作出合理的责任认定。第二，作为驾驶人，在

驾驶车辆出行尤其是长途出行、夜间出行时，对于车况、路况都应提前

进行了解，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保持限速内行驶，路况不明时保

持低速行驶。目前，某些导航软件已推出路况提醒等功能，且驾驶人在

途中发现事故、拥堵、施工、封路等情况时也可以及时在软件中进行上

报以提醒其他驾驶人提前注意。驾驶人在出行时应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手

段提高出行效率。在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需及时摆放相关警示

标志，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避让。第三，司法实践中，道路遗撒、物品

自燃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现各级法院在道路管理单位或者相关

服务部门应否承担责任的认定规则上已基本达成共识。故相关部门在日

常工作中应尽到必要的管理与注意义务，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编写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刘敏

9 上班途中驾驶公车肇事认定为职务侵权

行为的司法判断标准

——吴某兰诉侯某兴、温州市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427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吴某兰

被告（上诉人）：侯某兴

被告（被上诉人）：温州市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龙湾

行政执法局）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1日5时20分许，侯某兴未依法取得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三

轮电动车（属机动车范畴）上班，从永中驶往瑶溪街道方向，途经瑶溪

街道龙永路217号前地段，碰撞同向前方行人吴某兰，造成吴某兰受重

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侯某兴未依法

取得驾驶证，但是夜间驾驶前照灯失效且制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无号牌

轻便正三轮摩托车，行经事故地段未及时注意前方行人动态，以致造成

事故，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且肇事后驾驶车辆逃离现场，故侯

某兴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无证据证明吴某兰在事故中存在明显过错

行为，故吴某兰无事故责任。肇事无号牌（车架号：LC981408-0×××）

三轮电动车的所有人为龙湾行政执法局，侯某兴系龙湾行政执法局聘用

的环卫工人。本次事故造成吴某兰九级、十级伤残，各项损失共计

240300.4元。

吴某兰起诉请求判令侯某兴、龙湾行政执法局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1.侯某兴是否属于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龙湾行政执法局

是否应当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2.侯某兴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侯某兴是在上班途中发生

交通事故，但该情形并不属于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侯某兴要

求由其用人单位龙湾行政执法局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涉案无号牌

三轮电动车虽属机动车范畴，但该类车辆在客观上不能投保交强险，故

龙湾行政执法局作为车辆所有人无须在相当于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

行承担赔偿责任，龙湾行政执法局将车辆交给侯某兴使用时并不存在安

全隐患，而三轮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畴已超出普通车辆购买人的认

知标准，龙湾区行政执法局将车辆交给侯某兴使用亦不存在过错，故本

案中龙湾区行政执法局无需对吴某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属机动

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因肇事车辆并未投保，而侯某兴承担事

故的全部责任，故本次交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侯某兴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吴某兰各项损失共计240300.4元，扣除龙湾区行

政执法局已经垫付的80000元（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可另行向侯某兴

主张返还该80000元），侯某兴实际还需要赔付160300.4元。判决如

下：

一、侯某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吴某兰160300.4元；

二、驳回吴某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侯某兴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

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判断工作人员

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执行职务范围，除一般原则外，还须考虑其他特殊

因素，如行为的内容，行为的时间、地点、场合，行为之名义，行为的

受益人以及是否与用人单位意志有关联，等等。本案事故发生在侯某兴

驾驶单位清洁车上班途中，虽尚未开始正式清扫工作，但根据本案特殊

情况，仍应当视为在执行工作任务，理由如下：（一）侯某兴驾驶单位

清洁车上下班的行为，系授权的工作延伸范畴。作为环卫工人，其工作

有特殊性，必须驾驶单位清洁车至固定公共场所工作。单位允许环卫工

人驾驶清洁车从住所直接到清扫场所上下班，系工作特殊性所决定，属

于单位统一的安排。（二）环卫工人驾驶清洁车直接从住所到工作场所

的行为，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单位负担，用人单位系该行为的受益

方。若不作此安排，用人单位则必须根据环卫工人的不同出勤时间（出

勤时间比普通上班时间早），安排人员在单位值勤，还必须提供固定场

所停放车辆，无疑大大增加成本支出。综上所述，用人单位为提高工作

效率，同意侯某兴驾驶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清洁车从工作地点直接上下

班，应当视为工作任务的延伸，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范畴。因此，龙湾行

政执法局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侯某兴的责任问题，因

其系龙湾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对其责任并无

规定，其对外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但在对内关系上，龙湾行政执法局

可以基于侯某兴的重大过失，另案主张内部追偿。综上，二审法院判决

如下：

一、维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3民初2308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

二、撤销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3民初2308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以及诉讼费承担部分；

三、龙湾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吴某兰

160300.4元。

【法官后语】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执行工作任务对他人

造成损害”是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和核心要素。工作人员

上班途中驾驶公车肇事是否属于该条规定的“因执行工作任务对他人造

成损害”，如何理解“因执行工作任务”成为该条适用的关键和难点。

1.“因执行工作任务”的理解

现实生活中由于各行各业工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用人单位授权

方式灵活等客观情况，认定工作人员行为是否为执行职务行为需要结合

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而不能简单地以工作地点、工作时间来认定。工作

人员上班途中驾驶公车肇事是否属于职务侵权行为，可以从行为是否与

职务存在内在关联性、是否与用人单位意志相关联、用人单位是否受益

等因素综合判断。

（1）是否与职务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通常情况下，工作人员行为的外在表象可以直接证明是否属于执行

工作任务，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即有时可能不在工作地点、不在工作时

间，但其行为与职务存在内在密切关联性，系为了处理单位事务必需的

先行行为，或者在实施必需的工作准备，或者其行为性质与内容符合单

位工作目的等，也应确定为执行职务行为。本案中，环卫工人驾驶清洁

车（劳动工具）直接前往工作地点，系为了到达指定工作地点开展工

作，该行为与其职务存在内在关联性。

（2）是否属于用人单位同意或者默认的行为，是否与单位意志相

关联

在侵权法领域对于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范围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职

务行为，实务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对此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加以区分，若该超越职权行为系用人单位明确限制或明文禁止的行为，

如用人单位禁止公车私用，而员工违反规定私自驾车肇事等，一般很难

认定为执行职务行为。若工作人员的行为虽然超越了职权范围，但其行

为目的系为了执行职务，与单位意志相关联，仍可视为执行职务行为。

因此，行为与用人单位意志是否存在关联性，可作为判断职务行为的参

考因素。本案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环卫工人驾驶清洁车上班系

单位授权行为，但用人单位对此并未反对，应视为其默许，并未超出用

人单位授意范围之外。

（3）用人单位是否从中受益

根据法理学上“补偿理论”中有关“受其利者受其害”的原则，雇佣他

人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的人应公平地为在经营过程中导致的损失承担相

应的责任，如果受益者确实系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责任，更

公平合理。在本案中，环卫工人驾驶公车上班的行为使用人单位从中获

益，比如：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用人单位作为该行

为的受益人，应当对该行为致人损害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2.用人单位的追偿权

用人单位在履行侵权赔偿责任之后，若能够举证证明侵权行为是由

于该工作人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有权向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当然，用人单位向工作人员追偿系全部追偿或部

分追偿，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结合双方的经济实力、具

体行为实施人的过错程度以及用人单位是否存在监督管理过失等情况，

综合评判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内部责任比例。

编写人：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宇 王蕾

10 驾驶员酒后驾驶车辆超速、闯红灯致第

三人死亡，同饮且同乘人员对死者不承担

侵权责任

——徐某华等诉冉某强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终487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徐某华、黄某女、徐某甲、邹某甲（以下简称徐

某华等四人）

被告（被上诉人）：冉某强、夏某国、瑞安市公安局、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公司）、白某芳、

白某萍、邹某松

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罗某华

【基本案情】

徐某华等四人系死者邹某平的第一顺位继承人。2017年7月9日晚

上，冉某强饮酒后（经鉴定，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57mg/100ml）驾驶小

型轿车，内载白某芳、白某萍、邹某松、罗某华四人（以下简称同饮者

四人），从瑞安市塘下镇鲍田新华村驶往罗凤塘口村方向。21时52分

许，车辆沿塘下镇规划二路自南向北行至规划二路与中心路交叉路口，

遇行进方向直行车道信号灯为红灯时驶入路口，车身右侧与沿中心路自

东向西遇绿灯放行的由夏某国驾驶的小型轿车车头发生碰撞，随后车身

左侧又与相向而来由邹某平驾驶的无牌号电驱动轻便二轮摩托车（载徐

某华、徐某甲、邹某甲三人）发生碰撞，造成邹某平受重伤，后经医院

抢救无效于7月11日死亡，徐某华、徐某甲、邹某甲、白某芳四人不同

程度受伤及三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7月17日，瑞安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冉某强负与夏某国驾驶

的车辆碰撞事故的全部责任；冉某强负与邹某平驾驶的车辆碰撞事故的

主要责任，邹某平负次要责任；夏某国、白某芳、徐某华、徐某甲、邹

某甲均不负事故责任。

冉某强驾驶的其所有的浙CW3×××号小型轿车在被告长安保险公司

处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夏某国驾驶的登记在被

告瑞安市公安局名下的浙C1×××警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人保财险公司处投

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案件焦点】

同饮者四人对于邹某平之死亡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在于冉某

强饮酒后超速驾驶且违反直行车道信号灯指示通行，碰撞夏某国正常驶

入路口的小型轿车后，立即与违反载人规定的邹某平驾驶的无牌号电驱

动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而且，夏某国通过事故路口时，直行和左

转的信号灯均为绿灯，其属于正常驶入路口，对本起事故不存在过错。

故，徐某华等四人关于夏某国对本起事故存在过错的主张，证据不足，

不予采纳。但是其驾驶的浙C1×××警号小型轿车也是本次交通事故的参

与方，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原因力，故承保该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即人

保财险公司应在交强险的无责险限额范围内负责赔偿。

关于同饮者四人是否构成侵权，首先，冉某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和车辆所有人、驾驶人，应当知道酒驾为法律所禁止，且有谨慎驾

驶之注意义务。同饮者四人虽与冉某强一同饮酒，且应当知道酒后较未

饮酒时驾驶的危险性有所增加，但冉某强超速闯红灯的行为已超过同饮

者四人合理的预见范围。同时，同饮者四人搭乘冉某强车辆的行为亦未

增加车辆的危险性。若仅因冉某强在聚餐时有饮酒，就认定同饮者四人

有制止其驾车的注意义务，对该四人而言是过于严格的，势必影响人们

正常合理的行为自由。其次，邹某平死亡之损害结果发生，在于冉某强

闯红灯且超速。同饮者四人与冉某强一同饮酒并搭乘车辆之行为，与冉

某强肇事及邹某平之死亡间，无直接的或相当的因果关系之存在。综

上，同饮者四人对邹某平不构成侵权。至于罗某华自愿分期补偿邹某平

家属，予以准许，认定30000元为宜。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

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赔付徐某华等四人

经济损失共计120000元；

二、人保财险公司赔付徐某华等四人经济损失共计12000元；

三、冉某强赔付徐某华等四人经济损失共计856272.69元；

四、以上款项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本院转付；

五、罗某华补偿徐某华等四人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80

日、360日内各支付15000元；

六、驳回徐某华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徐某华等四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同饮者是否需要担责，涉及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司法实务中因共

同饮酒造成同饮者之一自身人身损害或是搭乘同饮者车辆造成自身人身

损害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就本案争议的同饮者之一在共饮后造成共

饮者之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其他同饮者是否构成侵权，此类案件可谓

屈指可数。

王泽鉴先生将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归纳为三层结构，即构成要件

（其要件因素包含行为、侵害权利及因果关系）、违法性、故意及过

失，并认为该三层结构在逻辑上具有一定次序的关联，须先有符合构成

要件事实的行为，始判断该当行为是否违法，其后再就具有违法性的行

为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1]](#p118)。根据该理论，不作为是否构成侵权，首先

应检查认定在侵权行为结构上居于最上层的构成要件。

1.本案不存在积极作为义务的违反

不作为成立侵权，须以作为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就共同饮酒而言，

共饮者间作为义务的来源在于共同饮酒这一先行行为开启或制造了某种

可能加害于他人的危险。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有先行行为，就必定会

产生作为义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法律应禁止以积极行为

而侵害他人，但原则上不能强迫应帮助他人，而使危难相济的善行成为

法律上的义务。[”[2]](#p118)德国法认为承担作为义务的前提是义务人实施了一

种先前的危险行为，强调作为义务的内容上是一种对在先危险行为可能

引发的危险之避免义务并且义务产生的前提是引发的危险超过了日常生

活所面临的危险。至于如何理解作为义务前提的危险，可以从以下三方

面把握：首先，先行行为所产生的危险已经超越了社会生活中的正常危

险，即一个正常的理性人所能忍受的危险程度；其次，该危险会带来民

事权利的侵害；再次，该危险转为实际损害后果的可能性是必然的。

本案中，同饮者四人虽与冉某强共同饮酒，但是，未有证据表明对

冉某强有过度劝酒、敬酒、灌酒等行为，而且，冉某强在事发时未达醉

酒标准，为酒后驾驶，其应对自身的身体状况、酒量大小以及法律禁止

性规定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该四人的搭乘行为，未增加车辆危险。因

此，同饮者四人不负担劝阻的作为义务。

2.涉案共同饮酒与事故发生无相当因果关系

不作为之成立侵权，以不作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相当因果关系为

其成立要件。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是依据经验法则，综合检讨全部证

据，证明特定事实足以导致特定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证明。它由“条件关

系”“相当性”构成，“条件关系”采取“若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来认

定，“相当性”则以“通常足生此种损害”为判断基准，即根据一般人的知

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的可能性。

本案中，同饮者四人若能劝阻冉某强酒后驾车行为，固然可以避免

涉案事故之发生，但是前文已论述到该四人对于冉某强并无劝阻之作为

义务，况且，冉某强酒后驾车的危险性虽可能会增加，但是依常人的经

验知识判断，无法预见冉某强事后会超速驾车且闯红灯进而碰撞驾驶无

牌电驱动轻便二轮摩托车的邹某平，故而，应认定共同饮酒行为与邹某

平死亡的结果间无相当的因果关系。

3.共同饮酒行为的定性

本案的争议源于共同饮酒，实务中一般认定其属于法律层面之外

的、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案中冉某强搭载其他同饮者亦是如此。情谊

行为本身不存在约定的或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在发生严重后果时

才会寻求法律救济，此时情谊行为就发生了转变。具体在共同饮酒中，

如果共同饮酒使一方处于醉酒不能自理或者其他危险状态，那么，其他

同饮者就因先前的共同饮酒行为产生了一个作为义务，若其违反了该义

务，则可能成立不作为侵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基于正常社交的共同饮酒，并不必然导致他

人处于危险状态，甚至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共同饮酒后的

搭乘亦不会增加车辆危险，故不应仅以共同饮酒且搭乘而认定同饮者责

任，否则，势必限制人们合理的行为自由。

编写人：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薛林敏 李梦霞

11 好意同乘情形下可酌定减轻驾驶人责任

——高某静诉邓某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214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高某静

被告（上诉人）：邓某兴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18日，高某静在乘坐邓某兴驾驶的车辆时，邓某兴为躲

避碎石导致车辆进到沟里，致使高某静受伤。事故发生后，高某静被送

至医院治疗。2017年8月31日，高某静出院。高某静因本次事故就医期

间产生的医疗费用系由邓某兴支付。高某静于本次出院后，又于同年11

月与朋友出去旅行。

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

中心）就高某静是否构成伤残以及伤残等级、赔偿指数、误工期、营养

期及护理期进行鉴定，并于2018年5月18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18\]

临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高某静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

内固定术后评定为十级伤残，高某静右侧5～10肋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

残；2.高某静本次损伤综合评定误工期120～180日、护理期60～90日、

营养期60～90日。经核算，除医疗费外，高某静的其他合理损失为：残

疾赔偿金1872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酌定）、误工费42284元、护理费6000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

1000元（酌定）、鉴定费3150元。

【案件焦点】

涉及好意同乘情形时驾驶人侵权责任的承担。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静乘坐邓某兴驾驶的车辆

发生事故，致使高某静受伤，故高某静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应

当由邓某兴予以赔偿。对于高某静主张的损失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邓某兴给付高某静残疾赔偿金1872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误工费42284元、护理费6000元、营养费

3000元、交通费1000元，以上共计24870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执行清；

二、驳回高某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邓某兴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高某静在邓某兴的允许下免费搭乘邓某兴驾驶的汽车，双方之间

形成好意同乘关系，但驾驶员仍负有高度安全注意义务，以保障自身和

同乘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故对于事故所致人身损失，邓某兴作为肇事

机动车驾驶员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同时，本案系邓某兴、高某静一起自

驾出游，邓某兴搭载高某静未收取车辆使用费、驾驶劳务费，乘车人系

无偿受益人。高某静要求邓某兴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意味着将邓某兴置于

运营车辆的承运人同样的地位，与双方在该车辆中的实际关系明显不

符。同时，好意同乘是一种情谊行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强制约束力，

按照社会良俗及公平观念，邓某兴无偿施惠而又实施侵权行为时，其应

承担的赔偿责任可以相对减轻。据此，酌情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酌

定邓某兴对高某静在本案中诉请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8631号民事判

决；

二、邓某兴给付高某静残疾赔偿金14977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9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400元、误工费33827.2元、护理费4800元、营

养费2400元、交通费800元，以上共计198961.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执行清；

三、驳回高某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1.好意同乘行为的认定

好意同乘是指乘车人经驾驶人好意邀请或允许，无偿同乘交通工具

这一生活场景。对于好意同乘的法律性质，有观点认为属于无偿客运合

同或事实行为。但我们认为，好意同乘本身属于一种情谊行为，发生在

法律层面之外，不受法律调整。原因如下：一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

表示，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效果意思）是构成合同的实质性因素[[3]](#p118)，

而好意同乘中的一方是处于增进相互间的情谊而单方提供搭乘的方便，

情谊增进是其行为的动机[[4]](#p118)，同乘人和驾驶人之间存在一项合意，但这

种合意缺乏可探知的受法律约束的意思，因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意，

只是生活意义上的合意；二是法律所规范的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的发

生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以法律直接规定为依据，但现行法律并没有

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好意同乘关系予以规范。因此，好意同乘只是基于

情谊而发生的社会行为，对于该行为本身并不需要单独作出法律评价。

2.好意同乘中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上文所述好意同乘属于情谊行为、不受法律评价，是指该行为本身

在常态下的属性。但在好意同乘状态下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同乘人权

利遭受侵害，系由于其他法律事实导致了新的侵权法律关系的产生，则

好意同乘关系便进入法律调整的视野。

同乘人与车外人作为受害人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上是不同

的，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相关规范，而不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我国法上的一般侵权

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与过错。[[5]在](#p118)好意同乘关系

下，主要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过错如何认定。我们认为，同乘人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根据在于同乘过程中施惠方对受惠方的人身存在一项注意义

务，也就是说即便是好意同乘，也不能免除或减轻驾驶人应对他人承担

的合理注意义务，亦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安全

地操作车辆。对他人生命健康的注意义务，不能因为其为好意施惠而减

轻，将其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6]因](#p119)此其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仍然是一

般过错责任原则，包括故意和过失。

3.好意同乘中侵权行为的减责规则

虽然过错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为全面赔偿，但是在好意同乘的关系

下，同乘人无偿受惠，判决基于情谊动机而施惠一方全面赔偿在诚实信

用和社会感情上有失妥当，因此应当在全面赔偿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减轻

作为施惠一方的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

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判决驾驶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意味着将其置于运营车辆的承运人同样的地位，将不符合上述公平原

则。二是基于利益衡量的裁判方法，在此需要平衡同乘人的完全救济与

好意同乘现象之间的利益。我们认为，好意同乘属于社会交往中的情谊

行为，体现了互帮互助的和谐关系，而且出于环境保护、便利生活、缓

解拥堵的目的也应当予以提倡，因而司法裁判不应让人们恐惧这种积极

的社会行为，适当、适度减轻驾驶人的责任，才能产生正向激励的社会

效果。关于减轻责任的幅度，个案间尺度并不统一，通常由法官在案件

中具体酌定。在无法认定同乘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减轻责任的幅度应

限定在较低比例之内，由此也可以在达到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保障被侵

权人的权益得到救济。

编写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刘建刚 张雅霖

12 道路交通限速标识无法辨认，驾驶人超

速行驶的处理

——张某、赵某霞诉罗某、王某存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8）08兵民终437号民

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某、赵某霞

被告（上诉人）：罗某、王某存

【基本案情】

张某与赵某霞系夫妻关系，生有一子张某某（2016年12月14日出

生）。2017年3月2日上午，王某存驾驶自己的新JG2×××号“吉利美日”小

型轿车前往第八师一五○团，经王某存同意，赵某霞携带张某某搭乘其

车辆一同前往，并坐在副驾驶室后的座位上。王某存驾驶车辆由西向东

行驶至第八师一二一团至一五○团团部古新线入口处，道路右侧有一时

速标识牌标注时速为80公里。12时40分许，王某存驾车沿古新线由西向

东行驶至32KM+800M路段时，与对向行驶至此路段的由罗某驾驶的新

CE2×××号“北京”牌轻型普通货车相撞，造成王某存驾驶的新JG2×××号

车上的乘车人张某某受伤、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罗某及其车上乘车人

黄某华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此事故经石河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莫索湾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罗某与王某存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同等

责任。罗某的新CE2×××号车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有

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该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

内向张某、赵某霞赔付110000元。罗某、王某存分别给付两原告丧葬费

10000元。

另，罗某驾驶的新CE2×××号车辆碰撞时的时速为38公里/小时。自

第八师一二一团入口处至事发地点道路设置悬挂有时速为60公里的时速

标识牌被洪水冲倒，埋入地下，无法辨认。2017年11月，该路段新设置

了时速为60公里的标识牌。

【案件焦点】

王某存在事发路段行驶时，是否按照超速行驶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认为：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王某

存驾驶机动车进入古新线时仅看到时速为80公里的时速标识牌，在之后

行驶过程中无法看到道路右侧被洪水冲倒埋入地下时速为60公里的道路

标识牌，故王某存根据其行驶道路上可视的时速标识行驶，并没有超过

该行驶速度，故罗某辩称王某存驾驶车辆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超速行驶的

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虽然罗某、王某存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已经

交警部门认定，但该认定并不是对其发生交通事故时过错责任划分的唯

一依据，而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结合其他相关证据

进行各自的过错划分。关于罗某、王某存的过错划分问题，王某存驾驶

机动车虽然没有超速行驶，但其在明知其车辆上搭乘了赵某霞及赵某霞

出生仅满两个月的婴儿张某某，在驾驶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应具有高度注

意义务，在行驶过程中遇来车时应当谨慎驾驶，降低行驶速度，与来车

方向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被搭乘人的安全，但王某存并没有尽到上述

义务，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高速行驶，且遇来车逆向行驶，导致

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两原告之子死亡，根据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

小及造成交通事故的成因，王某存的行为具有过错，应当对张某某的死

亡负55%的责任。罗某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致使此次事故的发生，其

行为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对张某某的死亡负35%的责任。因赵某霞携

带张某某系免费搭乘，与王某存属好意同乘关系，赵某霞乘车行驶过程

中在未确保孩子安全的情况下为孩子喂奶，其作为张某某的监护人没有

对张某某尽到监护义务，其行为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对张某某的死

亡负10%的责任。

两原告的各项损失确认为689780.81元。减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已赔付的110000元，剩余部分579780.81元，

罗某承担202923.28元（579780.81元×35%），扣减罗某已付10000元，

罗某应当赔偿张某、赵某霞192923.28元，王某存应当赔偿308879.45元

（579780.81元×55%-1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

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罗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张某、赵某霞各项损失

202923.28元；

二、王某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张某、赵某霞各项损失

308879.45元；

三、驳回张某、赵某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王某存、罗某均提起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关于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存没有超速是否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

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

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

度。根据该条规定，机动车在上道路行驶过程中，不得超过道路上设置

的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限速标志”，是交通标志中禁令标志的一

种，为法律所禁止超越的时速标志，表示该标志前方路段内，机动车行

驶速度不得超过标志所标明的时速。该数值即是路段内机动车行驶过程

中的最高时速。所谓“时速”，是以机动车行驶时每小时通过千米数为计

量单位进行计量。一般情况下，限速标志设在需要限制机动车辆行驶速

度路段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限速标志标明最高时速，并不是要求机

动车在该路段必须以最高时速行驶，或者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按最

高时速行驶，只有在确保安全、畅通的条件下，机动车才允许按规定的

最高时速行驶，并且不得超过这个时速。对于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路

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所谓安全车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

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道路上，机动车不得超

过下列最高行驶速度：（一）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

时3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40公里；（二）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

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5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70公里。本案中，王某存

驾驶机动车由西向东行驶至第八师一二一团至一五〇团团部古新线入口

处时，道路右侧的时速标示为80公里/小时，王某存在此后行驶过程中

对相应路段设有60公里/小时限速标志的标志牌被洪水冲倒、掩埋的情

况并不知情。交通事故发生时，其实际车速为77公里/小时，公安交警

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时考虑到王某存行驶的路段中设有60公里/小时的

限速标识在被洪水冲倒掩埋后没有及时恢复原位的实际情况，作出王某

存没有超速的认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正确

的认定。

2.关于王某存与罗某、赵某霞过错责任的认定

公安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将王某存与罗某划分的责任

为同等责任，赵某霞无责任，但此仅为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违法责任，并

不是民事赔偿中的各自的过错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在认定各方的

民事责任时，充分考虑到各方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等

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规

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至有冰雪路面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至30公

里/小时及以下，但王某存与罗某在相向行驶至冰雪路面的路段处时，

均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将车辆的行驶速度降至30公里/小时以下，在发生

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时，王某存驾驶车辆的行驶速度为77公里/小时，罗

某驾驶车辆的行驶速度为38公里/小时，双方在会车时也均没有保持避

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安全距离，且王某存驾驶的车辆上还搭乘赵某霞

及其尚在哺乳期的儿子，因此，王某存应当尽到更高的安全义务，对于

交通事故的发生，王某存的过错程度应大于罗某的过错程度，结合双方

过错对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就交通事故责任，法院认定王某存

承担65%的责任，罗某承担45%的责任。同时，因赵某霞为好意同乘，

王某存系好意施惠行为，且事发时，赵某霞在没有确保婴儿安全的情况

下哺乳，也是造成赵某霞之子死亡的原因之一，因此，赵某霞的行为也

具有一定的过错，可以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存的过错责任。因此，法

院对当事各方的过错比例以及造成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因力进行了客观分

析，最终确定王某存应承担55%的过错责任，罗某应承担为35%的过错

责任，赵某霞应承担10%的过错责任。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杜世成

13 原车主转让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发生交

通事故不承担连带责任

——崇某萍诉周某、王某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7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申请人）：崇某萍

被告（再审申请人）：周某

被告（被申请人）：王某东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日，崇某萍与贺某云在首钢矿山医院门口乘坐王某东驾

驶的冀BC0×××桑塔纳轿车，因操作不当，轿车撞在左侧路肩上的线杆

上造成崇某萍受伤。事后经交警调查认定王某东全责。崇某萍与贺某云

无事故责任。王某东属无证驾驶未经年检车辆。车牌号为冀BC0×××的

上海大众桑塔纳牌小客车登记在周某名下，但车辆实际使用人为河北省

迁安市地方税务局；2009年，河北省迁安市地方税务局将该车卖与张

某。

崇某萍认为，车主周某将没有年检的车辆交予无驾驶证的王某东使

用，造成此事故被告周某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王某东和

周某应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焦点】

原车主对受害人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东无证驾驶车辆，在交通事故

中负全部责任，应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崇某萍损失。周某将未经过年

检，保险已终止的机动车转让，存在过错，亦应对交通事故损失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崇某萍主张医疗费960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2000

元、鉴定费2250元，系合理损失，予以确认。

崇某萍主张的误工期偏长，本院参照公安部、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

相关规定及其具体伤情酌定误工期7个月，误工费14000元；崇某萍主张

的护理期偏长，参照公安部、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相关规定及其具体伤

情酌定护理期100天，护理费10000元；崇某萍主张的营养费过高，参照

公安部、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相关规定及其具体伤情酌定营养期为100

天，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数额偏高，酌情判定1000元。崇某萍主张

按城镇标准赔偿伤残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崇某萍为农业户口，

未提供收入来源于城镇的证明，故对上述两项赔偿费用按农村标准予以

计算，伤残赔偿金16180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6492.8元。崇某萍主张

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结合崇某萍伤情，酌定为20000元，崇某萍主张

辅助器械费300元，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周某经法院公告

传唤，公告期满，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某东、周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崇某萍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鉴定费共计356550.8元；

二、驳回崇某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责

任纠纷，根据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受害人

因侵权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

王某东明知自己无驾驶资格并驾驶未经年检合格的车辆造成交通事

故，经交通部门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故王某东作为直接侵权责任人对

车内乘车人崇某萍所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中，

王某东主张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系崇某萍抢机动车方向盘所致，在原审

中未提供相应证据，不予采信。

肇事车辆虽登记在周某名下，但其车辆实际使用人为河北省迁安市

地方税务局。后河北省迁安市地方税务局将肇事车辆卖出后车辆经多次

转让，虽现已无法查证哪一次转让时车辆开始未年检、未投交强险，但

周某转给河北省迁安市地方税务局及河北省迁安市地方税务局转让给张

某时车辆均进行了年检和在交强险保险期间内，故周某对王某东驾驶肇

事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不存在任何过错。崇某萍要求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一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

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5）石民初字1404号民事判决书；

二、王某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崇某萍医疗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伤残赔偿金、交通

费共计3×××83.77元；

三、驳回崇某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为一个典型的名义车主责任案件，再审根本原因在于原审中名

义车主未到庭应诉，导致多次转让及实际未报废信息等事实未查明。因

王某东无照驾驶车辆致人受伤，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肇

事车辆虽然存在瑕疵，名义车主放弃了原审抗辩权利，但也不应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主要分析如下：

1.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交法司法解释》）第六

条。第六条规定：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

的其他机动车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

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如何认定车辆

达到报废标准，应当结合《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进一步审查，例

如是否达到规定的报废年限、公里数、在年检有效期届满连续3个机动

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等，即便认定为禁止行驶的机

动车也应当由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证明名义车主存在多次转让行为。另

外，应当综合考虑名义车主的主观因素，转让时是否明知为拼装车或者

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等。一审时，虽然名义车主未出庭应诉，但作为车

辆的使用人有义务为其交纳商业保险及进行必要的年检，王某东应当对

车辆的转让及使用情况进行举证，仍无法查明相关事实的情况下，法院

也可以依职权对车辆转让及投保情况进行调查，确认车辆是否已达到相

关规定标准，一审判决仅以未经年检，保险已终止等事由适用第六条，

认定名义车主存在过错与法不合。

2.名义车主不承担责任符合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的物权设定、变更、转让和

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虽然车辆具有一定危险性，我

国强制要求对其进行登记，但登记只是行政管理行为，依据动产物权变

更原理，机动车登记只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而非物权转移的要

件，机动车交付受让人导致控制权及使用权发生变更，相应的注意义务

及管理责任也就转移至受让人。另外，根据利益平衡原则，名义车主转

让机动车后，实际上也丧失了使用车辆继续收益的权利，受让人或实际

使用人成为车辆的“运行供用者”，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伴随收益产

生的风险理应由受让人或使用人自行承担。因此，在名义车主没有过错

的情况下，要求其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显然有失公平。

3.受让人承担责任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

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

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

承担赔偿责任。《道交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被多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

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

请求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排除了名义车主的赔偿责

任，《道交法司法解释》第四条为当事人请求最后一次受让人赔偿提供

了法律依据，因此，再审判决同时引用两项法规更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名义车主登记信息虽然未变更，在没有明显过错的情况

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本案受害人为车内乘车人员，存在合同、侵权责任等法律关

系的竞合，运输合同纠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以及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三个案由如何确定存在争议，再审最终没有变更案由主

要考虑到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确定机动车交通责任纠纷更有利于保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本案中已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依据已经确

定的责任按照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最为稳妥；其次，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是上级案由，依据相关规定如果有下级案由符合案情应

当适用下级案由；最后，一审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进行了审理，

再审出于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恒定不应当主动变更案由，因此虽然受害人

为车上人员，但基于以上考虑本案案由定机动车责任事故纠纷最为恰

当。

编写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牛毅刚

14 交通事故未被交警部门处理，有过错仍

应担责

——许某新等诉黄某恒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终3872号民事

判决书

⒉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⒊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

被告（上诉人）：黄某恒

【基本案情】

2003年8月27日，黄某恒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搭载黄某宁从丁当

街返回华岳村敢岳屯，梁某金驾驶太阳90C两轮摩托车往丁当街方向行

驶，当日晚22时许，双方行驶至丁当街至华岳村5Km路段时由于双方均

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梁某金脑挫伤、蛛网

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等，事故发生后梁某金被送往隆安县人民医院治

疗，于2003年9月3日又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医院治疗，当天经抢救

无效死亡。梁某金住院抢救期间有护理人员1人，支付医疗费共计

13786.49元。

另，黄某恒驾驶的无号牌两轮摩托车是其本人所有。受害人梁某金

于1952年5月15日出生，生前是教师。许某新系梁某金的妻子、梁某飞

系梁某金长子、梁某波系梁某金次子、梁某丹系梁某金的女儿。

【案件焦点】

黄某恒对受害人的死亡是否有过错，应如何承担赔偿责性。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受害人梁某金未按操

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致使车辆与黄某恒驾驶的无号牌两轮摩托车相

碰撞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黄某恒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也

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原因，梁某金、黄某恒的交通行为过错作用相当，应

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黄某恒因交通行为有过错，致使梁某金受伤经抢救

无效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

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赔偿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的损

失。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请求黄某恒赔偿损失的理由成

立，予以支持。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称黄某恒驾驶无号牌

两轮摩托车强行超越他人车辆后撞向受害人驾驶的机动车，是造成交通

事故的原因，黄某恒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许某新、梁某飞、梁某

波、梁某丹的全部损失，但是不能确认因黄某恒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

强行超车而碰撞受害人车辆的事实。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后即被送往医院

抢救，直到2003年9月3日抢救无效死亡。因此黄某恒辩称许某新、梁某

飞、梁某波、梁某丹没有及时将受害人转院治疗，造成受害人死亡后

果，有过错，黄某恒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

受害人梁某金事故发生前是教师，因此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医

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

费等损失共计613755.27元。由黄某恒赔偿其中的50%即306877.64元。

此外，梁某金因交通事故死亡，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精神

上受到严重打击，确定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精神损害抚慰

金为15000元，由黄某恒赔偿，即黄某恒赔偿许某新、梁某飞、梁某

波、梁某丹损失共计321877.64元（306877.64元+15000元）。黄某恒已

赔偿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300元，还应赔偿321577.64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黄某恒赔偿许某新、梁某飞、梁某波、梁某丹321877.64元，扣除

黄某恒已赔偿300元，还应赔偿321577.64元。

黄某恒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某恒应否承担本次交通事故50%的责任。

黄某恒提出梁某金车速过快在转弯时占用了对向车道，是交通事故发生

的起因，梁某金不佩戴安全头盔，其亲属怠于转院抢救，是造成梁某金

死亡的重要原因，因交警到现场处理时，事故现场已变动，而事故现场

方位图仅有其中一辆事故摩托车的情况及地面油污情况，无法判断两车

相碰的具体地点。因此，黄某恒上诉主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

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某恒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

案事故发生后，隆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虽出警处理，但在次日即以事发

路段不属于道路，在该路段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为由，

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受理许某新、梁某

飞、梁某波、梁某丹就本案事故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程序合法。综上

所述，黄某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关系。侵权人主

张，交通事故发生后应由交警部门处理并作出责任认定，后再由法院进

行立案受理。那么本案的交通事故是否要经过交警部门责任认定的前置

程序呢？笔者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有如下几点：

1.法律没有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事故民事诉讼的前置程

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

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

并送达当事人。”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

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即交警

部门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其针对交通事故作出的认定，只

是一种民事诉讼的证据，且并未规定这种认定是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因此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是必须有交警部门的认定书，法院才能受理。

2.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认定民事责任的必须。首先，交通事故认定

书是一种书面证据，它虽然是行政机关作出的结论，但是一方提出异议

并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交通事故认定将不予采信；其次，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能作出处理的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就损害赔偿可

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救济。本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不予受

理通知书》，原告因其家属在交通事故中致死向法院起诉，请求侵权人

赔偿损失，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

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

比例分担责任……”本案是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而无投保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形，因此没有保险公司赔偿，应根据双方对事

故发生的过错程度分担赔偿责任。而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

片、证人证言等，法院认定双方过错程度相当，故判决黄某恒承担原告

方损失的50%的赔偿责任。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 黄加平

15 闯黄灯车辆与驾驶证被暂扣者所驾车辆

发生碰撞，如何认定驾驶者的过错

——郑某诉何某斯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民终39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郑某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义乌财产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何某斯、何某华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4日，方某飚驾驶登记在其妻郑某名下的A车自北向南行

驶至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与自东向西行驶的何某斯驾驶的B

车（车主为何某华）发生碰撞，造成两车车损的交通事故。事发时，A 车在绿灯亮时进入路口，B车在黄灯亮时进入路口。义乌财产保险公司

对B车承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后，方某飚与何某斯达成口头和

解协议，由方某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以修理费押金的方式支付何某

斯3万元。双方均未报案，和解后自行撤离现场。事故现场监控视频录

像显示：何某斯在驶过交叉路口中心后车速略有放缓；方某飚驾驶车辆

以较快速度进入交叉路口，未采取刹车，车头撞击何某斯驾驶的车辆右

侧前半部位。事后，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方某

飚驾驶证状态违法未处理超分、停止使用。何某斯驾驶证状态正

常。”方某飚因“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被公安交管部门行政罚

款。郑某请求判令：1.撤销方某飚与何某斯之间口头和解协议；2.何某

斯赔偿车辆损失共计32.52万元。

【案件焦点】

闯黄灯车辆与驾驶证被暂扣的司机所驾车辆在交叉路口发生碰撞，

应当如何认定机动车驾驶者的过错。

【法院裁判要旨】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方某飚因担心其在驾驶证暂扣期间驾

驶车辆被交警部门查获会被拘留且误以为车损不大而达成赔偿协议，事

后发现车损约30余万元，构成重大误解。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

明，结合查明的案情，确定何某斯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50%的责任，作

出判决：

一、撤销2016年7月4日郑某与何某斯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协议；

二、义乌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郑某

146825.5元；

三、驳回郑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义乌财产保险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对于口头赔偿协议的撤销，认同一审法院观点。关于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方某飚在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辆，其行为属于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违法行为，但由于该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不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何某斯驾驶车辆在黄

灯亮起之后进入受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其驾驶行为不属于违法行

为。但何某斯与方某飚均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安全驾驶”的规定，双方均未尽安全驾驶义务，具有过错。

何某斯在黄灯亮起期间进入交叉路口，负有比绿灯进入的车辆更高的回

避事故发生的注意义务，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到其他方向等待绿灯通行

的车辆进入情况，并在进入路口后期车速略有放缓，致事故发生，存在

较大过错。方某飚在绿灯启动初期进入交叉路口，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

到其他方向车辆驶离情形，并在与何某斯驾驶车辆距离接近时未能及时

采取制动措施，而以较快速度撞击何某斯驾驶车辆，也存在较大的过

错。鉴于难以区分何某斯、方某飚的驾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

用以及两人的过错程度相当，一审法院确定双方对涉案交通事故负同等

责任并无不当。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闯黄灯”与“驾驶证被暂扣”行政违法性分析

在黄灯亮起期间，驾驶车辆进入设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称之

为“闯黄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确立

的“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的通行规则

的文义解读看，黄灯只是“表示警示”，并无禁止之意，可以认为“闯黄

灯”不应当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在“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车辆，是

一种“失驾”行为。所谓“失驾”，主要是指当事人由于各种原因造成驾驶

证被暂扣、注销、吊销，导致不具备合法驾驶机动车的资格。在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上，证件暂扣期限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严重地违反交通

安全法的行为。但是，在违法性不属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及行民责任

区分的原则下，不足以成为承担全部或部分民事责任的理由。

2.闯黄灯车辆与驾驶证被暂扣的司机所驾车辆相撞时民事责任确定

（1）交通行政违法与事故赔偿责任的关系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采“四要件说”还是“三要件说”，学术界历来

存在争论，两者的主要差别集中在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上。2010年7月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从立法上改变了我国民法学术

界和实务界一直坚持的“四要件说”，采纳了“过错吸收违法性”的观点，

违法性不再成为独立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认定是否构成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时，所要求的过错应是导致事故发

生的过错。方某飙在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车，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行为，但不是造成涉案事故的原因。故其该行政违法行为不构成事故赔

偿责任的过错。

（2）交通事故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时的处置规则

交通事故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存在法律规范依据、责任标准、

责任主体以及程序要求等多个方面的不同，两者不能混同。当民事主体

的同一行为引发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时，产生责任聚合。

关于责任聚合的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

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性质和功能不同，各有其发生依据和适用范

围，应贯彻“并行不悖”的原则。

（3）交叉路口驾驶者过错的认定

在设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按照信号灯行驶是最基本的安全注意义

务，但不是全部注意义务。在交叉路口，不当的行驶路线、行驶速度以

及不当采取制动措施等都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尤其是保持车距、控制

车速特别重要。关于车距、车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

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上述规定对于设定交叉路口的过错认定

规则具有借鉴意义。由于交叉路口的特殊性，应当区分“驶入”“驶出”交

叉路口分别设置注意义务规则或过错认定标准。对于驶入交叉路口的车

辆，要求启动时不能太快（以避免主动碰撞）；对于驶离交叉路口的车

辆，驶离时不能太慢（以避免被动碰撞）。总之，进入交叉路口车辆

的“谨慎驾驶义务”，不仅包括车速不能太快，也包括车速不能太

慢。“驶入时过快”“驶离时过慢”均属于违反“保持安全车速义务”的行

为。

编写人：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应秀良

16 改装车在有缺陷道路上行驶致行人损害

的民事责任划分

——李某阳诉陈某杨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309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李某阳

被告（上诉人）：陈某杨

被告（被上诉人）：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水务公

司）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平保

厦门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28日7时40分，陈某杨驾驶其所有的闽02-40×××号大中型

拖拉机沿集美区乡道坂头路口至坂头水库道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车辆

行驶过程中，车厢右后部碰剐南侧路旁隔离护栏顶部圈形刀刺护栏，致

护栏脱落缠绕于车厢上，缠绕于车厢上的护栏与位于南侧路旁的行人李

某阳发生刮碰，造成李某阳受伤及护栏损坏的后果。2017年5月16日，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作出厦公交认字\[2017\]第00076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陈某杨负事故主要责任，当事人

厦门水务公司负事故次要责任，当事人李某阳不负事故责任。

李某阳受伤后先由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进行救治，后被送往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治疗77天（2017年3月28日至6月13

日）。2017年10月23日，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厦门分所作出\[2017\]

临鉴字第X28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李某阳

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七级伤残。2.李某阳的误工期评定为伤后300天，出

院后护理期评定为70天。3.李某阳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属大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李某阳支付鉴定费2600元。

李某阳的父亲为李某同，1956年1月18日出生。李某阳的母亲为王

某琴，1958年12月29日出生。李某同、王某琴生育两子，长子李某晓，

次子李某阳。李某阳与周某育有两个子女，儿子李某轩（2007年8月30

日出生），女儿李某曦（2016年10月5日出生）。

陈某杨所有的闽02-40×××号大中型拖拉机，在平保厦门分公司投保

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

12月14日零时起至2017年12月13日24时止。交强险赔偿限额为122000元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

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2016

年12月15日零时起至2017年12月14日24时止。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

额为100000元。讼争事故发生时在上述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

讼争事故发生后，陈某杨共向李某阳支付款项94000元，平保厦门

分公司向李某阳支付款项50000元。

【案件焦点】

1.道路设计缺陷致行为人遭受损害的，应当如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2.车辆违法改装导致损害后果的，行为人应当如何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3.过错行为间接结合产生同一侵权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的，应

当如何确定民事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厦门市交通警察支队集

美交警大队认定陈某杨负事故主要责任，厦门水务公司负事故次要责

任，李某阳不负事故责任。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予以确认。根据陈某

杨、厦门水务公司的过错，确认陈某杨承担李某阳损害后果70%的民事

责任，厦门水务公司承担李某阳损害后果30%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根据过错程度由侵权人予以赔

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

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

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

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

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讼争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李

某阳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包括：医疗费183924.03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700元、营养费18392.4元，共计210016.43元。已

超过交强险医疗费项下赔偿限额10000元。平保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

医疗费项下10000元限额内赔偿李某阳经济损失10000元。李某阳在交强

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635735.14元、残疾

辅助器具费2184元、护理费7840元、交通费770元、误工费29690.54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696219.68元，已超过交强险死亡伤

残赔偿项下限额110000元。平保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

110000元限额内赔偿李某阳110000元。故，平保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

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阳损失120000元。陈某杨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平

保厦门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李某阳的损失数额应为李某阳的

合理损失908836.11元先扣除交强险应赔偿的120000元及鉴定费2600

元，再乘以陈某杨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70%，即550365.28元，超过商

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000元，故平保厦门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

额范围内赔偿李某阳损失100000元。综上，平保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李某阳损失220000元，扣除平保厦门

分公司已向李某阳支付的款项50000元，平保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再赔偿李某阳损失170000元。陈某杨承担

70%的赔偿责任。陈某杨赔偿李某阳的损失数额应为李某阳的合理损失

908836.11元先扣除平保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的120000元，

乘以陈某杨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70%，再扣除平保厦门分公司在商业

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的100000元，即452185.28元。故陈某杨应

赔偿李某阳损失452185.28元，扣除陈某杨已向李某阳支付的款项94000

元，陈某杨应再赔偿李某阳经济损失358185.28元。厦门水务公司承担

30%的民事赔偿责任。厦门水务公司赔偿李某阳的损失数额应为李某阳

的合理损失908836.11元先扣除平保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的

120000元，再乘以厦门水务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30%，即

236650.83元。一审判决：

一、陈某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再赔偿李某阳经济损失

358185.28元；

二、平保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商业

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再赔偿李某阳经济损失共计170000元；

三、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某

阳经济损失共计236650.83元；

四、驳回李某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陈某杨不服，提起上诉。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陈

某杨对本案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厦门水务公司负次要责任，且厦门

水务公司设置的护栏虽占用了车行道但其是处于静止状态，是陈某杨驾

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有关技术数据的车辆，且在行驶过程中未尽

合理注意义务碰剐到护栏使其脱落并碰撞到行人李某阳才导致本案交通

事故，故一审法院酌定陈某杨承担70%的责任，厦门水务公司承担30%

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陈某杨提供的事发当天的照片仅能反映现场情

况，但并不足以证明厦门水务公司就应多承担10%的责任，故对陈某杨

要求厦门水务公司承担本案40%民事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某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机动车违法改装导致事故的责任如何认定？

首先，闽02-40×××号大中型拖拉机车厢系经过改装。故陈某杨驾驶

擅自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有关数据的车辆上路，使得车辆具有较大的安

全隐患，此为过错一。其次，陈某杨驾驶肇事车辆经过事发路段时，对

路面情况估计不足，导致发生碰剐，车辆碰撞到路边护栏后，并未及时

停车查看，而是继续行走了一段距离导致缠绕于车厢上的护栏与行人李

某阳发生碰剐，造成李某阳受伤，此为过错二。可见，陈某杨的过错行

为与李某阳的损害后果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陈某杨应为本起交

通事故承担责任。

2.道路设计缺陷导致事故的责任如何认定？

本起交通事故事发路段由厦门水务公司管理，且陈某杨驾车碰撞到

的围栏也是厦门水务公司设置的，厦门水务公司在道路旁设置隔离护

栏，护栏顶部占用了道路一侧车行道，影响到车辆通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一条规定，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

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条法规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纯粹由于道路缺陷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

即排除了驾驶人或行人违章、机动车存在缺陷等其他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的因素；二是道路缺陷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在第一种

情形下，由于道路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唯一原因，故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负全部责任。在第二种情形下，由于道路

缺陷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

权，也就是数个行为人没有共同的过错，分别实施了数个行为间接结合

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情形。本案即属于第二种情形。

3.间接结合发生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应该如何划分民事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有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之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直接结合的侵权行为，数侵权人

之间对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间接结合的侵权行为，各行为人之间不

承担连带责任，而是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按照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本起交通事故中，综合驾驶员陈某杨的过错行为与厦门水务公

司的道路设计缺陷过错行为，可以看出，驾驶员陈某杨的过错原因占比

较大，是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厦门水务

公司的过错原因占比比较小，是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当承

担次要责任。且，陈某杨与厦门水务公司实施的侵权行为系分别实施，

两者之间并不具备意思联络，该二人的侵权行为符合《中华人民侵权责

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即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陈某杨应承担本起事故

的主要责任，厦门水务公司承担次要责任。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刘冰莹

[[1]](#p82) 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2]](#p83) 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3]](#p88)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4]](#p88) 王雷：《好意同乘中的车主责任问题》，载《云南法学》2009年第5期。

[[5]](#p88) 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6]](#p89) 转引自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17 与受害人形成事实扶养关系或家庭成员

关系的亲属可主张死亡赔偿金

——欧某焱诉刘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1民终1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欧某焱

被告（上诉人）：刘某、安徽丰原医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

原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支公司（以下简

称太平洋保险蚌埠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28日14时左右，汪某方（1943年3月7日出生，务农）在

沪蓉高速公路的湖北省麻城市木子店路段与刘某驾驶的皖A31×××重型

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汪某方死亡。肇事车辆系丰原公司所有，刘某

系丰原公司聘请的司机。该肇事车辆在太平洋保险蚌埠公司投保了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不计免赔的保险金额为500000元的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商业保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该事故经湖北省高速公路警

察总队二支队黄陂大队处理认定，汪某方承担主要责任，刘某承担次要

责任。

欧某焱的母亲（1981年去世）系汪某方的姐姐，且系同村村民，因

汪某方一直未婚，在其父母去世后独自生活。后汪某方因年事已高无劳

动能力于2006年2月起一直随欧某焱及其家人共同生活，并由欧某焱及

其家人扶养。2016年7月，欧某焱及其家人将汪某方送至湖北省麻城市

木子店镇福利院（以下简称福利院）代养，欧某焱与福利院签订代养协

议一份，并支付代养费用3000元。汪某方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由欧某焱及

其家人对其后事进行处理并安葬。

【案件焦点】

欧某焱系受害人汪某方的外甥，其作为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诉讼主

体资格是否适格。

【法院裁判要旨】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自然人因侵权行

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

和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

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

其他近亲属为原告。本案交通事故的死者汪某方生前一直未婚，欧某焱

是其唯一的外甥，且汪某方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自2006年2月就与欧某

焱一起共同生活直至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尽管汪某方因交通事故死亡是

在福利院生活期间发生，但其在福利院生活期间的费用系欧某焱支付

的，欧某焱已对汪某方扶养十余年，故欧某焱系与汪某方形成扶养关系

的近亲属，且汪某方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由欧某焱及其家人进行安葬，所

以，欧某焱可以作为原告向侵权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太平洋保险蚌埠

公司认为欧某焱原告主体不适格与事实不符，对其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但其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考虑死者

汪某方在事故中存在的过错责任以及诉讼费、鉴定费不在保险合同赔偿

范围内的辩解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

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太平洋保险蚌埠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欧某焱各项

损失110611.50元；

二、驳回欧某焱的其他诉讼请求。

太平洋保险蚌埠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湖北省黄冈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汪某方自2006年2月起一

直随欧某焱及其家人共同生活，并由欧某焱及其家人扶养；虽然，本案

交通事故发生于汪某方在福利院代养期间，但该期间的代养费用系由欧

某焱支付，因此汪某方与欧某焱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稳固的持续时

间长达10余年的家庭生活关系。汪某方主要依靠欧某焱生活多年，欧某

焱对汪某方尽到了扶养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在汪某方因交

通事故死亡后，作为与汪某方共同生活的亲属，欧某焱有权向侵权人刘

某、丰原公司以及事故车辆所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主张死亡

赔偿金。欧某焱在二审中自愿放弃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元是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

为，应予以准许。

综上，太平洋保险蚌埠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因

欧某焱在二审中自愿放弃部分权利，对一审判决予以变更。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判

决：

一、撤销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2017）鄂1181民初746号民事判

决；

二、由太平洋保险蚌埠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欧某

焱各项损失103057.50元；

三、驳回欧某焱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目前，机动车交通事故频发，由事故引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不乏依法由

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和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之外的人或组织

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对此类主体提起的案件，其诉讼主体资格时常引

发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人损赔偿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赔

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

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

属。”本案交通事故受害人汪某方系老人，其因事故死亡时并无承担扶

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亦无近亲属，欧某焱作为其外甥以原告身份起诉主

张死亡赔偿金，主体资格存疑。

对此，首先应明确，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家庭损失的弥补，系对

死者家庭利益的物质赔偿。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主

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被扶养人丧失生活来源作为依据的“扶养丧失

说”，依据该学说，受害人死亡后，其被扶养人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

侵权人应予对此赔偿。死亡赔偿金的范围是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对受害

人死亡导致的预期收入减少，不予赔偿。二是以受害人死亡导致的预期

收入减少为依据的“继承丧失说”，即侵权人向死者近亲属赔偿死者余命

年限内将获得除去生活费等正常开支的剩余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和《人损赔偿解释》均采纳了后一种学说。死亡赔偿金为受

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以家庭整体减少的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

本案中，汪某方与欧某焱及其家庭成员之间事实上已形成了稳固的

家庭生活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应当认定双方形成

了事实上的扶养关系和家庭成员共同利益关系，这种甥舅组成的特殊扶

养关系和家庭关系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和维护社会和谐的要求，法律应当

保护和承认这种事实上的扶养关系和家庭成员共同利益关系。同时，这

种关系持续时间长达10余年，故无论是从物质帮助、生活照料，还是精

神慰藉层面，都应当认定欧某焱对汪某方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虽然汪

某方不是欧某焱的近亲属，但汪某方主要依靠欧某焱生活多年，欧某焱

在物质帮助、生活照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他们之间除了

血缘关系较近亲属稍远外，在扶养的物质、精神、情感投入方面，与近

亲属之间的扶养关系无本质差异，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在汪某方

因交通事故死亡后，认可欧某焱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符合

《人身赔偿解释》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如果仅因为欧某焱不是汪某

方的近亲属而否定其诉讼主体资格，则对其已经承担的扶养行为不能起

到鼓励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承认欧某焱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也未加重

侵权人本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基于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全社会成员关

爱、照料孤寡老人的考虑，综合考虑欧某焱对汪某方所尽到的扶养义务

和汪某方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法院判定侵权人向欧某焱承担赔偿责任

并由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替代赔偿责任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和

良好的社会风尚。

编写人：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顺国

18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根据受

害人的实际情况确定

——邱某诉张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1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邱某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财险）

被告：张某、马某、德州华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农物流）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19日，马某驾驶鲁NB5252-ND×××挂号重型货车将步行

过公路的邱某碾压致伤，造成交通事故。同年6月3日，交警认定马某负

事故主要责任，邱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鲁NB5252-ND×××挂号重型货车

的注册车主是华农物流，实际车主系张某，该车辆挂靠在华农物流，马

某系张某雇佣的司机，该车辆在人保财险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险）。商业

险限额为1500000元，且投保不计免赔，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

内。事故发生后，张某已先行支付邱某医疗费52000元。邱某因涉案交

通事故所遭受的各项损失经认定为：医疗费157277.86元、住院伙食补

助费3780元、护理费17280元、误工费18863.64元、残疾赔偿金

231281.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135.38元、交通费4000元、残疾辅助器

具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后续治疗费8000元、鉴定费1600

元。上述各项费用共计455718.48元。

【案件焦点】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如何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保财险作为鲁NB5252-ND×××挂号重型货车的保险人，应首先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对邱某所受

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其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按照80%的比例承担赔偿

责任。邱某因涉案交通事故所受损失系马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该

损失应由张某负责赔偿。故超出交强险及商业险的部分由张某按照80%

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交强险、商业险和

侵权责任人的赔偿次序，邱某因涉案交通事故所受的各项损失中，人保

财险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邱某的费用为：医疗费、护理费、误工

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0000元（计算办

法：邱某费用中的第1项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10000元与第3至第9

项之和共计295060.62元，而交强险的责任赔偿限额为120000元，其中

人保财险已先行垫付医疗费10000元应予以扣除）；人保财险应在商业

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邱某的费用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

费、残疾赔偿金共计209414.56元（计算办法：费用中第1项扣除

64347.22元及8003.06元与第2项至第10项之和共计381768.20元，扣除人

保财险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付的120000元，按照80%的责任比例计

算，其中医疗费中的64347.22元已按照70%的比例即45043.05元赔

付）。张某应在保险范围外赔偿邱某的费用为医疗费、鉴定费共计

7682.45元（计算办法：费用第1项中的8003.06元与第11项之和，按照

80%的比例承担）。因张某已先行支付邱某52000元，与其应赔偿邱某

的损失7682.45元相互折抵后，邱某应返还张某已超额垫付的费用

42317.55元。据此，一审判决：

一、人保财险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邱某医疗费、护理费、误工

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0000元；

二、人保财险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邱某医疗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计209414.56元；

三、邱某应返还张某已先行垫付的费用42317.55元；

四、驳回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人保财险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邱某自2008年起至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前一直在淄博某化工有限公

司工作。其在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前已在城镇连续务工已达一年以上，

在城镇已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实际以城镇务工收入即非农业收入

为主要收入来源，即其主要收入来源地已为城镇而非农村。因此，邱某

的残疾赔偿金依法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邱某之母胡某的被扶养人生

活费来源于邱某的劳动能力和收入，受害人邱某因本案事故导致劳动能

力受损进而导致收入减少，故胡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在计算时所依据的

标准应当根据扶养人即受害人邱某的实际情况确定，而不应根据被扶养

人胡某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案中邱某的残疾赔偿金依法应当按照城镇标

准计算，则本案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显然亦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人

保财险关于本案中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的上诉理由不成

立，不予采信。人保财险的其他上诉理由和请求也均不能成立。据此，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所依据的标准应根

据扶养人（即受害人）还是被扶养人的实际情况确定。

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常见项目之一。其是指加害人

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或者侵害他人健康权致其劳动能力丧失，造成受

害人生前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前扶养的人扶养来源的丧失而应依法向其赔

偿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和计算作出了规

定，但是实践中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何种标准计算仍时常产生争

议。本案即是如此。本案中邱某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其实际情况

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人保财险则始终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被扶养

人即邱某之母胡某的实际情况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本案一、二审法院均

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邱某的实际情况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而要对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依据标准予以正确认定，就应当深入分析其本质

内涵并结合相关规定予以正确把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

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

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由

此可见，被扶养人生活费实际上是指受害人对其负有扶养义务的未成年

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所应支出的费用，该

项费用的来源显然应当是受害人的收入，即被扶养人生活费系扶养人即

受害人收入损失的一部分。既然是受害人收入损失的一部分，那么就应

当按照受害人的收入情况加以计算，具体就是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并按照受害人在损害发生时的个人实际情况确定适用城镇标准或农

村标准来加以计算。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亦明确要求，人民法院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

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

赔偿金。既然被扶养人生活费被计入残疾赔偿金，那么其在计算时所依

据的标准亦应当与残疾赔偿金相一致。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在计算时

所依据的标准应当根据扶养人即受害人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而非根据

被扶养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本案中邱某之母胡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来

源于邱某的劳动能力和收入，受害人邱某因本案事故导致劳动能力受损

进而导致收入减少，且邱某的残疾赔偿金依法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扶养人生活费显然亦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故胡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在计算时应当根据扶养人即受害人邱某的实际情况确定，而不应根据被

扶养人胡某的实际情况确定。因此，本案一、二审法院对于被扶养人生

活费认定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无疑是正确的。

编写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荣明潇

19 胎儿受抚养权的认定与保护

——雷某诉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2民终64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雷某

被告（被上诉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保险公司）、林某生、林某雄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6日5时40分许，林某生驾驶粤BG6×××小型轿车由东往西

沿普宁市北环二路从普宁市占陇镇前往池尾高明，行驶至普宁市小杨美

村路段变更车道时，与直行由雷某驾驶的粤VJB×××普通二轮摩托车发

生碰撞，造成雷某受伤和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

事故经普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处理认定，林某生承担主要责任，雷

某承担次要责任。雷某之子雷某俊出生于2018年2月3日，出生孕周为

39+1。

【案件焦点】

交通事故发生时处于正常孕育阶段的胎儿且在案件诉讼时已经出生

并存活的子女，针对受害人提出的针对该子女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主张是

否应予支持。

【法院裁判要旨】

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

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先由承保交

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

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因雷某1—4

项（1.医疗费，2.住院伙食补助费，3.后续治疗费，4.营养费）的损失超

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5—10项（5.康复费，6.误工费，7.护理费，8.残

疾赔偿金，9.精神损害抚慰金，10.交通费）超出死亡伤残责任限额，保

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雷某10000元+110000元=120000元，雷某

超过交强险的损失为167757.55元-120000元=47757.55元，因林某生承担

事故的主要责任，保险公司是粤V01×××小型面包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

人，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47757.55元×70%=33430.29元。综

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雷某120000元

+33430.29元=153430.29元，抵除保险公司垫付的10000元及林某生垫付

的14029元，尚欠129401.29元。原告的损失已经由保险公司足额赔偿，

林某生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作为粤BG6×××小型轿车的所有人，没有证

据证明林某雄在本案存在过错，故林某雄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

赔偿的数额超出本院审理认定的赔偿数额部分，依据不足，予以驳回。

林某生辩称其垫付医疗费应为14354元，而不是14029元，但对其主张未

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保险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和商

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雷某129401.29元；

二、驳回雷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雷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关于雷某主张各项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理由是否成立的

问题。雷某提交的户口本载明户别为家庭户，漾头派出所出具的两份

《证明》证实雷某户口所在地已经于2014年由村改为社区，户口性质已

变更为居民户口，《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查询可知雷某户

口所在地的漾头社区居委会的程序分类代码为121，根据《统计用区划

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足以认定雷某户口所在地的漾头居委会

属于镇中心区，因此，雷某主张其户口所在地位于城镇，应按城镇居民

标准计算其各项赔偿金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标

准计算雷某各项赔偿金不当，予以纠正。

关于雷某请求被抚养人雷某俊生活费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雷某

俊出生于2018年2月3日，出生孕周为39+1，而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7

年6月6日，由此可知，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雷某的妻子已经怀孕，胎

儿（雷某俊）已经事实存在于母体，且雷某提起本案诉讼时，雷某俊已

经出生并存活，也即雷某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可以确定雷某俊需要由雷

某来抚养，雷某俊应属雷某的被扶养人。本案交通事故导致雷某九级伤

残，势必会对雷某抚养雷某俊的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故雷某主张被抚

养人雷某俊生活费的理由充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雷某对雷某俊

生活费的请求不当，予以纠正。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8）粤5281民初855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和受理费负担部分；

二、变更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8）粤5281民初855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为保险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雷某12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

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雷某130372.46元；

三、驳回雷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1.胎儿受抚养权的正当性基础

抚养权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一种权利，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

抚养的义务，对无法独立生活的子女，应给予一定的关怀和资助，承担

照顾看护的义务。胎儿作为特殊的受抚养对象，其虽然还未在现行立法

中得到与普通民事主体的同等地位，但在对于胎儿的期待利益和现实利

益的保护方面，我国现行立法还是体现出了明确的保护倾向，例如在遗

产继承中关于胎儿“预留份”的规定。为了确保胎儿的顺利降生和健康成

长，针对胎儿法益的保护应当是全面且周延的，因此，当胎儿在母腹阶

段，作为法定抚养人的父亲如因受侵害而死亡或者失去劳动能力，以至

于无法承担抚养义务，那么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应当包括向胎儿赔偿必要

的抚养生活费，进而保障胎儿受抚养权利的实现。

2.胎儿受抚养权的实现和转化

事实上，胎儿受抚养权的最终实现应以胎儿孕育阶段的结束并且活

体出生为起点，也就是说，胎儿出生时为活体是其行使受抚养权的基

础，在此之前，胎儿受抚养权都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此项权利实质上对

尚处于母体中被孕育的胎儿来说是一种期待权。在胎儿尚未出生时，因

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致使胎儿的父亲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其所享有的抚

养请求权基于未出生的客观限制，可由其法定代理人即时代为行使。若

基于抚养请求权而获得抚养费赔偿，则要根据胎儿是否活体出生来确定

最终的归属，如果胎儿娩出时非为活体的，所获赔偿可依据不当得利原

则进行返还。

3.全案权利义务的认定和保护

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雷某的妻子已经怀孕，胎儿（雷某俊）已经

事实存在于母体，且雷某提起本案诉讼时，雷某俊已经出生并存活，胎

儿的受抚养权原本的期待性已经转化为现实性，其作为未成年人的受抚

养权已经成就，也即雷某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可以确定雷某俊是需要由

雷某来抚养的对象，雷某依法应承担对于雷某俊的抚养义务。而本案中

的交通事故已导致雷某九级伤残，雷某抚养雷某俊的能力基本丧失，故

雷某主张被抚养人雷某俊生活费的理由充分，应当予以支持。

编写人：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爱萍 张源宇

20 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是否考虑受害

人的年龄因素

——姜王氏等诉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某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745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姜王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

被告（被上诉人）：周某增、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众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16日14时，在北京市平谷区东南路，周某增驾驶小型轿

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姜某荣驾驶的三轮车碰撞，造成两车损坏，姜某

荣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周某增负全部责任，姜某荣无责任。周某增驾驶

车辆在合众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限额为50万元，含有

不计免赔。保险期限为2016年12月24日起至2017年12月23日止。2018年

1月10日，法院判决周某增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姜某

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作为姜某荣第一顺位继承人，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

本案中事故发生时姜某荣年逾70岁，其母亲姜某氏已逾90岁。姜某

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提交社区出具的证明、村委会证明、股权

证书、存折，证明姜某荣生前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有经济收入来

源。

【案件焦点】

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已年逾70岁，但其90岁的母亲仍然健在，其母

亲要求侵权人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能否支持。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受害者姜某荣本身年逾70周

岁，缺乏扶养能力，对姜某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主张的被扶养

人生活费，不予支持。

周某增已因犯交通肇事罪受到刑事处罚，故姜某氏、孟某绪、孟某

春、孟某松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

定，判决：

一、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姜某氏、

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

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三轮车损失、交通费共计

460608.29元；

二、周某增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姜某氏、孟某绪、孟某春、孟

某松鉴定支出费用4550元；

三、驳回姜某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姜某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

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

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

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后

导致的被扶养人逸失利益的损失，其属于受害人死亡或伤残后个人收入

中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家庭积累部分的减少范畴。姜某氏年逾90岁，作

为死者姜某荣的母亲，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其所需生活费用必然减

少，故姜某氏有权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除姜某荣外，案外人姜某

明对姜某氏也有法定赡养义务，故应依法核算出姜某荣应当负担的被扶

养人生活费数额。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二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判决：

一、维持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7民初879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7民初879号民事判

决第三项；

三、变更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7民初879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为：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姜

某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

理费、死亡赔偿金（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

失、三轮车损失、交通费共计557633.29元；

四、驳回姜某氏、孟某绪、孟某春、孟某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司法实践中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具体适用情形较为复杂，相关裁判

尺度标准亦不统一，其中就包括本案涉及的问题，即计算被扶养人生活

费是否考虑扶养人（受害人）的年龄。本案中，死者姜某荣在事故发生

时已经超过70周岁，但其90岁的母亲仍然健在，对于是否应支付被扶养

人生活费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通常情况下，鉴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通常意味着

不再从事劳动生产，故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即可认定丧失劳

动能力，此时即使有被扶养人，也不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审理该

案时，采用的即是该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损解释》对被扶养人生活费采取了客观计算

标准，即不考虑受害人的个体差异，而是依据统一赔偿标准和固定期限

计算，故依据被扶养人的年龄来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多少是符合实际

的，通常不必考虑扶养人的年龄因素。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性，但亦不全面。计算被扶养人

生活费时应考虑扶养人（受害人）的年龄，且需要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具

体考量。

第一，《人损解释》就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付依据采用的是“继承

丧失说”。该说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系指因受害人死亡，其被扶养人

丧失的逸失利益，亦即受害人死亡，其所在的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

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致使家庭其他成员在财产上遭受的消极损

失。故司法实践中应肯定扶养人（受害人）的年龄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

影响。

第二，根据民法总则、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通常认

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没有劳动能力。16至18周岁且以自己的劳动

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有需要扶养的被扶养人的，则应承担扶养费；如

果自己仍然需要他人扶养，生活来源主要来自父母或其他渠道，则不应

支持扶养费。年满18周岁的，因其需要对父母承担法定扶养义务，若父

母没有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则即使其没有劳动收入，仍应支

持被扶养人生活费。

第三，受害人为年满60周岁的男性、年满55周岁的女性，仍然有被

扶养人的，应分情况区别对待。通常来说，成年人达到一定年龄即拟制

为丧失劳动能力，司法实践中一般以男60周岁、女55周岁为标准，主要

理由是参照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

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认为超过法定年龄不再

劳动的，视为丧失劳动能力。然而这种“一刀切”的标准存在一定局限

性，容易产生个案不公——侵权行为发生时，受害人刚达退休年龄与差

几天才达退休年龄的，是否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

果。

笔者认为，若受害人实际仍在劳动，凭劳动获得固定收入，应当支

持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广

大农村居民来说，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比

较普遍，而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从事劳动的城镇居民亦不在少数。且考

虑到扶养义务多为法定义务，并不会因受害人达到一定年龄即可免除履

行。故在有证据证明受害人仍实际劳动的情况下，应支持被扶养人生活

费。

而此种情况下的扶养年限，可以结合《人损解释》的相关条文进行

理解。《人损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

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故在确定同样源自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被扶养人生活

费时，也可以参照《人损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考虑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受害人的可能扶养能力确定扶养年限。例如，受害人

已超过75周岁，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限亦以5年为标准计算。

本案中，死者姜某荣虽然在死亡时已经超过70周岁，但是其母亲仍

然健在，需要扶养。且姜某荣生前是农民，生前务农为生，故二审法院

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正确的，至于具体年限，由于姜某氏已年逾90

岁，法院确定为5年，亦符合《人损解释》的有关规定。

编写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金妍熙 王世洋

21 完全护理依赖中护理期限的认定

——颜某龙诉齐齐哈尔中通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2民终217号民事判

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颜某龙

被告（上诉人）：齐齐哈尔中通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齐市中通公司）、齐齐哈尔中通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富拉尔基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通富区分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财保齐市分公司）

第三人：任某波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18日18时许，任某波驾驶黑B11×××号大型普通客车沿富

拉尔基区新华路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红岸大街路口时，与沿新华路由

东向西走到路口中间向北右转弯的颜某龙相撞，造成颜某龙受伤之后

果。颜某龙受伤后被送往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抢救，后转

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及黑龙江省第五医院继续治疗，后又转

入哈尔滨星光医院及哈尔滨汲康药业进行康复治疗。以上共计住院治疗

539天，共计花费医疗费723363.71元。此事故经富拉尔基区交警大队进

行责任认定，认定任某波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颜某龙负事故的次要责

任。经法院委托，哈尔滨工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颜某龙的伤残等级、

医疗终结时间、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及人数、营养期限、后期治疗费

用、残具费用、护理依赖程度及护理人数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

鉴定人颜某龙评定为壹级伤残。2.本次鉴定日可行治疗终结。3.支持误

工期限自伤后至评残前一日。4.支持护理期限自伤后至评残前一日贰人

护理。5.支持营养期限自伤后至评残前一日。6.支持二次手术行颅骨修

补费用，匡算约需人民币叁万元或按实际合理发生额度计算；不支持其

他后续治疗及费用。7.支持普通型轮椅壹辆，捌佰元/辆（用于被鉴定人

被动移动）。8.颜某龙目前属植物状态，四肢肌力0-1级为完全护理依

赖，支持贰人护理终生。”任某波系受雇于中通富区分公司，在该公司

担任公交车司机。中通富区分公司是齐市中通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任某

波驾驶的黑B11×××号大型普通客车已在中国财保齐市分公司投保了交

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为12万元，商业第三者

责任保险限额为30万元。中国财保齐市分公司已将保险赔偿金42万元向

颜某龙支付完毕。中通富区分公司已为颜某龙支付医疗费66985.20元。

【案件焦点】

1.如何确定颜某龙护理费；2.颜某龙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应否支

持。

【法院裁判要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任某波在驾

驶机动车时，对路面行人观察瞭望不够，而且在发现对面方向有打着远

光灯行驶的车辆时，本应更尽谨慎注意义务，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但却

未及时发现行人颜某龙站在其车的左前方，致使其来不及踩刹车，而直

接撞上，其行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交通法规，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较

大过错，应对该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颜某龙横过机动车道时，未行走过

街设施，违反交通法规，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也负有过错，应对该事故承

担次要责任。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损害

结果，任某波对于颜某龙主张赔偿的合理费用按80%责任比例予以赔

偿。关于颜某龙主张赔偿的护理费，其中评残前护理费，根据法医鉴

定，护理期限自伤后至评残前一日需贰人护理，参照2017年黑龙江省服

务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合理的部分应为163651.18元。其中评残

后护理费，根据法医鉴定的护理依赖程度及护理人数，即“完全护理依

赖，贰人护理终生”的鉴定意见，参照2017年黑龙江省服务业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标准（每年55411.00元），并鉴于颜某龙伤残等级高，伤情严

重的实际情况，先给付定残后三年护理费符合本案实际，应属合理，合

理的部分应为332466.00元。颜某龙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不予

支持。由于中国财保齐市分公司已将保险赔偿金420000元向颜某龙支付

完毕，不再处理。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

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七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通富区分公司赔偿颜某龙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后续治疗费、120急救

费用、住宿费等合计1135594.22元；

二、齐市中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颜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颜某龙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判令先给付颜某龙定残后三年护理费符合本案

实际。因颜某龙现在是植物人状态，三年后身体状况无法确定，且赔偿

义务人齐市中通公司也需要一定的经营资金保证企业正常经营，因此一

审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充分考虑各方实际，客观公正，并无不当。三年后

颜某龙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可另行诉讼主张自己的民事权益。关于精神

抚慰金，因为颜某龙现为植物人状态，给颜某龙本人及其家属都造成精

神伤害，现颜某龙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

颜某龙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本院予

以调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2016）黑0206民初1334号

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2016）黑0206民初1334号

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通富区分公司赔偿颜某龙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后续治疗

费、120急救费用、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165594.22元。

【法官后语】

在受害人为植物人的重大交通事故中，因受害人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不仅产生巨额的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也必将成为一笔巨额的支出，

这类案件经过法医学鉴定往往为完全护理依赖，需要护理终身。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

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

十年。”定残后的护理费属于将来发生的财产损失，即随着护理的延续

而产生的损失，如果一次性支持二十年的护理费用必然会产生一些负面

影响：（1）如果赔偿义务人的经济条件有限，一次性判决巨额赔偿，

必然会导致其生产或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2）因定残后的护理

费未实际发生，属于期待利益，一次性判赔二十年，在执行过程中或执

行完毕不久，如果出现受害人提前死亡或者受害人家属恶意诉讼发生，

因据以执行的裁判文书已具有既判力，赔偿义务人无权要求返还，这就

产生实质的不公平；（3）判决一次性赔偿，也会加大执行的难度，从

而影响司法的权威性。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倾向于判决一次

性赔偿，相比国外判决给付定期金的做法，我国这种一次性赔偿的判决

更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最后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笔者认为在处

理此类案件护理费时，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应根据实际情

况综合判定，必要时要征询赔偿义务人的意见，若赔偿义务人愿意一次

性赔偿的，可以判决一次性赔偿二十年的护理费用，若赔偿义务人不愿

意一次性赔偿，则不宜一次性判赔二十年的护理费用，而应从被侵害人

的年龄、身体状况以及赔偿义务人的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先

支持实际发生的或者一段护理期限的护理费用，并保留受害人的后续主

张权。若受害人的年龄较小、生命特征稳定、身体状况良好、赔偿义务

人资金充裕可以先判定十年至二十年的护理费用；若受害人的年龄较

大、生命特征不稳定、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赔偿义务人经济困难可以酌

定五到十年的护理费用；若受害人的年龄偏大、生命特征不稳定、身体

状况极差、赔偿义务人经济极其困难也可按实际发生的护理费用进行判

定或者判定五年以下的赔偿数额，同时赋予受害人后续利益主张的权

利。

本案中受害人在事故发生时为55周岁，年龄偏大，同时其被法医学

鉴定为一级伤残即“植物人”状态，完全护理依赖，在审理本案的过程

中，法官调查得知其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特征，可见其生命特征极不

稳定，同时作为赔偿义务人的齐市中通公司亦不愿意一次性赔偿受害人

二十年的护理费，承办法官考虑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赔偿义务人亦需要

资金进行经营周转，一次性判赔会使企业处于困境，故综合考虑受害人

的年龄、身体状况、生命特征的稳定性及赔偿义务人的意愿及赔偿能力

等方面的因素，酌定先支持定残后三年的护理费用，并保留受害人的后

续利益主张权利，公正合理，既维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也平衡了赔偿义

务人的权益，同时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

编写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 周姗

22 二轮电动车非因所有人原因未投保交强

险，发生事故后不适用交强险的赔偿规则

——储某芳诉秦某荣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5民终167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储某芳

被告（上诉人）：秦某荣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22日15时30分许，储某芳驾驶白色速派奇牌二轮电动车

沿固始县陈淋子镇古城路由南向北行驶，前方是秦某荣驾驶红色爱玛牌

电动车同向行驶，均行至小杨闸头时，储某芳电动车的前轮与秦某荣电

动车的后轮相撞致储某芳摔倒在地受伤。事故发生时，储某芳车上仅其

一人，秦某荣车上有秦某荣，前面站着秦某荣孙女（二十个月大），后

面坐着秦某荣之妻，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对于碰撞原因，储某芳述称

因秦某荣孙女要买东西吃，秦某荣急向左转弯造成的，储某芳提供了两

份证人证言，一人到庭后仅证明储某芳受伤后脸肿的事实，对于事故发

生的经过并没有证明，与证明内容不完全一致，另一人没有到庭作证，

法院均不能直接全面采信；秦某荣述称其正常行驶，储某芳车速过快，

造成追尾，当时双方都没有报警，公安机关没有作事故责任认定，该路

段也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发生后，秦某荣将储某芳送到陈淋子镇卫生

院，并预交了500元住院押金，（由于票据由秦某荣保管，储某芳出院

结算时仍按医药费票据全额支付），当天由于陈淋子卫生院设施不全，

秦某荣方租车与储某芳一块到叶集区人民医院拍片子并预交595元拍片

费用，后因所带现金不够住院押金，双方在储某芳拍片后又回到陈淋子

卫生院住院治疗，秦某荣买了住院所用的洗脸盆、租了被子，当天晚上

秦某荣请储某芳的丈夫在小饭店吃饭并带了一盒饺子到医院给储某芳

吃，此后秦某荣在陈淋子镇卫生院护理了4天，第五天，秦某荣离开陈

淋子卫生院，对于秦某荣不再护理的原因，储某芳庭审中述称因为秦某

荣预交的住院押金用完了，陈淋子卫生院要求交款；秦某荣称，因为储

某芳称是秦某荣撞的，而自己认为责任是储某芳追尾，储某芳全责，双

方发生矛盾后，自己才回家的。10月30日，储某芳因秦某荣不到卫生院

护理及交费，到秦某荣家躺在床上不走（两家相距仅有二、三百米

远），经秦某荣报警后，经派出所干警劝说后储某芳回到卫生院继续治

疗至2017年11月11日，花去住院医疗费3275.4元，其间在2017年10月29

日到叶集区人民医院花去检查费用427.7元，2017年12月15日，又到叶

集区人民医院复查花去医疗费641.25元、19元，因双方未就赔偿达成协

议，故储某芳起诉要求秦某荣赔偿各项损失18213.11元，在庭审后，经

法院对双方在事故时所驾驶的两轮电动车进行现场勘验，其中储某芳驾

驶的白色速派奇牌电动车重184斤，秦某荣驾驶的红色爱玛牌电动车重

224斤。

【案件焦点】

在没有公安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法院如何认

定双方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储某芳、秦某荣对事故发生的

原因各执一词，储某芳提供的证人证言一人没有到庭作证，一人当庭作

证的内容仅是证人证言的一部分，导致不能直接全面地采信，根据2012

年9月1日起实施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时速在20公

里以上，50公里以下，重量超过40公斤的电动车被作为轻便摩托车而纳

入机动车管理范畴”，故储某芳、秦某荣双方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均应作

为机动车管理，本起交通事故中，结合储某芳摔倒在地，秦某荣车没有

摔倒，根据动势能转化的理论，应是储某芳的车动能不大，即储某芳的

车速在事故时不应太高；秦某荣在事故后将储某芳扶起送到陈淋子镇卫

生院并交住院押金，又租车送到叶集区人民医院拍片并交费，买住院用

的洗脸盆、租被子，当天晚上请储某芳丈夫吃饭，并在医院护理4天，

上述事实说明秦某荣一方面同情心比较重（俗语心肠好），另一方面也

说明秦某荣在事故发生时也认识到自己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对秦某荣认

为此次交通事故储某芳应负全责的辩称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只要秦某荣负次要及以上责任，

其均应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全额赔付（因其车辆未投交强险），所以暂不

予对双方的事故责任作具体划分，先对储某芳诉请的合法合理性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及事故发生地的统计标准并结合储某芳诉请作以下认定：①

医疗费：595+3275.4元+427.7元+641.25元+19元=4958.35元（其中秦某

荣支付595元，秦某荣另垫付的500元未计入费用之中，可由秦某荣持票

据到卫生院结算）；②营养费：21天（住院天数，下同）×2元/天（省

内住院标准）=420元；③住院伙食补助费：21天（住院天数）×30元/天

（储某芳诉请）=630元；④护理费：21天×33857元/年÷365天/年

=1947.94元（适用河南省服务业标准）；⑤交通费酌定100元；⑥误工

费：21天×34941元/年÷365天/年=2010.3元（适用河南省农林牧渔业标

准），因储某芳不构成伤残，其要求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因储某芳

的两轮电动车的车损未作鉴定，在审理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①②③项

合计为6008.35元，④⑤⑥项合计4058.24元，均没有超过交强险各分项

限额，应全由秦某荣负担，秦某荣已开支的595元及自行护理4天×33857

元/年÷365天/年=371.04元可从中扣除，为减少矛盾，本院不再对双方的

责任作出具体的划分。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

秦某荣赔偿储某芳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9100.55元，于本判决书

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宣判后，秦某荣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秦某荣上诉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认为秦某荣作为机动车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只

要承担次要责任以上，其均应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全额赔付，属于法律适

用不当。鉴于我国目前在电动车登记、管理以及交强险的承保上还处于

滞后状态，如因非可归责于车辆所有人的原因而无法投保交强险，车辆

所有人也无法得到交强险的社会保障，判决其违反法定义务（即投保交

强险）而承担交强险的民事责任，有失公允。由于该起事故发生后，双

方当事人均没有报警，没有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

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超车：（一）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之规定，推定

秦某荣、储某芳负该事故的同等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

统计年度”之规定，一审法院计算护理费、误工费适用2016年度的统计

数据系适用错误，本院在损失计算中予以更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在责任划分上适用法律

不当。秦某荣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储某芳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

以支持。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

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七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5民初1000号民事判

决；

二、秦某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储某芳因该起交通事故造成

的损失9345.88元÷2=4672.94元；

三、驳回秦某荣的其他上诉请求。

【法官后语】

道路交通作为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在国民经济和人民日常生产生活

中占据重要地位，良好的交通秩序对保障这一人流、物流“血管”的畅通

必不可少。电动车为促进这一交通系统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但由于安全意识的缺乏和管理方面的疏漏，电动车违章驾驶所引发的交

通事故频发，关于电动车的管理应当引起重视。

1.无法投保交强险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损害赔偿责任的认

定

关于符合机动车标准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是否应先由投保

义务人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

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认定为机动车，那么就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由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如

本案一审判决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和《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中机动车认定标准，双方所驾驶的二轮电动车虽属机动车，

但根据我国现行的电动车登记、管理、交强险的承保现状，保险企业并

不对电动车办理交强险，秦某荣作为车辆所有人无法投保交强险，这并

非秦某荣主观意愿导致，所以不能按交强险有关规定处理。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以看出机动车投保交强险

这一法定义务属于投保义务人可控范围，即投保人通过自力行为即可顺

利履行该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而两轮电动车无法投保交强险

的后果并非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致，车辆所有人不能通过自力行为获

得交强险的社会保障，若让其先行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不符

合立法的本意。

第二，我国对机动车实行交强险制度，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先

通过交强险进行赔偿不但减少了纠纷的发生，简化了赔偿程序，也有利

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助。这充分体现了交强险的救济性和社会保障性，

对保护道路通行者的人身安全、维护社会正当秩序、提高事故处理效率

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电动车并未列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机动车目录，

公安机关也未建立电动车统一的注册登记目录，无法对电动车实施正常

的挂牌和发证管理措施，由于欠缺这一管理措施，电动车在办理登记和

保险手续方面无法按照普通意义上的机动车对待，电动车所有人即使有

正常登记和投保的意愿也无法实现。但这种情形是社会管理体制的问

题，将该社会管理责任归咎于电动车一方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也是对

车辆所有人的苛求。

2.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

由于该起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报警，无法确定交通事故

责任。在此情形下，法院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全部证据，运用逻辑推理

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进行推定，并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六条确定的归责原则，对双方当事人有无过错进行判断，从

而判定双方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本案事故的原因，二审法院通过对事

故现场进行查看、复原当时场景及双方的陈述，可以确定事故发生时，

储某芳的车辆在后，秦某荣的车辆在前，储某芳本人及车辆有损伤，秦

某荣人、车均没有损害，至少能够认定在事故发生时储某芳驾车与秦某

荣距离过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

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得超车：（一）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之规定。故

应认定储某芳对本案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秦某荣骑电动车驮带一个成

人、两个幼儿，违反了交通法规的规定，增加了上路行驶的危险性，对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推定其负该事故的同等责

任。

编写人：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 阮江帆

23 侵权责任中外伤参与度的认定

——包某娣诉甘某贵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93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包某娣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崇安支公

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甘某贵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1日，甘某贵驾驶苏B0K×××号小轿车，在东升路商业街

路口由西往北左转弯时，与由北往南直行的包某娣所骑电瓶三轮车发生

相撞，致包某娣受伤，两车损坏。该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甘某贵负

事故全部责任。包某娣因本次事故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共计105400.71

元，事发当天入院诊断为左侧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关节脱位、右锁骨

骨折、头部外伤、面部表皮撕脱伤，于入院当天进行了左侧人工全髋关

节置换术后关节脱位手法复位术，后因腹胀不适，于2015年1月4日晚转

至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肠梗阻、双侧多发性肋骨骨

折、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右侧锁骨骨折，该部分医疗费金额共计

71037.72元，后继续门诊住院治疗，上述治疗期间住院天数共计47天。

审理中，保险公司对部分用药的关联性及因果关系提出鉴定，2017

年9月5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不排

除包某娣2015年1月1日交通事故与其肠梗阻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外

伤系轻微因素（参与度拟为10%-15%）。据此，保险公司要求按照10%

进行赔偿。对此，包某娣不予认可，认为其肠梗阻系交通事故造成，应

当全额赔偿。

【案件焦点】

包某娣主张的部分医疗费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的关联性，是否应按

参与度比例进行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从

法医学角度看，包某娣的年龄及自身病史存在发生肠梗阻的危险因素，

外伤只是作用力较小的影响因素，外伤参与度拟为10%～15%，但参与

度只是从法医学角度分析肠梗阻的病因，并非法律上的原因分析。从法

律角度看，虽然包某娣本次受伤未伤及腹腔器官，其年龄及自身病史存

在发生肠梗阻的危险因素，但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为此次肠梗阻发生的诱

发因素，即使参与度较低，也无法排除肠梗阻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存在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目前没有其他证据或医学研究表明包某娣在无本次

交通事故外伤诱发下自身必然会发生肠梗阻，且没有证据显示本次交通

事故发生及治疗过程中包某娣自身存在过错，而上述医疗费系包某娣因

本次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损失，包某娣自身存在的

危险因素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并不会必然导致这些费用的产生，因此

仅以法医学上的危险因素为依据减轻侵权人责任，按照参与度予以赔偿

对受害人有失公允。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包某娣

全部医疗费。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包某娣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均无过错，不应减

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关于包某娣因本次交通事故诱发肠梗阻产生的医

疗费用，虽然司法鉴定意见载明因包某娣自身曾有腹部手术史及慢性结

肠炎病史，结合该年龄段人群自身存在的危险因素，建议外伤参与度拟

为10%～15%。但该鉴定意见系从医学角度分析包某娣的受伤情况，且

包某娣对其原有的慢性结肠炎病史及年龄因素等并不具有侵权法意义上

的过错，本案中亦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故

一审认定由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侵权案件中因为被侵权人个体差异、生活环境不同，往往在受伤后

会出现不同的治疗和恢复情况，外伤参与度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和依据，它只是一个法医学概念，是指在有外伤、年龄、体质、疾病等

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对人身造成损害的过程中，外伤在人身治疗、死

亡、伤残、后遗症的发生上所起作用的比例关系。而侵权人通常借此抗

辩减轻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侵权人不承担责

任或减轻责任的法定情形作了规定，如受害人有过错或故意、第三人原

因、不可抗力、正当防卫及紧急避险等，其中并没有关于受害人的体质

状况或本身旧疾可以减轻或免除侵权人责任的规定。

从外伤参与度概念的分析以及侵权法理论可以看出，外伤参与度其

实是对责任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即判断加害行为与损害的发生以及损害

后果之间存在何种因果关系，现实中，因单一事实产生的损害，因果关

系比较容易判断，一旦存在多种事实，且彼此关联，因果关系就比较复

杂，每个事实对损害的发生以及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如何判

断，需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以行为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作为观察的基础，就此客观事实，依我们的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

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即有因果关系。当然因果关系也不能无限放

大，必须确定其界限，判断标准一般可通过客观经验进行排除，如无该

侵害行为，损害后果是否必然发生。

本案中，当事人系外伤导致骨折，并未伤腹腔器官，但实际治疗中

突发肠梗阻，产生了大量医疗费，法医学鉴定虽然认为肠梗阻与骨折外

伤联系不大，参与度较低，但也无法排除外伤诱发机体障碍，受害人在

无外伤诱发的情况下也不必然发生肠梗阻，故自行承担该笔损失有失公

允。此外现实中也存在外伤进一步加剧了原有潜在的疾病或其他问题的

情况，是否考虑外伤参与度也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各种损害后果的性

质、形成原因都存在个体差异，外伤参与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于侵权人

和被侵权人来说，都有一定的理由和依据，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

应当具体分析外伤参与度对损害后果产生的必要性，一旦无法排除，又

不存在可以减轻或免除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须尽力保护被侵权人的

相应权利。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谭学勤

24 交通事故治疗终结赔偿完毕后伤情恶化

可再次鉴定并继续请求赔偿

——金某清诉杨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338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金某清

被告（上诉人）：杨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公

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1年9月10日，杨某驾驶苏BUB×××车沿104国道行驶时，与同向

金某清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尾随相撞，致金某清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

事故，经交警部门调查认定由杨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金某清不负事故

的责任。杨某为苏BUB×××车的登记车主，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

险、商业三者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事故发生后，金某清经治疗，确认为右肱骨外科颈粉碎性骨折，金

某清于2013年10月11日提起诉讼，要求杨某、保险公司赔偿。经法院委

托鉴定，金某清构成九级伤残，误工期30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60

日。经法院调解，金某清、杨某、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法院作出

（2013）宜开民初字第052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

额内赔偿金某清120200元、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金某清71441元；保险

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杨某车损7800元。双方本次事故再无其他纠

纷。

至2014年4月，金某清右肱骨因本次事故而病情恶化，遂至宜兴市

人民医院和宜兴市善卷骨科医院治疗，并在宜兴市人民医院住院行右人

工肱骨头置换术，合计花费医疗费64314.51元。故金某清再次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杨某、保险公司赔偿上述医疗费。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

作出（2017）苏0282民初38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保险公司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金某清64314元”。

上述判决后，金某清于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多次至医院检查膝

盖，并于2018年1月17日起因左膝疼痛伴活动受限等原因住院治疗8天，

共发生医疗费11970元。另有2016年8月30日起因肱骨头置换时在宜兴市

人民医院住院计21天。

经金某清申请，法院委托无锡中诚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

工、护理、营养期限进行了鉴定。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金某清

右肱骨头坏死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难以排除，右侧为人工

肱骨头，原有生理肩关节结构已不存在，右肩关节活动明显受限，右上

肢丧失功能50%以上（不足75%），评定为八级伤残，建议给予误工期

720日、护理期150日、营养期120日。

【案件焦点】

金某清在治疗终结、赔偿完毕后，伤情又发生新的变化，伤残等级

提高及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延长，能否继续主张赔偿；如何确定计

算方法。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第一次鉴定时，金某清无法

预见其伤情的后续发展和变化，现金某清的伤情发生变化产生新的损

伤，其对该损伤再行鉴定并要求赔偿系合理诉请，予以支持。本案鉴定

由本院在双方当事人选择确定鉴定机构的基础上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鉴

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同时鉴定所依据的鉴材合法有效，且

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结合体格检查和阅片所见再经具体分析而对金某清的

伤残等级作出评定，内容充分翔实，可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于金某清

的损失，1.住院伙食补助费，金某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左膝伤情与交

通事故有关，故其治疗膝盖的住院天数不能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认定为1050元（21天×50元/天）。2.营养费、护理费，鉴定

意见书确认营养期120日，护理期150日，革除上次鉴定已赔付过的营养

期60日，护理期90日，尚能主张营养期60日、护理期60日，主张营养费

1800元（60天×30元/日）、护理费7200元（60天×120元/日），营养费、

护理费应根据受害人伤情和护理依赖程度确定，根据金某清伤情，酌情

确定营养费每日30元，护理费每日100元，故认定营养费1800元，护理

费6000元。3.对于残疾赔偿金，金某清主张按目前的标准计算八级伤残

后革除原赔付到的金额，这一计算方式不妥，因其在原（2013）宜开民

初字第0527号案件中事实上已对原有的九级伤残处理完毕，故目前能主

张的金额是以当前的八级伤残应赔付的残疾赔偿金减去目前标准计算的

九级伤残赔偿金，即：43622元/年×12年×30%-43622元/年×12年

×20%=52346.4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金某清主张其因交通事故致终身

伤残，给其造成精神痛苦，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系八级伤残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减去原已赔付的九级伤残精神损害抚慰金），该主张符

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5.交通费，结合金某清伤情，酌情确定交通费

为300元。6.鉴定费3060元，为确定损失的必要费用且已真实发生，予

以确认。以上合计111556.2元，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江苏

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

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

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某清

111556.2元；

二、驳回金某清的其他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

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了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

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不法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的特殊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侵害行为。一般侵权行为需具备以下构成要

件：违法行为，损害后果，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主

观过错。其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往往是确定行为人有无赔偿责任的最重

要因素。

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往往以治疗终结作为达到鉴定时机的标准。而

治疗终结是一个临床医学中的原则性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一般

认为，治疗终结是伤者的病症和体征在撤出临床治疗的情况下不再继续

恶化，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从而结束治疗。本案中，金某清在第一次

鉴定前已结束治疗，且伤情已达到稳定状态，可视为治疗终结。其与肇

事方经法院调解，就赔偿事宜达成调解协议，金某清已获得协议所确定

的赔偿。依常理而言，双方在调解书中约定事故纠纷一次性了结，金某

清则不得再就本次交通事故向肇事方主张损失赔偿。但相隔数月后，金

某清的伤情发生了恶化并进行了治疗，最终导致伤残程度加重，造成了

新的损失。本案的关键在于，金某清在治疗终结后伤情恶化，能否对抗

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签订的调解协议？本院认为，金某清伤情恶化导致

肱骨头坏死，是在第一次调解后产生的新的损伤，不应受到第一次调解

协议的限制。笔者就此问题作如下分析：其一，从因果关系角度分析。

金某清伤情恶化导致的新损失，是否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显而易

见，两者存在因果关系。金某清肱骨部位的基础伤情系由交通事故导

致，该基础伤情发生恶化造成新的损失，显然与交通事故无法脱离关

系。其二，从公平原则角度分析。金某清在无法预见自身伤情后续发展

与变化的情形下与被告进行调解，其对自身的伤情是认识不足的，若以

该调解限制金某清在伤情发生恶化之后继续主张赔偿的权利，对金某清

而言显失公平。故金某清的主张合情合理，其在伤情恶化后可再次鉴定

并继续主张赔偿。在赔偿的计算方法上，也并未机械地采用目前的八级

伤残赔偿金额减去已获得的九级伤残赔偿金额，而是考虑到金某清已经

得到了相当于九级伤残的赔偿，故以目前的八级伤残赔偿金额减去目前

的九级伤残赔偿金额，以此补偿其伤情由九级伤残加重到八级伤残的的

不足部分，就已足够。

编写人：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任脂

25 计算和调整年赔偿总额时不考虑受害人

劳动能力丧失程度

——古某群诉万某建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357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古某群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壁山支公司（平

安财产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万某建、万某菊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23日，万某建驾驶渝CTW×××号小型客车行驶至璧山区

丁广路3KM路段时，与彭某勇驾驶的渝C82×××号小型客车发生碰撞，

造成古某群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万某建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彭某勇、古某群无责任。

古某群受伤后，住院治疗17天，共产生医疗费25061.09元。

经古某群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古某群的伤残等级、

后续医疗费作出的鉴定意见为：1.古某群右侧肩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

属十级伤残；2.古某群右侧锁骨内固定取出费约壹万贰仟元；3.古某群

面部瘢痕治疗费约伍仟元。古某群因进行鉴定产生鉴定费1480元。

古某群生于1990年1月26日，系城镇居民户口。古某群的被扶养人

有其父亲、母亲和两个女儿，父亲古某義，生于1956年9月12日；母亲

陈某惠，生于1957年4月7日；长女彭某蕊，生于2014年1月9日；次女彭

某玥，生于2016年7月27日。古某群系古某義与陈某惠的独生女。彭某

蕊与彭某玥由古某群与其丈夫共同抚养。

万某建的准驾车型为C1，渝CTW×××号小型轿车系万某菊所有。万

某建与万某菊系父女关系，万某菊自认万某建驾驶涉案车辆是经其允许

的。

渝CTW×××号小型轿车在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保险期间均为自2017年5月15日12时起至2018年5月15日24时止，

商业三者险投保金额为1000000元，并投保有不计免赔。

【案件焦点】

受害人有多个被扶养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调整年赔偿

总额时是否考虑受害人的劳动能力丧失程度。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认定，万某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依法予以确认。同时，万某

菊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将车辆交由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父亲万某建

驾驶，其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作为万某建所驾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

人，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损失，赔偿后仍有不足的，由

万某建向古某群进行赔偿。

针对古某群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1.医疗费，共计

25061.0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

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酌情认定按50元/天的标准计算，结合古某群住

院天数17天，依法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50元。3.护理费，据古某群

住院天数，并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酌情认

定住院期间护理费按100元/天的标准计算17天，即1700元。4.误工费，

对于误工天数，根据古某群住院治疗情况和出院医嘱，可计算至定残日

前一天，即110天；对于误工费标准，酌情认定误工费按照80元/天的标

准计算，即误工费确定为8800元。5.交通费，酌情确定交通费500元。6.

营养费，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古某群系孕妇，故酌情确定营养费500

元。7.后续治疗费，古某群主张的后续治疗费有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

见书为证，确定为17000元。8.残疾赔偿金，古某群系城镇居民户口，

其因本案交通事故致十级伤残，故残疾赔偿金应按2016年度重庆市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即29610元/年×20年

×10%=59220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古某群为城镇居民，故其被扶

养人生活费均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标准计算；同时，因存在多个被扶养人，则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结合被扶养人的年龄情况，对被扶养

人生活费依法确定如下：父亲古某義为21031元/年×19年×10%，母亲陈

某惠为21031元/年×20年×10%，长女彭某蕊为21031元/年×15年

×10%÷2，次女彭某玥为21031元/年×17年×10%÷2，共计115670.5元。

10.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古某群因交通事故造成伤残以及流产等因

素，且平安财产保险公司自认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较适宜，则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11.鉴定费1480元，有相应的发票为证，且

鉴定项目属于查明古某群伤情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是古某群因交通事

故产生的直接损失，依法属于赔偿范围。以上共计235781.59元，应由

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古某群120000元；剩余的

115781.59元，由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直接向古

某群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

一、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古某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

误工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

活费、鉴定费共计235781.59元；

二、驳回古某群的其他诉讼请求。

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鉴定费的承担问题。首

先，对伤残等级和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是为了达到查清直接损失的目

的；其次，对于被鉴定项目，并非个人就可以确定，必须经有资质的鉴

定机构参照相关标准并结合伤情等作出鉴定结论才能予以确定，并以此

作为赔偿依据。故，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进行鉴定是确定

直接损失的必要前提，该损失应优于或等同于直接损失，在保险合同没

有对鉴定费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

内予以承担。

关于是否应从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扣除超出交强

险部分医疗费的20%作为非医保用药的问题。二审中，万某菊当庭认可

其自愿承担医疗费的20%作为非医保用药，古某群亦予以认可。权利人

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

性规定，予以确认，故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扣除超出

交强险部分医疗费的20%，即（25061.09-10000）×20%=3012.22元，该

笔费用由万某菊承担。

关于多个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何确定的问题。古某群的被扶养人有四

人，分别是其父亲古某義、母亲陈某惠、长女彭某蕊和次女彭某玥，四

人的扶养人均为两人，即其父亲的扶养人为古某群及其母亲，其母亲的

扶养人为古某群及其父亲，其子女的扶养人为古某群及其丈夫，被扶养

年限分别为19年、20年、15年、17年，因古某群为城镇居民，其被扶养

人生活费根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赔司

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

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

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

消费支出额”，据此，受害人有多个被扶养人的情形，计算被扶养人生

活费应当“先限制年赔偿总额后再乘残疾赔偿系数”。理由如下：第一，

从《人赔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文义来看，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

算公式为：赔偿标准或基数\*残疾系数\*年限，其赔偿标准或基数为“受

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

消费支出标准”。如果有多个被扶养人的情形，按照定型化赔偿的理

念，其基数或赔偿标准也不应当发生变化，“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

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额”即是对有多个被扶养人的情形的赔偿标准或基数的确认。因此，从

《人赔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全文来看，年赔偿总额对应于“按照受诉

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

费支出标准计算”，是未考虑残疾赔偿系数的金额。第二，从法理角度

考察，在人身损害赔偿采定型化赔偿模式下，受害人的个人收入是既定

的，除其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外，其余收入系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

庭积累，因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导致残疾或死亡，其所在家庭可以预期

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减少或丧失，实际上是家庭其他成员在

财产上遭受的消极损失。按照“劳动能力丧失说”或者“继承丧失说”，受

害人近亲属的逸失利益按收入损失计算，而收入损失分为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此，在定型化赔偿模式下，受害人若为城镇居

民，则其收入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被扶养人生活

费，包括上述三项费用在内的收入在定型化赔偿模式下是既定不变的，

无论受害人有多少被扶养人，其收入中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受诉法

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

支出标准”确定，即其最大金额与人均消费性支出一致。故有多个被扶

养人的情形，应当先限制年赔偿总额，这样计算的受害人收入才符合定

型化赔偿模式下的赔偿标准。第三，如果采用“先乘残疾赔偿系数后再

限制年赔偿总额”的方式，因受害人有多个被扶养人且对赔偿金额在此

环节不予限制，按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可能是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数

倍，远远高于按人均可支配性收入计算的残疾赔偿金标准。如此计算受

害人收入，金额也会明显高于定型化赔偿理念下的受害人收入。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结合本案被扶养人的年龄、扶养人的人数，分

段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下：第1-15年被扶养人有四人，因四人每年的

被扶养人生活费累加计算为［21031/2+21031/2+21031/2+21031/2］元，

超过了人均消费性支出21031元，故其年赔偿总额为21031元，被扶养人

生活费为21031元×15年×10%=31546.5元；第16-17年被扶养人有三人，

因三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累加计算为［21031/2+21031/2+21031/2］

元，超过了人均消费性支出21031元，故其年赔偿总额为21031元，被扶

养人生活费为21031元×2年×10%=4206.2元；第18-19年被扶养人为二

人，因二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累加计算为［21031/2+21031/2］元，

即刚好等于人均消费性支出21031元，故其年赔偿总额为21031元，被扶

养人生活费为21031元×2年×10%=4206.2元；第20年被扶养人为一人，

因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031/2元，未超过人均消费性支出21031

元，应当据实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031元÷2人×1年

×10%=1051.55元。故古某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相加后共计41010.45

元。遂判决：

一、撤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7）渝0120民初7881号民事判

决第（二）项；

二、变更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7）渝0120民初7881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古某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

费、误工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

人生活费、鉴定费共计158109.32元（扣除已支付的医疗费18000元，还

须支付140109.32元）；

三、万某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古某群医疗费3012.22

元；

四、驳回古某群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如何理解《人赔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

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中的“年赔偿总

额”。

1.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基本公式的构建

《人赔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

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

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

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

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据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需要确定赔偿标

准、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赔偿年限三个要素。其中赔偿标准以受诉法院

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

出为准，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一般按照伤残等级或通过专门的劳动能力鉴

定予以确定，赔偿年限采用固定年限与相应调减的模式确定。

《人赔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

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

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

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额”。该款除界定了被扶养人的范围外，还对被扶养人有其他扶养人或

有多个被扶养人时应当如何计算予以规范：其一，被扶养人有其他扶养

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其二，被扶养人

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计算被

扶养人生活费时，可以扶养系数来表示被扶养人与扶养人个数之间的比

例关系，例如，受害人有1名被扶养人，该被扶养人还有2名其他扶养人

的，扶养系数即可表示为1/3。

据此，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基本公式为：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

标准×扶养系数×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赔偿年限。

2.关于年赔偿总额计算方法的实务分歧

对怎样计算年赔偿总额，实务中的主要分歧在于计算年赔偿总额时

是否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第一种意见认为，计算年赔偿总额

不应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年赔偿总额是赔偿标准与扶养系数

的乘积；第二种意见认为，计算年赔偿总额应当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丧

失程度，年赔偿总额是赔偿标准、扶养系数与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三者的

乘积。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第一种意见主张先限制年赔偿总额再乘

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赔偿年限，可称其为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第二

种意见主张先乘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再限制年赔偿总额，然后再乘以赔

偿年限，此方法可称其为后限制年赔偿总额法。

本案中，赔偿标准为21031元/年，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按伤残等级程

度确定为10%。四被扶养人年龄不同，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年限

不同。四人除受害人外均还有一名其他扶养人，所以古某群与该扶养人

在不同的年限内先后需扶养4、3、2、1个被扶养人，故计算被扶养人生

活费时，不同赔偿年限对应的扶养系数先后分别为2、3/2、1、1/2。

以其中前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例，按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计

算，年赔偿总额为赔偿标准21031元/年与扶养系数2的乘积，即42062元/

年，因该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

21031元，故应调整至21031元/年，则前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031

元/年×10%×15年，即31546.5元。按后限制年赔偿总额法计算，年赔偿

总额为赔偿标准21031元/年、扶养系数2与劳动能力丧失程度10%的乘

积，即4206.2元/年，该年赔偿总额累计未超过21031元，故无须调整，

则前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206.2元/年×15年=63093元。

3.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的逻辑证成

（1）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契合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原则，是指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应当以侵权行为

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换言之，就是赔偿以

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害多少，赔偿多少。

假设劳动能力尚存程度与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对应，那么，根据受害

人劳动能力尚存程度，可以参照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计算出受害

人受伤害后具有的扶养能力，其基本公式为“赔偿标准×扶养系数×劳动

能力尚存程度×扶养年限”。即便被扶养人有数人，扶养人的扶养能力也

是有限的，因此扶养人的年扶养能力应当与年赔偿总额一样，累计不超

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

出额。

经测算，在被扶养人有数人时，若采用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赔偿

义务人应支付的扶养费与受害人应自行负担的扶养费之比是丧失劳动能

力程度与尚存劳动能力程度之比，赔偿义务人应支付的扶养费与受害人

应自行负担的扶养费之和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若采用后限制年赔偿总额法，

赔偿义务人应支付的扶养费与受害人应自行承担的扶养费之比与劳动能

力丧存之比可能不一致，赔偿义务人应支付的扶养费与受害人应自行承

担的扶养费之和可能超过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

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赔偿义务人应支付的扶养费与受

害人应自行负担的扶养费之比和之和的变与不变说明计算被扶养人生活

费时不仅需要考虑扶养人的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还应当考虑扶养人的劳

动能力尚存程度。只有采用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才能兼顾受害人劳动能

力丧失程度与劳动能力尚存程度。

事实上，若假设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属于变量并采用后限制年

赔偿总额法计算前15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当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

达到50%时，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与受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一

样，而采用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时，被扶养人生活费伴随劳动能力丧失

程度的增加呈现阶梯式增长，直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表明，先限制

年赔偿总额法较好地体现了侵权行为损害的严重程度，较好地反映了受

害人劳动能力的尚存程度。受害人自身尚存的劳动能力越少，赔偿义务

人应支付的生活费越高，扶养人应自行承担的扶养费越低。

（2）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符合《人赔司法解释》本义

《人赔司法解释》采“劳动能力丧失说”对“人均收入”具体分解为残

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部分，因此，人均收入、残疾赔偿金与被

扶养人生活费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据测算，伤残者的收入损失与

就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平均收入可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

均负担系数的乘积计算确定。[[1]](#p227)所谓平均负担系数，系指每一就业者负

担人数（含本人），即全部人口与就业人口之比。以受害人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为例，对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说明如下：

伤残者的收入损失=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

残疾的年平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负担系数

根据年平均收入计算的累计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负担系数×

赔偿年限

推论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负担

系数×赔偿年限

“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年限”即为残疾赔偿金，所以“残疾赔偿金与

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之比即为平均负担系数。

《人赔司法解释》发布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1985年—2000年每

隔5年的城镇就业者平均负担系数分别为：1.81、1.77、1.73、1.77、

1.86。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2014年-2016年就业人口的平均

负担系数分别为1.78、1.77、1.77，说明我国的平均负担系数保持在1.8

左右。以此观之，一定期间内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之比为0.8

左右。

本案中，以前15年为例，计算的残疾赔偿金为44415元。相同期间

内，分别按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与后限制年赔偿总额法计算的被扶养人

生活费为31546.5元、6309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偿金的比例分

别为0.71和1.42。受害人尚存90%的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按后限制年赔

偿总额法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远远超出残疾赔偿金，不符合《人赔司

法解释》将“人均收入”分解为“残疾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本

义，充分表明被扶养人为数人时利用后限制年赔偿总额法计算被扶养人

生活费欠缺合理性。

4.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的简易应用

用先限制年赔偿总额法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基本方法是：先计算

赔偿标准与扶养系数的乘积，若其乘积大于赔偿标准，则应调减至赔偿

标准，再用赔偿标准乘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扶养年限；若赔偿标准与

扶养系数的乘积不大于赔偿标准，则直接以其乘积乘以伤残系数和扶养

年限。具体计算时，较为简便的方法是观察扶养系数是否大于1，若扶

养系数不大于1，则无须调整；若扶养系数大于1，则调整至1即可。

若多个被扶养人的扶养年限不同，则应运用分段计算法，逐次提取

共同扶养年限以确定是否需要调整年赔偿总额。本案中，利用先限制年

赔偿总额法分段计算如下：

第一阶段（15年）：扶养系数为2，应当调减至1，被扶养人生活费

为21031元×1×10%×15年=31546.5元；

第二阶段（2年）：扶养系数为3/2，应当调减至1，被扶养人生活

费为21031元×1×10%×2年=4206.2元；

第三阶段（2年）：扶养系数为1，无须调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

21031元×1×10%×2年=4206.2元；

第四阶段（2年）：扶养系数为1/2，无须调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

21031元×1/2×10%×1年=1051.55元。

综上，古某群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相加后为41010.45元。

编写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付永雄 杨红平

26 受害人体质状况对认定侵权人赔偿责任

的影响

——刘某金诉曾某洪、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323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金

被告（被上诉人）：曾某洪

被告（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以

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7日13时许，曾某洪驾驶闽CUS×××号小型轿车从安溪东

高速往南安市仑苍镇方向行驶，至省道308线安溪东高速出口路段左转

弯时撞到刘某金驾驶的无牌助力车，造成刘某金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

事故。安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曾某

洪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金在本事故中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刘某金被送往安溪县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出具的出院

小结载明：入院日期2016年9月7日，出院日期2016年9月13日，住院日

数6天。诊断刘某金的伤情为：1.双下肢肌力感觉消失原因待查；2.左上

肢挫擦伤。出院用药及建议：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刘某金转院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0医院2次住院治疗：入院日期2016年9月13日，

出院日期2016年10月27日，住院日数共计44天。诊断刘某金的伤情为：

1.脊髓损伤伴截瘫；2.左肩关节卡压综合征伴左肩袖损伤；3.左肘关节

损伤；4.左肩部、左肘部皮肤擦伤；5.腰5骶1椎间盘突出（中央偏

左）。

闽CUS×××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是曾某洪，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

强险和商业险（50万元）及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曾某洪已经支付刘某金5000元，保险公司已经支付刘某金10000

元。

诉讼过程中，经曾某洪及保险公司申请，法院委托，福建天行司法

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刘某金损伤评定为二级伤残，外伤参与度评定为

50%；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限评定为20年；劳

动能力丧失程度评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案件焦点】

受害人的体质状况是否可以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曾某洪负本事故的全部责任，

刘某金在本事故中无责任。刘某金的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

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保险公司辩解参照外伤参与度确定损

害赔偿责任的比例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根据福建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费用标准，结合刘某金的诉

讼请求，确定刘某金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883640.52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

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

定，判决如下：

一、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某金因本案交通

事故造成的损失110000元；

二、曾某洪应当赔偿刘某金因本案事故损失763640.52元，扣除曾

某洪已支付刘某金5000元，还应当赔偿刘某金758640.52元。此款由保

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支付给刘某金500000元，由曾某洪支付刘某

金258640.52元；

三、驳回刘某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及其分担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作出了相关规定，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进一步作出了规定。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曾某洪对交通事故的

发生负全责，而刘某金对事故的发生无责任，也就是说，刘某金对本案

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故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因受害

人自身的过错减轻侵权人责任承担的情形。对于保险公司所主张的“刘

某金自身存在的疾病应减轻曾某洪50%的责任承担”问题，虽本案事故

发生前刘某金自身存在疾病，客观上对事故发生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一

定的影响，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二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我国

相关立法并未将受害人自身疾病这一客观因素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承担

的判断因素，现有立法仍是将受害人的主观过错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承

担的判断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9日发布的指导案例

24号“荣某英诉王某、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亦进一步明确了“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

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的

裁判规则。因此，保险公司关于侵权人仅应按50%比例承担侵权责任的

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当前，在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实践中，若受害人体质状

况对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产生一定影响，常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因交通

事故导致的外伤与其损害后果之间的参与度比例，为此，侵害人往往要

求受害人自行承担其因自身体质状况导致损害后果加重的部分赔偿金

额。笔者认为，这样不仅不合法也不合理。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

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里的“过

错”指的是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

本案中，经交警部门认定，受害人刘某金不承担本事故的责任，侵害人

曾某洪承担本事故的全部责任，虽然受害人刘某金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

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

错，刘某金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存在一定影

响而自负相应责任。

其次，从交通事故受害人发生损伤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

本起交通事故事任认定刘某金不负本事故的责任，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

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体质状况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受害人刘某金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

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侵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最后，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我国交强险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责

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应扣减，保险公司的

免责事由也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即便是投保机动车

无责，保险公司也应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予以赔偿。因此，对于受害人

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的损失，均属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参

照“损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和交强险责任均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受害人的体质状况不能减轻或者免除侵害人的赔偿责

任。

编写人：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王秋玲

27 与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应否从误工

时间中扣除

——林某娥诉傅某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401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林某娥

被告：傅某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2月19日17时许，傅某松驾驶闽CB8×××号轿车在由福建省泉

州市洛江区嘉琳广场路口往国道324线右转弯过程中与林某娥驾驶丰泽

87971号二轮电动车《逆向行驶》发生碰撞，造成林某娥受伤及车损的

交通事故。经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洛江大队认定，傅某松、林某

娥对本事故承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林某娥被送往泉州市第一医院

住院治疗18天，经诊断，其伤情为：左侧股骨粉碎性骨折、多处软组织

挫伤、剖宫产术后等。同年9月20日，福建万鸿司法鉴定所接受林某娥

的委托，作出如下鉴定意见：林某娥的损伤评定为两处十级伤残、护理

期评定为出院后120天、误工期评定为300天、后续治疗费用暂定为

12000元。经太平洋保险公司申请和法院委托，福建天行司法鉴定所在

重新鉴定后，对林某娥的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对其后续治疗费评定为

9000元左右。傅某松所有的闽CB8×××号轿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

机动车交强险和赔偿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

保险期间。林某娥系城镇工人，其住院治疗期间，傅某松、太平洋保险

公司各垫付医疗费10000元。

【案件焦点】

误工期与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费如何处理。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认为：傅某松驾驶闽CB8×××号轿车

与林某娥驾驶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林某娥受伤，且负事故同等责

任，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林某娥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

失认定如下：医疗费34028.14元、营养费3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0

元、后续治疗费9000元、护理费9168.6元、误工费50936.7元（61973元/

年÷365日/年×300日）、交通费300元、残疾赔偿金72028.6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800元、辅助器具费（不锈钢腋拐）140元、车辆

维修费958元，合计为186300.04元。其中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项下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合计为46968.14

元，属于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辅助器具费合计为137573.9元，属于财产损失的为

95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太

平洋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和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

各赔偿林某娥10000元（已支付）、110000元，应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范围内赔偿958元。林某娥的其他经济损失65342.04元（186300.04

元-120958元），由傅某松承担50%即32671.02元，扣除垫付的10000

元，傅某松尚应赔偿22671.02元，该款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支付给林某娥。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

简称《人损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

如下判决：

一、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给林某

娥110958元；

二、傅某松应赔偿林某娥22671.02元，该款由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商

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支付给林某娥；

三、驳回林某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上诉。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误工时间的认定，根

据《人损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

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事故发生于2017年2月19

日，至福建天行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4月10日认定林某娥构成十级伤残

的前一天，已经超过300日，一审以300日计算，鉴于林某娥对误工期没

有上诉，本院维持一审的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上诉主张林某娥在事故

发生时处于分娩后6个月内没有产生误工损失，因分娩后6个月与误工损

失不存在必然联系，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产假是女职工享有的法定权利，就福建省而言，根据《福建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女职工的产假一般可休158日至180

日。本案中，林某娥于产后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对林

某娥所主张属于分娩6个月内的误工费有异议，该争议的实质在于与产

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能否认定为误工时间。

理论上，对误工费性质的认识存在所得丧失说与劳动能力丧失说，

前者认为误工费是受害人从受伤开始至身体完全治愈期间因伤无法正常

工作而减少的收入，后者认为误工费的实质系对受害人在误工期间因劳

动能力受损进行的赔偿。对与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能否认定为误工

时间问题的处理，否定者认为，根据所得丧失说，误工时间仅是受害人

因伤不能正常工作的期间，因受害人在产假期内原本就没有上班，故与

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不能认定为误工时间。肯定者认为，按照劳动

能力丧失说，误工时间应视为受害人的劳动能力因伤受损所需要的恢复

时间，而产假期不意味着劳动能力的自然恢复，是故产假期与误工期重

叠部分不能从误工时间中扣除。上述两种处理意见各有千秋，如何抉择

涉及对误工费性质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所讨论问题的分析已衍

化为对误工费性质的探究。笔者赞成误工费的性质为劳动能力说，主要

理由如下：

首先，从《人损赔偿司法解释》对持续误工规定的解释角度分析。

根据《人损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持续误工的，无

论受害人身体有无痊愈，其误工时间一律至多仅能计算至定残日前一

天。很明显，定残日不能代表受害人身体完全治愈。为何该条文会有如

此规定？其原因在于定残日的含义及其与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的关联。

根据《人损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误工费的计算方式可

用数学公式表述为：误工费=误工时间×误工收入。《人损赔偿司法解

释》第二十条第二款关于“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的规定，

其反向之意就是说从定残日起误工时间变为“0”，误工费自然也就不存

在。另外，定残日意味着受害人因伤致残的事实得到了确认，其可自定

残日起主张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与残疾赔偿金衔接于定残日的设计，从

某种程度反映了受害人定残之日后的“误工费”被吸收于“残疾赔偿金”中

的事实，于是受害人不能再就定残后的误工损失主张权利。以变成植物

人的受害者为例，其在定残后又未恢复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前，肯

定处于长期误工状态，但定残日后的误工费，依据该规定并不存在。可

以说，“定残”除了表征受害人肢体、器官包括功能的受损外，还彰显了

劳动能力丧失。因此，有理由相信《人损赔偿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蕴

含了误工费赔偿依托劳动能力的意旨。否则，按照所得丧失说的观点和

方法，理应将持续误工时间确定为自受害人身体受伤开始计算至完全治

愈为止，才有利于那些被伤害而致残的受害者诉求误工费。

其次，从《人损赔偿司法解释》对无固定收入规定的解释角度分

析。《人损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对误工收入的认定标准仅作

了有固定收入和无固定收入两种区分。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被归入无

固定收入者范畴，从理论上讲，若依所得丧失说可以得出由于这类人没

有工作，不存在劳动收入，其受伤后的收入损失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得

出对他们的误工费诉求不应支持的结论。但从实务层面上看，一般认为

此类人员受伤前虽没有工作，但不代表着其当时、以后无从事劳动的意

向和机会，而受伤剥夺了他们参与劳动获取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对这类

人员的误工费仍应予以支持，该裁判思路的理论依据就是劳动能力丧失

说。

综上，依据劳动能力说，产假只是国家赋予女职工特定的休息权

利，其与关乎劳动能力恢复的误工期是两个维度的概念，这诚如二审所

述“分娩后6个月与误工损失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与产假期重叠部

分的误工期不应从误工时间中扣除。尚应补充的是，从性质上讲，产假

与春节、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同属“假期”，而对于误工期内包括春节、

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的处理，审判实践并无异议，不会将其从误工时间

中扣除，就类案同判而言，对于产假，我们理应作同样处理。

编写人：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林前枢

28 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车辆维修损失及

间接损失能否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

——文某纷诉贺某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321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文某纷

被告（被上诉人）：贺某国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30日，贺某国驾驶自行车，与文某纷驾驶的川QBF×××小

型轿车发生碰撞，文某纷驾驶的小型轿车在往车辆行驶方向右侧避让

时，又与右侧袁某智同向行驶的渝C3U×××号摩托车擦剐，并驶出车行

道外右侧人行道、绿化带外，与重庆市卢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摆放售卖

的六辆静止车辆发生碰撞。交警队认定文某纷与贺某国承担本次事故同

等责任。此次事故中上述六辆车产生的维修费15720元由原告垫付，原

告自己小型轿车产生维修材料费52768元、维修工时费9200元、拖车费

2200元，合计64168元。

【案件焦点】

文某纷机动车维修损失及间接损失能否向贺某国主张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

车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应通过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实现对行人、

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评价，机动车一方存在的免责事由仅为事故的发生

系行人、非机动车故意所为，即该法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

时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机动车一方请求

行人、非机动车一方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文某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可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归责原则

为无过错责任。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

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均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

担民事责任；相对方有过错的，可以在处理相对方的损害赔偿问题时，

适当减轻机动车方的赔偿责任。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出发点，是为

了促使包括但不限于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尽到高度谨慎的驾驶注意义

务，使机动车这种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得到有效的控制，预防和减少事

故发生，避免给相对弱势的非机动车、行人一方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

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在规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时，只规定了机动车一方的责

任，并未规定此种情形下非机动车、行人对机动车一方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但如果非机动车方、行人也有过错的，应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

责任。故本案中作为机动车一方的文某纷要求非机动车一方赔偿其损失

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文某纷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机动车与自行车双方承担同等行政事故责任情况下，机动车一方车

辆损失及间接损失能不能向非机动车一方主张赔偿。对此，现行法律并

无具体明确规定，但是通过对侵权责任人的认定、特殊侵权中风险控制

理论、利益分担原则以及对具体法条的解读可得出结论。

1.在机动车与自行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不论是从行驶的稳定

性、控制能力还是从车辆的重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危险程度考察，小轿车

均高于非机动车，更远远高于行人，因此在发生事故时可以适用“优者

危险负担原则” [[2]，](#p227)认定加害一方即侵权人为车辆一方；虽然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或者行人相撞时机动车一方也会受到损害，但仅是两个物体相

撞时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从物体重量、速度、冲击力以及危险程度考

虑，实施侵权的一方只能是机动车一方。

2.特殊侵权中风险控制者应为自身损失买单。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行

的交通工具，由于本身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事故便会产生较大

的人身损失或财产损失，作为车主或管理者应该对该种风险进行提前预

防或控制（通过购买车辆保险方式），这既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

对“特殊风险”的买单，更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要求。为此国家提供了

机动车交强险和车辆商业险，车主或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车辆损失

险等实现风险的预防。如果发生机动车与自行车或行人的交通事故，按

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意见将机动车的车辆损失全部或部分归咎于自行车

或行人一方，既是对自行车或行人一方赔偿责任的无端扩大，也会无形

中形成对机动车侵权的放纵。

3.自行车一方不承担机动车一方损失，是法理要义的必然。（1）

受害人不应对事故工具损失理赔，机动车作为运输工具，在交通事故中

实际上就处于类似作案工具的地位，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机动车损失，就

相当于作案工具损失，要求受害人进行赔偿是于法无据的；（2）财产

损失相对人身损失不具有范围性，如果机械地理解行政事故责任划分比

例，判定自行车一方根据事故成因中的责任大小对肇事车辆损失进行赔

偿，极有可能出现自行车或行人一方得不到赔偿甚至倒赔机动车一方的

极端情况。

4.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具体解读可知：（1）机动

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于双方均是高度危

险风险的控制者和责任人，那么应该根据双方对事故损失的责任大小、

过错原因进行客观评析，按照各自的事故责任原因力进行赔偿，体现的

是“责任与过错相宜”原则。（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

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体现为三个层面：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

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

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

任。通过该条规定，即明确了此种情况下侵权人为机动车一方，也明确

了赔偿责任主体为机动车一方，体现的是“赔偿责任由风险控制者和责

任人承担”的原则。（3）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

立法价值取向和目的而言，更加强调机动车一方的谨慎驾驶和风险控制

义务，包括安全驾驶、及时救助、风险预防和排除等。

编写人：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 赵鑫

29 交通事故中赔偿车辆重置费用的条件

——陈某保诉韩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73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陈某保

被告（被上诉人）：韩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北分公司）

第三人：北京百得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利公

司）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1日9时许，韩某驾驶临京QQ9×××号牌车辆沿京开高速行

驶至狼垡出口处由东向西与向某超驾驶陈某保所有的同向行驶的临京

QQ7×××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陈某保车辆受损。此次事故经北京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卢沟桥大队认定，韩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事故发生后，陈某保所有的临京QQ7×××被送至百得利公司进

行修理，平安北分公司支付车辆维修费用185000元。陈某保于2016年11

月底将维修完毕的事故车辆从百得利公司取回。

陈某保表示在2016年1月，车辆修理完毕后曾经与平安北分公司及

百得利公司的人员联系，得知有修理费达到裸车价50%-70%时将车辆按

报废（全损）处理的做法，故要求事故车辆按照全损处理。

【案件焦点】

陈某保主张受损车辆归韩某、平安北分公司所有，由韩某、平安北

分公司赔偿其车辆重置费用应否得到支持。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向某超与韩某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陈某保车辆受损。交管部门认定韩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向某超无

责任，韩某驾驶的车辆在平安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平

安北分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超过保险范围的由韩某承

担。事故发生后，陈某保车辆经百得利公司进行维修，已经维修完毕，

平安北分公司已支付相应费用，原告已将车辆取回使用。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

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

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

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

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

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陈某保主张事故车辆状况应

按照全损方式处理，并未提供明确依据，且依据现有情况，陈某保已将

维修完毕的车辆取回，车辆并未灭失或者无法修复，其主张依据不足，

对于其请求不予支持。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陈某保的全部诉讼请求。

陈某保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陈某保受损车辆经保险公司定损并由百得利公司维修完毕且能正

常使用后，平安北分公司已将车辆维修费用全额予以赔付，此时陈某保

应及时将车辆取回或采取积极的方式以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诉讼中

陈某保主张其受损车辆完全可以按照全损处理，因其就此并未提供国家

对此问题的相关强制性规定，且考虑目前受损车辆已修复完毕且已正常

使用，而该车辆维修费用已由平安北分公司全额支付的实际情况，一审

法院对陈某保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亦是适当的，故陈某保主张将其受损

车辆予以退还，并由韩某、平安北分公司赔偿购车时的相关费用不予支

持亦是正确的。如陈某保认为其因本次交通事故仍存在替代性交通工具

及车辆贬值等损失，但因其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并未明确该主张，故在涉

案当事人对此仍存在较大争议情况下，该纠纷可另行解决，本案不予涉

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某保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

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给他人造成

财产的损失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现行法律法规中，侵权责任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对此

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在造成财产损害时，其

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

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五条采

用列举的方式，确定纳入赔偿范围的财产损失主要包括车辆修理费、施

救费、车载物品费、重置费，以及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和停运损失等。

车辆重置费是指受损车辆由于交通事故的发生而全损或者无法修

复，受害人为了购买与受损车辆发生事故前价值相当的车辆而支付的费

用。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受损的车辆已经达到了实际灭失或是无法修复的

程度是赔偿车辆重置费的前提，实际灭失非常容易判断，无法修复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即物理上的不可能和经济上的不可能。如果车辆只是一

般受损或是可以修复的，就不得要求重置费赔偿。同时，从公平的角度

进行考量，车辆重置费的数额要与被损车辆在事故发生之前的价值相

当。因此，对于重置费的审查分两方面：（1）修复在物理上不可能。

车辆应达到因全损而报废的程度，于此情形才能支持重置费用的赔偿。

（2）修复在经济上不可能。这主要是指虽然修复在物理上是可能的，

但花费过高以至于超出了受损物本身的价值，从而在经济上认为不可

取。于此情形，为避免社会成本的浪费，则应否定重置费而支持修理费

用的赔偿。本案中，原告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后被送往修理，在车辆维修

完毕后原告才提出要求按照全损方式进行处理，退还车辆并赔偿购车时

的全部费用，其请求的实质为赔偿事故车辆的重置费用。而原告车辆的

状况既不属于全损报废的情况，也不属于花费过高超出受损物本身价值

的情形。实践中，对于维修花费是否过高的问题，一般需要在车辆维修

前，由车辆所有权人、保险公司以及车辆维修单位几方共同确认，或通

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确认，仅由受损车辆所有人一方主张是难以

得到支持的。

对于新车因交通事故受损严重的救济途径，二审判决中给予了指

引，即主张车辆贬值损失。虽然车辆贬值损失并未被列举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财产损

失项目中，但从该司法解释的立法背景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中“关

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内容可知，目前对于

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持。但在少数特

殊、极端情形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

握。本案中，原告的车辆在办理牌照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受损严重，

应属于特殊情况，予以考虑贬值损失，原告可寻此途径主张权利。

编写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陆宋宁

30 因出交通事故自杀，是否支持死亡赔偿

金等费用

——徐某生等诉李某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9民终409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

被告（被上诉人）：李某祥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7日9时30分，李某祥驾驶苏JX6×××重型自卸货车沿东台

市富安镇米市北路由北向南行驶至与北环交界路口北桥上时，与同向董

某珍驾驶后载宋某芳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董某珍、宋某芳

受伤，宋某芳于2017年6月11日住院治疗，7月2日出院，10月10日在家

休养期间自杀身亡。

宋某芳出生于1949年3月1日，生前系农业人口，居住在东台市富安

镇小东村，徐某生系其丈夫，徐某祥、徐某平系其儿子，其父母均已去

世。徐某生患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前交通动脉瘤、高血压等，需要宋某

芳日常照料。宋某芳在事故发生前无精神病史且在家务农，其收入系家

庭主要生活来源。宋某芳同村邻居徐某新、朱某凤证实，宋某芳出院后

常因疼痛难忍，向周围邻居表达过轻生念头。东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队认定，李某祥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董某珍、宋某芳不负此事故的责

任。因李某祥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在人保南京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李某祥、人保南京公司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宋某芳受伤、死亡

所产生的各项损失480000元（不含垫付款40000元）。

【案件焦点】

1.宋某芳自杀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具有关联性及关联程度；2.

如何确定宋某芳因交通事故受伤、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宋某芳自杀死亡与本次交

通事故是否具有关联性及关联程度的问题。引起损害后果的原因可分为

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指必然引起某种损害后果发生的原

因，一般直接作用于损害后果，它在损害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某

种必然的、确定的趋向，而间接原因是指一般不会直接引起某种损害后

果的发生，但因为其他原因的介入而造成该种损害后果的发生，间接原

因对损害的发生不起直接作用，它往往是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偶然介入了

其他因素如自然因素或受害人自身因素，并与这些因素相结合，才产生

了损害后果，此种情况下，间接原因与损害后果之间也具有因果关系。

显然，本次交通事故并不会必然导致宋某芳自杀死亡这一损害后果，故

本次交通事故并不构成宋某芳自杀死亡的直接原因。本次交通事故是否

构成宋某芳死亡的间接原因，则应根据宋某芳生前的精神状态、本次交

通事故对宋某芳生前状态的影响以及医学常识综合进行判断。本起交通

事故发生前，宋某芳身体健康，无精神疾病，在家务农，用以支持家庭

日常开销及照料丈夫徐某生。因本起交通事故致宋某芳身体受到较重伤

害，致使其身心遭受较大痛苦。宋某芳同村邻居的证言亦证实其出院后

仍遭受伤痛折磨。交通事故发生后，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宋某芳不能

劳作，使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本起交通事故给宋某芳带来了伤痛

折磨、生活环境的变化、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等不良刺激，最终导致其

精神压力过大并自杀死亡，故可以确定本次交通事故是宋某芳死亡后果

的原因之一，两者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宋某芳自身的因素是其精神

压力过大的主导性因素，是造成其死亡后果的主要原因，而作为间接原

因的交通事故与该死亡后果之间的距离较远——交通事故并不必然导致

宋某芳自杀，即本案中间接原因的原因力较弱。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

起交通事故对宋某芳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以30%为宜。

宋某芳因交通事故致右侧髋臼骨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右侧人工

髋关节翻修术等诊断成立，对其受伤后的误工、护理、营养期限，参照

《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标准等

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宋某芳的伤情、年龄、性别等因素，误工期限可考

虑至死亡前日，护理期限60天（1人），营养期限90天。

本次交通事故另一伤者董某珍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号为（2018）苏0981民初1347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董某珍向本院

作出书面承诺：只要求预留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5000元、财产

损失赔偿限额项下2000元，交强险其余部分以及商业三者险由本案徐某

生、徐某祥、徐某平优先受偿。

对宋某芳因交通事故受伤、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依法认定为：

1.医疗费33688.3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1天=630元；3.营养费

15元/天×90天=1350元；4.误工费50元/天×122天=6100元；5.护理费80元/

天×60天=4800元；6.交通费600元；7.丧葬费36342元×30%=10902.6元；

8.死亡赔偿金19158元/年×12年×30%=68968.8元；9.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

1000元×30%=300元；10.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因宋某芳死亡遭受精

神痛苦，依法应给予适当抚慰，根据当事人过错大小、经济能力及本地

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综上所述，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因交通事故造成其近亲属宋某

芳受伤、死亡所产生的各项合理损失142339.78元。鉴于苏JX6×××重型

自卸货车在人保南京公司投保交强险和限额为500000元不计免赔商业三

者险，李某祥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且另一伤者董某珍承诺交强险

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5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2000元以外的

其他部分由本案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优先受偿，故对徐某生、徐某

祥、徐某平因交通事故造成其近亲属宋某芳受伤、死亡所产生的各项合

理损失，由人保南京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5000元，在商业三

者险范围内赔偿27339.78元。事故发生后，李某祥垫付费用40000元，

扣除其所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后，由人保南京公司直接从理赔款中返

还。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九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人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和商业三者

险范围内赔偿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因交通事故造成其近亲属宋某芳

受伤、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142339.78元，其中支付徐某生、徐某

祥、徐某平106339.78元，返还李某祥36000元；

二、驳回徐某生、徐某祥、徐某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人保南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宋某芳生前所在东台市富安镇小东村村干部反映宋某芳

生前性格要强，受伤前整日在农田里忙碌不歇。案涉交通事故致其受伤

后，一直未愈卧床，变成一个不能自食其力之人，且需要家人照应，故

而想不开选择自杀，以免自己给家人增加麻烦。另外，宋某芳的儿子、

儿媳都是“老实人”，很勤劳，且对父母都很孝顺。人保公司南京分公司

对此质证称：受调查人员对于宋某芳的精神状况未能客观反映，应结合

宋某芳的损伤程度进行考虑。宋某芳自杀时，其损伤已基本痊愈，交通

事故也没有导致其精神状况出现问题。因此，宋某芳自杀系其主观原

因，不能将其自杀而产生的损失归咎于交通事故。

宋某芳因交通事故致右侧髋臼骨折，经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右

侧人工髋关节翻修术治疗，术后医嘱限制其负重、行走，给其既往自给

自足的田园生活模式造成极度影响。其最终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

生命，固然与其自身承受生活变故的能力有关，但也与案涉交通事故给

其生活带来的困扰密不可分。应当认定宋某芳死亡后果的发生系多因一

果，交通事故受伤系导致其死亡的间接因素，人保公司南京分公司依法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对致使宋某芳死亡的多重因素详细分

析，综合认定交通事故占据宋某芳死亡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为30%，该比

例并未显著失衡。因交通事故并非导致宋某芳死亡的直接原因，且该事

故客观上也致使宋某芳在受伤后一段时间内未能通过自身的劳动取得家

庭生活来源，故一审法院将误工费作为宋某芳近亲属的一部分损失予以

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人保公司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系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在遭遇事故伤害后自杀而引发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在无精神病史的情况下，受害人于交通事

故发生四个月后自杀，交通事故是否是导致自杀后果的原因力成为争议

的问题。

从因果关系来看，受害人自杀与本起交通事故存在一定关联性。自

杀是个体在复杂心理活动作用下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自杀行为的选择

和实施虽是自杀者自主实施，但是自杀动机和意念的形成是因为其遇到

难以解决的问题，想逃避现实，为解脱自己而把自杀当作解决问题的手

段。判断受害人自杀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查明受害人选

择自杀的真实原因，从中查证交通事故致害是否使受害人陷入到“遇到

难以解决的问题，想逃避现实”的状态。为查明本案受害人自杀的真实

原因，一、二审案件承办法官在未通知受害人近亲属的前提下，多次在

事发地走访，经了解得知受害人的以下信息：生前精神状态正常；家庭

经济条件较差，受害人是主要劳动力；事故伤害使其承受了巨大的身体

痛苦；不能继续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和劳务付出使其承受了巨大的精神

压力等。由此可以判断，受害人采取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首先取

决于其自身承受生活变故的能力，但也与交通事故使其本就不易的生活

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进而给其精神带来困扰和打击密不可分，故可以确

定交通事故是受害人死亡的原因之一，两者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

从责任比例来看，应当以双方的过错程度和行为原因力综合认定。

本案受害人的损失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交通事故直接导致的损害，如

受害人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二是因受害人

死亡所导致的损害，包括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被扶养

人员生活来源损失及近亲属精神损失等。对于前者，因肇事方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故应全部赔偿；对于后者，因受害人死亡是由其自杀行为和

交通事故致害两个原因共同导致，故应区分各自的原因力以确定责任比

例。因交通事故系受害人自杀死亡的间接原因，也是次要因素，其原因

力较弱，故对受害人近亲属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事人员

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可酌情支持，最终裁定由肇事方承担该部分损

失30%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结果符合民法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也

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有助于对受害人家庭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

的抚慰。

编写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金磊

31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处理原则

——张某莉诉高某起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226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某莉

被告（上诉人）：高某起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盛杰凯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杰凯达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

保北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24日18时1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蒲芳路方庄环岛，高某

起驾驶京ADJ×××大型客车起步时，其左前侧与周某毅驾驶的张某莉所

有的京PCS×××小型客车右侧接触，造成两车损坏，乘客管某晨受伤。

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方庄大队认定，高某起负

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周某毅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莉将车辆送往北

京中汽南方华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修理，支付车辆维修费34780

元，该数额同人保北分公司定损金额一致，人保北分公司对此认可。高

某起驾驶的京ADJ×××车辆在人保北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及50万元商业三

者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张某莉提交北京中汽南方华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结算单》

载明维修开工日2017年9月26日，预计交车日2017年9月30日，结算单日

期2017年11月16日；维修内容为更换右后门及附件一右侧大边钣金右后

叶、后杠、后备厢盖、左后叶，右后门、右后叶、后杠、右前门、右侧

大边、后备厢盖、左后叶烤漆等。另提交《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清

玲雪租车公司补充协议》、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登记表、北京清玲雪汽

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营业部出具的发票等，欲证明其在自身车辆维

修期间租用车辆外出做生意，租赁期限为2017年10月15日10时至11月15

日10时，共计支付租金16000元，维修人员称十一期间无法喷漆，故直

到2017年11月才提车。

盛杰凯达公司提交盛杰凯达公司（甲方）与高某起（乙方）于2017

年9月18日签订的《车辆运营合作协议》一份，以证明该公司与高某起

系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发生事故应由高某起承担责任。高某起对此予以

认可。

【案件焦点】

非运营车辆因道路交通事故产生损坏，在车辆修理期间无法使用的

情况下，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是否应予以赔偿。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起所驾车辆在人保北分公

司投保交强险及50万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故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

先行承担保险责任。高某起将京ADJ×××号车辆登记在盛杰凯达公司名

下挂靠经营，故人保北分公司先行赔付后仍有不足的，由高某起、盛杰

凯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修车费，张某莉主张于法有据，予以

支持；对于替代性交通工具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

以请求侵权人赔偿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

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等。本案中交通事故造成张某莉车辆受损，在车辆修

理期间张某莉另租用一车辆作为替代工具，故对其主张替代交通工具费

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本院遵循必要性、合理性的原则，

并结合事故车辆的价值和用途、车辆的修理时间等依法酌定。同时，替

代性交通工具费属于间接损失，为保险公司免责范围，故应当由高某

起、盛杰凯达公司予以赔偿。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

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人保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张某

莉修车费2000元；

二、人保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

张某莉修车费32780元；

三、高某起、盛杰凯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赔偿张某莉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6000元；

四、驳回张某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高某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

程中，高某起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高某起在

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高某起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

【法官后语】

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

具的合理费用”，该条明确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非营运车辆在修理

等无法继续使用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

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请求权主体。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属

于“使用中断损失”，是指因物部分受损，在维修期间因使用利益丧失而

产生的相关损失。即物在维修期间有使用利益损失。车辆维修期间，所

有权人若有使用需要，就可以成为主张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起诉主

体；若车辆所有权人将车辆长时间借给他人使用，使用权人是车辆使用

利益的享有者，故使用权人可成为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请求权主体；

如有偿使用他人车辆，使用权人因车辆维修不能使用车辆的，有权拒绝

支付使用对价而免遭使用利益损失，故其是否丧失使用利益并因丧失使

用利益取得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请求权，应视其与所有权人的交易关

系具体确定。本案中，张某莉作为车辆所有权人，在车辆维修期间因使

用利益丧失而产生相关损失，有权主张赔偿。

第二，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赔偿主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

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侵权人赔偿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

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等。对于替代性交通工具合理费用是否

属于交通事故所导致的直接损失，交强险是否应予赔偿，在理论及实践

中存在争议。目前，在审判实践中，普遍认为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并不

属于交通事故所导致的直接损失，不属于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对于商

业三者险是否应该承担替代性交通工具合理费用，应根据投保人与保险

人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来确定，如果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

间接财产损失不予赔偿且已明确告知、提示投保人，则商业三者险不予

赔偿；如果保险条款中未明确规定或未将该免责条款明确告知、提示投

保人，则商业三者险应根据投保车辆驾驶员所负事故责任予以相应赔

偿。

第三，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赔偿原则。在替代性交通工具的选择

上不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应简单地认为被侵权人实际支出的替代性

交通工具费用都可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对于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认

定，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本地一般交通费用标准等因素，根据

诚实信用原则，结合被侵权人车辆需求的必要性，确认替代性交通工具

的种类和方式，酌情认定被侵权人主张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合理

性。本案中，张某莉能否以承租与其受损车辆同款奥迪轿车的费用来主

张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呢？考虑到非经营性车辆一般都是作为代步工具

使用，因此要根据日常出行需要，以人们通常可预见的交通工具标准来

替代，应当提倡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另外，还要准确认

定“无法继续使用的期间”，该期间应是指为维修所需而实际经过的时

间。事故发生、车辆送到维修服务站后，若双方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

导致车辆未及时修理，因此延长的期间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的费用属

扩大损失，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应共同担责；车辆修理好后，受害人

没有及时取车，此期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由对方负担也显失公平。

本案中，对张某莉替代交通工具费用的数额，法院遵循必要性、合理性

原则，并结合事故车辆的价值和用途、车辆的修理时间等依法酌定。

综上，非营运车辆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虽然相关法律规定侵权

人应赔偿受害方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而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但

该费用必须是通常的、合理的。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均应该积极主

动、实事求是、快速妥当地解决纠纷，避免损失的扩大。

编写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梁艳

32 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

并领取赔偿款后，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

权人再次赔偿

——韩某龙、黄某诉北京雷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292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韩某龙、黄某

被告（上诉人）：北京雷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龙公

司）

【基本案情】

张某系韩某龙与黄某的非婚生女，2015年5月9日20时，张某与刘某

立驾驶雷龙公司的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张某当场死亡，小型轿

车损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认定刘某立与张某为同等责任。

2015年7月14日，雷龙公司与张某母亲黄某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

通管理局开发区交通大队处理交通事故时达成赔偿协议并签订了《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协议载明：雷龙公司赔偿黄某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元……当日，雷龙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张某岭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黄某54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

管理局开发区交通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执行凭证》，载

明：2015年7月14日收到雷龙公司、刘某立交来经济赔偿费54万元。黄

某在凭证中收款人处签字。张某父亲韩某龙认为是雷龙公司对黄某的赔

偿，与韩某龙无关，对韩某龙无约束力，黄某无权对韩某龙的权利进行

处分，故向法院起诉要求雷龙公司赔偿韩某龙丧葬费10629元、死亡赔

偿金2917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352424元。

雷龙公司在赔偿张某540000元之后，自行到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

（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获赔110000元，商业三者险项下获赔100000

元）。

一审诉讼中，经雷龙公司申请，法院依法追加黄某作为本案共同原

告参加诉讼。

【案件焦点】

死者张某的母亲黄某与侵权人就全部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并取得赔偿

款后，张某的其他近亲属是否有权再向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韩某龙、黄某作为张某的父

母，均为本案适格的赔偿权利人。雷龙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上仅有黄某签

字，且韩某龙不认可协议内容，雷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黄某得到韩某龙

的委托授权，该协议对韩某龙不具有效力。

受害人张某的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经核算，死亡赔偿金为

1057180元，丧葬费为42516元。张某因交通事故死亡，韩某龙、黄某作

为张某的父母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精神损

害抚慰金为30000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

1129696元。

鉴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全额对雷龙公司进行了

理赔，故雷龙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赔付110000元，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

1019696元，由雷龙公司按事故责任赔付50%，即509848元，总计

619848元。雷龙公司已先行支付的540000元，应予以扣减。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雷龙公司赔偿韩某龙、黄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共计619848元，扣除先行给付黄某的540000元，余款79848元，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

二、驳回韩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雷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

第一，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角度分析。黄某根据协议所取得的款项

并非黄某单独所有，而应该是张某近亲属之共同共有财产。

第二，从黄某与张某其他近亲属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角度分析。因

侵权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调查死者张某的所有其他近亲属。在此前

提下，侵权人有理由相信，黄某作为死者张某之母亲，有权代表张某其

他近亲属取得赔偿款项。

第三，从黄某和侵权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之角度分析。侵权人向黄

某支付的540000元赔偿款略高于一般司法赔偿标准，故难以认定黄某和

侵权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近亲属利益。

第四，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分析。如果按照黄某之外

的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的时间确定相应赔偿标准，将对侵权人雷龙公司

显著不公平，产生诸如侵权人消极赔偿、仅以法院判决方式解决等后

果，最终损害的将是未来众多受害人的利益。

综上，侵权人与张某的赔偿问题属于外部关系，赔偿款或补偿款的

分配问题系张某近亲属的内部关系。死者张某的赔偿事宜已由张某母亲

黄某出面处理完毕，其他近亲属应向黄某主张分割相应赔偿款。韩某龙

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雷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

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追加黄某为共同原告并重新认定赔偿款项不当，存

在一定程序瑕疵，但考虑到将黄某追加为原告对本案实体处理并无影

响，且为避免各方当事人之诉累，本院直接改判为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

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3872号民事

判决；

二、驳回黄某、韩某龙的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在司法实践中，侵权人往往会在事故发生后与死者的家属达成赔偿

协议并约定赔偿数额，通过积极赔付的方式来获取死者家属的谅解。但

并非死者的所有近亲属或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均签字认可后协议才能生

效，侵权人方能履行赔偿义务。死者近亲属中也可委托一到两位与死者

生前关系密切的近亲属与侵权人就相关赔偿事项达成协议。若死者的其

他近亲属主张就赔偿事项未参与协商或是未在赔偿协议上签字，要求侵

权人按照新的赔偿标准再次赔偿，是否支持？对此，二审法院认为，首

先应判断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即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显失公平等损

害其他近亲属利益之情形。其次，应判断签署赔偿协议的近亲属是否系

死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确定赔偿协议有效及死者近亲属身份可以确

认的前提下，侵权人有理由相信该近亲属已经代表了死者的其他近亲

属，即该近亲属与死者的其他近亲属构成了表见代理。此时，若对侵权

人过于严苛，即侵权人需调查死者的所有其他近亲属并征得其全部近亲

属同意后协议方能生效，则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一般来说，侵权人

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调查死者的所有其他近亲属。从公平角度来

看，侵权人及时按照事发当年的计算标准来计算赔偿数额并无不妥，如

果因为死者近亲属的内部沟通问题，由其他近亲属隔数年后再以新的计

算标准对赔偿数额进行重新计算，对依法及时履行赔付义务的侵权人极

不公平。

此外，从司法效果和社会行为指引的角度来看，侵权人与死者的赔

偿问题系外部关系，赔偿款或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系死者近亲属的内部关

系，其他近亲属应向获得赔偿款的近亲属要求分割。死者第一顺位的继

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如若他们均以未参与协商或是未签字为由

起诉，并要求按提起诉讼的时间确定赔偿标准，则会对侵权人显著不公

平，亦会使侵权人为达成赔偿协议所作出的努力付之东流。从社会效果

来讲，则会产生负面的引导作用，产生侵权人不再积极进行赔偿而是仅

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等后果，而这最终损害的是未来众多受害者的利

益。

综上，死者张某的赔偿事宜已经由其母亲黄某出面处理完毕，其他

近亲属应向黄某主张分割。雷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

持。一审法院重新认定赔偿款项不当，法院予以改判。最终驳回了黄

某、韩某龙的诉讼请求。

编写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石磊 李靖元

33 “轻松筹” 募款是否影响受害人主张侵权

损失的赔偿

——夏某之诉李某耕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9民终31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夏某之

被告（上诉人）：李某耕、李某

被告：龙某辉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28日11时25分许，李某耕驾驶湘H11×××号中型普通货车

行经益阳市赫山区老石笋乡政府路段时，将突然跑着横过道路的夏某之

撞压，造成夏某之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耕与夏某之

负事故同等责任。夏某之伤后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等地住院治疗190天，用去医疗费399567元、急救车费1200元，购买膝

踝足矫形器2600元。经鉴定，夏某之外伤后左小腿毁损伤离断，踝关节

功能丧失等，已构成六级伤残；约需后续治疗费160000元左右；伤后需

护理二年，用去鉴定费1500元。事故发生后，李某耕已支付给夏某之医

疗费62680元。夏某之系农村户籍，事发时年满2周岁。夏某之提交相关

证据证实，夏某之父亲夏应某自2007年起从事不锈钢制作安装行业。湘

H11×××号中型普通货车的登记车主为龙某辉。龙某辉提交的机动车转

让合同证实，龙某辉于2015年5月8日将湘H11×××号车辆转让给李某，

事发时该车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李某系李某耕之子。二审期

间，李某耕提交“轻松筹”资料4份，拟证实夏某之在事故发生后通过募

捐获款200472.2元，该款项应在赔偿款中扣减。夏某之提出撤回后续治

疗费并要求另行主张的诉讼请求。

【案件焦点】

1.本案事故责任比例应如何划分；2.夏某之所获募款应否抵扣李某

耕的赔偿责任；3.李某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侵权人李某耕已赔款项是否

应优先抵扣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考虑李某耕与夏某之各

自在案涉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具体责任比例以夏某之、李某耕各承担

50%为宜。事故发生前龙某辉已将湘H11×××号中型普通货车转让给李

某，李某在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并完成交付，故该车实际车主和投保义

务人为李某。该车发生事故时未投保交强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先

由侵权人李某耕、投保义务人李某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

部分损失由李某耕一方按责承担。据此，判决：

一、李某耕、李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连带赔偿夏某之医疗费项下

损失10000元，残疾赔偿金项下损失110000元，共计120000元，扣减李

某耕已支付的62680元，还需支付57320元；

二、李某耕赔偿夏某之交强险不足部分损失443961元；

三、龙某辉不承担赔偿责任。

宣判后，夏某之、李某、李某耕均不服，提起上诉。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本案事故发生后，交

警部门认定李某耕、夏某之均负事故同等责任。依照《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八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

之六十”赔偿责任的规定，驾驶人李某耕应对行人夏某之的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李某耕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不当，予以纠

正。二、“轻松筹”获得的募款属于社会公众的自发行为，具有公益属

性，李某耕应赔偿夏某之的费用因其侵权关系产生，具有私人债务属

性，故所获募款与赔偿款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费用；他人通过“轻松筹”对

夏某之进行的善意捐助款项直接交付夏某之父亲夏应某，无证据表明社

会公众基于减轻李某耕的赔偿责任而捐款，故不能以此款项减轻李某耕

的法定赔偿责任。三、李某作为实际车主，未为事故车辆购买交强险，

应与侵权人李某耕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从交强险的保障功能

来看，李某耕已支付的62680元应认定为李某耕个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外的已赔份额，而不应认定为李某与李某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已赔

份额。综上所述，根据夏某之的总损失，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6）湘0903民初1275号民事判

决第三项；

二、撤销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6）湘0903民初1275号民事判

决第一项、第二项；

三、李某耕、李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连带赔偿夏某之医疗费项下

损失10000元，残疾赔偿金项下损失110000元，共计120000元；

四、李某耕赔偿夏某之交强险不足部分损失320629.8元，扣减已支

付的62680元，还需赔偿257949.8元。

【法官后语】

目前我国法律对“轻松筹”的规范基本空白，对于“轻松筹”等类似的

募款能否从受害人的总损失中扣除，能否抵扣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责

任，即是否影响受害人损害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争议。

第一，募款是否应从受害人的总损失中扣除，有观点认为应当扣

除，理由在于民事侵权赔偿理论的填平原则，即受害人损失多少，则赔

偿多少。因此，对于“轻松筹”等类似的募款所填补的受害人损失部分，

应从总损失中扣除，否则，当受害人在获得募款后依然以全部损失向侵

权人主张权利时，受害人所获赔偿会超出其损失，与损失填平原则不

符。

本案认为，募款不应扣除。理由在于募款属社会公众捐赠性质，与

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系不同法律关系，如将该款项从总损失中予以扣除，

则如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之减轻的法定

事由不符。至于受害人所得超出损失部分款项是否应予以返还系另外的

法律关系，可由其他相关权利方主张权利。

第二，募款能否抵扣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轻松筹”发起的主

体是受害人方，主要是为因侵权结果的发生筹凑医药费、后续治疗费

等，不论从主观目的还是客观行为来说毫无疑问该款项应认定为对受害

人的救助，与侵权人并无关联，亦不存在是否需抵扣其赔偿责任的问

题。本案即属于此中情形。争议在于若“轻松筹”发起的主体在于为减轻

其赔偿责任而寻求救助的侵权人时，所得款项能否抵扣侵权人应承担的

赔偿责任，对此，审判实践中亦莫衷一是。

有观点认为，不能抵扣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应从总损失中

扣除。理由在于筹款具有社会公众捐赠的性质，是一种爱心义举的体

现，筹款初衷是为了解决受害人的实际困难，而不是侵权人占有，如果

将该笔筹款认定为侵权人的赔偿款，则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有不当

得利和诈骗的嫌疑。但依据损失填补原则，应从受害人的总损失中扣

除。

而笔者认为，在侵权人积极为受害人筹集救助款并将该款项用于对

被侵权人的赔偿时，应认定为该侵权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而不是从总损

失中扣除。抵扣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与将所得款项从总损失中扣除属两个

不同的概念，主要影响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当侵权人仅为一人且担

全责时，则从总损失中扣除与抵扣赔偿责任，从结果上看没有差别；但

当侵权人为数人，或者侵权人为一人，但与受害人按比例承担责任时，

则会有不同的结果。从总损失中扣除，影响的是各方当事人侵权责任的

承担，而抵扣赔偿责任，只是对该侵权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的鼓励与认

可，并不影响其他人的责任分担，也符合实质公平原则。从目的来看，

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因自身赔偿能力有限，而积极筹款，并将所

得款项用于救助被侵权人，其初衷主要在于通过对受害人的救助来减轻

自身的赔偿责任。因此，当“轻松筹”发起的主体系为减轻其赔偿责任而

寻求救助的侵权人时，其所得款项应视为该侵权人对自身赔偿责任的履

行从而在其应承担的责任中予以抵扣，“轻松筹”只是其履行赔偿责任的

一种方式，而不是对总损失的一种分担，如果从总损失中予以扣除，则

会影响其他当事人对侵权责任的承担。

综上，在侵权纠纷案件中，不论是受害人还是侵权人发起“轻松

筹”，所得款项均不应从受害人的总损失中予以扣除。但当侵权人以减

轻其赔偿责任为目的发起，且所得款项均用于受害人的赔偿时，则可以

视为该侵权人积极履行了赔偿责任，所得募款应从侵权人承担的责任中

予以抵扣。

编写人：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龚协伟 蒋远军

[[1]](#p17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

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02页。

[[2]](#p195) 是指基于公平原则对交通事故中弱势一方的保护，是指在受害人有过失的情

况下，考虑到双方对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及危险回避

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程序

34 “非医保不赔” 的举证程度认定

——黄某美诉葛某峰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411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黄某美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财保无锡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葛某峰、无锡市奔隆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奔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中心

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马鞍山公司）

第三人（被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

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3日12时5分许，黄某美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与葛某

峰驾驶的皖EGS×××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黄某美受伤的

交通事故。事发时，谢某胜驾驶的苏BA9×××大型普通客车占用路口北

侧公交专用车道逆向停放。交警部门认定黄某美负事故同等责任，葛某

峰、谢某胜共负事故同等责任。葛某峰驾驶的皖EGS×××小型普通客车

在太保马鞍山公司投保了交强险、100万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谢

某胜系奔隆公司员工，其所驾驶的苏BA9×××大型普通客车的车主为奔

隆公司，该车在平安财保无锡公司投保了交强险、100万商业三者险及

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4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

黄某美2016年6月3日道路交通事故引发了“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器质

性人格改变）”，该精神损伤的残情，目前符合《道标》（GB/18667-2002）八级伤残的评定条件。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7

年6月12日出具鉴定意见：黄某美骨盆损伤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其误

工期评定为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营养期评定为150日、护理期

评定为150日。

【案件焦点】

保险公司以“非医保鉴定”主张“非医保不赔”是否支持。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

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支出超出基本

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不予支持；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

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

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应当就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进行举证，平安财保无锡公司及太保马

鞍山公司提供江苏乐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鉴定意见，认为超出医保范

围用药中有15097.04元医疗费用属于非必要医疗费用，无须替代；超出

医保范围的用药中有部分可代替，产生替代差价4864.1元；医保范围内

用药，按照医保自费比例应扣减19095.26元，综上合计39056.4元医疗费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本院经向黄某美的主治医生询问，鉴定机构认为1.

无须替代的医疗项目中，一次性手术衣是为避免重症病人感染而给医护

人员或探视家属使用；行气通便贴是因病人长期卧床产生便秘而使用；

人工鼻伏尔特是病人使用鼻饲时的胶布；75%乙醇是消毒酒精；氨基酸

注射液，虽然有医保范围内的氨基酸，但是医院药品存在库存不够的情

形，实际用药中并非像鉴定机构所想，所有药品均是充足可选的，医院

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用药，且不存在同时使用2种氨基酸的情

形；复方曲肽注射液，鉴定机构认为丹参川穹嗪注射液、丹红注射液、

法舒地尔注射液与复方曲肽注射液属重复功效的药品，但医院使用复方

曲肽注射液时考虑的是其精神营养的功效，而丹参川穹嗪注射液等并不

具备该功效。综上，上述医院的治疗项目系根据实际情况而使用，保险

公司应当进行替代药品举证。保险公司认为上述14363.99元医疗项目属

非必要医疗费用，无须替代的意见，不予采信。2.可替代的医疗项目，

鉴定机构认为“注射用盐酸丙帕他莫”“注射用骨肽（I）（古欣太）”，可

分别由医保用药“盐酸曲马多片”“伤科接骨片”进行替代，产生替代差价

4864.1元。黄某美的主治医生向本院说明，黄某美入院时因重型颅脑损

伤处于昏迷状态，医院使用的2种药品为静脉给药，起效快。替代方案

为口服药，口服类药品起效缓慢，不适宜黄某美当时的病情使用。另盐

酸曲马多片属于处方类药物，具有成瘾性，管控严格。主治医生的该说

明合理可信，鉴定机构的替代方案不合理，保险公司未能有效举证证

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故对保险公司该辩解意见不

予采纳。3.关于医保范围内的用药，鉴定机构认定应当按照医保自费比

例扣减，其中19095.26元属于自费比例。根据本案保险合同约定，表明

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双方并

无约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医保自费部分的承担情况，不应扩大

解释为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等同于医保的理赔范围。对保险公司的该辩

解意见不予采纳。

葛某峰主张其驾驶的皖EGSxxx小型普通客车在本次事故中受损，

产生损失7250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其余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平安财

保无锡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2000元，超出部分5250元，由黄某美承

担40%的赔偿责任，即2100元，由平安财保无锡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

内承担25%的赔偿责任，即1312.5元。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黄某美损失共计669284.63

元，应由平安财保无锡公司、太保马鞍山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分别承担

120000元、120300元，超出部分428984.63元由平安财保无锡公司在商

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25%的赔偿责任，即107246元，由太保马鞍山公司

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35%的赔偿责任，即150145元。平安财保无锡

公司、太保马鞍山公司已各垫付10000元，葛某峰已垫付84526.11元。

紫金保险公司已垫付的医疗费36019.81元，应由黄某美予以返还，该款

可从平安财保无锡公司赔偿给黄某美的赔偿款中直接返还紫金保险公

司。

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是商业性保险合同，保险收取的保费金额

也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投保利益也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因此按平安财保无锡公司非医保费用不予理赔的主张，对争议条款

进行解释，明显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及义务，限制投保人的权利。因

此，保险公司按商业性保险收取保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理赔，有

违诚信。况且，用药是医院的行为，受害人与肇事者均不是专业人员，

均不可能判断医保用药的标准和范围。因此，因医院诊疗行为而导致肇

事方承担非医保用药部分费用，显失公平。江苏乐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并没有鉴定非医保用药及替代用药的资质，因此，其所作出的《道路交

通事故医疗费用保险公估审核意见书》不具有证据效力。

经综合评判，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一、平安财保无锡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

某美各项损失合计94600.08元、支付葛某峰89938.61元、支付紫金保险

公司36019.81元；

二、太保马鞍山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某

美各项损失合计260445元；

三、驳回黄某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平安财保无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法律允许保险人举证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

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由鉴定机构对“非医保”鉴定终会成为保险公司“非

医保不赔”的举证手段。通过对本案“非医保”鉴定意见的评析，可以发

现“非医保”鉴定意见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非医保”鉴定意见的理解与

适用，慎重非医保鉴定机构的准入。

1.“非医保”举证范围的界定

保险公司主张“非医保”不赔，需要进行“非医保”举证，即对超出医

保范围的药品列明种类、数量、价格，并列明替代药品的种类、数量、

价格。故“非医保”举证范围应针对“超出”医保范围的药品。

2.“非医保”替代方案合理性审查

对于鉴定机构提供的替代方案，需要审查替代方案的合理性、可行

性，否则不属于有效“非医保”举证。本案鉴定意见中，将部分医疗费用

认定为非必要医疗费用，无须替代，如一次性手术衣、行气通便贴、人

工鼻伏尔特等；部分药品出具了替代方案，如“注射用盐酸丙帕他

莫”“注射用骨肽（I）（古欣太）”，可分别由医保用药“盐酸曲马多

片”“伤科接骨片”进行替代。但根据调查，该部分鉴定意见出具的基础

与实际治疗情况不符，判断失实。因医院需根据实际治疗时病情严重程

度、药品实际可使用情况等多种因素因地、因时制宜，采取用药方案，

最终的治疗结果也可表明医院的用药方案的可行、有效。而鉴定机构的

鉴定意见，是在事后，根据病历资料等书面材料出具，且仅是可行性意

见缺乏实际操作效果直观展示，与实际治疗存在差别。因此鉴定机构作

出“非必要医疗费用”意见、替代方案时需要慎重，具备明确的依据，而

非仅仅纸上谈兵。

3.“非医保”鉴定机构的准入应当更加严格

因为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每个病案、每个治疗阶段都需根据病

人、病情的实际情况进行治疗、用药。替代方案，并非仅提供类似功效

的药品即可，还需考虑替代方案的可操作性，即将替代方案置于病人、

病情的实际治疗中是否可行。从本案例的鉴定意见可知，“非医保”鉴定

对鉴定人员的要求较高，“非医保”鉴定结果对被保险人、医疗机构、病

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关行政部门在批准鉴定机构具有“非医保”鉴

定经营范围时需慎重，法院在将其列入鉴定机构名录时也应严格审查。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一项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商业三者

险是商业性保险合同，收取的保费金额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

对于投保的利益期待也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保险公司按照商业保险

收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理赔，明显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及

义务，限制投保人的权利，违背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故对商业保险

合同“非医保不赔”的适用，应予限制。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王艳华

35 交通事故致本车人员损害，事故车辆驾

乘关系的举证责任和认定

——刘某礼等诉刘某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终299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

被告（反诉原告、上诉人）：青岛怡家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怡家福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刘某生、西安晶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

驰公司）、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锦泰保险

公司）

【基本案情】

刘某礼和万某俊系夫妻，二人育有二子，死者刘某高系其长子。沙

某华系刘某高之妻，二人于1997年12月6日生育一子刘某宇。刘某生和

程某艳系夫妻，刘某生系怡家福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性质系有限责

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6年6月30日13时许，刘某生以试车为由，

驾驶案涉陕A60×××号轻型厢式货车载刘某高沿平度市云山镇东柳圈村

往北行驶至一十字路口处，刘某生将车调头，停靠路右边（未拔下车钥

匙，车头朝南），刘某生下车，刘某高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翻入路东沟

中，刘某高被车辆左侧车身压在沟坡，后经120抢救无效死亡。经尸

检，刘某高系因胸腹部受压致窒息死亡。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证明，载

明“……该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无法查清”。怡家福公司垫付刘某高丧

葬费用9000元。案涉车辆登记车主为晶驰公司，该车租赁给青岛润泰达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6月27日，青岛润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怡家福公司签订以租代售合同，合同标的包括案涉车辆，该车于

2016年6月27日交付给怡家福公司。案涉车辆损失经鉴定为37418元。案

涉车辆在锦泰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刘某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经对

案涉车辆事故发生时的驾乘关系进行鉴定，山东交通学院交通司法鉴定

中心作出如下鉴定意见：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无法确定事故时刘某生是

否位于众泰牌新能源纯电动车内，无法确定众泰牌新能源纯电动车事故

时的驾乘关系。

【案件焦点】

1.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驾乘关系如何确定；2.本案赔偿责任主体如

何确定，应如何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交通事故侵权类纠纷中，确

定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及过错大小的重要事实就是事故发生时的驾乘关

系，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应证明前述构成要件事实，但本

案鉴定结论无法确定前述待证事实，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

对此举证不能，对该事实认定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事故发生前刘某

生将车辆停靠路右侧（车钥匙未拔），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上仅有刘某

高一人，从常理来看，若无不当操作行为之附加，案涉车辆不可能翻至

路东侧沟内，因此“事故发生时刘某高在案涉车辆驾驶舱内，刘某生不

在案涉车辆上”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足以认定。刘某高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也无丰富电动汽车驾驶经验，刘某生作为案涉电动汽车销售

商，应预见到刘某高操作案涉车辆可能发生的现实危险，在刘某高一人

在车上时，刘某生未将车钥匙拔下，未提醒刘某高不要私自驾车，其未

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对刘某高之死存在一定过错，该不作为与刘

某高之死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一定侵权责任。但本案属于混合

过错情形，刘某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知晓自己的驾驶能力，在无丰富电动汽车驾驶经验情况下，私自操作

案涉车辆，系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本身具有较大过错。综合双

方过错情况，刘某生应承担40%事故责任，刘某高承担60%责任。刘某

生系怡家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案系其与潜在购车者试车过程中发生事

故，试车系刘某生为销售汽车所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所致损害后果

赔偿责任应由怡家福公司承担。因刘某高系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的“本

车人员”，不属于交强险保险范围内的“第三者”，交强险不予赔偿。案

涉车辆登记所有人虽系晶驰公司，但该车已通过以租代售形式移转至怡

家福公司占有控制，对晶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怡家福公司反

诉损失合理部分，应按刘某高责任比例60%，作为其侵权债务予以兑

除。经审核，怡家福公司还应赔偿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损

失共计164927.78元。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怡家福公司赔偿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各项经济损

失共计164927.7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二、驳回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怡家福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怡家福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刘某高死亡系被失控的车

辆挤压其胸腹部受伤致窒息死亡，故何人因何原因导致车辆失控是本案

确定赔偿主体和赔偿比例的基础。事故现场只有刘某生和刘某高，通过

鉴定报告，结合刘某生身体受伤情况、原因的调查和分析，可以排除刘

某生在涉案车上，一审法院以高度盖然性对此认定正确。因刘某生不在

驾驶室内，刘某高无论是在驾驶室还是副驾驶室，无论车辆系熄火还是

发动状态，车辆的失控只能推定系其存在不当操作而产生，故发生事故

的主要因素在于刘某高。刘某生将钥匙留在车上，或者让车辆处于发动

状态，但常理情况下，停车只要保持制动状态，车辆是不能失控的，因

此刘某生的该大意行为是导致事故的次要原因，故一审法院按六比四划

分责任比例适当，予以维持。故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近年来，随着汽车的普及进程加快，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率逐年上

升，由于机动车驾驶场景的多样性（如发生在驾校的驾驶行为、试车行

为等）、机动车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普遍性等原因，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大量案件都是侵权关系与保

险合同、运输合同、劳务合同，乃至服务合同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

加大了案件审理难度，本案就是在汽车销售商给潜在的购车者提供试车

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

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应通过审查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

归属来确定责任主体，机动车的运行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只有危险物的

支配者和危险活动的经营者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控制危险的发生，

因此，由对危险源具有控制支配力的人承担赔偿责任，可以最大限度地

预防和减少危险的发生。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是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

害他人的情形，即使是因交通事故致使同乘人受害，二者之间的驾乘关

系往往也很明确，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事故发生时的驾乘关

系，此种情形较为少见，按照民事诉讼证明理论，举证不能的结果责任

应由举证义务方即受害方承担。

本案中“驾乘关系”的确定，直接决定侵权主体的确定，换言之，谁

是事发时的驾驶人，则谁就是机动车的支配者，谁就应承担风险和责

任。本案典型性还在于对“驾乘关系”的认定不同会导致本案侵权事故所

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若认定“刘某生系事发时驾驶人，受害人事发时

处于车外”，则该案事故属于机动车与自然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

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若认定“刘某生事发时不在车内，受害人属于

自己驾车导致单方交通事故而受害”，则该案属于一般侵权纠纷，适用

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换言之，“驾乘关系”的认定直接决定本案侵权事

故各方主体责任及责任比例，甚至会导致大相径庭的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

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

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如前所述，刘某礼、万

某俊、沙某华、刘某宇如主张“刘某生事发时处于车内”，应举证证明事

发时的此种“驾乘关系”，但鉴定结论无法确定该事实，刘某礼、万某

俊、沙某华、刘某宇对此亦举证不能，此时，该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且

刘某生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刘某礼、万某俊、沙某华、刘某宇作

为举证责任方，未提交相关补强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

据前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存在，据此应认定“刘

某生事发时不在事故车辆内，受害人系自己驾车导致事故发生”。但本

案属于混合过错情形，因刘某生作为试车服务提供者，其未尽到审慎的

安全注意义务，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赔

偿责任，又因事发时刘某生系履行职务行为，所致损害后果应由其供职

的怡家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属于在试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侵权事故，实际属于服务合同关

系与侵权关系的竞合，而对于合同纠纷而言，违约责任的承担适用严格

责任原则，换言之，只要出现违约事实，违约方便要承担违约责任，不

问其有无过错，因此类似于本案的受害方，可以综合自身掌握的证据情

况，对竞合的两种法律关系的举证后果及预期可获得的赔偿利益进行权

衡，选择对己方最有利的一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

编写人：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 耿学辉

36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

——杨某华诉何某华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民终59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杨某华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以

下简称人保如皋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如皋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公

司）、何某华

第三人（被上诉人）：陈某飞

第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6日18时45分左右，曹某锐驾驶苏FW9×××号小型普通客

车沿如皋市城南街道人民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海阳星苑门前路段，碰撞同

向步行的杨某华，致杨某华受伤，车辆损坏。该事故经如皋市公安局交

巡警大队认定为曹某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杨继华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杨某华先后在如皋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共住

院303天，花费医疗费623988.54元，其中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

付31754.81元，何某华垫付30000元，人保如皋公司垫付10000元。

2017年7月16日，经法院委托，南通市海安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

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杨某华因交通事故致重

型颅脑外伤，胸部外伤，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其伤残程度为一级和

十级。根据伤情，误工期限计算至鉴定之日止；护理期限为二人护理至

鉴定之日止并加强营养。被鉴定人为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为二

人。”为此杨某华花费鉴定费4050元。

苏FW9×××号小型普通客车系由何某华向陈某飞购买所得，江苏省

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6年1月14日向陈某飞发放行驶证并附

有发动机号LSYHN7AF93K6××××的汽车照片一张，该汽车外观喷有“申

通快递”字样，2016年2月16日，陈某飞向人保如皋公司投保交强险以及

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18日，事故发生时，肇

事车辆从事快递运输，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陈某飞在投保保险前驾驶该车辆从事快递运输，转让后，何某华继

续使用该车辆从事快递运输，并向江苏省南通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申请

变更登记取得现车牌号，交巡警支队于2016年10月20日向何某华发放行

驶证同时仍附有发动机号LSYHN7AF93K6××××的汽车照片一张，该汽

车外观喷有“申通”字样。陈某飞购买的保险到期后，何某华就该车辆向

人保如皋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人保如皋公司为该车辆办理家庭自

用性质的保险。在庭前杨某华与何某华和申通公司就保险公司赔偿范围

之外的损失达成一致意见，现杨某华要求人保如皋公司赔偿损失，若判

令人保如皋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则由何某华和申通公司赔偿杨某华全

部损失。

审理中，杨某林申请撤回对曹某锐的起诉，法院审查后口头裁定予

以准许。

【案件焦点】

案涉车辆是否属于改变使用性质的情形。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保如皋公司抗辩称在投保单

上特别约定投保车辆为非营运或家庭自用，如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可不承担责任。对此，一方面，涉及对投保人是否改变车辆使

用性质的认定；另一方面，变更车辆使用性质不赔的约定为免责条款，

需考察其是否生效。

案涉车辆的行驶证照片显示车辆外观喷涂有“申通快递”字样，直至

事发时并未改变，人保如皋公司的业务员亦知晓陈某飞驾驶案涉车辆收

发快递，投保当天陈某飞驾驶该车辆至该业务员处购买保险，可以推定

陈某飞在投保时已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未故意隐瞒车辆使用性质，从

常理而言，投保车辆停放在保险营业厅外，可供保险业务员查验，其也

没有隐瞒的必要。在此情况下，如何在保险合同上选择车辆使用性质并

进而确定保险费率的决定权在于保险人，而不应苛求作为普通消费者的

投保人。人保如皋公司在明知投保车辆用于快递营运的情况下，并未要

求投保人按照实际用途交纳与其使用性质相匹配的保险费，反而仍按照

家庭自用性质为案涉车辆办理保险，放任赔偿风险的扩大，相应后果应

由人保如皋公司自行承担。据上分析可知，案涉车辆并不存在改变使用

性质的情形，自投保至事故发生时其使用性质一直为快递营运所用，人

保如皋公司因自身原因为其办理家庭自用性质的保险，不能将责任归咎

于投保人。人保如皋公司对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的举证责任明显不

足，如对未经投保人签字确认的免责条款效力予以支持，也会造成保险

公司对保险合同真实性及对免责条款提示义务的放任，管理失范，最终

也会影响到保险法律所调整的相应秩序。因此，人保如皋公司以变更使

用性质为由主张免赔无适用的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人保如皋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杨某华

120000元，扣除已给付的10000元，尚需赔偿110000元；

二、人保如皋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杨某华300000

元；

三、杨某华返还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31754.81元，于人保如

皋公司给付杨某华的赔偿款中直接予以扣减；

四、驳回杨某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人保如皋公司提出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投保家庭自用保险的快递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

能否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上述问题必须理清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规则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在此基础上才可以

对家用车辆改装成快递车辆的保险责任作出认定。

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时，应审查以下几个条件方面：（1）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是否履行提

示说明义务。在外观形式上，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是保险告知书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通过黑

体加粗等醒目标志形式，或者是在专门的免责条款告知书中签字确认，

来引起投保人注意。在内容上，保险人应当对涉及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予

以免责的相关条款对投保人进行解释和说明，让投保人了解哪些情形属

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并告知投保人在出现上述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情形

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对保险费率重新作出调整。（2）被

保险人主观上有无营利的目的。（3）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与危险显著增

加以及与发生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在认定保险标的危

险程度变化达到显著增加的程度主要从重要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三

个方面着手。重要性是指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

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持续性是指增加的危险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不断

地客观存在。如果增加的危险只是瞬间增加、那么对价平衡原则未受到

破坏，被保险人不需履行通知义务。不可预见性是指保险期间的危险增

加应当是保险人缔约时未曾估计的状况。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险显

著增加的程度达到重要的、持续的以及不可预见的程度时，则需要及时

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可以以此为由拒赔。另外，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应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如若交通事故的发生并

非因增加的危险导致，则保险人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被保险人

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在存在危险显著增加的客观事实下，被保险人是否

履行通知义务，从主、客观两方面认定。在主观上，对危险显著增加的

事实是明知或者应知，这里应当以普通人的标准来判断投保人主观上是

否已知或者应知，如若其本身对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这一情形不知，则保险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客观上，关于履行通

知义务的时间，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一般认为应做到“及时”通

知，这一期限不宜超过10日为宜。若通知后，保险人已经知晓，在保险

费未及时增加的空档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关

于通知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外观明示，如外观上以明显方式

改变了车辆用途，保险人能够在外观上查验。当然，对被保险人的通知

义务要求不能过分苛刻，否则会为保险人推卸保险责任提供理由，如若

保险人已经在知晓被保险人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不通知被保

险人增加保费，放任赔偿风险扩大，则保险公司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

赔偿责任。

在举证责任方面，结合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构成要件，保险人需要

对被保险人出现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进而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进行举

证，同时还要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

证。被保险人需要对自己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已

经及时通知保险人进行举证。如若车辆使用者对自己合理使用车辆、改

变车辆使用性质未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充分举证，则保险人应承担赔

偿责任。

实践中，保险公司业务员为了包揽更多的业务，经常在知晓车辆用

于快递运输时，仍为该部分车辆投保家庭自用保险，一旦遇到交通事

故，保险公司又会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拒绝理赔，本案就属于这种

情形，投保人主动将改装后的快递车辆行驶至保险办理点供保险业务员

查验，应认定投保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保险公司因自身原因放任赔偿风

险扩大，怠于履行职责，应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在商业险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如若快递承包人为节省保费，在为快递车辆投保时隐瞒车

辆实际使用性质，则保险公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为由拒赔应受法律支持。

编写人：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陆兰兰

37 倒车致追尾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杨某蓉诉周某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柏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终469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杨某蓉

被告（上诉人）：周某才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柏支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双柏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7日20时45分，张某斌驾驶云AEJ×××号轻型仓栏式货车

沿安宁市安易公路由易门向安丰营方向行驶至安易公路K1+200米路段

时，与周某才驾驶的云E19×××号重型仓栏式货车相撞，致云AEJ×××号

车乘坐人杨某蓉受伤住院。事故发生后杨某蓉被送往安宁市人民医院治

疗，因病情严重，次日转院到昆明市延安医院治疗，确诊为：原发性脑

干损伤；急性弥漫性轴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积气；原发

性右侧动眼神经损伤；颅骨、颅底、乳突骨折；创伤性湿肺，肺部感

染；左侧桡骨远端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等，杨某蓉入院一个多

月，昆明延安医院要求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再办理住院，截至起诉之

日，杨某蓉仍处于昏迷状态，产生医疗费用138529.33元，并造成其他

损失28339元。2018年1月15日，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周某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云E19×××号重

型仓栏式货车在人保双柏公司妥甸镇营销服务部投有交强险和商业险。

【案件焦点】

倒车致发生追尾的责任认定。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事发路段为由南向北为下

坡，潮湿沥青路面，路中设有双实线，现场以南5200米道路东侧路外设

有“小型车限制速度80”，货车“限制速度60”的道路交通标志，该路段夜

间无路灯照明，事发时云E19×××号车车头朝北，车尾朝南，由从东侧

勤德包装厂倒车驶入安易公路东侧机动车道，其车车尾已到达该道路的

中心双实线位置，车身占据整个右侧道路，致使直行的有道路优先通行

权的云AEJ×××号车避让不及而与制动系不合格并超载的云E19×××号车

后防撞栏右侧货厢右侧及货厢后端右侧相撞致杨某蓉受伤。该事故发生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周某才在倒车驶入道路时违反了机动车上路行驶的安

全通行原则及道路优先通行权原则，故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

案作出的由周某才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斌承担此次事故的次

要责任，杨某蓉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予以采纳。对

周某才认为该事故系云AEJ×××号机动车驾驶员追尾，周某才无责的辩

解主张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

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

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

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

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

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首先，关于本案的赔偿主体。本案应由人保双柏公司首先在交强险

赔偿限额项下赔偿杨某蓉的损失，不足部分再由人保双柏公司在商业第

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若还有不足，根据本案

的责任认定，认定由周某才承担70%的责任，张某斌承担30%的责任。

杨某蓉放弃对张某斌的请求赔偿，是其对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尊

重。

其次，对于杨某蓉的赔偿范围。确认杨某蓉在此次事故中自2017年

12月7日至2018年1月11日所产生的损失为：医疗费138529.33元、误工

费5419元、护理费43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00元、交通费920元，合

计152858.33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人保双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医疗费项下赔偿杨某蓉医疗费10000元；在死亡伤残

项下赔偿杨某蓉误工费5419元、护理费4335元、交通费920元，合计

20674元；

二、由人保双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商业第三者保险限额

范围内赔偿杨某蓉医疗费128529.33元及住院伙食补助费3500元的70%即

92420.53元；

三、驳回杨某蓉的其他诉讼请求。

周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申请应当载明

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第五十二条规定，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五日内，应当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一）任

何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二）人民检察院

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三）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

通事故；（四）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受理复核申请的，应当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

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云南省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

2018年1月15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周某才向上一级公安机

关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同月23日，杨某蓉向安宁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安宁市人民法院当日立案受理了该案，次日，云南省昆明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周某

才的复核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

责任就由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确定。本案周某

才认为系追尾事故，故应由原告方所乘车的驾驶员张某斌负全部责任。

但经查明，引发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系被告在倒车行驶进入通行车道

时，没有察明车后情况，确认是否有优先通行的车辆正在通行就倒车，

致享有优先通行权的车辆避让不及而引发交通事故。被告的行为是引起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因本案原告方所乘车的驾驶员张某

斌也存在超载及制动不灵的情况，故本案可确定由被告周某才承担主要

责任，即云南省安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对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系合理的，并无不当。

编写人：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 刘跃武

38 交通事故致伤后死亡是否存在中断因果

关系因素的认定标准

——杨某婧等诉侯某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9447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王某生、张某秀、杨某婧

被告（上诉人）：侯某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20日，侯某伟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正在行走的张某威身

体相撞，造成张某威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张某威为主要责任，侯某

伟为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威被多次送至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先后住院106日，后因创伤严重于

2017年12月18日死亡。治疗过程中，张某威的就诊材料曾载明：“病情

危重，虽经治疗但随时有生命危险”“病情可能进一步加重，甚至猝

死”。最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出具的就诊材料载明：感染性休克，腹

腔感染，消化道穿孔，肠梗阻，感染性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2018年

1月10日，经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红十

字会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综合尸表检验所见……分析认为张

某威符合车祸外伤后继发感染性休克死亡。侯某伟驾驶的涉诉车辆在人

保北京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者险）。张某威于1989年3月出生，

生前与杨某婧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17年11月25日登记结婚，未生育子

女。王某生、张某秀分别为张某威之父、母。

【案件焦点】

交通事故致伤后一段时间，受害人死亡是否与交通侵权行为存在因

果关系或是否被中断。

【法院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侯某伟急踩刹车的制动印长和人体挫痕长度，说明

其已提前注意到张某威在机动车道行走，且其有采取有效措施的反应时

间及空间，但其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未能有效、妥善处理，故相关事

故责任认定适当，予以确认。

红十字会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张某威符合车祸外伤后继发

感染性休克死亡”，该鉴定意见是由专业鉴定机构运用专门知识和技能

作出的判断性意见，可靠性较强；张某威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至死亡前，

曾多次住院治疗，就诊材料中亦有“病情危重，虽经治疗但随时有生命

危险”等相关记录，可以佐证鉴定意见；人保北京公司、侯某伟均未提

交证据证明张某威死亡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其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无

因果关系。综上，应认定张某威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

基于张某威与侯某伟分别负此事故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故对于王

某生、张某秀、杨某婧因此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首先应由人保北京公

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人保北京公司根据保险

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酌定由侯某伟按照35%的责任比例予以赔

偿。

综上，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人保北京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

122000元；

二、人保北京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500000

元；

三、侯某伟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56399.26元；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侯某伟、人保北京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意一

审法院裁判意见，认为结合现有鉴定意见及医疗诊断可以认定张某威的

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不能仅因对鉴定中使用方式有异议而否

定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侯某伟、人保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张某威的死亡与

其他原因相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特殊性在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在受伤后至死亡经历了一段时

间，其间受害人有多次住院出院经历，双方对交通事故与死亡之间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产生较大争议。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减免责任的介入因素

或其他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与鉴定意见的证明力问题是本案的关键。

1.交通肇事侵权行为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与逻辑

根据举证责任一般原则，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

举证责任在原告方，本案侵权行为系交通肇事行为，损害后果为直接损

害后果（即受伤）和最终损害后果（即死亡）。举证与受伤的因果关

系，根据责任认定书及就医诊断证明往往可直接判断。但举证与死亡之

间的因果关系则需完整的证明逻辑：首先需要判断死亡原因；其次判断

交通肇事侵权致伤是否与死亡具有因果关系；若存在，仍需判断参与

度。本案中原告为证明此问题，提交鉴定意见书与诊断证明、住院病案

等证据，鉴定意见载明受害人死亡原因符合车祸外伤后继发感染性休克

死亡，则需进一步判断车祸致伤的程度是否足以导致受害人死亡，结合

医院的诊断证明，受害人虽然有住院后出院行为，但其并未痊愈，且多

器官出现感染，随时有生命危险，两者结合可证明车祸致伤的程度足以

导致受害人发展成感染性休克死亡，因果关系参与度为全部。

2.鉴定意见在判断交通事故致伤与死亡因果关系中的证明力判断

司法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形式，判断其证明力主要有两点：首先

需要判断其科学性，即是否符合特定领域的知识规则，与其他证据是否

存在矛盾。本案中鉴定意见综合尸表检验，分析受害者符合车祸外伤后

继发感染性休克死亡，符合医疗领域知识规则，与医疗诊断证明也无矛

盾之处；其次，需要判断其合法性，即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与要求，本案

中未存在违法的情况。虽然本案重新鉴定时，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

究所以未进行尸体解剖检验而超出其机构技术条件及鉴定能力不予受

理，但鉴定方式的选择并不能否定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鉴定意见作为

优势证据，除非有更优的证据形式推翻其证明力，否则法院应予以采

纳。

3.交通事故致伤与死亡结果存在中断因果关系介入因素的证明责任

与标准

在因果关系理论中，若受害人存在特殊体质或者侵权行为与侵权结

果之间存在能够中断因果关系的介入因素，则侵权人可主张减轻或免除

其侵权责任，举证责任根据其权益相关应在侵权人方。根据介入因素对

结果的作用，介入因素在符合以下三种情形时可中断因果关系：一是介

入因素占据优势条件；二是介入因素对结果构成重大影响；三是介入因

素构成独立的条件。若介入因素具有必然性或者仅起到次要作用时则不

能中断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提出受害人主动要求出院或者登记结婚是

导致其死亡的原因，介入交通事故致伤与死亡的因果关系中，但结合本

案的鉴定意见及诊断证明，这种介入因素并不能中断或排除交通事故致

伤与死亡的因果关系。

另应注意，判断因果关系后，仍需考虑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因本案

中受害人负交通事故主要责任，因而裁判由肇事司机按次要责任比例承

担赔偿责任合法合理。

编写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韩啸

39 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电动车为机动车或

非机动车的判断

——孙某良、孙某诉崔某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244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孙某良、孙某

被告（被上诉人）：崔某生、巫某

被告（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中心支公

司（以下简称太保江阴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11日16时16分许，崔某生驾驶苏BR1×××的小型普通客车

沿江阴市长山大道西侧主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徐霞客镇峭岐岐峰路岔口

时，在调试车内显示屏过程中，车辆前部撞到沿岐峰路由西向东通过岔

口的薛某娣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左侧，致薛某娣跌地受伤，送江阴市人民

医院抢救时已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崔某生

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薛某娣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发时，苏

B×××××的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所有权人是巫某，该车辆变更登记前的

车牌号为苏B0××××，该车辆在太保江阴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100万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2018年1月12日，江阴市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向江阴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江阴车管所）提交查验薛某娣驾驶的绿能

牌电动车的车辆属性和制动状况。同月30日，江阴车管所出具《道路交

通事故车辆检验意见书》（第1800141号）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和GB17761《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之规定，该车属非机动车，系电动自行车。

2018年1月15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委

托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对薛某娣驾驶的两轮电动车的车辆属性进行鉴

定。该鉴定中心于同月26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委

托方送检的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两轮轻便摩托车。

事发后，崔某生赔偿给孙某良、孙某50000元，另补偿给孙某良、

孙某50000元。

孙某良（薛某娣之夫）、孙某（薛某娣之女）的损失确认为：医疗

费1414.50元、死亡赔偿金872440元、丧葬费36342元、亲属处理丧葬事

宜支出的误工费1323元、交通费1500元、车辆损失1500元。

【案件焦点】

薛某娣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涉案电动车应当属于非机

动车。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管理所是车

辆的行政主管部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认定、区分及管理，应当由车

辆管理所根据车辆本身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实施。江阴车管

所出具了车辆检验意见书，明确载明案涉电动车属非机动车，系电动自

行车，该意见是江阴车管所在其职责范围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及相关规定对车辆属性作出的认定，应当作为判断案涉电动车属于

机动车或是非机动车的依据；第二，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属

于车辆属性的认定范畴。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业务范围包括

的“机动车性能司法鉴定”与车辆属性认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

主要是对机动车的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制动性、操控稳定性等指标进

行检验和鉴定，后者的任务才是判断车辆属于机动车或是非机动车，因

此，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电动车的属性进行鉴定不具备相应的

资质，对该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不予采信；第三，《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

动车登记、核发号牌等属于车管所的行政职责。根据江阴车管所的检验

意见，涉案车辆系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即表明案涉电动车客观

上无法进行登记并取得机动车号牌，将其认定为非机动车符合一个普通

车辆购买人及使用人的认知标准。综上，涉案电动车应当属于非机动

车，太保江阴支公司主张案涉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抗辩意见，于法无

据，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如何确定的问题。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

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双方对交

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予以确认。综合具体案情，酌定崔某

生对孙某良、孙某因薛某娣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

任。太保江阴支公司为苏BR1×××的小型普通客车承保了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太保江阴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三

责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孙某良、孙某因薛某娣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914519.50

元，该款由太保江阴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2914.50

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641284元\[（914519.50-112914.50）×80%\]，合计754198.50元。崔某生赔偿给孙某良、孙某的

50000元，视为代太保江阴支公司赔偿的款项，崔某生要求在本案中一

并处理，故太保江阴支公司应当在赔偿款中将该款直接支付给崔某生。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太保江阴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

754198.50元，其中向孙某良、孙某支付704198.50元，向崔某生支付

50000元。上述款项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孙某良、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太保江阴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出

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太保江阴支公司单方面委托鉴定的，孙某

良、孙某不认可，不能直接作为证据采用；安徽中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业务范围包括机动车性能司法鉴定，该项业务范围是否包括车辆属性的

认定并不明确。故太保江阴支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薛某娣驾驶

的绿能牌电动自行车是机动车。综上所述，太保江阴支公司的上诉请求

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

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或受损害的

车辆是电动车，在赔偿责任承担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存在较大的差

异，比如在机动车与机动车碰撞的案件中，如双方是同等责任，则各承

担50%的责任，但如果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双方也是同等责任，

则机动车一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在50%的基础上可以上浮10%～20%，因

此，在交通事故有一方是电动车的情况下，认定电动车是机动车或非机

动车往往成为双方的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即是死者薛某娣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机动车还是非

机动车。关于车辆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

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第三项规

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

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第四项规

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

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

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据该规定，在

同样有动力装置驱动的情况下，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区分标准是时速、

质量及外形等。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

（GB 17761-1999）对电动自行车的主要技术性能、整车外观要求等作

出了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整车质量（重量）

应不大于40kg，并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也就是说，满足上述主要

技术性能的电动自行车一般属于“非机动车”。

近年来，随着车辆制造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

的“超标电动车”被生产、销售及上路行驶，因电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占

了很大比例，在认定此类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的问题上，是

否严格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标准进行判断，即车辆时速

大于20km/h，或车辆质量（重量）大于40kg，或外观不符合脚踏骑行功

能的电动车是否一律被认定为机动车，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车辆本

身、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消费者的认知及车辆管理部门的意见进行综

合判断。

本案中，首先，车辆管理所对案涉电动车进行了检验并出具了车辆

检验意见书，明确载明薛某娣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由于车

辆管理所是车辆的主管机关，其出具的车辆检验意见书具有较强的证明

力，如保险公司要推翻该意见，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而保险公司

提供的鉴定报告因属于单方鉴定证据，原告不认可，且鉴定范围不明确

未被法院采纳。其次，作为购买两轮电动车的薛某娣来说，其在购买该

车辆时，虽然在车速、质量上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非机动车标准，但普

通消费者均会认为自己购买的电动车是非机动车，这符合一般社会公众

的认知标准；从客观上来说，此类车辆无法进行机动车登记，也无法购

买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因此，对消费者来说，在发生交通事故

时将其认定为机动车未免过于苛责；再次，交警部门在对此类车辆进行

管理时，均是将其作为非机动车进行管理，如不准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应当遵守非机动车的管理规范，且此类电动车与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机动

车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交警部门在对车辆属性作出认定时，已经

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并作出综合判断，应当成为认定电动车系机动车还

是非机动车的重要依据。交管部门出具的车辆检验意见书明确载明薛某

娣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故本案最终认定薛某娣驾驶的电动

车属于非机动车，双方应当按照驾驶非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形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编写人：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浦峥 廖宏娟

40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证明责任分配

——宋某高、曾某兰诉刘某飞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民终141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宋某高、曾某兰

被告（上诉人）：刘某飞

被告：王某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宋某高与曾某兰系夫妻关系，自2013年4月3日起至今居住在昆明市

青云街道青云社区两面寺村156号（以下简称两面寺村156号）1楼××

室，宋某郦（2015年9月6日在昆明市延安医院出生）系宋某高、曾某兰

之女。

2016年12月19日10时40分许，刘某飞驾驶王某英所有的云AXX×××

号小型普通客车由两面寺村156号院内前往大板桥镇，刘某飞驾车离开

后，曾某兰发现宋某郦面部朝下趴在院内，前额部见新鲜创口并有血液

流出，宋某高、曾某兰急忙将宋某郦送往昆明市延安医院进行救治，刘

某飞到昆明市延安医院后，给宋某高20000元。当日，宋某郦因救治无

效死亡，昆明市延安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宋某郦死亡原因为

重型颅脑损伤。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五大队委托，于2016年12月23日对刘某飞所驾驶的云AXX×××号小

型普通客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鉴定意见为云AXX号车辆前部、右前车

轮及车底未检见软质物体发生碰擦、擦压的新鲜明显痕迹。2017年1月

19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

心对宋某郦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经尸表检验及尸体解剖，鉴定意见为

被鉴定人宋某郦死亡原因为车辆挤压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昆明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五大队侦查民警对两面寺村156号院内及周边进行走访查

实，事发时院内除刘某飞所驾驶车辆外，无其他车辆通过。2017年3月

13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五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上述事

实进行证明。云AXX号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和保险责任限额为20万元的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合

同期间。

【案件焦点】

宋某郦的死亡与刘某飞的驾车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法院裁判要旨】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涉案《昆明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交通事故证明书》《尸检检验报告》《法医病理

鉴定意见书》可以确认，刘某飞驾车在两面寺村156号院内与宋某郦发

生了交通事故，并导致宋某郦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刘某飞对宋某郦

的死亡后果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两原告作为宋某郦的法定监护人，疏忽

对宋某郦的有效看护，未尽到应尽的监护义务，也应对宋某郦的死亡后

果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此次事故的发生，酌情确认两原告对

宋某郦的死亡后果承担30%的责任，刘某飞承担70%的责任。交警部门

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证明刘某飞驾车驶入、驶离两面寺村156

号院内期间，宋某郦受伤的事实，《车辆痕迹鉴定意见》仅说明刘某飞

驾驶车辆的前部、右前车轮及车底未检见软质物体发生碰擦、擦压的新

鲜明显痕迹，并未对车辆后轮进行痕迹鉴定，该《车辆痕迹鉴定意见》

并不能证明刘某飞驾驶的车辆未与宋某郦发生碰擦、擦压，而且交通事

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在双方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刘某飞作为机

动车一方应承担责任。关于王某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出借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有过错的，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王某英无偿借车给刘某飞，无利益上的关系，也无注意义务，王某英无

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明知（即主观上故

意）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弃车逃离事故现场。刘某飞

接到宋某郦受伤的电话后即返回事故现场并报警，之后又赶到医院，其

主观上没有故意，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限额内

承担赔偿责任。

两原告的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

围内赔偿113175元，剩余511672元按责任比例承担。两原告承担30%的

责任，即153501.6元；刘某飞承担70%的责任，即358170.4元。其中，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200000元，刘某飞赔偿

158170.4元，扣除刘某飞给付宋某高的20000元，刘某飞赔偿138170.4

元。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宋某高、曾某兰113175元；

二、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限

额内赔偿宋某高、曾某兰200000元；

三、刘某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宋某高、曾某兰

138170.4元；

四、驳回宋某高、曾某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飞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刘某飞虽对导致宋某俪死亡的因果关系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证据

证实是否存在其他介入因素，亦未对有关证据举证反驳，故一审法院认

定其驾车行为与宋某俪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对

刘某飞提出宋某俪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观点，宋某高、曾

某兰提交了居住证证明其在城镇生活居住情况，宋某俪系未成年人，其

此前生活来源于其抚养人，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的

处理并无不当，其余各项损失费用的计算及责任比例的认定，一审判决

处理无误，予以维持。至于保险公司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

因其未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所作判

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据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在侵权纠纷领域中需要满足的法律要件是：（1）损害事实；（2）

侵权人或受害人存在过错；（3）损害事实与行为人的行为有因果关

系；（4）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的举证往往非常

困难，为更好地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并促使驾

驶员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应保持高度注意，谨慎小心行驶，在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对机动车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即损害发生后，受害人欲证明权利的形成，需要承担损害事实与

机动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在受害人完成证明责任后，不问

机动车驾驶员主观上有无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机动车驾驶员

能举证证明存在权利妨碍、权利排除等介入因素时，才能减轻或免除赔

偿责任，故因果关系是构成无过错责任的必备要件。

本案因原、被告均未能说清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也无直接证据证

明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此时，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结合

原、被告所提交的间接证据，从损害事实发生的时间轴上分析：刘某飞

于事发当日10时40分许驾驶机动车驶入两面寺村156号院内，约10分钟

后驶离；刘某飞驾车刚离开，宋某郦即被发现受伤，后因救治无效死

亡。对此，有证人证言和交通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为证。且事发

前，无其他车辆通过；司法鉴定意见也支持宋某郦死亡原因为车辆挤压

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通过上述分析，刘某飞驾车对宋某俪侵权事实的

发生概率远大于不发生的可能性，故采用高度盖然性判断，推定刘某飞

在两面寺村156号院内的驾驶行为是导致宋某俪死亡的唯一原因，宋某

俪的死亡后果与刘某飞的驾驶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当原、被告双方对同一事实举出的证据对各自有利，且各有一定证

明价值，但又都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

的状态时，如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分配证明责任，获得法官对

法律事实的确信？本案合议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所发

生的危险领域属于哪一方当事人控制，则由其来承担证明责任，即本案

中应由刘某飞在自己控制的危险领域里对所发生的事情加以举证，不能

证明时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因为损害原因是出自刘某飞所能控制的危

险领域，而不是受害人能左右的，并且根据案件事发地的特殊性，在没

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及鉴定结论都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如果

继续由受害人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显然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若

采纳此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案涉场地究竟是否属于刘某飞所控制的

领域？刘某飞于2016年12月19日10时40分许驾驶机动车驶入两面寺村

156号院内接人，停留约10分钟后驶离，可见刘某飞驾车驶入案涉车

场，仅是为了接人的临时停靠，并非在此居住或生产经营，由此断定案

涉场所是其所控制的领域实为不妥。而采用盖然性说，即原告为支持自

己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在不能反映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也不能直接

证明被告行为和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只要法院能

够结合案情，从已有的间接证据深入分析，推断出刘某飞对受害人造成

损害的概率比超过80%，那么就可以据此作出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

推定。诚然，根据本案的案情，运用盖然性说作为案件审判中分配举证

责任的辅助性依据，更具有科学性。

编写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赵鑫 杨天铭

41 二次碰撞交通事故次数与责任的认定

——陶某凤诉包某峰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47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陶某凤

被告（被上诉人）：包某峰、刘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2日0时22分许，包某峰驾驶未经检验的A轿车（事发时

在平安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沿江阴

市祝塘镇环东路由北向南行驶至祝陆路交叉路口时，车辆前部与沿祝陆

路由西向东陶某凤驾驶的绿能牌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造成车辆损坏、

陶某凤受伤的交通事故。事发后，包某峰下车察看陶某凤。0时25分

许，刘某驾驶B轿车（事发时在太平洋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100万元及不计免赔险）沿江阴市祝塘镇环东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祝陆路

交叉路口，车辆前部撞到停留在车道内的包某峰和陶某凤，造成包某

峰、陶某凤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江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事故形成原因为：（1）由于无法查清事发

时包某峰、陶某凤通过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情况，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载明上述事实；（2）刘某夜间驾驶轿车行驶至事故路口，未及时察明

路面情况，未降低行驶速度，未确保安全，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包某峰受

伤及陶某凤第二次被撞受伤的主要原因；包某峰夜间发生事故后，未按

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未及时将受伤的陶某凤移至安全地点，未

确保安全，其违法行为是造成陶某凤第二次被撞受伤的一定原因。认定

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为：（1）包某峰与陶某凤发生交通

事故所涉及的人身损害赔偿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刘某负包某峰受伤及陶某凤第二次被撞受伤的主要责任，包某峰

负包某峰受伤及陶某凤第二次被撞受伤的次要责任，陶某凤被送往医院

治疗，产生医疗费损失168661.29元。事发后，包某峰垫付了7000元，

平安公司垫付了10000元，刘某垫付了10000元，太平洋公司垫付了

10000元。

【案件焦点】

1.本案中导致陶某凤产生损失的交通事故的次数如何确定；2.本案

中各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次序和比例如何确定。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关于争议焦点1。本案中，陶某凤所产生的损失应系包某峰驾驶A 轿车与陶某凤驾驶电动自行车相撞及刘某驾驶B轿车与包某峰、陶某凤

相撞的两次交通事故所造成，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两次碰撞发生的

时间和空间来看，两次虽系发生于同一路口，但前后间隔3分钟左右，

包某峰在第一次碰撞以后能够下车察看陶某凤，包某峰应有时间初步处

理事故现场，表明第一次碰撞与第二次碰撞之间在时空上是相互区分

的；第二，从两次碰撞中的侵权行为来看，第一次碰撞系包某峰夜间驾

驶车辆与陶某凤驾驶电动自行车相撞，第二次碰撞系刘某夜间驾驶车辆

与未按照规定及时处理现场的包某峰和第一次碰撞后受伤的陶某凤相

撞，表明两次碰撞中的侵权行为是分别独立的；第三，从损害结果来

看，第一次碰撞已经造成了陶某凤受伤，第二次碰撞事故又造成了包某

峰的受伤及陶某凤的二次受伤，表明两次碰撞造成的损害结果是相互分

离的；第四，从因果关系来看，第一次碰撞中陶某凤的受伤系包某峰夜

间驾驶车辆与陶某凤驾驶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的，第二次碰撞中陶某凤

的受伤系刘某夜间行驶车辆至路口时未按规定确保安全等行为及包某峰

在第一次碰撞后未按照规定及时处理现场等行为导致的，表明陶某凤在

两次碰撞中的分别受伤的因果关系是相互区分的；第五，从交警部门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来看，交警部门分别对两次碰撞的事实经过、事故形成

原因、当事人过错及责任分为两次不同的交通事故作出了分析，并对第

二次碰撞的责任作出了认定，表明两次碰撞应分属两次相互独立的交通

事故。

关于争议焦点2。首先，对于两次交通事故对陶某凤所产生损失的

原因参与度。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

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

任。本案中，两次交通事故均系导致陶某凤受伤产生损失的原因，由于

两次交通事故间隔时间较短，第一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未能及时处理现

场，导致难以确定两次交通事故对陶某凤所产生损失的原因参与度。陶

某凤、包某峰、平安公司、刘某、太平洋公司均认可两次事故对陶某凤

所产生损失的原因参与度各占50%，对此予以确认。

其次，对于陶某凤因包某峰驾驶A轿车与其驾驶电动自行车相撞的

第一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

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

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

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陶某凤因第一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首

先应由平安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赔

偿限额的损失，综合事故各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大小等因素，

因无证据证明非机动驾驶人陶某凤存在过错，故认定应由包某峰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因包某峰所驾驶车辆在平安公司处投保有商业三者险，故

平安公司应对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应由包某峰一方赔偿的陶某凤在第

一次交通事故中的损失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付。

再次，对于陶某凤因刘某驾驶B轿车与包某峰、陶某凤相撞的第二

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的赔偿责任。首先应由平安公司、太平洋公司

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

综合事故各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大小等因素，认定应由包某峰

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刘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因包某峰所驾驶车

辆在平安公司投保有商业三者险，刘某所驾驶车辆在太平洋公司投保有

商业三者险，故平安公司应对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应由包某峰一方赔

偿的陶某凤在第二次交通事故中的损失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付，太平洋

公司应对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应由刘某一方赔偿的陶某凤在第二次交

通事故中的损失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付。平安公司辩称，包某峰在第二

次事故中是作为行人，应承担20%赔偿责任。陶某凤第二次被撞受伤中

包某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系因为其作为车辆驾驶员在夜间发生事故后未

遵守有关交通法律法规而构成侵权行为，非因其作为行人承担相应的责

任。平安公司的上述辩称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平安公司辩称，包某峰车辆未年检，其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拒绝赔

偿，并提供了其公司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1份。因平安公司提供

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系格式条款，而包某峰陈述其在投保时平安

公司并未提示相关免赔事项，平安公司亦陈述其没有包某峰签字确认的

投保的有关单证，平安公司无法证明其向包某峰提供了附有格式条款的

投保单，亦无法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向包某峰履行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

的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包某峰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故对平安公司在

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不予采信。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七条、第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陶某凤因本案两次交通事故产生医疗费损失168661.29元，由

平安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2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

93629.84元［（168661.29÷2-10000）+（168661.29÷2-20000）×30%］，

共计赔偿113629.84元，平安公司已垫付10000元，还须赔偿103629.84

元；

二、由太平洋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赔偿45031.45元［（168661.29÷2-20000）×70%］，共计赔偿

55031.45元，太平洋公司已垫付10000元，还须赔偿45031.45元；

三、包某峰已垫付7000元，刘某已垫付10000元，该款陶某凤应返

还包某峰、刘某，从本案所得赔偿款中直接扣除返还给包某峰、刘某。

宣判后，平安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平安公司对本案事故应当承担多

少赔偿责任，以及是否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

关于平安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交警部门在其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

认定，第一次事故因无法查明交通信号灯的情况，故未确定包某峰与陶

某凤对该起事故分别承担的责任，因该起事故系包某峰驾驶机动车与骑

行电动自行车的陶某凤相撞，平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陶某凤在该起

事故中存在过错，依据法律规定，应由包某峰一方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

责任，故平安公司认为其公司仅承担该起事故50%赔偿责任的意见，缺

乏依据。对于第二次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认定包某峰存在的过错，是

其在夜间发生事故后，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以及未及时将陶

某凤移至安全地点，未能确保安全，应当认定是由于包某峰所驾车辆及

其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导致第二次事故的发生，即包某峰应作为机动车一

方承担该起事故的责任，而非平安公司所主张的行人，因此根据交警部

门对包某峰与刘某在该起事故中责任的认定，原审法院确定由包某峰承

担第二次事故30%的赔偿责任，较为恰当，故平安公司对此提出的异

议，依据不足。

关于平安公司认为包某峰车辆未年检，其公司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

赔偿责任的意见，因平安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公司对于保险合同中以

未年检为由免除其公司赔偿责任的格式条款，在投保时已尽到了向包某

峰作出明确说明、提示义务，依据保险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平安公司

据此要求免责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平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在交警部门对发生二次碰撞的交通事故仅

出具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且仅对一次碰撞认定责任时，法院如何认

定交通事故的次数与责任的问题。该争议焦点实际上涉及交通事故认定

书的证据效力以及交通事故次数及责任的司法认定标准的问题。

1.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

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法院认

定交通事故发生事实以及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之一。交通事故认定书是

交警部门在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后依据交通法规对交通事故发生的

经过、原因以及当事人责任所做的及时性、专业性的认定意见。然而，

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为是其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的行政

行为，其认定事故责任的目的和依据与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认定案件事实

和民事责任的目的和依据并不相同，不宜将行政行为的拘束力当然地扩

大到民事司法中。在司法实践中，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事故纠纷

中的证据效力的问题颇具争议，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模式：一种模式认

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具有证明力优势的证据，其证明力应由法官依据

法律法规和经验法则自由裁量；另一种模式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公

文书证，除当事人能够提出反证以外，应当推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

的事项为真实，并以此认定事故发生的事实和责任。

在分析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之前，首先必须厘清交通事故认

定书的法律属性。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证据，但

归于何种民事诉讼证据类型尚有争议，有公文书证说、鉴定结论说、勘

验笔录说、书面证言说等观点。从目前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

看，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作为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

书，应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公文

书证。但交通事故认定书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文书证，其内容不仅包括对

事故发生经过的查明，还包括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交通法规上

当事人事故责任的认定。其中，事故发生经过是交警部门在事故调查基

础上所查明的事实，类似于勘验笔录；事故发生原因是交警部门依据专

业技术所形成的判断，类似于鉴定意见；事故责任认定则是交警部门依

据交通法规和日常经验所作出的认定，是一种行政法上的认定。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效力的认定应当根据其内容的特殊性而区分

判断。在证据资格方面，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出具的关于交通事

故发生经过、原因、责任的文书，除有相反证据推翻以外，应当认定其

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在证明力方面，则应根据证明

对象的不同区分判断。在对事故发生经过及原因的证明上，因事故经过

及原因是交警部门依据现场调查和专业技术所做的客观判断，交通事故

认定书中该部分内容的证明力应当优于其他一般证据，适用《民诉法司

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除有反证推翻外推定为真实。在对事

故发生次数及责任等与侵权责任认定相关要素的证明上，因交通事故认

定书中的责任认定是交警部门基于行政职能依据交通法规和其执法经验

所做的行政法上的考量，与民事司法中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和所依据的

法律法规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当然地推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上述内

容的记载为真实，而应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其证明力进行独立判断。

2.二次碰撞交通事故次数的认定

交通事故的次数认定是损害赔偿责任划分的前提和条件。在肇事车

辆投保了交强险的情况下，交通事故的次数直接关系到交强险的出险次

数，直接影响到被侵权人能够获得赔偿的合计赔偿限额。在发生二次碰

撞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两次碰撞之间往往发生地点相近、时间间隔

较短、损害结果难以直接区分。法院在认定交通事故次数时，应当综合

考虑二次碰撞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碰撞中的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

关系以及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等因素予以判断，不能一概地将二次

碰撞纳入一次事故进行处理，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

故认定书或交通事故证明的份数认定交通事故的次数。

其一，看两次碰撞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前后两次碰撞在时空上能否

相互独立是区分一次事故还是二次事故的重要标准。如果客观上两次碰

撞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能够直观区分，那么两次碰撞可以直接认定为相互

独立。如果两次碰撞发生地点相近或同一，且时间间隔较短，那么两次

碰撞能否相互独立，其区分关键在于两次碰撞的时间间隔内当事人能否

对事故现场进行相当程度的处理。若两次碰撞的时间间隔内当事人因被

困车内无法移动等客观原因无法认知事故发生的情况或进行相应的处

理，则两次碰撞间的时间间隔仅能视为同一次交通事故的延续。若两次

碰撞的时间间隔内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初步处理事故现场，则两次

碰撞应视为在时空上能够相互独立。本案中，两次碰撞虽系发生于同一

路口，但前后间隔3分钟左右，包某峰在第一次碰撞以后能够下车察

看，其应有时间初步处理事故现场，这就表明第一次碰撞与第二次碰撞

之间在时空上是可以相互区分、相互独立的。

其二，看两次碰撞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侵权行为的独立性是判断侵

权责任独立性的重要依据。侵权行为的独立性可以从实施主体、行为特

征等方面进行判断。本案中，第一次碰撞中包某峰夜间驾驶车辆与陶某

凤驾驶电动自行车相撞，第二次碰撞中刘某夜间驾驶车辆与未按照规定

及时处理现场的包某峰和第一次碰撞后受伤的陶某凤相撞，两次碰撞中

包某峰驾驶车辆撞击的行为与刘某驾驶车辆撞击的行为是明显区别的，

在第二次碰撞中，包某峰未及时处理现场的行为与刘某驾驶车辆撞击的

行为也是相互区别的。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上述三个行为均应分别进行

评价。

其三，看两次碰撞产生的损害结果。损害结果是决定侵权责任承担

的必要因素。即使两次碰撞发生与侵权行为相互独立，但是如果损害结

果客观上无法区分，那么也无法将两次碰撞分为两次事故处理。本案

中，尽管陶某凤的医疗费损失是两次碰撞事故发生后统一送医治疗过程

中产生的，但是两次碰撞后产生的人身损害的结果客观上却是可区分

的。从事故发生的经过来看，第一次碰撞已经造成了陶某凤受伤倒地，

第二次碰撞又造成了包某峰的受伤及陶某凤的二次受伤，表明两次碰撞

造成的损害结果是相互分离的。

其四，看两次碰撞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只有当两次碰撞中的侵

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且可区分时，两次碰撞导致的事故才能

分别处理。本案中，第一次碰撞中陶某凤的受伤系包某峰夜间驾驶车辆

与陶某凤驾驶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的，第二次碰撞中陶某凤的受伤系刘

某夜间行驶车辆至路口时未按规定确保安全等行为及包某峰在第一次碰

撞后未按规定及时处理现场等行为共同导致的，表明陶某凤在两次碰撞

中的两次受伤是由两次碰撞分别导致且因果关系是相互区分的。

其五，看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认定的意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

门结合交通事故发生常态以及自身执法经验分析的结果，其对数次碰撞

关联性和区分度的认定对法院判断交通事故的次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本案中，交警部门分别对两次碰撞的事实经过、事故形成原因、当

事人过错及责任分为两次不同的交通事故作出了分析，并对第二次碰撞

的责任作出了认定，表明交警部门认为本案两次碰撞分属不同的交通事

故。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可以认定本案两次碰撞应分属两次相互独立的

交通事故。

3.二次事故侵权责任的划分

侵权责任的认定应以因果关系与过错程度为依据。数次碰撞的交通

事故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如被侵权人起诉时的损害结果系由两

次事故共同造成，且前后两次事故的任何一次均不足以造成被侵权人的

全部损害结果，则并非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或第

十一条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侵权行为，而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关

于共同因果关系侵权行为的规定。在两次事故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明确但原因参与度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应平衡被侵权人获取赔偿与侵

权人承受负担之间的利益，推定前后两次事故对被侵权人的损害结果承

担同等的原因参与度。侵权行为人之间的侵权责任划分应在确定两次事

故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参与度的前提下，依据各自在两次事故中的过错程

度分别进行认定，而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则应依据保险合同以及相应的

被保险人在事故中的赔偿责任进行认定。在侵权责任的具体认定标准

上，应结合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发生经过、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过错的

认定意见以及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依法确定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责任承

担。

编写人：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高勇 高雅静

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

42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龚某国诉周某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23民终

5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龚某国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

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周某芳、纪某祝、孟某兰、纪某珉

【基本案情】

周某芳系纪某珅（曾用名纪某）的妻子，纪某祝系纪某珅父亲，孟

某兰系纪某珅的母亲，纪某珉系纪某珅的儿子。

新B66×××号车小型客车登记在周某芳名下。纪某珅于2015年10月

17日以其为投保人，就新B66×××号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保险金额50万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保险并投保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责任免除条款向纪某珅做了明确

说明，并向纪某珅送达了责任免除条款告知书。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条款第五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

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

上述条款为加黑字体。

2016年4月18日18时0分许，纪某珅驾驶载有马某的新B66×××号

车，沿昌吉市滨河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滨河路与乌伊路口南侧约200米处

路段逆向行驶超车时，与龚某琪驾驶载有宋某霏，沿昌吉市滨河路由北

向南行驶至上述路段的新A61×××号车相撞，致纪某珅、龚某琪、马

某、宋某霏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纪某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

死亡。该事故经昌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纪某珅承担此事故的全部

责任。龚某琪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马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宋某霏

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

纪某珅的驾驶证有效期限六年，从2009年10月31日至2015年10月31

日，逾期未换证。

龚某国的新A61×××号宝马越野车在庭审中经鉴定，发生事故前的

价格为6×××93元、发生事故后的修理费为1105293元、在没有修复价值

情况下的残值价格为60000元。原告支付鉴定费27840元。

【案件焦点】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的情形下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

是否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

限的情形下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通过格式条款约定：“驾驶证超过

有效期限的情形下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免除保险责任”，该免责

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保险公司不得以该约定为理由不承担保险责任。否

则，将减损保险具有分散社会风险的功能和价值，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与法律的公平原则不相符。综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

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赔偿龚某国车辆损失2000元，此

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

二、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龚某国车辆损失296846.5

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

三、周某芳、纪某祝、孟某兰、纪某珉在继承纪某珅遗产的范围内

赔偿龚某国车辆损失331946.5元、保险费及代收车船税2655元、购置税

50804.11元、施救费200元、停车费720元，合计386325.61元，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

四、周某芳、纪某祝、孟某兰、纪某珉在继承纪某珅遗产的范围内

赔偿龚某国鉴定费27840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在超过被保险人持有的驾

驶证上注明的有效期间，但尚在换取新证的宽展期内。合同双方对免责

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据此，对于“驾驶证有效期

限已届满”免责条款含义解释，都应从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角度出发，即

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是指驾驶证本身效力期限届满（驾驶证上载明的有

效期限届满加宽展期）。故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纪某珅所持驾驶证超

过驾驶证所注明的有效期限，不能作为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周某芳、纪某

祝、孟某兰、纪某珉损失的依据。故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无证驾驶，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在未获取或持有与所驾车型相对应的

合法准驾证明的情况下驾驶该机动车。无证驾驶是一种严重危及社会安

全的行为，亦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将其列为第三者责任保

险的免责事由合理合法，只要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对投保人进行了明确的

提示和告知义务，第三者责任保险对无证驾驶行为免于保险责任理应受

到法律的支持。但是驾驶证有效期届满未换证的情形却不能直接等同于

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

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有第一款第七项、第八项情形之一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二

年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

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可见，驾驶证有效期届满后，只要在法律规

定的期限内，是可以恢复驾驶资格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期限就是对驾驶

证持有人的一个缓冲期，这个缓冲期是给一些粗心的持证人留有余地，

因为其驾驶技术和驾驶经验并不因驾驶证到期而有所减损，所以法律上

给这些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的持证人恢复驾驶资格的期限，而不是直接将

其驾驶证注销。因此，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驾驶车辆，但仍在法律规定的

恢复驾驶资格期限内，均不能直接等同于无证驾驶。

保险公司与投保人所签的保险合同都是格式合同，即便是保险公司

将驾驶证已经超过有效期列为免责事由，也是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

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

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

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该条款对格式条款的生效明确了两个条件，

一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公平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要大体上平

衡，强调一方给付与对方给付之间的等值性，要合理确定风险的分配。

二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

其责任的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

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

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

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

方式”。

本案中，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经采用了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

责条款。但是保险合同中关于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第三者责任保险免于赔

偿的约定却违反了格式条款生效的第一个条件，即格式条款要符合公平

原则。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驾驶员的驾驶技术和驾驶经验并不因此

而有所减损，将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与无证驾驶并列为保险公司的免责事

由，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其付

出与给予应该是等值的。作为保险公司，收取了相应的保费，却对理赔

作出如此苛刻的限制，会减损投保人投保商业险本应取得的利益，影响

其投保积极性，最终损害的还是保险人的利益。故此，本案中，对于保

险公司提出的投保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应免于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

并未采信，这也是从公平角度出发，以期更好地维护格式条款的弱势一

方的利益。

编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 邵立忠 张睿

43 肇事车辆未予年检不宜一概认定保险公

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

——刘某贞等诉李某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597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刘某贞、刘某安、刘某旺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李某朋、北京申通联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申通物流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27日，申通物流公司员工李某朋在履行职务时驾驶涉案

货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将在道路右侧作业的王某荣撞倒，造成王某荣死

亡。经交管局认定，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系李某朋未安全驾驶机动车造

成，李某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荣无责任。事故车辆在平安保险公

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内。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时逾期未办理年检。王某荣之夫刘某贞、之

子刘某安与刘某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朋、某物流公司、平安保险

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鉴定辅助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070372元。

【案件焦点】

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未予年检，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在商业三者险

范围内免责。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车辆的责任主体应负有相

应的赔偿责任，虽平安保险公司辩称事故车辆未年检，不同意在商业三

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但平安保险公司就此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举证证

明，故对平安保险公司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申通物流公司经一审法

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故超出保险限额

外的部分，应由用人单位即申通物流公司进行赔偿。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刘

某贞、刘某安、刘某旺死亡赔偿金52764元、丧葬费46236元、交通费

2000元、住宿费3000元、误工费6000元；

二、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

偿刘某贞、刘某安、刘某旺死亡赔偿金500000元；

三、申通物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某贞、刘某安、

刘某旺死亡赔偿金363636元。

平安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

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

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

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

义务。”平安保险公司虽提交保险条款及投保人声明证明其已向投保人

送达并告知了免责条款，但投保人申通物流公司予以否认，且平安保险

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字体较小亦未加重，并未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

的字体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予以提示，而且亦不足以证明其已尽到了上述

规定中的解释说明义务。

其次，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系李某朋未

安全驾驶机动车造成，并非车辆发生事故前存在安全隐患所造成，涉案

交通事故与车辆未年检并不具有因果关系。故，平安保险公司依据车辆

未年检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的保险条款主张免除保险责任，依据不足，

不予支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未予年检，保险公

司是否可以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于赔付。

一种意见认为，涉案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

任。由于肇事车辆未在规定时间内年检，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

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

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上加盖有涉案物流公司印章，可以证明

投保人已收到保险条款，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可不予赔偿。

另一种意见认为，车辆未予年检不宜一概认定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

者险范围内免责。若保险公司未能证明其对于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

义务，且涉案事故的发生与车辆未予年检并无因果关系，那么保险公司

仍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损失。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其一，保险公司应当证明其已就未予年检则免于赔偿的相关条款进

行了提示说明。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人对于发生意外事

故时未按规定进行年检的车辆不负赔偿责任，一方面有助于保证机动车

质量符合安全技术要求，以更好地维护交通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

因车辆存在安全故障而发生的保险事故，减少保险人的赔款支出。但

是，该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实质上属于对投保人权利的限制。由于机

动车应当按照一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

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人有义务对于前述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以及明确的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

款不产生效力。

其二，保险公司应当证明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与车辆未予年检具有

因果关系。近因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含义是指保险人只有

在造成损失的最直接原因、最有效原因为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才承

担保险责任，对承保范围外的原因引起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我国保

险法虽未直接规定近因原则，但近因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判断保险人是否

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肇事车辆未按规定及时年检可能增加

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在交通事故认定书

已载明发生事故的全部原因属于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的情况下，保险

人若主张免责，就应当提供更加充实的证据证明免责条款中的内容与事

故发生具有近因关系。

综上，在车辆未予年检的情况下，不宜一概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

者险范围内免责。故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相关免责条款的具

体内容，并审查保险公司是否对于免责条款按照法律规定尽到了提示说

明义务。若保险公司未能证明其对于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且

涉案事故的发生与车辆未予年检并无因果关系，那么保险公司仍应当在

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损失。

编写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高贵 郭琳

44 保险人就驾驶员驶离事故现场属于免责

情形未尽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

——钱某月等诉吕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7民终393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钱某洋、钱某月、钱某竹、淤某霞

被告（被上诉人）：吕某、王某园、张某、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新北支公司）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灌云支公司（以

下简称人民财保灌云支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8月19日上午07时49分，受害人毕某春驾驶电动自行车沿灌

云县城伊山路东侧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逆行后右转弯至伊山路与健康路

交叉路口遇吕某驾驶的苏G56×××（临时牌照为苏G00×××）小型轿车沿

伊山路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两车发生碰剐后，毕某春连人带车又与

吕某右侧同向张某驾驶的蒙KZM×××小型轿车发生碰撞，至车辆损坏，

毕某春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吕某驾车驶离现场。灌云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受害人毕某春与吕某、张

某各应承担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

吕某具有C1驾驶资质，其驾驶的苏G56×××（临时牌照苏G00×××）

车辆登记车主为王某园，吕某与王某园系夫妻关系。该车辆在人民财保

灌云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限额100万元，附加不计免赔），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张某驾驶

的蒙KZM×××车辆在人寿财保新北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50万元，附加不计免赔），该事故

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王某园、吕某向钱某洋、钱某月、钱某

竹、淤某霞垫付款项30000元，张某向钱某洋、钱某月、钱某竹、淤某

霞垫付款项13900元。

王某园就投保单上的签名是否是本人书写，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

法院于2018年2月1日依法委托南京东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笔迹真伪进

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同月26日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为：倾向认定

送检标称日期为“2017年7月31日”的《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

处”签名字迹“王某园”不是王某园所写。王某园为此支付鉴定费2000

元。

毕某春于1977年5月25日出生，与钱某竹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

子一女，即钱某洋（2003年7月18日出生，系灌云县初级中学学生）、

钱某月。淤某霞于1953年8月25日出生，系毕某春母亲，其另有一子一

女，现均已成家。

【案件焦点】

1.吕某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系逃逸；2.吕某驶离现场，人民财

保灌云支公司就免责条款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起交通事故经灌云县公安局

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受害人毕某春与吕某、张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经审查对该责任认定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双方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过

错大小，以毕某春承担30%事故责任，吕某、张某各承担35%事故责任

为宜。王某园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财保灌云支公司抗辩称，吕某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违反了法律

禁止性规定，即使保险合同不是王某园本人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

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

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而我司已经就免责条款采用了黑体加粗的方式提醒投保人及被

保险人注意，应当认定我司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

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因人民财

保灌云支公司提供的是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十条规定，免责条款要发生效

力，需要保险人证明保险单上是投保人本人签名，并且就免责条款已经

尽到合理的说明和提示义务。而人民财保灌云支公司未举证投保单系王

某园本人签名，经鉴定亦非王某园本人所签名，亦未举证其已经就免责

条款向王某园作出提示，因此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生效。故对人民财

保灌云支公司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人寿财保新北支公司关于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吕某在事故发生

后驶离现场，存在逃逸行为，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抗辩意见，因本案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就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

错的严重程度，作了详细的分析及认定，人寿财保新北支公司并未提交

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对此抗辩不予采信。判决如下：

一、人民财保灌云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钱某

洋、钱某竹、钱某月、淤某霞各项损失合计421203.55元；

二、人寿财保新北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钱某

洋、钱某竹、钱某月、淤某霞各项损失合计437303.55元；

三、人民财保灌云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吕某、

王某园垫付款及鉴定费合计32000元；

四、人寿财保新北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张某垫

付款13900元。

人民财保灌云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述。江苏省连云港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故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中，车辆驾驶人吕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保险公司抗

辩其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适用免责条款，在

商业险内免于赔偿。该意见未得到法院支持，主要考量以下因素，第

一，驶离现场不能等同于逃逸。《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

五条第一项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

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的行为。”本案中，吕某在事故发生后，并不知晓自己行为与交通

事故有关联，其驶离现场行为未破坏事故现场，亦未加深受害人进一步

伤亡的结果，且其知晓后及时到事故处理中心接受处理，向受害者家属

积极垫付费用，其主观上不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因此不属逃逸。第

二，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保险人仍

需履行对免责条款的一般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

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

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

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

据该条规定，即使是投保人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保险人

仍应对该条款作出一般的提示义务。第三，本案中的保险合同并非投保

人本人签名，亦未经投保人特别授权，因此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效

力。在车辆保险中，购车者常常委托售车者代订保险合同，售车者在签

订保险合同时也会在投保人声明一栏代投保人签名。民法通则第六十三

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同时又规

定，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不得代理。因免责条款与投保人权益密切相关，因此在对免责条

款的说明义务履行方面，如无投保人的特别授权，应认定代理人不能代

理该项权利。故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尽提示义务。第四，吕某驶离现

场的行为，并未增加其在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责任认定书系依据

事故发生时各方的违法行为及过错作出的，合法有效，故对保险公司抗

辩在商业险内不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予支持。

编写人：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 王士平 苏志娟

45 肇事车辆驶离现场不适用商业保险中离

开现场免赔的约定

——张某江诉田某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10民终280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某江

被告（被上诉人）：田某霞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8日7时30分左右，田某霞驾驶苏K93×××号小型轿车由西

向东行驶至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麾村野田公路，与由南向北行驶

的张某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张某江受伤，车辆损坏，

事故发生后田某霞驾车驶离现场。田某霞在交警部门陈述其当时不知道

发生交通事故，后发现车上有损坏，估计发生了事故，立即原路返回，

见伤者还在原地，故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并垫付医疗费。苏

K93×××号小型轿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100万元不计免赔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

称商业三责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张某江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

106684.8元。

【案件焦点】

田某霞驾车驶离现场是否属于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免

赔的事由。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机动车综合商业

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的免赔事由包括“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

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

但是我国保险法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

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

保人注意的提示，一些条款还应当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

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本院释明

后，平安保险公司未能明确说明其提交的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田某霞的

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而田某霞明确上述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应当

认定平安保险公司未能尽到提示义务。另外，田某霞在交警部门陈述其

驶离现场系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后来发现后积极送张某江治

疗并垫付医疗费、配合交警部门处理事故。从上述情形来看，田某霞驶

离现场的行为与上述免赔条款的约定免赔本意不相符。平安保险公司应

当依据合同约定履行赔付义务。对于张某江产生的医疗费损失

106684.08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0000元（平安

保险公司已垫付的10000元应予扣减），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

96684.08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赔偿。田某霞的垫付

款由张某江从平安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予以返还。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

定，作出如下判决：

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某江损失96684.08

元，其中给付张某江29485.68元，给付田某霞67198.4元。

平安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未能依法履行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

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

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鉴于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张某江当庭自愿放弃1599.8元伙食费的

诉讼主张，并承诺同意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对该项费用予以核减，故，本

院对一审判决主文认定的医疗费金额不作调整，对于1599.8元伙食费，

由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理赔时予以扣减。

【法官后语】

该案例主要针对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将被保险事故车辆驶离现

场，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免除赔偿责任这一争议性问题，司法实务中可做

如下考量：

1.如何理解《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第八条所述免赔条款

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第八条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

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

场，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该条款适用的前提应是驾驶人明知发生了

交通事故，为推卸、逃脱责任而驾驶车辆离开，属于肇事逃逸的情形。

该条款的设置本意是要求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救治伤

者，保护事故现场，以防止损失的扩大，进而缩小保险公司的赔付范

围；反之，若发生逃逸行为后放任损失扩大，则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

任。

2.驾驶人在发生事故后驶离现场是否构成逃逸

现实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驶离现场，其成因具有复杂性

和多样性，判断驾驶人是否构成逃逸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看其是否

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二是看其是否存在逃避救助义务或者责任追究的主

观故意。本案中，田某霞陈述其当时不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后发现车上

有损坏立即原路返回事故发生地并施救。交警部门虽然在事故认定书中

记载“田某霞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但是未将田某霞的行为定性

为逃逸。据上分析，田某霞当时主观上不知晓发生了交通事故，客观上

在发现事故后积极实施救助行为，应当认定田某霞的行为不构成逃逸。

3.保险公司是否就免赔条款尽到提示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

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

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逃逸行为系严重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

为，为法律所禁止。根据上述规定，针对逃逸行为免赔的情形，保险公

司无须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但是需对免赔条款作出提示。因此，驾驶员

发生逃逸行为后，保险公司能否免赔还需审查其是否尽到提示义务。具

体到本案中，因田某霞未发生交通肇事逃逸，不存在保险公司免赔的情

形。即使田某霞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因保险公司未就相关免责条款

尽到提示义务，故保险公司还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编写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陈芳

46 顺风车是否因具有营运性而导致保险标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朱某举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0民终4154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王某欢、何某涛

被告（上诉人）：朱某举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

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

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北京运达无

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运达公司）、孙某

第三人：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8日20时20分许，朱某举驾驶豫KOH×××号家庭自用小

型轿车，通过滴滴公司提供的乘客信息接顺风车订单客运，王某欢、何

某涛乘坐。该车行驶至长葛市黄河路雨润小区处，与孙某（无证驾驶

证）驾驶的三轮机动车追尾相撞，造成朱某举、王某欢、何某涛、孙某

四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朱某举负

事故主要责任，孙某负事故次要责任，王某欢、何某涛不负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王某欢住院治疗42天，花费76169元，其中朱某举垫付

26771.78元，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垫付40109.46元。2018年7月12

日，王某欢的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评估出院后的护理期限为30～

60日。

豫KOH×××号车辆在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50万元第

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且不计免赔。北京运达公司为滴滴公司的

运营商。孙某系其所驾驶三轮机动车实际车主，该机动车经过改装。

王某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

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97173.6元。

【案件焦点】

顺风车使用性质是营运车辆还是家庭自用车辆，是否导致保险标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能否据此主张免除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朱某举负

事故主要责任，孙某负事故次要责任，王某欢、何某涛不负事故责任。

故孙某、朱某举均应依其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孙某

所驾驶车辆为机动车，虽没有购买交强险，仍应依法在交强险限额内承

担赔偿责任。其他损失由孙某及朱某举依所负事故责任分担。关于王某

欢主张滴滴公司及北京运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滴滴公司

及北京运达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只是提供信息服务，收取信息费，其并非

承运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主张其承担承运人的责任无事实依据，故

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王某欢主张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在保险限额内

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朱某举车辆系营运车辆，应按营运车辆的性质

购买保险，现其未按营运车辆性质为其车辆购买保险，违反了合同权利

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故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

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

一、孙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某欢医疗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

费、交通费共计75750.79元（王某欢同时返还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已垫付医疗费40109.46元）；

二、朱某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某欢医疗费、护理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

费、交通费、鉴定费87403.85元（朱某举垫付26771.78元可折抵）；

三、驳回王某欢其他诉讼请求。

朱某举持原审答辩意见提起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

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

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

保险人未履行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朱某举驾驶被保险车

辆从事网约顺风车活动并未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人民保

险平顶山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顺风车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具有明显区别。根据交通运输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颁

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

执行”。《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

意见》（许政办【2016】77号）将拼车、顺风车出行作为驾驶员、合乘

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各方自愿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事行为。由此

可见，顺风车不属于该规章所规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滴滴平台上的快车与顺风车在使用性质上有所不同。快车属于网约

车的一种，网约车属于营运车辆。乘客通过滴滴平台提出预约需求，滴

滴平台按照预约信息匹配符合乘客需求的适合车辆进行营运，区别于非

营运车辆。顺风车属于合乘，即以合乘他人车辆方式按一定路线出行为

目的、以车主在顺风车平台发布自己的出行路线或乘客接受车主的顺路

路线等方式，发起合乘行为，并通过顺风车平台与顺风车车主达成合乘

的意思表示。顺风车平台提供获得合乘机会或发布合乘需求，而不是出

租、用车、驾驶或运输服务，故顺风车订单不属于营运订单。

本案事故发生时，朱某举的车辆用于顺风车接单，顺风车以车主既

定目的地为终点，顺路搭乘，目的在于分摊行驶成本。正是因为顺风车

以车主既定目的地为终点，故客观上是否有合乘乘客不会导致投保车辆

使用频率增加；同时因顺路搭乘，故行驶范围、行驶路线亦在合理可控

范围内。因此，本案中朱某举并未因顺路搭乘，而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而且，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朱某举将涉案

车辆用于顺风车行程造成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引起事故，故本案事

故非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不能免

责。一审对此认定有误，予以改判。因本案一审已经判决朱某举赔偿王

某欢各项损失费用，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应当赔付给王某欢的乘坐险

10000元，故直接判决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支付给朱某举。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

一、维持长葛市人民法院（2018）豫1082民初30号民事判决；

二、改判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于本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某举

款项10000元。

【法官后语】

1.非营利性的民事行为：顺风车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区别

网约车是基于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产生的新型出行方式，其根本性质

是营运，以盈利为目的，以行政审核为条件。提供合规的网约车服务，

不仅网约车平台公司需要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在网

约车平台上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也应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具备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三

证齐全”才可上路营运。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拼车、顺风车，按城市

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同一行政规章对顺风车与网约车采用了不同

的概念予以区分表述，可见两者并非同一概念，顺风车的管理办法授权

市人民政府制定执行。根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私人小客

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第一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

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消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

择乘坐驾驶员的小客车、分摊合乘部分的出行成本（燃料费或通行

费），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因此，顺风车是自愿的民事行为，

不需要履行行政审核程序，也不需要办理车辆使用性质的变更登记，具

有共享共用、互助互惠、非营利性的显著特点，与网约车的营运性质截

然不同，显然不属于行政规章中的网约车服务。

2.分摊费用不改变家庭自用性质：顺风车与滴滴平台快车的区别

快车属于网约车的一种，乘客通过滴滴平台提出预约需求，滴滴平

台按照预约信息匹配符合乘客需求的适合车辆进行营运。而顺风车属于

合乘行为，车主或乘客在滴滴平台发布行程，预约出发时间、出发地点

和目的地相一致的合乘车辆，具有相同出行需求的用户达成合乘意向，

形成一致意思表示，按照既定的出行路线行驶。顺风车平台以信息技术

为载体，提供合乘机会或发布合乘需求，并非出租、用车、驾驶或运输

服务，故顺风车订单不属于营运订单。虽然车主在使用中会与不特定的

合乘人产生使用关系并发生费用结算，但此费用系分摊合理行驶成本的

需要，并不能改变车辆家庭自用的属性。

3.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并未增加：顺风车与风险水平的关系

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将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实行投保区分原则，

两者保费、费率均不相同，主要是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合理测算，出险概

率大小与保险费率呈正相关关系，即出险概率低，保险费率低，反之则

费率高。营运车辆的使用频率和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风险

高于家庭自用车辆，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通过收取较高的保费以抵偿营

运车辆保险事故高发带来的高成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五十二条规定，若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机动车由约定的家庭自用类用途

变为营运用途，则应认定为属于“保险标的风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人民保险平顶山公司，履行告知义务，人民保险

平顶山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

综上所述，顺风车的根本特征是非营利性，家庭自用性质不因使用

信息技术平台而改变，无须履行告知义务，也未违反保险合同约定。顺

风车按照车主既定目的地为终点，合乘行为并未改变车辆的行驶范围和

行驶路线，无论是否载有合乘人，车辆运行中周围环境所固有的危险没

有发生变化，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不会因合乘行为而增加，故人民保险平

顶山公司不能据此免责。

编写人：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法院 李锐 陈改娜

47 保险公司能否以肇事驾驶员驾驶证记分

满12分属无证驾驶为由拒赔商业险

——梁某好诉陈某华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83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梁某好

被告（被上诉人）：陈某华、赵某浪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财产保险深圳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24日，陈某华驾驶粤BS6×××号牌小型轿车沿广州市荔

湾区双桥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双桥路地铁坦尾站出口对出路段，与由

南往北方向横过马路的梁某好发生碰撞，造成梁某好受伤的交通事故。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

某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梁某好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梁某好被送往医院急诊后住院治疗。2017年9月20

日，广东德胜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梁某好

的伤残等级为九级，后续治疗费约需12000元，护理期限以180天为宜。

梁某好支付了3000元鉴定费。

粤BS6×××号牌小轿车的车主系赵某浪。2016年8月12日，赵某浪为

该车辆向财产保险深圳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

简称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其中，

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商业

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条款。据保单所附《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一项记载，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

格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保险人在接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

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进行核实；对于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人在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保单所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

章第二十四条记载，驾驶人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

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

人均不负责赔偿。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时陈某华的驾

驶证累计记分12分，状态为超分。梁某好的户籍属居民家庭户。

财产保险深圳公司及赵某浪确认，赵某浪是通过电话销售车险途径

投保。财产保险深圳公司提供一份保险销售电话录音光盘及通话内容文

字记录，据该记录，该公司电话客服提及“只要出现无证驾驶、酒后驾

驶、行驶证、驾驶证过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案件焦点】

保险公司以驾驶人驾驶证记分满12分为由拒赔能否成立。

【法院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梁某好在事故发生时持有驾驶证，不符合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规定的“驾驶人未取得驾

驶资格”的情形。第二，虽然陈某华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前被累计记分

12分，但未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暂扣、吊销或注销，且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并无认定陈某华的行为属无证驾

驶，故此情形不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驾驶人无证

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的情形。第三，

财产保险深圳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但从其提供的

电话车险销售电话录音记录及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看，均无明确说明驾

驶员驾驶证记分累计12分属免除保险赔偿责任的范围。由此，保险合同

对于驾驶人驾驶证计分满12分属免予承担保险责任范围并无明确约定，

财产保险深圳公司提出免责抗辩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

十五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财产保险深圳公司一次

性赔付梁某好182444.04元；

二、驳回梁某好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财产保险深圳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财产保险深圳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

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

的分析认定，对财产保险深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

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保险公司以驾驶人驾驶证记分满12分为由拒

赔能否成立。此争议焦点包括两个问题，一是驾驶证记分满12分是否属

于无证驾驶；二是记分累计12分是否属保险公司免予承担保险责任的事

由。

1.驾驶人驾驶证记分满12分是否属于无证驾驶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形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属于无证驾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驾驶人在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的情况下，不得

驾驶机动车。据该规定，若发生事故属无证驾驶。二是此情况下并不意

味着丧失驾驶资格，驾驶员可以通过学习、参加考试等注销记分，只有

受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暂扣、吊销或注销等情形时，驾驶证

才停止使用。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实

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12个月。对于在周

期内记分达到12分的，管理部门将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

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

格的，继续参加考试。而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的学习，

也不接受考试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公告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

驶证停止使用。由此可知，当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记分满12分时仅表明

机动车驾驶人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并不当然失去机动车驾驶资格，若

该机动车驾驶人经考试合格，驾驶证将发还，只有其拒不参加学习也不

参加考试时，其驾驶证才停用。换言之，驾驶人在记分满12分时，如管

理部门未扣留其证照，则驾驶人仍持有准驾证明，不符合“驾驶人未取

得驾驶资格”的情形。本案中，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到场处

理，其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并未认定驾驶人陈某华的行为属

无证驾驶，且在事故后陈某华通过学习、考试消除了扣分，恰表明了陈

某华在事故发生时是有驾驶资格的，不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

款》“驾驶人无证驾驶”的情形。

2.驾驶人驾驶证记分累计12分是否属商业险免责事由

保险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射幸合同，保险合同的理赔范围应在

当事人双方签订合同时确定，保险合同免于承担保险的责任范围应以合

同条款的表述为依据，且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释明。本案中，商业

险合同规定的免责事由包括“驾驶人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

扣、吊销、注销期间”，而并未明确规定驾驶证记分满12分属免责事

由。即便是保险公司主张的投保前电话客服提示，也并未驾驶证记分满

12分可以拒赔的说明。由此可知，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驾驶证

累计记分达12分属免责情形。

综上，双方保险合同既没有明确规定驾驶证记分满12分可以免责，

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律也并无保险公司可以据此拒赔

的明确依据。从尊重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以及保障交通事故

受害人利益出发，法院不采纳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抗辩更为公平合理。

编写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梁伟芳 梁斯睿

48 保险公司不得以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

辆无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而拒赔商业三者险

——蔡某元诉关某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凤台县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462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蔡某元

被告（被上诉人）：关某扬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凤台县支公司

（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18日，关某扬驾驶皖D7K×××号轻型自卸货车于无锡市新

吴区金城路至尤家弄路口与蔡某元驾驶的老年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车

辆受损及蔡某元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关某扬负事故主要责

任，蔡某元负事故次要责任。保险公司承保了肇事车辆的交强险、商业

三者险100000元及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牌号为皖

D7K×××的肇事车辆机动车车辆类型为“轻型自卸货车”，所有人“王某

耀”，总质量为“4110kg”，核定载质量为“1425kg”。

诉讼中，保险公司认为关某扬驾驶的肇事车辆系营运性车辆但无营

运车辆从业资格证，因此拒绝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关某扬称

车辆仅为其自用并未从事营运活动，其无相关从业资格证。蔡某元认为

关某扬是否有从业资格证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且保险公司未就此提

供证据，故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1.保险公司主张的“运营车辆未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

书或者其他必备证书的，免除其商业三责险赔付责任”的约定是否有

效；2.如有效，涉案机动车是否符合约定的免赔事由情形。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蔡某

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由

关某扬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免赔商业三者险，因保险公司未就其免赔商业三

者险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蔡某元超出交强险损

失中关某扬应当赔偿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替代赔偿。

关于蔡某元主张的损失，法院核定为152484.56元，由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范围内赔偿85584.2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66900.36元由关某

扬赔偿80%即53520.29元。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

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

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范围内赔偿蔡某元各项损失139104.49元，其中支付蔡某元73104.49

元，支付关某扬66000元；

二、驳回蔡某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持原审答辩意见提出上诉。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设定的“运营车

辆未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者其他必备证书的，免除

其商业三责险赔付责任”的免责条款内容指向明确，亦不属免除保险人

主要义务、排除投保人主要权利的无效情形，且有证据表明尽到了提示

和明确说明义务，故应当认定为有效，当事人应予遵守。本案肇事车辆

驾驶人关某扬虽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但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

主张适用免除保险责任的相关条款。理由如下：

从肇事车辆是否为“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的角度考察：保险

条款仅对“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专门作出领取“交通运输管理部

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要求。本案肇事车辆系个人所

有、使用性质为“货运”轻型自卸货车，并无证据表明系出租机动车或营

业性机动车，保险公司提出该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由于保

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肇事车辆系营业性机动车，故一审法院认为其主

张无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从肇事车辆驾驶员是否必须领取运输从业资格证的角度考察：《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颁布及修订之后，交通运输部于2018年12月

明确，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

的，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配发道路运输证，亦不得对该类车辆、

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

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虽然法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应当除外。因新政策

系落实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降低行业准入门

槛、减轻从事物流运输民事主体负担，属赋权性的特别规定，应当认定

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本案肇事机动车系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

属于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中明确不再设定从业资格的范畴。据此，应

认定涉案车辆驾驶人不需领取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不属未取得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道路运输条例》）

第九条第四项规定，从事客运的驾驶人员应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

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经设区的市级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

本知识考试合格。《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也作了配套规

定。上述行政法规、规章对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设定了行业准入

要求，保险人将相关要求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符合国家对道路

运输行业的管理规范要求。据此，保险公司将国家行政管理设定的道路

交通运营人资质要求作为免责事由，不属于加重投保人责任的情形，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

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该

免责条款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具体理由如下：

1.从条款设置的合理性角度看：《道路运输条例》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基础上，对从事客货运经营的人员提出了不同于

一般驾驶人的要求，从业者应该具备特定的专业知识，取得相应资质。

且在2016年《道路运输条例》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修订

中，均明确保留了对从事货运及客运的道路运输驾驶人员进行专项管理

的条款。

2.从条款内容的确定性角度看：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明确，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者其他必备证书是其依据《道路运输条

例》为加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而设置，具有明确、唯一的指向，即

从事道路运输行业的货运、客运驾驶员应当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保险公司将相应法规、规章设定的资质要求作为免责事由，没有加重投

保人责任，无须进一步证明免责条款约定的事项必须与保险事故发生具

有因果关系，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无效

条款。

3.从提示、说明义务及与免责条款设置的合理性角度看：所涉免责

条款已经加粗、加黑，且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表明投保

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确认保险人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由于

保险公司将国家行政管理设定的道路交通运营人资质要求作为免责事

由，如前所述，不属于加重投保人责任的情形，因此，保险公司以上述

提示、说明的形式与该免责的内容相契合，应当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

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国家相关政策的重大变化，是法院对“法不溯及既往”的例外情形作

出合理解读并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新法新规的重要指针。“法不溯及既

往”是适用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

三条也规定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

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例外情形。2017年9月，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发改

委等多部门下发了《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行动规划（2017-2020年）》，2018年12月24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取消总质

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

（交办运函［2018］2052号）中取消了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

证和车辆营运证的相关规定，属于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中明确不再设

定从业资格的范畴，即便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在新政策实施之前，但由于

该新政的指导思想是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减轻从

事物流运输民事主体负担，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从事物流运输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属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赋权性规定，故在

本案裁判中应当适用。据此，涉案肇事机动车系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

车辆，根据上述交通运输“放管服”改革新政，驾驶人不需领取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证，车辆从事运输经营也不需取得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

可，故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免责情形。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华明 杨志

49 区分顺风车与营运车的标准与意义

——覃某容、胡某潮诉熊某根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807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被上诉人）：覃某容、胡某潮

被告（反诉原告、上诉人）：熊某根

被告（被上诉人）：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覃某容、胡某潮系死者胡某美父母。熊某根为粤A7B×××车所有人

及驾驶人，就该车辆于2017年3月29日以非营运个人性质向安联财产保

险（中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此后使用该车辆注册了滴滴

顺风车和滴滴快车软件接单。庭审中熊某根称已不做滴滴快车，已经删

除该软件。仅向法庭提交了滴滴顺风车的相关订单信息。其中内容显示

从2018年3月2日2：00至2018年3月3日0：25本案所涉顺风车订单开始之

前，已经完成9笔滴滴顺风车订单，此外，其他日期也均有频繁接单记

录。

2018年3月3日00时许，熊某根通过其注册的滴滴顺风车软件接单

后，驾驶粤A7B×××车在路边临时停车，并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

驾驶室车门，遇胡某美饮酒后驾驶性能不合格、悬挂粤AR6×××号牌的

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两案外人与粤A7B×××车尾部左侧及车辆左前门内

侧发生碰撞，造成熊某根受伤，胡某美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熊某根、

胡某美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覃某容、胡某潮向法院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熊某根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771919元；2.

判令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包括交强险、商业

险）直接赔偿以上经济损失。熊某根以滴滴顺风车平台为其提供保险承

诺为由，向法院申请追加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并以本案交通

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胡某美为由，于2018年7月3日提出反诉，请求判令

覃某容、胡某潮赔偿款项共计78325.14元。

【案件焦点】

1.超过顺风车合理的接单次数是否符合商业险免赔情况；2.能否以

可能造成一方当事人权利受损为由主张加重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目前我国几乎所有保险公司对

于车辆投保都会按照使用性质不同设定不同的保险费标准。同等条件

下，家用非营运车辆的保险费要低于营运车辆的保险费。同时，在商业

保险条款中也都会载明相应的责任免除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熊某根在将其已经向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

限公司投保的车辆注册用于经营使用的滴滴快车时，应当及时履行告知

义务。此外，熊某根以其在本案接单为滴滴顺风车订单为由进行抗辩，

显然知道保险公司对于注册滴滴快车免赔条款的相关规定。熊某根从

2018年3月2日2：00至2018年3月3日0：25本案所涉顺风车订单开始之

前，已经完成9笔滴滴顺风车订单。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合理的合乘

不属于经营行为，但是对于“合理”的限度，广州市已经在《关于查处道

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第三点

（三）明确规定，分摊部分出行成本的，合乘出行提供者可在全天提供

不超过两次合乘出行；免费互助合乘的，合乘出行提供者每日提供合乘

出行次数不受限制。熊某根在本案庭审中刻意隐瞒本案事故发生前多次

承接顺风车订单的情况，也没有主张存在免费互助合乘的情况。该行为

并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分摊出行成本或进行免费互助，而是具有明显的

营利性。因此，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主张商业险免赔的理由

成立。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40300元给覃某容、胡某潮；

二、熊某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555034.55

元给覃某容、胡某潮；

三、覃某容、胡某潮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4152.63元给熊某根；

四、驳回覃某容、胡某潮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熊某根的其他反诉请求。

熊某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后，同意一审法院的裁判意见。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审理的着眼点在于对顺风车

与营运车如何进行区分，进而明确所适用的保险条款。

首先，应当明确对顺风车与营运车进行区分的标准。明确标准有助

于在案件中对顺风车与营运车的性质形成客观统一的法律认识。审判实

践中一般是结合当地的规定与实际情况对顺风车是否具有营运性质进行

合理的评价。顺风车的实质为私人小客车合乘，是否具有营运性质一般

应把握以下三个标准：

1.每天是否超过合理的次数和路线。“顺风车”顾名思义应当以“顺

风”为内在要求，按照我国普遍的工作制度，每天上下班的在途次数一

般不超过四次，而需要开车上下班的路途基本较远，每天在途两次的情

况较多。不应教条地将超出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规定次数的合乘行为一律

定性为营运行为，例如中午外出就餐来回途中也可能产生合乘，此类合

乘即便超出当地规定的次数，但只要乘车人与驾驶人的路线具有基

本“顺路”的特征，也可以认定为合乘。

2.是否进行合理的成本分摊。车辆行驶必然产生成本支出，“顺风

车”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出行成本而非营利。如果驾驶人不是基于分摊成

本而是直接向乘车人收费则构成营运。在次数和路线合理的情况下，车

辆行驶成本分摊的情况会直接影响顺风车的性质。对于普通燃油车，比

较容易计算，分摊成本=（单位油耗×行驶里程+路桥费）÷含驾驶员乘

车人数。由于单位油耗的计算可能存在误差，因此可以根据车辆自身电

脑系统显示或者工信部登记的百公里油耗进行估算，允许存在合理的轻

微上浮。然而，对于新能源车能耗值的认定存在困难，目前可以采用以

普通打车或者导航软件中一般车型（经济型）相同路程的报价作为参

考，并适度下浮确定成本费用。

3.是否存在好意同乘和免费互助合乘的意图。提供乘车但未获取任

何利益的好意同乘行为，属于真正的“顺风”车，由于缺乏现实的获利性

而应获取积极的社会评价；免费互助合乘相当于将两部以上的车辆资源

整合，用先集中调配再合理分摊成本的模式进行统一的社会价值交换。

虽然现实中可能出现用车数量不均衡的情况，但它是以互助为前提，以

节省该集中资源的总出行成本而非以直接从对方身上获取营利为目标的

行为。由于驾驶人未获取乘车人的经济利益，好意同乘和免费互助合乘

缺乏直接的经济价值判断基础，因此不属于营运行为。但需要注意的

是，实施以上行为的车辆本身应当不具有营运属性（未注册打车软

件），否则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难以进行准确判断的情况。

其次，正确区分顺风车和营运车直接影响保险关系的认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和我国保险实践，被保险车辆改变使

用性质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但不能简单地以同一车辆同时注册了顺风车和快车或其他打车软件而不

分情况一律认定其因改变使用性质而符合商业险免赔条件。即使被保险

车辆因注册了打车软件而具有营运性质，但由于很多打车软件并不要求

驾驶人必须为全职，且不要求每日最低接单数量，无法排除驾驶人在从

事其他职业时合理使用顺风车的情况。合理时间与路线限度内的顺风车

行为仍然属于驾驶人正常的使用行为，其通过搭乘其他人员合理分摊出

行成本并不直接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驾驶

人的日常工作情况和路线以及乘车人的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对于超出合

理限度而实际具有营利性的所谓“顺风车”行为应坚决予以否定；对通过

严格审查后，确定车辆本身具有营运性质，但在日常生活合理限度内产

生的顺风车行为应予以肯定，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正确适用商业险免赔条

款。

最后，准确区分顺风车与营运车，对于事故车辆的投保人、保险人

以及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在交通事故责任案件的审理

中，不可能兼顾投保人、保险人以及事故受害人三方的利益。任何错误

的判断，都会造成至少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严重受损。投保人与保险人之

间的保险合同条款是否生效直接影响投保人的赔偿能力和事故受害人的

权利救济结果。但对顺风车与营运车进行区分应当尊重客观事实，以公

平为尺度进行衡量，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超过合理限度的顺风车属于

营运行为，构成商业险免赔的法定事由，不能够以保险人作为保险业务

的承保者收取了保险费，相对投保人或者事故受害人而言具有经济上的

优势，就逾越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按照“谁有能力谁承担”的道德标

准要求其承担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此种行为实属道德绑架之举，违背

诚信、契约精神与司法公正。此外，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平衡，驾驶

人应当积极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与运营平台存在有关顺风车接单次数的

约定。如果顺风车运营平台并非免费提供平台服务的，应负有管理义

务。顺风车运营平台没有按照当地的规定限制每日的顺风车接单数量，

或者在超过每日的限定次数且并非免费互助的情况下仍持续通过平台派

单的，则存在平台管理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

编写人：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袁微 李羿盟

50 投保人在同一保险人处对同一车辆依不

同营运性质投保时赔偿范围的认定

——陈某军诉北京鹏合佳顺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市怀柔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210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陈某军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支公

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鹏合佳顺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

合佳顺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4日，魏某冬驾驶京ABZ×××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北向南行

驶至房山区107国道夏场村时，恰有陈某军驾驶宁BN7×××号三轮摩托车

同向行驶。货车前部与摩托车后部相接触，造成两车损坏，陈某军受

伤。事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良乡大队出具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魏某冬负全部责任。2017年4月4日至20日，陈某

军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住院治疗16天，被诊断为左胫骨粉碎性骨

折、左腓骨上段骨折。2017年8月18日，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

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陈某军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十

级残疾；2.陈某军的误工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

2016年，北京雅胜泷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事故车辆于保险公司投

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

业保险（保险金额100万元，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有效期为2016年4

月8日0时至2017年4月7日24时止，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货车。2017年

1月3日，鹏合佳顺公司购买后为该车辆办理了过户登记。同年2月16

日，交强险的投保人变更为鹏合佳顺公司，使用性质由非营业货车变更

为营业货车。同年4月6日，商业三者险项下投保人变更为鹏合佳顺公

司，使用性质变更为营业货车。鹏合佳顺公司认可事发时事故车辆的驾

驶人魏某冬系正在履行职务。

陈某军主张以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提交证据，一审法院结合

证据及庭审质证情况认定陈某军未能证明其长期居住在城镇且主要收入

来源于城镇。

【案件焦点】

投保人在同一保险公司处对同一车辆依营运性质投保交强险，依非

营运性质投保商业三者险时，商业三者险是否应予以理赔。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该案系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财产损害，

此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魏某冬负全部责任，陈某军无责任的事故

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亦不持异议，予以确认。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魏某冬

所驾驶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鹏合佳顺公司，魏某冬的驾驶行为是履行工

作职务，其产生的责任后果由鹏合佳顺公司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陈某军因该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应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依照法律及合同约定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由鹏合佳顺公司

按责予以承担。

二、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保险合同为射幸合同，保险

人是否承保及其如何确定保险费，取决于保险人对承保危险的正确估计

和判断，投保人与保险人均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诚守实，恪守承诺。

鹏合佳顺公司购车并已进行所有权转移登记，后于2017年2月16日在交

强险项下变更车辆使用性质为营运；且鹏合佳顺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载的

经营范围前两项业务为普通货运、货运代理；由此可推定保险公司于鹏

合佳顺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变更使用性质时即应当已知晓该案涉车辆用于

营运。同时也应明知此时如依非营运车辆费率缴纳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费

用，将有嗣后不予理赔之虞，而依然继续承保；表明其有实现合同之目

的，其事后以车辆使用性质发生变化为由拒赔则与合同目的自相矛盾。

另外，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下所涉为同一事故车辆，保险公司

已知车辆所有人变更，即已知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主体已实际变

更。此时，保险公司未进一步要求鹏合佳顺公司对车辆使用用途履行如

实告知的义务；亦未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

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

出明确说明。因此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再则，当投保

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

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时，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保险公司合同解

除权之救济途径；然亦限制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

未行使，则该解除权消灭。保险公司应于2017年2月16日知晓车辆为营

运用途，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于同年4月4日，事故发生时间已超过保险公

司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三十日，保险公司的解除权已消灭，则保险公司

应依照合同约定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第三者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三、陈某军于本次交通事故中所受损失。陈某军因交通事故造成的

各项损失为：医疗费38113.01元、误工费15640元、护理费10120元、交

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营养费2700元、残疾赔偿金（含

被扶养人生活费）47219元、鉴定费43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鹏合佳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

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作

出裁判。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陈某军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共计10000

元，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8479元；

二、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

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陈某军医疗费32413.01元；

三、驳回陈某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保险合同为射幸合同，其射幸性质是由保险事故发生的偶然性所决

定的，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此之中的收益均处于不确定状态，合同当事人

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故而保险合同要求当事人最大

诚信地恪守承诺，秉诚守实。最大诚信原则的约束下，保险人与投保人

互负告知、保证义务并需遵守禁反言原则。

本案中，投保人在同一保险公司对同一车辆依营运性质投保交强

险，依非营运性质投保商业三者险，此时如何确定商业三者险是否予以

理赔。从本案裁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自投保人投保交强险时，即应视为保险公司明知车辆运营与否的

真实状态；此时，如保险公司未及时行使解除权利，则不得以投保人未

如实告知车辆营运性质为由拒绝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

因在于，其一，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能够对承保危险作出正确估计和判

断时，保险人可更为清晰地决定是否承保以及如何确定保险费用；其

二，投保人针对同一车辆在同一保险公司依不同的使用性质投保不同险

种时，信息化背景下，保险公司基于数据掌握及对投保人资料的审核，

足可知晓车辆真实状态，并有权利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其

三，当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时，保险公司可依照法律规定行

使合同解除权，如保险公司继续缔约，则意味着其选择了因车辆危险程

度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赔付义务。

2.车辆使用性质系属车辆状态要素之一，类推之下，该案也同样适

用于以下情形：投保人针对同一车辆在同一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

三者险，在交强险项下投保人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在商业三者险项下

以明显低于车辆真实危险程度的车辆状态投保的，应当以交强险投保时

间认定为该保险公司知晓车辆真实状态的时间；保险公司未及时行使解

除权的，应自知晓车辆真实状态时承担商业险责任。

3.如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已经进行理赔，关于保险费用问

题，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

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情形下，保险公司另行起诉请求

投保义务人按照重新核定后的保险费标准补足当期保险费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即，保险公司有权要求投保义务人按照重新核定后的保险费

标准补足商业保险的当期保险费用。

4.本案终审裁判作出于2018年3月21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

《解释》）于2018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条规定，保险人已向投保

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

的转让后保险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基于合同转让理论及保险交

易的便利性，明确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不能引起“免除保险人责任条

款”的变化。本案中，同样存在保险标的的受让，但《解释》中的该条

款仅是对保险人提示说明义务的减轻，而并不针对保险人明知车辆存在

可予免赔情形而继续承保时的责任承担问题。故而，当保险人明知保险

标的真实危险状态的情形下，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受让

人基于合同转让理论而产生的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免除，并不能当

然产生保险人免责的法律后果。

编写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吴奕晗

51 投保人虚构车辆号牌投保并被刑事立案

侦查，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件是否应中止诉

讼

——周某芬等诉赵某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终741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周某芬、么某花、张某、张某臣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天津旺隆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

隆公司）、赵某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

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天津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13日5时35分，赵某军驾驶重型自卸货车驶入非机动车道

时，遇张某华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该非机动车道行驶，重型自卸货车右侧

后轮碾压张某华身体，造成张某华受伤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两车

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赵某军承担事故

全部责任，张某华无事故责任。张某华为河北省唐山市非农业户口，死

亡时年满53周岁。周某芬、么某花、张某、张某臣分别系张某华的母

亲、妻子、长女、长子。

赵某军驾驶的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为旺隆公司，其从旺隆公司承租该

车辆，并由其享有租赁期间收益。该车行驶证登记信息如下：号码号

牌：津AZ9×××；发动机号码：1016G005×××；车辆识别代号：

LVBV7PEC9GW064×××；品牌型号：福田牌BJ3315DN×××-30。该车在

太平洋保险天津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一份，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该车商业险保单，记载主要内容如下：……号码号牌：甘BM5×××；厂

牌型号：福田BJ3315DN×××-30自卸货车；VIN码/车架号：

LVBV7PEC9GW064×××；发动机号：1016G005×××；商业三者险限额

1000000元，并附带不计免赔……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提交的投保人身

份信息为刘某友，投保时被保险车辆行驶证记载的主要信息为号牌：甘

BM5×××；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码中部分字迹模糊不

清。

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认为其受到保险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天水

市公安局秦州分局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人民

保险天水分公司系列被保险诈骗案立案侦查。次日，人民保险天水分公

司在《甘肃经济日报》第3版发布《关于解除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公

告》，记载主要内容为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通知解除本案保

险合同，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主张其向刘某友邮寄了《机动车保险合同

解除通知书》。

【案件焦点】

1.投保人虚构车辆号牌投保，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保险车辆引发的

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是否应当中止审理；2.承保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准确，予以认定。人民保险天水分公

司主张公安机关已对虚假投保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不属于法定中止审理的

理由，不影响本案审理。合同一方主张解除合同，应当将解除通知送到

合同相对方。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主张其已经解除了商业保险合同关

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虽然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商业三者险保单上

记载的承保车辆的车牌号、发动机号码与事故车辆不一致，但保单上所

载明的被保险车辆的厂牌型号、车架号等车辆信息均与赵某军所驾驶车

辆的信息相一致。此外，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提交的投保车辆的行驶证

部分字迹模糊，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作为专业从事保险活动的机构，理

应对投保人提交的材料尽到认真审核义务，但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并未

举证证明其履行了该义务。因此应认定事发时赵某军驾驶的车辆即为被

保险车辆，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经核算此次事故致张某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849251.69

元，根据赵某军车辆上述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情况，依此确定赔偿

义务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判决如下：

一、太平洋保险天津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

赔偿周某芬、么某花、张某、张某臣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4859.44元；

二、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

内赔偿周某芬、么某花、张某、张某臣超出交强险限额的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734392.25元；

三、驳回周某芬、么某花、张某、张某臣的其他诉讼请求。

人民保险天水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审理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中止诉讼的范围。该问题涉及刑民交叉，在司法实务

中，往往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有关联的刑事处理程序，就裁定中止

诉讼，这容易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对此，民事案

件是否应当中止诉讼应当严格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五十条的有关规定，只有当民事审理结果需要以刑事处理结果为依据

时，才能够中止诉讼。本案因相关人员虚构事故车辆号牌投保被刑事立

案侦查，但该刑事事由不影响本案被侵权人主张赔偿权利及最终赔偿责

任的承担，因此，法院并未对该案裁定中止诉讼。

二是如何认定被保险车辆与实际事故车辆的一致性。识别机动车的

一般方式是查看号牌，以机动车号牌确定被保险车辆与实际事故车辆是

否一致，但因号牌不具有唯一性，存在被更改、调换的可能。在通过机

动车号牌无法认定被保险车辆与实际事故车辆是否一致时，就需要进一

步对机动车的车架号（VIN码）、发动机号进行识别。根据我国有关机

动车行政管理规定，车架号（VIN码）由十七位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

每一辆机动车均有独一无二的车架号，因此，车架号又被称为机动

车“身份证号码”，发动机号与车架号同理，都具有唯一性，能够代表机

动车的身份。因此，在被保险车辆与实际事故车辆的一致性有争议时，

应当以车辆车架号、发动机号为依据进行识别，如果事故车辆车架号、

发动机号与保险单所记载的行驶证登记信息一致，则应当认定被保险车

辆与实际事故车辆一致，不能仅凭事故车辆悬挂号牌与保险单记载行驶

证登记的号牌不一致，就认定事故车辆非被保险车辆，并免除保险公司

的赔偿责任。当然，保险公司如据此免赔，那么保险公司应当就该免赔

事由向投保人尽到了相应的提示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三是如何把握保险公司对投保材料的审核义务。保险合同被称为最

大诚信合同，保险公司评估风险依赖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相关情况的如

实告知，但是在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不能仅仅对投保材料进行形式审

查，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应当具备相关

专业人员、营业场所及专门设备，因此，保险公司更应当充分利用自身

专业技术、水平、能力对投保材料进行实质审查，甚至是实地、实物、

现场考察，来充分评估保险标的现状及风险程度，并决定是否承保。如

果保险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则应当对其自身疏忽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案中，虽然赵某军驾驶车辆悬挂的号牌与保单记载号牌不一致，

但保单上所载明的被保险车辆的厂牌型号、车架号等信息与赵某军所驾

事故车辆一致，能够确定该车辆即为被保险车辆，该案的审理也不依赖

于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不符合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故人民保险天水

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编写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张艳辉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周杨

52 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被保险机动

车离开事故现场并不必然导致保险公司免

责

——虞某平诉王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504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虞某平

被告（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以

下简称阳光财保常州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王某、常州市双志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

志公司）

【基本案情】

王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挂重型罐式半挂车在行使过程中碰

撞同向右侧虞某平所驾电动自行车，造成虞某平受伤。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虞某平不负事故责任。公安机关未认定

王某为肇事逃逸。案涉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挂重型罐式半挂车车主为双志

公司，上述车辆均在阳光财保常州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

险，其中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投保金额为1500000元，重型罐式半挂车的

投保金额为5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投保

单的第八条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

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

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阳光

财保常州公司已向虞某平垫付10000元，王某、双志公司共同向虞某平

垫付30000元。现虞某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双志公司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291783.35元，阳光财保常州公司在承保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1.所涉保险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其适用前提应如何界定；2.在公安

机关未认定肇事逃逸情形下，应综合哪些因素审查驾驶人员驾车驶离现

场的认知状态。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

情形中的驾驶员驶离现场的前提重要条件是在事故发生后，即应当理解

为驾驶员主观上认识到事故的发生，仍驾驶车辆驶离现场的情形，本案

中，无证据证明王某驾车驶离现场时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

得据此免赔。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阳光财保常州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款项

241215.96元，其中支付给虞某平211215.96元，支付给王某、双志公司

30000元；

二、驳回虞某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阳光财保常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免责条款的约定，符合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

被保险人应当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法定要求，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但涉

案肇事牵引车拖挂挂车时的照片显示，其较受害人驾驶电瓶车，不论是

坐高、体长、自重等各个方面，均存在极大差异，客观上导致涉案肇事

车辆驾驶人员可能无法及时知晓行车中所造成的一般或轻微交通事故。

结合涉案牵引车及挂车均投保有高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驾驶人在交通

事故处理过程中予以配合，公安机关对交通肇事后逃逸一节不作认定等

多重因素，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可知，本案肇事车辆驾驶员未意识到

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仍继续正常行驶的概率明显高出明知交通肇事后逃逸

的概率。因无证据或合理理由表明王某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系在对已发

生交通事故存有主观认知情况下作出，应认定该行为不属于涉案免责条

款约定的免责情形，阳光财保常州公司不得据此主张免赔。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合同一般会就事故发生后，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

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

险人不负责赔偿进行约定。实践中，当事人容易就该免责条款的效力、

适用前提以及是否构成肇事逃逸等产生争议，有必要依据相关法律分析

方法和事实认定规则对此予以明确。

1.该免责条款应认定为有效。实践中，围绕该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存在有效说、绝对无效说和相对无效说等不同主张。通过对该条款义务

设定的来源、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综合分析，该免责条款应认定为有

效。

首先，该条款设定的义务来源为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

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

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由此可见，交通事故发生后，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及时报警是车

辆驾驶人的法定义务，该条款义务的设定具有法律依据。

其次，该条款设定的义务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交通事故发生后，

肇事车辆驾驶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无正当理由驾驶车辆驶离现场，

容易导致事故责任无法查清，极易诱发道德风险。该条款设定的目的在

于督促被保险人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护受伤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公共秩序，确定事故责任，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再次，该条款设定的义务符合保险法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及维护保

险标的安全的法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

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

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该条款中要求驾驶人履行依法采

取处置措施义务符合保险法规定的最大诚信原则及被保险人应当维护保

险标的安全的法定要求。

2.该条款适用的前提为驾驶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交通事故发生。虽然

涉案免责条款并未明确肇事车辆驾驶人驶离时的主观认知状态，但结合

条款的上下文含义及设置目的，该条款适用的隐含前提应当为驾驶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交通事故发生。保险公司不得简单依据驾驶人驾驶车辆驶

离的客观状态主张免责。

3.法院应当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判断肇事车辆驾驶人驾驶车

辆离开的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实践中，如刑事判决或公安机关未就驾

驶人是否构成肇事逃逸作出认定，个案审理中容易就行为人离开事故现

场的行为是否属于肇事逃逸引发争议。此种情形下，法院应当通过机动

车驾驶人对事故发生的可预见性，事故发生即应知晓的可能性，并结合

涉案机动车是否投保、机动车继续驾驶的路线是否正常，驾驶人员在交

通事故处理过程中是否配合等多重因素，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综合判

断肇事车辆驾驶人驾驶车辆离开的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不得作该机动

车驾驶人肇事逃逸的对被保险人的不利推定。

具体到本案，肇事车辆为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挂车，在与受害人驾

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时，肇事车辆驾驶人确有无法及时知晓事故的

可能。结合涉案牵引车及挂车均投保有高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驾驶人

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予以配合，公安机关对交通肇事后逃逸一节不作

认定等多重因素，本案肇事车辆驾驶人在未意识到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

情况下继续正常行驶符合事发时的综合状况，阳光财保常州公司援引的

免责条款不适用于本案情形。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华明 宁尚成

53 非医保免责主张不成立

——张某汉诉刘某亮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5305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某汉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厦门分公司）

被告：刘某亮、樊某鹏

【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9日11时15分，刘某亮驾驶樊某鹏所有的闽DD9×××号

小型客车沿国道319线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行驶至厦成线15公里950米

（集美区园拨湾路段）靠路右停车后穿越道路时，与沿国道319线由西

往东方向行驶由张某汉驾驶的闽DXM×××号两轮普通摩托车发生碰撞，

造成车损及张某汉受伤的损害后果。2017年11月30日，厦门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作出厦公交认字〔2017〕第00334号《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刘某亮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汉负事故次要责任。

张某汉受伤后先由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救治，后被送往厦门市第二

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治疗10天（2017年10月19日至29日）。2017年10

月29日，张某汉转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治疗61天

（2017年10月29日至12月29日）。

樊某鹏所有的车牌号为闽DD9×××号小型客车在人保厦门分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4月26日零

时起至2018年4月25日24时止。交强险赔偿限额为122000元（死亡伤残

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2000000元。讼争事故发生时均在上

述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

根据人保厦门分公司申请，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对张

某汉因2017年10月19日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医疗费中非医保费用进行鉴

定。2018年5月10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作出闽历思司鉴\[2018\]临鉴

字第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审核本次送检的被鉴定人张某

汉的医疗费用清单中（519485.26元），非医保费用合计120046.25元。

讼争交通事故发生后，刘某亮向张某汉支付医疗费22048元，人保

厦门分公司向张某汉支付医疗费10000元。樊某鹏陈述，其向人保厦门

分公司购买保险时，人保厦门分公司有告知其免责条款的内容。

【案件焦点】

1.张某汉的合理损失如何确定；2.人保厦门分公司主张非医保费用

免赔是否可以得到支持。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张某汉及刘某亮所驾驶的车辆均为机动车辆。本院确认张某汉自

己承担损害后果30%的民事赔偿责任，刘某亮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

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责任

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根据过错程度由侵权人予

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和

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

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

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

权人予以赔偿。讼争交通事故发生于2017年10月19日，刘某亮驾驶的肇

事车辆在人保厦门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和不计免赔险。讼

争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保险条款中约定人保厦

门分公司不承担诉讼费，人保厦门分公司无须承担诉讼费。张某汉在交

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为医疗费520033.26元，超过交强险

医疗费项下赔偿限额10000元。故，人保厦门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

项下10000元限额内赔偿张某汉10000元。刘某亮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

任。人保厦门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张某汉的医疗费数额应为

张某汉的医疗费520033.26元先扣除交强险应赔偿的10000元，再乘以刘

某亮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70%，即357023.28元［（520033.26元-10000

元）×70%］，未超过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2000000元，故人保厦门分公

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张某汉医疗费357023.28元。3.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规定，保险合同

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

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

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福

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仅能证明张某汉医疗费中的非

医保费用即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金额为120046.25元，不能证明张某

汉的医疗费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故，对人保厦门分公

司不承担张某汉医疗费中的非医保费用120046.25元的主张，不予支

持。一审判决：

一、人保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商业

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再赔偿张某汉医疗费共计357023.28元；

二、驳回张某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人保厦门分公司持原审意见提起上诉。福建省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同意一审裁判意见，认为：人保厦门分公司的

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

决正确，应当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颁布后，保险人是否

可以拒绝赔偿医疗费中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费用？

1.《保险法司法解释三》能否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首段提到，“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结合审判实践，就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章人身保险部分有关法

律适用问题解释如下……”有学者认为，据此可得出结论，该司法解释

应只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主要区别有四，一是保险标的不同，人身保

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财产及其相关

利益；二是保额确定方式不同，人身保险是以投保人根据自己的经济状

况、工作性质来确定保险金额的，财产保险是根据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来确定的；三是保险期限不同，一般来说，人身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

计算保费时会考虑利率等因素，财产保险多为短期，且计算保费时一般

不考虑利率因素；四是保险性质不同，人身保险多数具有一定的储蓄

性，而财产保险不具有。总的来说，人身保险主要承保的是“人”，一般

不涉及“物”，而财产保险承保的不仅有“物”，还会涉及“人”的问题。

笔者认为，为机动车所投保的商业责任保险确实属于财产保险合

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中关于

受害人医疗费用标准的核定，也是参考保险法中人身保险部分的条款来

确定的。而且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颁布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关于受害人医

疗费用标准核定的内容也据此进行了更改，可见，保险行业协会及保险

公司对财产保险合同也可以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是许可

的。因此，《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可以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这也是符

合保险法的立法目的的。

2.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与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概

念不同

对《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一方面

对于被保险人或第三者而言，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用药或治疗，可能

是基于病情需要或者医生的判断，如果超出部分一律不赔会加重被保险

人的责任，因此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拒赔；另一方面，为了平衡保险人

的利益，防止过度医疗等问题，同时允许保险人在能够举证证明超出基

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情况下对超出部分予以拒赔。但此处应

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应举证的内容为“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

标准”，不再是“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费用”，二者之间具有根本区

别。

“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是指超类别的用药费用，但

是具体类别标准划分应根据当地卫生部门颁发的相关指导分类意见来确

定。而医疗费中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费用通常简称为“非医保费

用”，是指扣除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费用以外的医疗费用。司法实践中，

鉴定部门是根据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的甲、乙、丙三类

目录中的药品费用支付比例来进行核算。本案中，保险公司举证证明

了“非医保费用”，但未举证证明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

费用，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主张的商业三者险免赔事

由不成立。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刘冰莹

54 “超标” 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后的交强

险处理规则

——赵某群等诉王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3民终152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赵某群、陈某容、陈某

被告（上诉人）：王某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18日，陈某平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电动车行驶

至重庆市垫江县高安镇某路口转弯时，被同样未取得驾驶证的王某驾驶

的无号牌两轮电动车擦剐，陈某平摔倒在道路上当场死亡。交通事故认

定书认定陈某平、王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同时，交警部门认定涉案

两台电动车均属于机动车范畴的摩托车，王某未为其电动车投保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后，王某支付5万元赔偿款。陈某平死亡时年

满73周岁，按月领取养老待遇。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其母亲赵某群（年

满90周岁）、其子陈某、其女陈某容3人。赵某群共生育8名子女，其中

2名子女已去世。

【案件焦点】

超标电动车的驾驶人王某是否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

任。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平、王某承担本次事故的

同等责任，故确定由王某、陈某平各自承担50%的责任。王某未投保交

强险，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赔偿，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未能赔偿

部分，应当按交通事故责任比例赔偿即由王某赔偿50%。因本次交通事

故造成陈某平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319137元，损失项目均属于交强

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王某未为其车辆投保交强险，故王某应在交

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赵某群、陈某容、陈某110000元，超出交

强险限额的损失209137元，王某负担50%，为104568.5元。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判决：

一、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赵某群、陈某容、陈某110000元；

二、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赵某群、陈某容、陈某因陈某

平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54568.5元；

三、驳回赵某群、陈某容、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由于两轮电动车并未列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机动车目录，电动车在

办理登记和保险手续时无法按照普通意义上的机动车对待。这种情形并

非电动车所有权人自身原因导致，而是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构建的问

题。购买人购买的车辆存在超标情形，也无法通过简单的肉眼作出判

断。王某没有为该车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在主观上不具有

过错，故不应当在交强险的限额内先行赔偿。一审以王某未投保交强险

为由，判决其在交强险内先行赔付110000元不当，予以纠正。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1民初1397号民事判

决；

二、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赵某群、陈某容、陈某因陈某

平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损失109568.5元；

三、驳回赵某群、陈某蓉、陈某在一审中的其余诉讼请求；

四、驳回王某的其余上诉请求。

【法官后语】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不应判决超标电动车的所有人在交强险

赔偿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

1.未投保交强险不可归责于车辆所有人。目前，我国对电动车的相

关管理制度尚不完善，电动车所有人投保交强险不具有现实可能性，要

求其购买交强险，存有多重障碍：其一，作为购买人来说，其基于自身

常识很难判断所购电动车为机动车；其二，囿于国家对电动车立法不完

善，即使购买人认识到车辆属于轻便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也未强制

要求该类车辆上牌、发放行驶证；其三，无牌照电动车无法购买交强

险，或者机动车管理部门对电动车登记后发放号牌，但由于电动车无一

般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码和发动机号码，作为交强险保险人的保险公司

无法确认电动车的唯一性，也不向电动车所有人销售交强险。所以，不

管电动车是否“超标”为机动车，不购买交强险都不能归责于车辆所有

人。

2.判决电动车所有人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不符合国家设立交强

险的目的。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保障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在电动车所有人尚不能投保交

强险的情况下，要求所有人先行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并不能发挥交强

险保障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时、有效救治的功能。原因是：从经济实力

上看，电动车所有人通常并无相当于机动车辆所有人的经济实力。即使

案件如此判决后进入执行阶段，受限于电动车所有人的赔偿能力，更容

易造成执行难这一尴尬局面。

3.判决电动车所有人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不能发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督

促当事人投保交强险的功能。前述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

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

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投保义务人未投保交强险具有违

法性。从立法目的上看，该规定是从私法的角度，既实现对道路交通事

故中受害人的保护，也以私法手段制裁未为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

务人，为交强险制度提供私法上的保障。但由于电动车所有人对未投保

交强险有不可归责自己的理由，即使对其进行私法制裁仍不能达到该条

督促当事人积极投保交强险的功能。

4.从法政策上考量，判决电动车所有人不在交强险赔偿限额下先行

赔付更能平衡当事人利益。本案所涉交通事故是两台电动车擦剐导致，

且涉事两台车辆均为“超标”电动车。从事故责任认定情况来看，双方当

事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在此情况下，若判决一方当事人在交强险限

额内先行赔付，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显著失衡。相反，若按照侵权

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即过失责任原则，根据参与交通事故双方在事故中

的过错程度，直接分配赔偿责任比例，更能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编写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张景卫

55 电瓶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是否应在交强险

范围内承担责任

——龙某林等诉刘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0民终99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龙某林、王某芳、龙某、罗某琴

被告（上诉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远支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刘某、刘某彬、李某成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12日20时21分许，刘某驾驶无牌二轮电瓶车从资中县方

向驶往威远县方向，行至国道G247线1357KM+100M处，将行人龙某态

撞倒后离开现场，20时40分许，刘某彬驾驶李某成所有的川K03×××号

哈佛牌小型轿车从资中县往威远县行驶至事发现场，因操作不当，又将

龙某态碾压，造成电瓶车受损、刘某受伤、龙某态当场死亡。事故发生

后，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承担此次事故主责，刘某彬承

担此次事故次责，龙某态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同时，交警队对刘某驾

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无号牌二轮电动车为

机动车”。

刘某彬驾驶的川K03×××号哈佛牌小型轿车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威远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含

不计免赔）。

【案件焦点】

1.电动自行车的属性；2.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应该投保交强险。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出具

的《关于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的鉴定意见书》在分析说明中指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相

关定义，对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的属性鉴定为机动车；而刘某登记取得的

《四川省非机动车行驶证》只是从车辆类型上标注为非机动车，不能准

确地反应出该车辆的性能特征。因此刘某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应当

认定为机动车。作为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应该投保交强险，虽然刘某驾

驶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的属性被鉴定为机动车，但交通执法部门未对超

标电动车的驾驶员是否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进行强制性规范和严格的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尚未明确超标电动自行车必须投保交强险，且保

险公司也没有开展此项业务。因此刘某虽作为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所有

人，但超标电动自行车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不能混同

两者的概念，两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法律后果明显不同，故刘某不具

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

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龙某林、王某芳、龙某、罗

某琴赔偿款305718.98元；

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远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龙某林、王某芳、龙某、罗某琴赔偿款238165.28元；

三、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远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刘某彬垫付款30000元；

四、驳回龙某林、王某芳、龙某、罗某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龙某林、王某芳、龙某、罗某琴持原审意见提起上诉。四川省内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

车辆。该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

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

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

通工具，国家工信部在回复政协委员的提案中明确表示，对于不符合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电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将超标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进行管理。刘某驾驶

的车经鉴定符合机动车的属性，刘某在道路上行驶的风险和应尽到的注

意义务应等同于机动车。原判依据交警部门作出的结论，认定本案事实

和确定事故当事人责任的划分正确，予以确认。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的审理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定涉案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属

性；二是电动车方是否应当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责任。

第一，关于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属性如何认定的问题。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区分，决定着车辆交通事故所致民事赔偿责任

归责原则的适用和赔偿责任的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相关定义，“机动车”是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

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

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

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

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实践中，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一般会出具事故认

定书，部分还会对车辆属性进行鉴定，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时，一般以此为依据。但如果交警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也未对车辆

的属性进行鉴定，就需要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进行认定，其中主要的

依据是购车合同、行驶证对车辆属性的说明；如果没有购车合同、行驶

证，或者购车合同和行驶证记载的车辆属性不一致，或者当事人因其他

原因对电动自行车属性有争议，则需要依托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定，即启

动司法鉴定程序对争议电动自行车的属性进行司法鉴定，并依据司法鉴

定的结果进行认定。其理由如下：

一是即使购车合同载明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并不能据此认定该

电动自行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非机动车。因为购车合同属于卖方与买方

之间的约定，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购

车合同对电动自行车属性的认定不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非机动车”的界定标准，故，当事人对争议

电动车是否符合国家关于非机动车的标准仍然应当以专业鉴定为准。二

是交警部门核发的行驶证认定为非机动车，亦不能当然作为该电动自行

车属于非机动车的依据。一方面，从法理依据看，各地交警部门核发电

动自行车行驶证的依据是地方规范性文件，例如，《重庆市电动自行车

登记规范（试行）》等，其效力当然不能抵触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另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超标电动自行车仍允许

领取临时号牌和非机动车行驶证。此外，许多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在领取

非机动车行驶证后又对车辆的参数进行改造，使得车辆的最高时速、空

车质量、外形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三是根据国家工信部在回复政协委员

的提案中明确表示，对于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中国家强

制标准的电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依

法将超标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进行管理。因此，认定电动车属性的关

键在于电动车是否超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明确对电动自行

车最高时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电池标称电压进行了规定。不符合

该国家强制标准的电动车，皆应被认定为机动车，归属于电动摩托车的

范畴。

概言之，即使购车合同载明该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且该电动自

行车主取得非机动车行驶证，如果各方当事人对车辆属性有争议，仍应

当以司法鉴定的结果为认定依据。

第二，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后，车主是否应当承担交强险的责

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

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

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

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承担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

法定义务。但即使超标电动自行车被认定为机动车，由于超标电动自行

车车主客观上无法履行投保交强险的义务，即保险市场上没有为超标电

动自行车设定相应交强险的保险险种。在无法由保险人承担交强险风险

的情形下，如果认定电动自行车车主承担交强险责任，有违民法的公平

原则。

随着代步工具的多样化，电动自行车成为大众化的代步工具，但是

随之也反映出一些问题——首先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电动自行车

统一标准的制定有所缺失；其次是“严格执法的缺席”，行政机关对电动

自行车管理不到位；最后是“全民守法的缺失”，电动自行车厂商、销售

商为牟取利益，违法生产、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近几年的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件审判中，涉及此类型的案件数量处于上升趋势。在此建议

相关部门规范电动自行车出厂的标准，严格按照《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

条件》及GA802-2014《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的相关要求进行检

验。

编写人：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陈丹丹

56 保险公司未尽审慎义务提供保险应当承

担保险责任

——姜某平等诉邓某龙、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5民终1649号民事调解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姜某平、李某甲、李某乙、李丙

被告（上诉人）：邓某龙、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中心支

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11日16时，邓某龙驾驶经鉴定具有安全隐患的无号牌低

速载货汽车，与同方向驾驶二轮摩托车的李某，在屏山县屏山镇大桥村

路宋家坝工业园区路段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事故，当

日，李某被送至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医治无效于1月3日出

院，于2018年1月12日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邓某龙承

担主要责任，李某承担次要责任。

邓某龙第一次投保，在保险公司购买了期限自2015年12月16日零时

起至2016年12月15日二十四时止的商业险（车损险、三者险、车上人员

险\[均不计免赔\]），保险证上载明：“被保险人：邓某龙；厂牌型号：

JBC××××运输型拖拉机；号牌号码：暂未上牌；使用性质：运营/两吨

以下货车；车架号：LWU2P22C3FKM0××××；发动机号：

WB98××××”。2016年11月14日，邓某龙在保险公司购买了期限自2016

年12月16日零时起至2017年12月15日二十四时止的交强险和商业险（车

损险、三者险、车上人员险\[均不计免赔\]）。交强险保险单上载

明：“被保险人：邓某龙；号牌号码：蒙061××××；发动机号：

WB98××××；车架号：LWU2P22C3FKM0××××；厂牌型号：JBC××××

运输型拖拉机；机动车种类：运输型拖拉机14.KM以上；使用性质：拖

拉机；特别约定：销售渠道：中介业务，中介机构名称：宜宾县万镒车

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商业险保险单上载明：“被保险人：邓某龙；

车主名称：邓某龙；号牌号码：蒙061××××；厂牌型号：JBC××××运输

型拖拉机；车架号：LWU2P22C3FKM0××××；机动车种类：2吨以下货

车；发动机号：WB98××××；机动车使用性质：运营货车；特别约定：

销售渠道：中介业务，中介机构名称：宜宾县万镒车辆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死者李某与姜某平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女李某甲、李某乙、李

丙。

【案件焦点】

1.保险公司是否应在承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2.邓某龙与保险公

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法院裁判要旨】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邓某龙连续两年投保的车辆与

肇事车辆的发动机号及车架号同一，系同一车辆。邓某龙连续两年在保

险公司购买保险，具体分析其保险凭证和保险单，从2015年第一份保险

凭证上载明的内容来看，车牌和行驶证并非双方购买保险的必备要件；

在第二次投保时，邓某龙通过出卖车辆的宜宾县万镒车辆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为中介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车牌号与行驶证均由宜宾县万镒车辆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邓某龙明显没有欺诈保险公司的故意。保险公

司在销售保险时，负有对投保车辆行驶证、号牌是否真实合法的审查义

务，保险公司在同一日出具的交强险保险单上载明：“机动车种类：运

输型拖拉机；使用性质：拖拉机”，商业险保险单上载明：“运输型拖拉

机；机动车种类：2吨以下货车；机动车使用性质：运营货车”，说明保

险公司认可被保险车辆属于运输型拖拉机，且对同一车辆在不同保单上

分别载明“使用性质：拖拉机”与“机动车使用性质：运营货车”，保险公

司该行为给投保人明显印象是“拖拉机”与“运营货车”无实质区别，邓某

龙持有“G”照驾驶被保险公司既认为是“拖拉机”又认为是“运营货车”的

肇事车辆，并不违反邓某龙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在审

查后以该机动车为大型拖拉机进行投保并收取了保费，并与邓某龙签订

了保险合同，因此，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保险公

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四川省屏山县法院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姜某平、李某甲、李某

乙、李丙保险金610000元（已扣除保险公司垫付的10000元）；

二、邓某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姜某平、李某甲、李某乙、

李丙赔偿款87043.99元（已扣除邓某龙垫付的52246.52元及先行预支的

40000元）；

三、驳回姜某平、李某甲、李某乙、李丙的其他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主持下，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

【法官后语】

随着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村与村间的道路基本连通，小型货运车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卖车公司应运而生，然而部分公司为了自身盈

利，采用各种手续全包的名义出售问题车辆给购买者。本案中，车辆驾

驶人邓某龙称其在宜宾县万镒车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车辆时，工作

人员称车辆号牌、车辆行驶证等所有的手续均由公司代为办理，购买者

只需要支付购车费及相关手续费即可，同时该公司提供了签订保险合同

需要提交的手续为邓某龙代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在驾驶期间，

邓某龙一直不知车辆号牌系伪造，且屏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未认定车辆号牌系伪造，邓某龙系不知情

人。但保险公司抗辩称根据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伪造号牌

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邓某龙连续两年在同一个保险公

司投保，保险公司应当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但保险公司由于自身原因未

审查，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经检索类似案例，本案的保险公司曾遇到此

类事件且已经成为被告，但保险公司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行动仍然

接受该类车辆投保，可见保险公司已经默认即使投保人的号牌系伪造也

不影响保险公司接受投保，但是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则以此为由拒绝

承担保险责任，显然不合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保险人在保险合

同成立后知道或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仍收取保险费，

又依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公司明知车辆可能系伪造号牌的车辆，未尽到审查义务仍然接受投

保，合同应当有效，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根据公平原则，不能将保险责

任转嫁给车辆所有人。

如今保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购买各种保险。保

险公司提供格式合同给投保人，本就占据优势。保险公司作为强势一

方，应当对其行为进行更多的规范，保障弱势群体一方的利益，不能因

为保险公司的疏忽而将责任转嫁他人，如此才能维护合同领域的公平

性。

编写人：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 张福梅

57 保险人在网络投保中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的审查标准

——张某均等诉王某兵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民终3363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张某均、张甲、张乙、张丙

被告（上诉人）：王某兵、钱某红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邦保险

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16日22时5分左右，案外人王某林驾驶苏FW2×××小型轿

车由东向西行驶至平海公路32KM+400M处南通市通州区骑岸镇张沙村

二十七组十字路口时，与由南向北张乙驾驶的苏F13×××小型普通客车

（乘坐人：张某均、陶某芝夫妻）发生碰撞，导致张某均受伤，王某

林、陶某芝受伤后于当日死亡。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林系醉酒驾

车，夜间超速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张乙夜间驾车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控制的路口未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陶某芝、张某均不承担事故责

任。王某林所驾驶肇事车辆分别在安邦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平安

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死者陶某芝的父母

均已故，陶某芝与张某均共生育两女一子，即张甲、张乙、张丙。死者

王某林未婚，其父母为王某兵、钱某红，无其他法定继承人。

【案件焦点】

1.平安保险公司在电子保单订立过程中是否尽到对相关免责条款的

提示和说明义务；2.平安保险公司自保险系统中打印出的投保单、告知

单、声明等文件的证据效力如何。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饮酒驾车属于法律禁止

性行为。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涉案《机动车综合商业免责事由说明书》

第八条载明驾驶人饮酒驾驶，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王某林进入平安保险

公司通过短信方式发送至手机上的网页链接进行在线投保操作，后平安

保险公司将相关文件（投保单、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免责事项说明书

所附投保人声明等）以数据电文的形式存入保险系统，现平安保险公司

自保险系统中将上述文件打印并作为证据提交，其中投保单、告知单上

均有“王某林”签字，投保人声明中有人为书写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

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王某林”字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五条的规定，应视为证据原件，具有证明效力，

可以证明平安保险公已将保险合同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

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向投保人王某林作了提示，相关免责条款已生效，

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

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及车辆投保情况，张某均、张甲、张乙、张丙涉

案损失，应由安邦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过部分

由王某林的合法继承人，即王某兵、钱某红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六条等规定，判决：

一、安邦保险公司赔偿张某均损失4533.1元；

二、安邦保险公司赔偿张某均、张甲、张乙、张丙因陶某芝交通事

故死亡造成损失110000元；

三、王某兵、钱某红在继承王某林的遗产范围内赔偿张某均、张

甲、张乙、张丙因陶某芝交通事故死亡造成损失278853.4元；

四、驳回张某均、张甲、张乙、张丙的其他诉讼请求。

张某均、张甲、张乙、张丙及王某兵、钱某红均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保险关系系通过网络投

保方式确立。平安保险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

书》已列明驾驶人饮酒驾驶为保险人免责事项，而王某林确存在醉酒后

驾驶行为，平安保险公司能否依据免责条款不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其

是否尽到了对免责事项的提示、说明义务。综合自保险系统中打印出的

事故车辆商业三者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上的投保

人“王某林”签字、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所附投保人声明

上人为书写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

果，王某林”字样，以及王某林手持身份证照片一张，相互印证，证明

投保人王某林在网络投保过程中，能够阅读到相关责任免除条款的概

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并通过电子签名的方式确认接受条款，明确保

险人已予以明确说明，可以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通过网页的

形式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

王某林在平安保险公司的投保，系通过点击平安保险公司以短信方

式发送至手机上的网页链接完成，投保单、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免责

事项说明书、投保人签字确认信息等内容均以数据电文的形式存入平安

保险公司的保险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五条规

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

要求：（一）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二）能

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

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

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即，只有内容完整未被更改的并可随时调取

内容的数据电文，才被视为电子数据的证据原件，并且具体形式变化不

影响其完整性。电子数据可精准复制，故在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

认证环节，电子证据的原始载体本身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并无意义，能够

发挥事实证明作用的是其转换形成的可识别形式。平安保险公司所提供

的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等证据，系从内部保险系统中打印，由此形

成的打印证据系由电子数据形式通过打印方式转化形成，应当视为证据

原件。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

综上，平安保险公司将饮酒驾驶作为免责事项已对投保人王某林尽

到了提示义务，相关免责条款已生效，一审法院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在商

业三者险限额内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王某兵、钱某红作为王某林的法定继承人，一审中并未明示放弃遗

产继承，应当对因王某林过错导致的损害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

任。故王某兵、钱某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机动车保险进入“电子保单”时代

当今“互联网+”时代，保险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创造发展出互联

网保险全新业态。在车险领域，近年各保险公司纷纷推出电子保单业

务。所谓电子保单是指保险公司借助遵循PKI体系的数字签名软件和企

业数字证书为客户签发的具有保险公司电子签名的电子化保单，具有安

全、便捷、环保优势。不同于传统当面订立纸质保单，电子保单是在网

络环境下完成投保，保险公司通常采取短信、微信、手机APP、网页等

形式向投保人推送保险合同内容（含免责条款）链接，由投保人在手

机、电脑等客户终端上点击阅读，并进行电子签名留痕。投保完成后，

保险公司在其数据库中生成电子保单数据，以保存和记录保险信息。客

户可通过保险公司网站查询、下载、打印保单及验证保单有效性。电子

保单与纸质保单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2.网络环境下保险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司法认定

电子保单虽方便快捷，但因缺乏面对面签约的交流过程，保险人在

网络环境下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方式和程度必定有所不同。在网络投

保过程中，保险人通常以“链接”形式展现其保险条款与免责说明，法院

审查和判定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保

险人设置主动弹出界面展示保险条款全文，并将浏览保险条款全文尤其

是免责条款作为投保必经流程，以及界面停留必要阅读时间；第二，保

险人在免责条款页面上显示“本人已详细阅读投保须知和保险条款，对

各项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均已了解并同意”的内容供投保人阅读，投保

人点击（勾选）“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步；第三，保险人在网页上对免

责条款格式进行设置，调整字体大小、进行加粗等方式引起投保人的注

意；第四，保险人使用视频、音频等网络技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

动活泼的形式讲解专业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第五，保险人提供智

能语音在线实时辅导或人工热线电话。投保人除了阅读网页外，还可选

择与客服实时交流，在充分理解保单内容后进行投保决策。

3.保险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电子证据的审查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能够有效地表现

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并且内容自始完整的数据电文，可视为电

子证据的原件，而在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

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保险公司系统中保存的电子保单可随时调看，且

通过数字证书、时间戳等技术可确保内容自始完整，保存电子保单的原

始载体本身对证明案件事实并无意义，能够发挥证明作用的是其转换后

可识别的具体形式，比如从保险系统中打印出来的投保文件资料。本案

中，王某林通过点击平安保险公司以短信方式发送至手机上的网页链接

进行投保，其在线操作完成的投保单、免责声明、告知单等内容均以数

据电文的形式存入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系统，平安保险公司从内部保险

系统将上述数据打印出来，由此形成的打印证据系由电子数据形式通过

打印方式转化形成，应当视为证据原件，无须提供存储电子保单的原始

载体或见证数据转化过程的第三方公证书。

编写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吴新峰 张乙

58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

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应履行提

示义务

——黄某金诉占某来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445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黄某金

被告（被上诉人）：占某来、詹某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溪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14日2时许，占某来驾驶闽C55×××号小型轿车从安溪县

恒兴中学沿永安路往海峡茗城方向行驶，至永安路752号门前路段，未

注意察看前方路况，导致碰撞到行人黄某金，造成黄某金受伤及车辆损

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占某来弃车逃逸。该事故经安溪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占某来负本事故全部责任，黄某金无责任。2018

年4月8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作出闽历思司鉴所泉州分所\

[2018\]文鉴字第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

为“2017年3月10日”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投保单》、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的《投保人声明》中落款

处“詹某明”（涉案肇事车辆所有人）的签名笔迹不是詹某明本人所写。

【案件焦点】

1.逃逸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2.逃逸如果属于

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是否需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3.不用履行明确说

明义务是否意味着也无需作普通提示。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

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

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

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该条规定明确了保险合同将法律禁止性规定列入免责事由时，只

需履行“提示义务”即可，投保人不得以“明确说明义务”抗辩。占某来驾

车逃逸属于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只需履行“提示义务”即可免责，但经

鉴定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及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的《投保人

声明》中落款处“詹某明”的签名笔迹不是詹某明本人所写，没有证据证

明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故商业险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不产生效力。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

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四条、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

偿黄某金12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应再赔偿110000元；

二、保险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

额内赔偿黄某金107111.89元，扣除占某来已支付的45500元，应再赔偿

黄某金61611.89元；

三、驳回黄某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黄某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

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1.逃逸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

禁止性规定是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其具体内

涵应依据有权部门解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均将逃逸作为禁止性规定，这是国家

法律的明文规定，投保人有知道该禁止性规定的义务。

2.不必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等于免除提示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

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

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

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从该解释看，若允许被保险人以保险人对该条款未履行明确说明

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并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不利于

遏制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但是减轻保险人对该类条款的说明义务，并

不意味着免除提示义务。保险人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

保人进行提示，投保人即使知道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也无从知悉违反禁

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的后果，故保险人应对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

免责事由的格式条款履行提示义务。

3.没有证据证实尽到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提示义务的载体包括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提示的方

法应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包括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识，例

如采取较大字号、特殊字体、黑体加粗等，使得投保人能够轻易识别应

当注意的条款。提示的程度须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之标准，基于

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提示的目的是确保缔结格式合同的双方地位

平等、信息对称，故免责条款应清晰明白。在通常情况下，凭理性人的

视觉、听觉等即能够注意到免责条款的存在。《保险法解释（二）》第

十一条第一款亦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

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

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的保

险单条款上已加粗标注该免责条款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投保人声

明》中落款处“詹某明”的签名笔迹不是詹某明本人所写，没有证据证明

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故商业险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不产生效力。

综上，占某来虽然存在法律禁止的逃逸行为，保险人不必履行明确

说明义务，但是保险人应尽到提示义务而未提示。因此，该保险合同中

关于逃逸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编写人：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高清良 曾秋华

59 保险公司通过概括式格式条款的设定排

除对投保人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的裁判规

则

——张家港市佳安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诉谢某萍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终4622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佳安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

安公司）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以

下简称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谢某萍、江阴格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格尚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14日，谢某萍驾驶苏B30×××小型轿车沿江阴市新桥镇

康宁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新桥镇文化路路口地段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佳

安公司的驾驶员孙某英驾驶的苏EA1×××小型轿车相撞，相撞后苏

EA1×××小型轿车撞上路边石球，致车辆、石球受损、孙某英与同乘人

李某受伤的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谢某萍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孙

某英、李某不负此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苏EAL×××的小型轿车被送

修，花去维修费24900元，该轿车系佳安公司出租车，在事故发生前三

个月的日均营运金额分别为540元、618元、580元。因事故造成苏

WAL×××小型轿车ABS传感器损坏，致使车内计价器无法读取事故发生

后相应数据。佳安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其车辆修理费24900元、

车辆营运损失18000元，合计42900元，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

围内赔偿，赔偿不足部分由谢某萍、格尚公司赔偿。

苏EAL×××小型轿车所有权人为格尚公司，该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时，谢某萍的驾车行为属职务行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

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

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

产、通讯或者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

间接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案件焦点】

佳安公司汽车的运营损失，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中予以赔

偿。

【法院裁判要旨】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苏EAL×××小型轿车系从事旅

客运输的经营性活动的出租车辆，按事故发生前三个月的日均营运额为

579.33元为标准计算，扣除营运成本酌定为日均营运额500元。因交通

事故后维修停运29天，造成营运损失14500元、维修费24900元，合计

39400元。上述损失首先应当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及商业三者险投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公司虽然提出

营运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的抗辩，但未提供保险合

同，亦未证明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格式条款向投保人格尚公司尽到了告知

义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其所称免责条款对格尚公司不具有约

束力，其主张不赔偿营运损失不能成立。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

下判决：

一、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佳安公司损失

39400元；

二、驳回佳安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持原审答辩意见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不以损失直接与否来判

定，而是以该损失是否客观存在、是否系责任人之行为导致、是否可为

善意一般人预见来限定，以间接损失和直接损失来作为是否赔付的标准

不具科学性，亦无法律之根据。特需指出，诸如营运车辆的营运损失或

是其他停业、停驶损失，与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发生误工费用一

样，均系交通事故发生后可为一般大众理解与认同的损失，同理也是投

保人投保时所预期的合理正当的投保利益范畴，在投保限额之内获取足

额赔偿保障系投保人的合同目的，也是其或其他受益人的主要合同权

利。因此，对于保险人通过概括式格式条款的设定排除投保人主要权

利、免除自身主要义务的行为，法院对其效力应当予以审查，并给予否

定性评价。综上，保险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

纳。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概括式条款与列明式条款相比具有抽象性、统一性、全面性特点，

立法上多以此来归纳符合的适用条件。也基于此，在要件解析上常有不

确定性，所涉内容需再次解释来补充和明确。因概括式条款涵指范围丰

富，便于以简练语言确定权利义务，故在合同内容拟定上，特别是金融

或者保险机构在金融贷款合同、保险合同中得以运用，从而减少成本、

提升效率。格式条款，特别是有免责内容的约定，极易发生保险人逃避

履行法定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致投保人投保时信息不对称。因此，

应当对概括的内容是否明确，是否存在歧义作重点审查，分析其中是否

潜藏着免除格式合同提供者主要合同义务、排除相对方主要合同权利，

或者是否存在限制相对方合同权利的情形，并根据分析结论确定相关条

款的效力及格式合同提供方保险人与之对应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

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

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

讯或者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

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即为概括式格式条款，涉及概括式的关键词

为间接损失，需作重点分析。所谓间接损失并非法律上的概念，主要是

指民事主体因不法行为遭受的可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而“可得财产利

益”属于法律概念，需符合受害人应当合理预见、未来必然会得到却因

违法行为而丧失等特征。本案中，由于案涉投保标的物本系运营车辆，

其因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停运损失是投保人的重要保险利益，与造成受害

人误工费性质相同，均为法律所认可的可以请求赔偿的经济损失，亦为

合同双方及普通大众可以预见的。保险公司利用该概括式格式条款排除

投保人获取保险赔偿的权利、免除其重要赔付义务，故人民法院应当根

据当事人的主张对该条款的效力进行审查。如保险人举证证明其就该免

责条款的内涵、外延及所致拒赔的具体情况已经向投保人尽到提示或明

确说明义务，投保人明确表示接受，则保险人可以免责。否则，该免责

条款对投保人不具拘束力，应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编写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华明 杨志

60 未缴纳交强险未年检车辆的转让人对交

通事故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杨某慧等诉李某、彭某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549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杨某慧、杨某、林某兰

被告（被上诉人）：李某、彭某民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15日，李某驾驶渝AC8×××普通二轮摩托车与横穿道路

的行人杨某书相撞，造成杨某书受伤。李某随即将杨某书送往医院进行

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杨某书于同年12月11日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

后，重庆交通巡逻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与杨某书承

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同时，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车辆进行

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涉案机动车符合安全技术标准。该车系彭某民于

2013年11月1日转卖给李某的，该车检验有效期终止于2012年10月31

日，保险终止日期为2010年12月28日，终止日期过后该车再未购买交强

险，也未进行年检。现杨某书的近亲属杨某慧、杨某、林某兰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和彭某民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

【案件焦点】

转让未缴纳交强险、未年检车辆的转让人是否对交通事故赔偿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渝AC8×××普通二轮摩托车

已由彭某民转卖给李某，且转让后该车产生的费用由李某承担。车辆转

让后该车实际所有人及使用人均为李某，因此该车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的投保义务人应为李某。李某未履行购买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法

定义务，应由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彭某

民将案涉车辆转卖给李某时，虽该车的检验有效期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保险有效期均已过，但案涉事故发生的时间已距车辆被转卖交付有三

年多之久，且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彭某民交付该车于李某时该车存

在导致案涉事故的缺陷，因此彭某民不应对案涉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承

担赔偿责任。

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死者杨某书与李某承担同等责任。案涉

交通事故是直接产生杨某书受伤的直接原因，李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杨某书的死亡系转院造成，也无法证明杨某书的死亡与案涉交通事故

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李某应对杨某书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承担相应

的责任。

综上所述，对杨某书因案涉交通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首先应由李

某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

李某承担赔偿60%的责任，其余责任由杨某慧、杨某、杨某兰自行承

担。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

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作

出如下判决：

一、由李某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杨某

慧、杨某、林某兰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杨某书的医疗费10000元、死亡赔

偿金110000元，共计120000元。此款抵扣李某垫付的10000元，李某实

际赔偿杨某慧、杨某、林某兰110000元。此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后三十日内付清；

二、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的医疗费

111985.99元、死亡赔偿金526469.33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21381.33

元）、丧葬费33693元、其他财产损失134元、亲属参加丧葬事宜产生的

费用900元，共计673182.32元。由李某赔偿杨某慧、杨某、林某兰

403909.39元，此款抵扣李某垫付的34402.99元，由李某实际赔偿杨某

慧、杨某、林某兰369506.40元。此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

日内付清；

三、驳回杨某慧、杨某、林某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杨某慧、杨某、林某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

释》）第六条规定，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

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

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具体

评述如下。第一，从司法解释的上下文理解，转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应

当具有转让行为的严重违法性和涉案车辆的更大危险性两个特征。《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的两种情形，即转让拼装车、报废车。之所以限定为这两种情形，是因

为拼装车、报废车具有严重安全隐患，这样的车辆上路行驶不仅违反法

律规定，而且增加了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故为使受害人得到更好的救

济，规定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车辆未年检和未投保交强

险，其违法程度显然弱于驾驶拼装车、报废车，且未购买交强险并不会

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故车辆未年检和未投保交强险，并不必然具

有转让行为的严重违法性和涉案车辆的更大危险性两个特征。第二，从

法律法规的对比看，“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应该做限缩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解释》第六条是依据《侵权责任法》这一条而起草的，而《侵权责

任法》并没有规定除拼装车、报废车之外的其他情形，《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解释》对该条进行扩张后，不应当将所有禁止行驶的车辆均包含进

去，比如未张贴环保标志的车辆、未张贴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它们的

违法性显然要弱得多，而应当比照拼装车、报废车的前述两个特征进行

限缩解释，即“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特指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被依法禁止行使的机动车。第三，支配性与利益性是判断

连环购车中原车主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重要依据。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

定的重要原则就是“谁支配、谁获利、谁担责”。转让人未投保交强险，

但车辆已经交付买受人使用，买受人对车辆进行控制、支配并获得相关

利益，应当由买受人承担赔偿责任，才符合公平原则。加之，未投保交

强险的车辆，与车辆本身是否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没有关联性，由

此，这种情况下，转让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四，出让未年检机动

车，但能证明该机动车在转让时不存在不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

的情形，转让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机动车未进行年检的原因有

多种情况，既有可能是明知机动车不可能达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

准，而有意逃避年检；又有可能是因遗忘、不知或嫌麻烦等原因没有及

时年检。对于不同情况的原因，应当分析现象后的本质，即该机动车是

否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证明

标准强调的是高度盖然性和证据优势，故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后，转让人

能证明机动车仍然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且在对方没有相反证

据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为该机动车在转让时亦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

标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

意见为涉案机动车符合安全技术标准，故彭某民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近年来，交通事故频发，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更是屡见不鲜。机动

车作为动产，其流转极为平常。机动车经流转后发生交通事故，转让人

的主体责任认定问题经常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

1.“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的合理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转让报废机动车、拼装机动车的

转让人和受让人对交通事故承担连带责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

第六条进一步规定，转让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也需承担连带责

任。那么，转让未购买交强险、未年检的机动车是否属于转让“依法禁

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呢？基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的法律内涵

及立法原意，不应作扩张解释，从而扩大转让人的连带责任，造成滥科

连带责任而有失公平的结果。根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报废、拼装、不

符合标准改装、未年检、未购买交强险、未通过环保检测的机动车等均

禁止上路行驶，但只有拼装、报废机动车以及与其具有相当危险性的车

辆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如，

不符合标准的改装车，因为此类机动车本身即具有违法性，上路行驶具

有更大危险性。因此，“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应仅指不符合国家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被依法禁止行驶的机动车。

2.未年检机动车转让人交通事故主体责任认定

未年检机动车交通事故转让人责任认定在我国《侵权责任法》《道

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较高位阶的法律中均未有可直接适用的相关法律

规定。车辆年检的意义在于及时消除车辆安全隐患，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并直接降低对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造成的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无故不参加年检或

年检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在道路上行驶，属于广义上的禁止行驶的机动

车。现实生活中，未年检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未进行机动车年检的

原因纷繁复杂，可能是由于遗忘、不知或者嫌麻烦等原因没有及时年

检，也有可能是明知机动车不可能达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而有意

规避年检，此时应根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解释》第六条“依法禁止行

驶的其他机动车”的合理解析分类认定。出让未年检机动车，但有证据

证明该机动车在转让时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情形，转让人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无证据证明该机动车在转让时符合国家机动车

安全技术标准的情形的，转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采取“不符合推

定”规则，转让人应举证进行证明。在实践中，往往是在交通事故发生

后才对机动车进行鉴定，如鉴定结论是符合标准，在对方没有相反证据

的情况下，应推定为该机动车在转让时亦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

准。

3.未缴交强险机动车转让人交通事故主体责任认定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又称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

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

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

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一种。交通事故的发生带有复杂的偶然因素，设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可以保障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

生命、健康、财产权利得到最低限度的救济。根据我国交强险条例相关

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

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

倍罚款。因此，交强险设立的目的主要是在于救济、扶助交通事故中的

受害人，交强险的投保与否和机动车是否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

标准并无因果关系，不投交强险并不会放大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风险。故，未缴交强险机动车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称的“依法禁止

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转让人不承担连带责任。

4.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转让人主体责任认定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是指赔偿义务人，根据《侵

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显然采用的是“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

准。机动车一旦转让，其运行的支配权以及运行的受益权均归受让人所

有，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损害赔偿责任主体采用的“运行支配+运行利

益”标准，转让人并非适格的责任主体。但是，涉及拼装车、已达到报

废标准的机动车的转让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以及此类机动车上路行驶

的更大危险性，因此由法律规定转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期达到完善机

动车管理，救济交通事故受害人之目的。结合现行法律法规，机动车交

通事故中转让人的主体责任认定主要考虑因素为：转让行为的违法性，

转让机动车的危险性，以及转让人的注意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根

据具体案件情况把握上述三项因素，准确适用法律，从而有效协调责任

公平与受害人保护之间的平衡。

编写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陈义熙 李遵礼

61 全损车辆交强险保险费是否为交通事故

造成损失的认定

——孟某然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1164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孟某然

被告（上诉人）：贾某智

被告（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廊坊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公司）

【基本案情】

孟某然于2017年11月14日购买了号牌为京Q73×××的小货车，购买

金额为67800元，该车辆为新车，孟某然同时支付了车辆购置税为

5794.87元，交强险保费为1200元。2017年12月9日1时15分，在北京市

顺义区顺平南辅线海关大楼路口，孟某然驾驶该小货车由东向西行驶，

杨某太受雇于贾某智驾驶冀HD2×××重型自卸货车由南向北行驶，重型

自卸货车右侧与小货车前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孟某然受伤。北

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作出责任认定，杨某太负本次事故全部责

任，孟某然无责任。孟某然伤后先后到顺义区医院、北京博爱医院进行

救治，产生医疗费1332.43元。冀HD2×××大货车在廊坊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在北京公司投保了不计免赔100万元商业第三者保险。事故发生后

经孟某然认可，贾某智将孟某然受损车辆拖至车辆原销售单位，北京公

司对车辆进行了定损，认定为全损车辆，并建议对车辆进行拍卖。孟某

然认可该定损结果，并同意拍卖。孟某然与北京丰顺路宝机动车拍卖有

限公司于2018年2月7日签订委托拍卖合同书，其中第十二条约定，鉴于

标的车辆为保险全损车辆，须车辆修复后办理过户转籍手续，时间最少

自成交之日起60天以上完成过户。之后，车辆进行了拍卖，根据车辆转

移登记手续显示，案外人陈某城以购买的方式取得该机动车，转移登记

日期为2018年6月4日。北京公司提供了车辆定损单，显示车辆定损金额

为64900元，残值作价4500元。现孟某然要求贾某智、廊坊公司、北京

公司赔偿车辆损失费72400元，购置税5794.87元，车辆保险损失1220.62

元，拖车费635元，车辆拆解费3000元，车辆装饰费3580元，手机损失

费2299元，医药费1332.43元，交通费2614.72元，误工费3500元。

【案件焦点】

涉案车辆所投交强险的保费是否可认定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

失。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

认定适当，予以确认。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拖车费

属孟某然合理损失的范围。对于孟某然上述各项合理损失的具体数额，

法院根据双方一致确认的事实、孟某然提交的证据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予

以确认。孟某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支持自己手机损失、车辆装饰损失、

车辆拆解费损失。对此，不予支持。车辆购置税、交强险请求具有事实

依据，法院根据孟某然车辆购买时间等因素，酌定车辆购置税损失5000

元、交强险损失1000元。经审核确认孟某然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合理损

失的项目及具体数额如下：医疗费1332.43元，交通费800元，误工费

3500元，车辆损失费64900元（含孟某然已取得拍卖款4500元），拖车

费635元，购置税5000元，交强险损失1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

77167.43元。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

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廊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孟某然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费等各项

损失共计7632.43元；

二、北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商

业第三者保险限额内赔偿孟某然车辆损失费、拖车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59035元；

三、贾某智赔偿孟某然车辆购置税、交强险保费损失共计6000元，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

四、驳回孟某然的其他诉讼请求。

贾某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孟某然的车辆虽被认定为全损车，但未办理注销登记，而是在修

复后经过拍卖由案外人陈某城所购买，并办理了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

在保险合同标的物车辆本身仍然存在，仅是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情况下，

保险合同虽未进行变更，但仍合法有效，权利人仍可以请求保险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至于在办理车辆所有权变更时，是否实际变更交强险合同

以及交强险保险费如何负担，属于车辆买卖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意思自治

事项。孟某然为涉案车辆所缴纳的保险费并非其因交通事故遭受的财产

损失，故无权向侵权人主张。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予以纠正。

车辆购置税作为车主直接向国家缴纳的税费，并不因缴纳内化为车

辆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车辆购置税不属于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涉案车

辆购买不足一月即发生交通事故，并被认定为全损车，一审法院认定孟

某然支付的车辆购置税为间接损失并无不当。该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

否应予以赔偿，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

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

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

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就北京公司是否尽

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公司提交了有投保人签字的投保单及保险条

款，可以证明北京公司对间接损失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提示和

说明。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14659号民事

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14659号民事

判决第三项、第四项；

三、贾某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孟某然车辆购置税5000

元；

四、驳回孟某然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为涉案车辆所投交强险的保险费是否也可认定

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车辆被认定为全损的情况下，即本案所涉

情形，保险费损失不能一概视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车辆全损仅

是一个车辆价值角度的概念，是保险公司经过对车辆修理费等与受损前

车辆实际价值的简单比较，得出的车辆损失情况的结论。全损车辆，只

不过维修费用高于或大致相当于车辆实际价值，如经过维修符合上路标

准的，可以继续上路行驶，被侵权人就车辆享有的保险合同请求权也依

然存在，故在涉及全损车辆的案件中，不能一概认定车辆剩余期间的保

险费为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失。我们认为，应区分以下情形：

第一，保险合同应予解除的。交强险是以机动车为保险标的的合

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道路上行驶的机

动车，应当办理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但机动车如已经办理报废手

续，当然无须投保交强险。除注销外，如机动车办理了停驶手续的，投

保人亦可因车辆不再上路行驶，不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要求解除交强

险保险合同，退还剩余期间的保险费。因此，在涉及全损车辆的案件

中，如该全损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条件，认定思路应同前文。如虽未达

到报废标准，但被侵权人基于安全或其他考虑办理了停驶手续的，此情

形亦可要求解除合同、返还相应保险费，故被侵权人亦不能作为损失向

侵权人主张。由此可见，在保险合同存在可解除情形的案件中，保险费

均不能作为损失向侵权人主张。

第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的。由于我国实施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

度，除车辆办理了注销、停驶手续或已经证实丢失外，均不得解除交强

险保险合同，故即使车辆因侵权行为而被认定为全损，亦可能不符合解

除交强险合同的条件。此时，如被侵权人因车辆修复费用过高而未选择

修复后上路行驶的，交强险保险费是否应认定为其遭受的财产损失存在

比较大的争议。此类案件中，车辆作为交强险保险合同的标的物并未灭

失，保险合同亦不存在其他应当予以解除、终止的情形，应继续有效。

全损车辆经修复可继续上路行驶，行驶中如出现保险事故，被侵权人仍

可基于保险合同享有各种请求权，被侵权人为此车辆支付的保险费是其

享受保险金请求权的对价，故在此类型案件中，保险费不能认定为其因

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

在车辆受到侵害后发生所有权变更的情况下，车辆保险合同及保险

费应如何处理。在所有权变更后，转让人即被侵权人就其为车辆交纳的

保险费是否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我们持否定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车辆所有权变更后，未办理注销、停驶手续的，车辆保险合

同继续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保险

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标的

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受让人

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

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车辆交强险期限未

届满，案外人受让该机动车并办理了变更手续，故其可依据原合同享受

权利。

第二，保险费的负担应属车辆买卖双方的自治范畴，不能向侵权人

主张。既然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受让人得以继受原保险合同的权利，故

交强险费用该如何负担的问题应属于买卖双方就车辆交易进行意思自治

的事项，即使该车辆系因被认定为全损车辆而进行的转让，转让人因此

未向受让人主张该笔保险费，亦不能认定为其因侵权行为遭受了保险费

损失。

编写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杜丽霞 唐大利

6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三者的身份应以

事故发生时的特定时空状态确定

——汪某刚等诉支某海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汪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

被告（上诉人）：颍上县汇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

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六

安太平洋财保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支某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阜阳人保公司）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28日20时50分，支某海驾驶皖K57×××号重型货车沿六安

市叶集区境内S310省道由北向南行驶至226KM+920M处时，与驾驶皖

NWJ×××号小型客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此处并将车辆停放东侧行车道、打

开车灯后在道路上逗留的汪某，以及在道路上逗留的行人黄某廷、周某

贵、陈某芳、周某俊发生碰撞，导致汪某、黄某廷二人当场死亡，周某

贵、陈某芳、周某俊三人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支

某海承担主要责任，汪某承担次要责任，黄某廷、陈某芳、周某俊共同

承担次要责任。同日21时，刘某驾驶皖NG5×××号小型客车沿S310省道

由北向南行驶至226KM+920M处时，碰撞前期道路上因发生交通事故抢

救伤员的杨某星、王某福，碰撞施救车辆皖NT4×××号轻型货车尾部及

该车车厢内的伤员周某贵，导致前一次事故伤者周某贵经抢救无效死

亡、杨某星、王某福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对造成

周某贵死亡，支某海承担主要责任，刘某承担次要责任，汪某承担次要

责任，周某贵承担次要责任；对施救人员杨某星、王某福受伤，刘某承

担全部责任，杨某星、王某福无责任。

皖K57×××号重型货车登记所有人为汇丰公司，2014年9月26日该公

司与支某海签订买卖协议，以55000元价格将该车售于支某海，但没有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该车在阜阳人保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皖NWJ×××号小型客车所有人为汪某，该车在六安太平洋财

保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汪某为被保险人。

【案件焦点】

1.汪某在本案中是责任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还是责任保险合同

指向的第三者；2.六安太平洋财保公司应否对汪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

担第三者赔偿责任。

【法院裁判要旨】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在本案特定唯一的

时空条件下，支某海的违法驾驶行为只有一次，刘某的违法驾驶行为也

只有一次，两人违法驾驶行为的前后连接性导致本案连环事故的发生，

且当刘某违法驾驶行为导致本案的第二次事故发生时，支某海的违法驾

驶行为已经结束，因此在特定唯一的时空条件下，支某海的一次违法驾

驶行为只发生了一次事故，所以支某海及汇丰公司认为本案事故系两次

事故，从而要求人保阜阳分公司在两个保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辩解

意见，不予支持。二、作为交通行为的参与者，汪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

具有两个违法行为，一是将其所驾驶车辆违法停留在机动车行车道上，

二是当其离开所驾驶车辆后作为行人在机动车行车道上违法逗留。基于

汪某的第一个违法行为，汪某及其所驾驶车辆的承保公司应对在行车道

上逗留的行人周某贵承担赔偿责任。而基于汪某的第二个违法行为，汪

某作为在行车道上逗留的行人，当时已离开其所驾驶的车辆，应属于保

险合同之外的第三者，故其车辆所投保的太平洋财保六安支公司应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本案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周某贵、黄某廷、陈某

芳、周某俊，都只是在行车道上违法逗留的行人，他们的违法行为并未

导致汪某的死亡，故其只应分别对其自身受到的伤害承担责任，而不应

对其他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且黄某廷、周某贵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具

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本案不存在漏列其他受害人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

问题。三、肇事车辆皖K57×××号货车虽然已于2014年9月26日售于支某

海，但该车一直挂户于汇丰公司进行营运，且汇丰公司在2015年4月5日

继续为该车在人保阜阳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因此汇丰公司辩称其已丧失对该车的营运支配权，对事故的发生无法防

范和控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汇丰公司依法应

对王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叶集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认定支某海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汪某承担事故的次要

责任，黄某廷、陈某芳、周某俊共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应予确认，

但汪某基于在本案中的两个违法行为，其应承担加重的事故次要责任。

汪某在本次事故中受到伤害死亡，王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作

为汪某的近亲属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支某海作为肇事车辆实际所

有人，依法应对王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汇丰公司依法应对王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的损失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由于汇丰公司为肇事车辆皖K57×××号货车在人保阜阳

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汪某为皖NWJ×××号客车在

太平洋财保六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因此人保阜

阳分公司及太平洋财保六安支公司应分别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依法先行

直接赔付24000元，计48000元（其余192000元系为黄某廷、陈某芳、周

某俊、周某贵案预留），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应按照支某海所负

事故责任的比例，扣除15%的不计免赔率和10%的超载免赔率后，由人

保阜阳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但扣除的免赔

部分仍应由支某海负责赔偿，并由汇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支某海

要求扣除预付医疗费10000元、人保阜阳分公司要求扣除预付医疗费

1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支持。受害人汪某因本案事故造成

的损失合计746171元，由人保阜阳分公司和太平洋财保六安支公司分别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各赔偿24000元计48000元（其余192000元系为黄某

廷、陈某芳、周某俊、周某贵案预留），余额698171元按事故责任比

例，由支某海赔偿50%即349086元，其中75%即261814元由人保阜阳分

公司赔偿，人保阜阳分公司免赔的25%份额即87272元，仍应由支某海

负责赔偿，并由汇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太平洋财保六安支公司

赔偿30%即209451元；其余20%应由汪某自行负担。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

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第十一条等规定，判决：

一、阜阳人保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汪某刚、孙某

珍、潘某菲、汪某某各项损失24000元，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

任限额内赔偿各项损失261814元，合计285814元，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

二、六安太平洋财保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汪某刚、

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各项损失24000元，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

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各项损失209451元，合计233451元，于判决书生效后

十日内付清；

三、支某海赔偿汪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各项损失87272

元，汇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汪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汪某刚、孙某珍、潘某菲、汪某某、汇丰公司及六安太平洋财保公

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

审裁判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

亡、财产损失，给予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该条款与《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保协（2006）1号］的规定是一致的，即

只是将本车人员及被保险人排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但中保协（2006）

2号《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又将投保人、保险人排

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第五条第二项又将本车驾驶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

第三者范围之外，缩小了第三者范围。

从立法目的上看，责任保险中的交通事故强制第三者责任险是一种

社会保障险，其目的在于分散社会风险，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

本救助，维护社会的稳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基于上述目的主要也是用

来弥补强制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的不足，因此不应该缩小第三者的范

围。据此，司法审判中对第三者的界定应有一个明晰的标准。机动车是

移动的交通工具，与责任保险合同相关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本车人

员以及第三者的身份均系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身份，在车辆运行过程

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判断受害人属于第三者还是本车人员，应以发

生交通事故时的特定时空状态下受害人所处的物理位置为判断依据，而

不应机械地以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来界定第三者的范围。如果受害人处

于车外，即便是投保人、被保险人，由于不能控制机动车辆，被其允许

的本车合法驾驶人员致害，也应属于第三者予以保护，这一点从《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七条将投保人纳入第三者范围，也可以看出司法对第三者的救

助倾向。在保险理论及保险实务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往往是一致的，

因此责任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也有可能成为第三者，如本案受害人汪

某。换言之，本属于车外的第三者临时上车驾驶或搭车，在发生交通事

故时的特定时空状态下其身份就会转换为本车人员，就不能获得本车第

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只能通过本车车上人员座位险及对方车辆的第三者

责任险等救济赔偿。

就本案而言，汪某作为责任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由于其违法驾

驶行为使他人受到损害，依据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其所驾驶车辆的承

保公司依法应对该车之外的受害人给予第三者责任赔偿。但当汪某离开

其所驾驶的车辆后，虽然其驾驶行为的违法状态仍在继续（打开车灯，

车辆占据机动车道东侧，影响相对方向的驾驶人安全行车），但在发生

事故时的特定时空下，其实际已不再控制车辆，身份也从本车的驾驶人

员转换为在机动车道上逗留的车外行人，其所驾驶车辆的承保公司当然

应对汪某给予第三者责任赔偿。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汪某作为责任保

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因其侵权行为，其车辆承保公司对相关受害人承

担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同时，其本人又作为第三者获得承保公司给予的第

三者责任赔偿，充分体现了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

编写人：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 许涛

63 投保人因车辆故障下车查看被撞，本车

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交强险责任

——蔡某鸽等诉黄某强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1446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上诉人）：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

被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被告（被上诉人）：黄某强、富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营销

服务部（以下简称富邦保险公司）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27日21时08分许，黄某强驾驶闽CXZ×××号小型轿车沿沈

海高速由厦门往福州方向行驶至2232KM+50M路段时，碰撞因车辆故障

在车后设置警告标志的闽C9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王田某和闽

C98×××号车，王田某被撞后着地时碰撞站在闽C98×××号车后方的该车

乘员蔡某鸽，造成王田某死亡、蔡某鸽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

事故。同年6月23日，福建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一

大队作出〔2017〕第000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强、

王田某承担本事故同等责任，蔡某鸽无责任。事故发生后，王田某被送

至泉州市第一医院抢救，花费医疗费1447元。黄某强垫付40000元。

闽CXZ×××号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率、保险

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险，保险期限均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

2018年5月15日止。闽C98×××号车在富邦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

期限自2016年12月8日起至2017年12月7日止。闽CXZ×××号车交强险项

下的医疗费用限额10000元由蔡某鸽享有。

【案件焦点】

闽C98×××号车的保险公司对王田某的损失应否承担交强险理赔责

任。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责任认定准确，可作为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效依据。根

据依责论赔原则，黄某强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依法应

在闽CXZ×××号车的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内对蔡某

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蔡某鸽、王某英、

王某甲、王某乙的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确认为：医疗费

1447元、丧葬费30986.5元、死亡赔偿金299984元、办理丧葬事宜的误

工、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385417.5元，平安

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110000元+（385417.5-110000）×50%］

=247708.75元，扣除黄某强已垫付的40000元，尚应支付赔偿款

207708.75元。黄某强垫付款项可另行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理赔。闽

C98×××号车的被保险人为王田某，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

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

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

保险”的规定，富邦保险公司无须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王田某的经

济损失。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道交法解释》）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平安保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

支付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赔偿款110000元；

二、平安保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限额内支付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赔偿款137708.75元，扣

除黄某强垫付的40000元，尚应支付给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

乙赔偿款97708.75元；

三、驳回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及平安保险公司提

出上诉。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同意一审裁判意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作出如下

判决：

驳回蔡某鸽、王某英、王某甲、王某乙及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维

持原判。

【法官后语】

因车辆故障或者其他原因，驾驶员或者车上人员下车后发生交通事

故的案件时有发生，此种情形中，受害人能否被认定为“第三者”，直接

关系到本车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等问题。

在探讨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以下几个概念，即投保人、被保险

人、车上人员、第三者。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等相关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

立机动车交强险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所

有人、管理人；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而车上人

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第三者是指除投保

人、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从上述概念中不难看出，交强险

及商业第三者险中被保险人、车上人员、第三者的概念都是针对事故发

生时这一特定的时间点而言的，内涵并不固定，相互之间存在交叉。

在车上人员、被保险人能否转换为第三者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二

者的转换条件或者说能否转换问题不尽相同。具体而言，非驾驶员的车

上人员与第三者的转换相对比较好判断，只要车上人员是因故下车或在

车下被本车撞击，而非被他车撞击摔出车外后被本车碾压受伤的，即可

认定为第三者。但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其能否转换问题可分成以下两种

情况讨论：

一是投保人为驾驶员，即二者系同一人。于此情形中，因投保人自

身操作不当，下车后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危险作业的直接操作者不能

构成受害人的侵权法基本原理，其作为被保险人无法就事故中遭受的损

失向承保本车的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否则将产生“自己赔偿自己”的问

题。也就是说，只要投保人为驾驶员，其对车辆有实际控制能力的情况

下，就无法成为本车的第三者，其所受损害应以其他理由请求赔偿，而

不能基于本车的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提出。

二是投保人非驾驶员，即二者相分离。对此，根据《道交法解释》

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有权请求承保本车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究其原因在于从对危险的控制力角度看，投保人在该

情形中对车辆无实际的控制力，其对机动车危险的控制力与一般第三者

并无实质差别；加之，此时被保险人为实际驾驶人而非投保人，故投保

人于此情况下可转换为第三者，其就下车后受到的损害向本车保险人索

赔，符合交强险首要任务在于保障受害人的立法宗旨，不会产生“自己

赔偿自己”的问题。

本案中，王田某不仅是闽C98×××号车的被保险人，还是该车的驾

驶员，故单纯从交强险的理赔范围来看，其对自身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

失无法请求承保闽C98×××号车交强险的富邦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况

且，王田某是被黄某强驾驶的闽CXZ×××号车撞倒受伤死亡的，其与闽

C98×××号车并没有发生碰撞。

值得延伸探讨的是，倘若蔡某鸽在事故发生时碰撞到闽C98×××号

车，则不论其是被该车直接撞到，抑或是被黄某强驾驶的车辆撞击后再

碰到的，因其在事故发生时的身份对本车而言均是第三者而非车上人

员，故闽C98×××号车的承保公司对其均应负交强险理赔责任。

编写人：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林前枢 谭海燕

中国法院2012～2020年度案例系列

国家法官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编

简便易用、权威实用——打造“好读有用” 的案例

1. 权威的作者：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持续20余年编辑了

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丛书，2012年起推出《中国法院年

度案例》丛书，旨在探索编辑案例的新方法、新模式，以弥补当前各种

案例书的不足。

2. 强大的规模：2012、2013年各推出15本，2014年推出18本，2015

年推出19本，2016年推出20本，2017年推出21本，2018、2019、2020年

推出23本，含传统和新近的所有热点纠纷，所有案例均是从全国各地法

院收集到的上一年度审结的近万件典型案例中挑选出来的，具有广泛的

选编基础和较强的代表性。

3. 独特的内容：不再有繁杂的案情，高度提炼案情和裁判要旨，突

出争议焦点问题。不再有冗长的分析，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展现

裁判思路方法。





1.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

2.物权纠纷

3.土地纠纷（含林地纠纷）

4.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5.合同纠纷

6.买卖合同纠纷

7.借款担保纠纷

8.民间借贷纠纷

9.侵权赔偿纠纷

10.道路交通纠纷

11.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含帮工受害纠纷）

12.人格权纠纷（含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名誉权纠

纷）

13.劳动纠纷（含社会保险纠纷）

14.公司纠纷

15.保险纠纷

16.金融纠纷



17.知识产权纠纷

18.行政纠纷

19.刑事案例一

20.刑事案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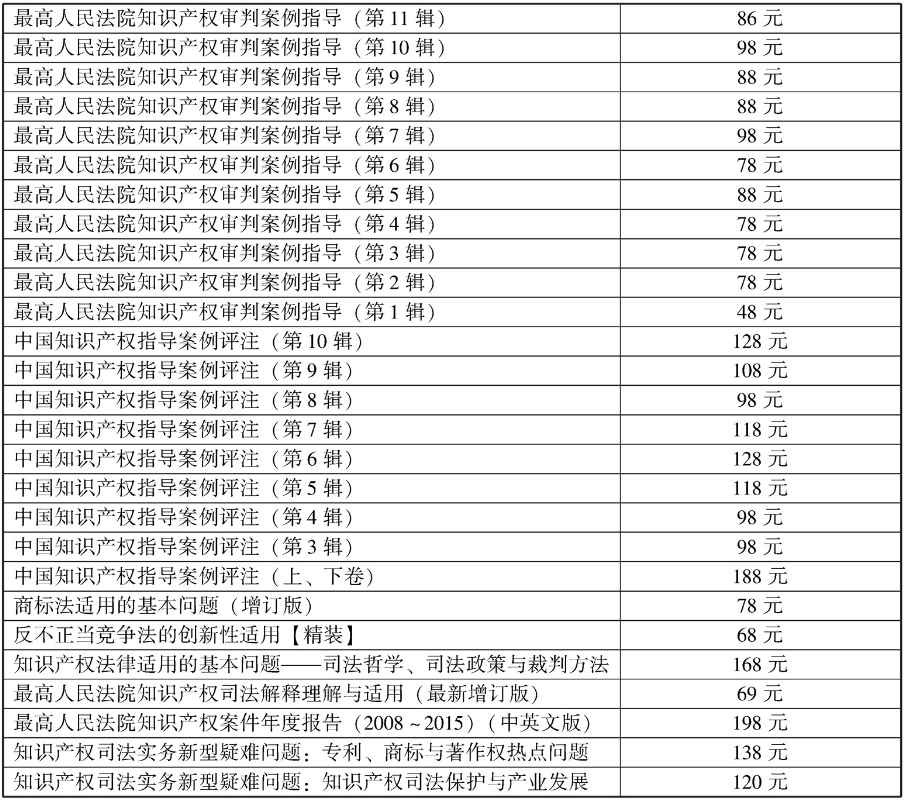
21.刑事案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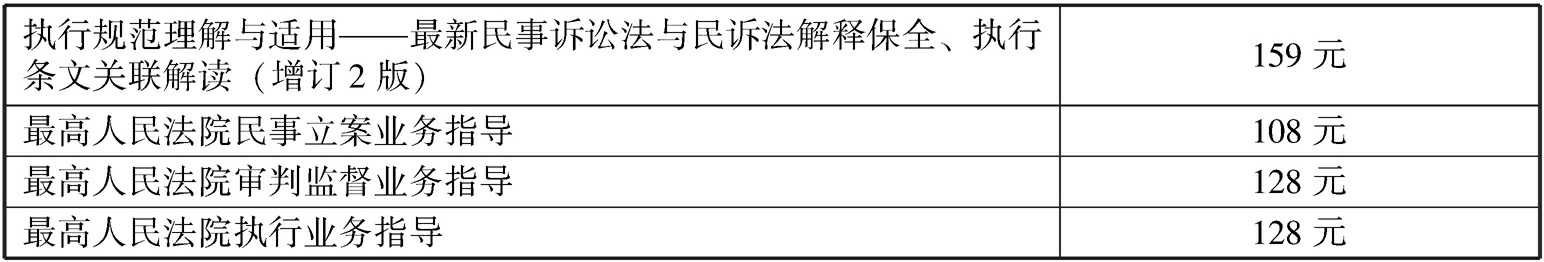
22.刑事案例四

23.执行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系列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系列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指导书系

# Document Outline

* [书名页](#p2)
* [版权页](#p3)
* [序](#p5)
* [目录](#p8)
* [一、交通事故中的主体问题](#p12)
  + [1 肇事车辆名为“委托挂牌”实为挂靠经营的认定](#p12)
  + [2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与实际驾驶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p17)
  + [3 “系列”出借的机动车肇事，“首借”出借人的过错认定](#p23)
  + [4 信号灯未按规定进行设置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构成过错的，管理部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p31)
  + [5 因道路缺陷致交通事故，建设方、养护方、驾驶人需按份担责](#p41)
  + [6 乘客与驾驶员因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其赔付属于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p50)
  + [7 本车人员不因主动下车而转化为第三人](#p58)
  + [8 多车连环撞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p64)
  + [9 上班途中驾驶公车肇事认定为职务侵权行为的司法判断标准](#p73)
  + [10 驾驶员酒后驾驶车辆超速、闯红灯致第三人死亡，同饮且同乘人员对死者不承担侵权责任](#p79)
  + [11 好意同乘情形下可酌定减轻驾驶人责任](#p85)
  + [12 道路交通限速标识无法辨认，驾驶人超速行驶的处理](#p90)
  + [13 原车主转让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发生交通事故不承担连带责任](#p96)
  + [14 交通事故未被交警部门处理，有过错仍应担责](#p102)
  + [15 闯黄灯车辆与驾驶证被暂扣者所驾车辆发生碰撞，如何认定驾驶者的过错](#p107)
  + [16 改装车在有缺陷道路上行驶致行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划分](#p112)
* [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p120)
  + [17 与受害人形成事实扶养关系或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可主张死亡赔偿金](#p120)
  + [18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情况确定](#p126)
  + [19 胎儿受抚养权的认定与保护](#p132)
  + [20 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是否考虑受害人的年龄因素](#p138)
  + [21 完全护理依赖中护理期限的认定](#p144)
  + [22 二轮电动车非因所有人原因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事故后不适用交强险的赔偿规则](#p150)
  + [23 侵权责任中外伤参与度的认定](#p158)
  + [24 交通事故治疗终结赔偿完毕后伤情恶化可再次鉴定并继续请求赔偿](#p163)
  + [25 计算和调整年赔偿总额时不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p169)
  + [26 受害人体质状况对认定侵权人赔偿责任的影响](#p182)
  + [27 与产假期重叠部分的误工期应否从误工时间中扣除](#p187)
  + [28 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车辆维修损失及间接损失能否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p193)
  + [29 交通事故中赔偿车辆重置费用的条件](#p198)
  + [30 因出交通事故自杀，是否支持死亡赔偿金等费用](#p203)
  + [31 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的处理原则](#p210)
  + [32 死者部分近亲属与侵权人达成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后，其他近亲属能否请求侵权人再次赔偿](#p216)
  + [33 “轻松筹”募款是否影响受害人主张侵权损失的赔偿](#p222)
*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程序](#p228)
  + [34 “非医保不赔”的举证程度认定](#p228)
  + [35 交通事故致本车人员损害，事故车辆驾乘关系的举证责任和认定](#p235)
  + [36 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p241)
  + [37 倒车致追尾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p248)
  + [38 交通事故致伤后死亡是否存在中断因果关系因素的认定标准](#p253)
  + [39 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电动车为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判断](#p258)
  + [40 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证明责任分配](#p265)
  + [41 二次碰撞交通事故次数与责任的认定](#p271)
* [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p283)
  + [42 驾驶证超过有效期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p283)
  + [43 肇事车辆未予年检不宜一概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p289)
  + [44 保险人就驾驶员驶离事故现场属于免责情形未尽提示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p294)
  + [45 肇事车辆驶离现场不适用商业保险中离开现场免赔的约定](#p300)
  + [46 顺风车是否因具有营运性而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p305)
  + [47 保险公司能否以肇事驾驶员驾驶证记分满12分属无证驾驶为由拒赔商业险](#p312)
  + [48 保险公司不得以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无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而拒赔商业三者险](#p318)
  + [49 区分顺风车与营运车的标准与意义](#p325)
  + [50 投保人在同一保险人处对同一车辆依不同营运性质投保时赔偿范围的认定](#p332)
  + [51 投保人虚构车辆号牌投保并被刑事立案侦查，交通事故的赔偿案件是否应中止诉讼](#p339)
  + [52 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并不必然导致保险公司免责](#p345)
  + [53 非医保免责主张不成立](#p351)
  + [54 “超标”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后的交强险处理规则](#p357)
  + [55 电瓶车被认定为机动车是否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p362)
  + [56 保险公司未尽审慎义务提供保险应当承担保险责任](#p369)
  + [57 保险人在网络投保中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审查标准](#p374)
  + [58 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应履行提示义务](#p381)
  + [59 保险公司通过概括式格式条款的设定排除对投保人停运损失的赔偿责任的裁判规则](#p386)
  + [60 未缴纳交强险未年检车辆的转让人对交通事故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p391)
  + [61 全损车辆交强险保险费是否为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认定](#p399)
  + [6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三者的身份应以事故发生时的特定时空状态确定](#p406)
  + [63 投保人因车辆故障下车查看被撞，本车保险公司应否承担交强险责任](#p413)
* [中国法院2012～2020年度案例系列](#p419)